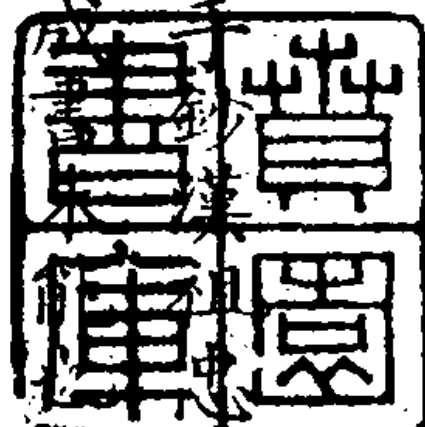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敘

義垂髫時父即示以祖長史公與伯父大行公所
武侯公書長史公題其簡末云兵燹遺軼欲編彙
義受而藏之崇禎壬申承督臨庾適弟倬自白門購書十餘篋
來因得茂苑楊去奢所集忠武侯公書乃慨然謂倬吾祖與伯
父雅有志而未逮者父以屬我今當相與成之楊本列年譜傳
畧紹漢連吳等目自云承於婁東王罔伯較之家鈔舊本互有
存遺楊謂陳承祚所載侯開務作牧諸篇而裴松之註時時引
侯集今俱不可見此蘇東坡葉水心俱有不見全書之恨若心
書將苑梁父吟黃牛廟記為後人偽作槩去不錄茲集惟年譜



仍楊之舊餘依家本傳用陳志而節錄諸傳附之次遺文次遺事陣圖次遺蹟亡者既無從攷存者亦不得遺槩晉唐以下詩賦論贊碑頌巨公文人之筆異同之論咸竝載之間有未備俟之他日凡為卷二十有三十六萬三千六百有餘言第倬曉夜搜討叅攷羣書精意較讐庶無掃葉之嘆而義於糠粃斗斛之暇亦輒共編訂遠聘吳中善手付之剞劂兢兢庶詳且慎焉夫去奢罔伯以論世好古採綴研核其言曰追惋散軼彌深豔羨欲用以弘濟世業勸獎忠孝況為之後人乎書成更附宋祖少保公及祖長史公二傳於後寒家系自蜀派宋紹熙間祖諱安節公為福建轉運使始家

傳為少保兵部尚書公諱廷

瑞去侯二十二世又十二傳乃為祖長史公諱應科家世頗有顯者世次傳誌甚詳而獨附此二傳則以忠孝之道奕葉之不墜如此夫論世好古者尚欲勵之天下後世又況淵源可溯弓冶世承而為之後人者乎義倬撫卷之餘其交相勸勉以勿替祖德而毋負庭訓云

崇禎壬申十一月三十六世孫義頓首謹序於臨庾之公署

忠武侯像



道藏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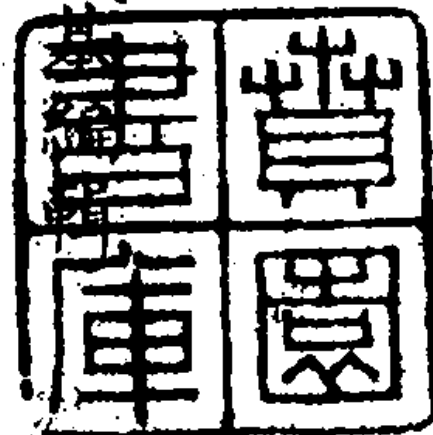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一

年譜

義謹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此依楊本歲引時事楊曰維侯
降神以挽炎祚而桓靈之傾圯既深操權之竊據已固是故
伊呂之征誅易而侯之興復難時為之也光和以前蘊亂未
熾黃巾卓操適際侯生特紀厥要以志時艱而事涉魏吳為
稍詳焉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是歲侯生

三十六世孫義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為辛酉年生是歲皇子協生即獻帝

光和五年壬戌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議郎曹操上書切諫

光和六年癸亥

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分遣弟子轉相誑誘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方猶將軍也各立羣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以中常侍為內應約明年甲子內外俱起中平元年甲子

春角弟子上書告之詔三公司隸案驗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故謂黃巾賊帝召羣臣會議赦天下黨人

中平二年乙丑

崔烈為司徒因傳母入錢五百萬時人謂之銅臭

中平三年丙寅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下獄死前司徒陳耽忠正宦官怨之亦陷死獄中

中平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為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中平五年戊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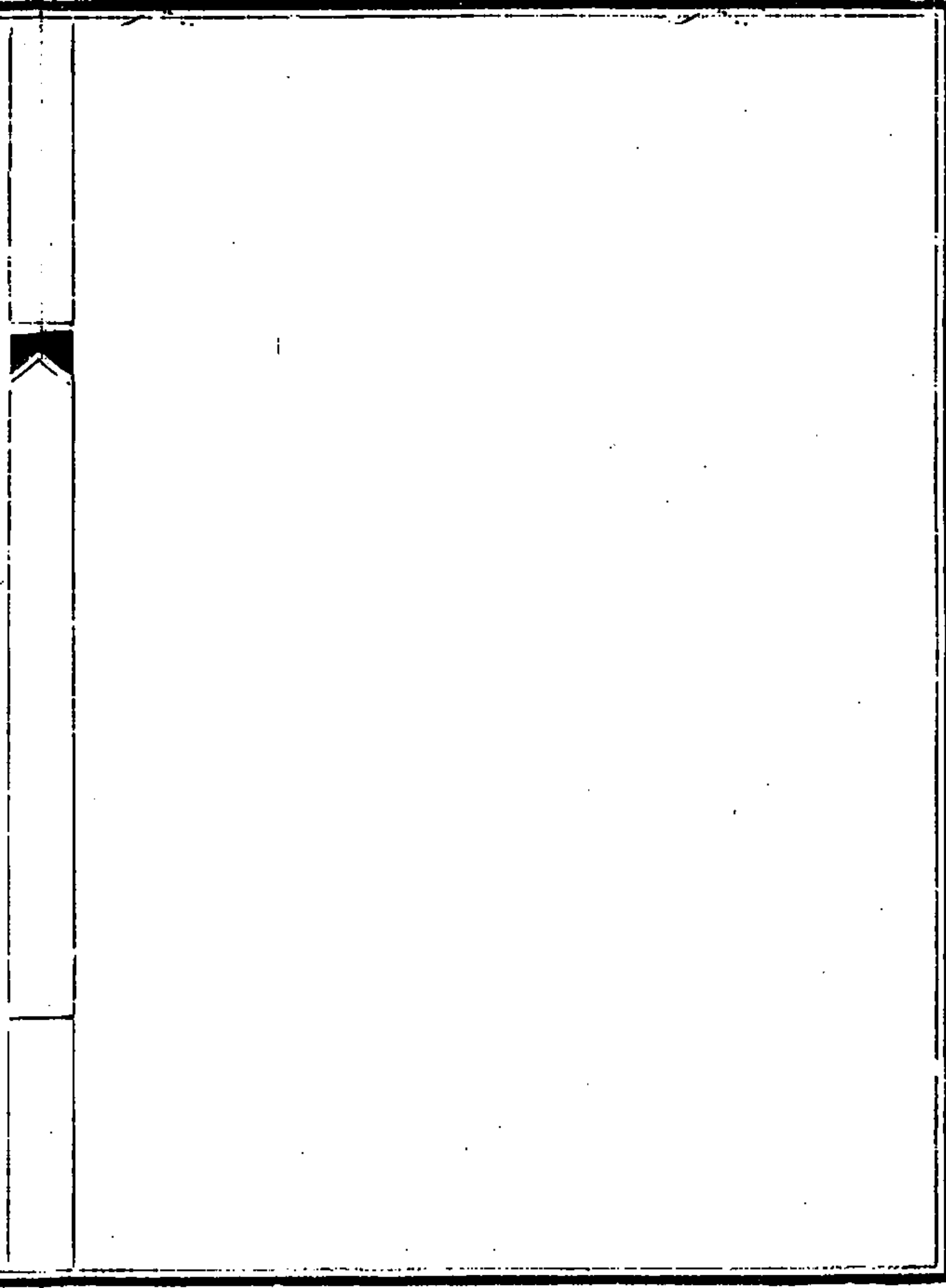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
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為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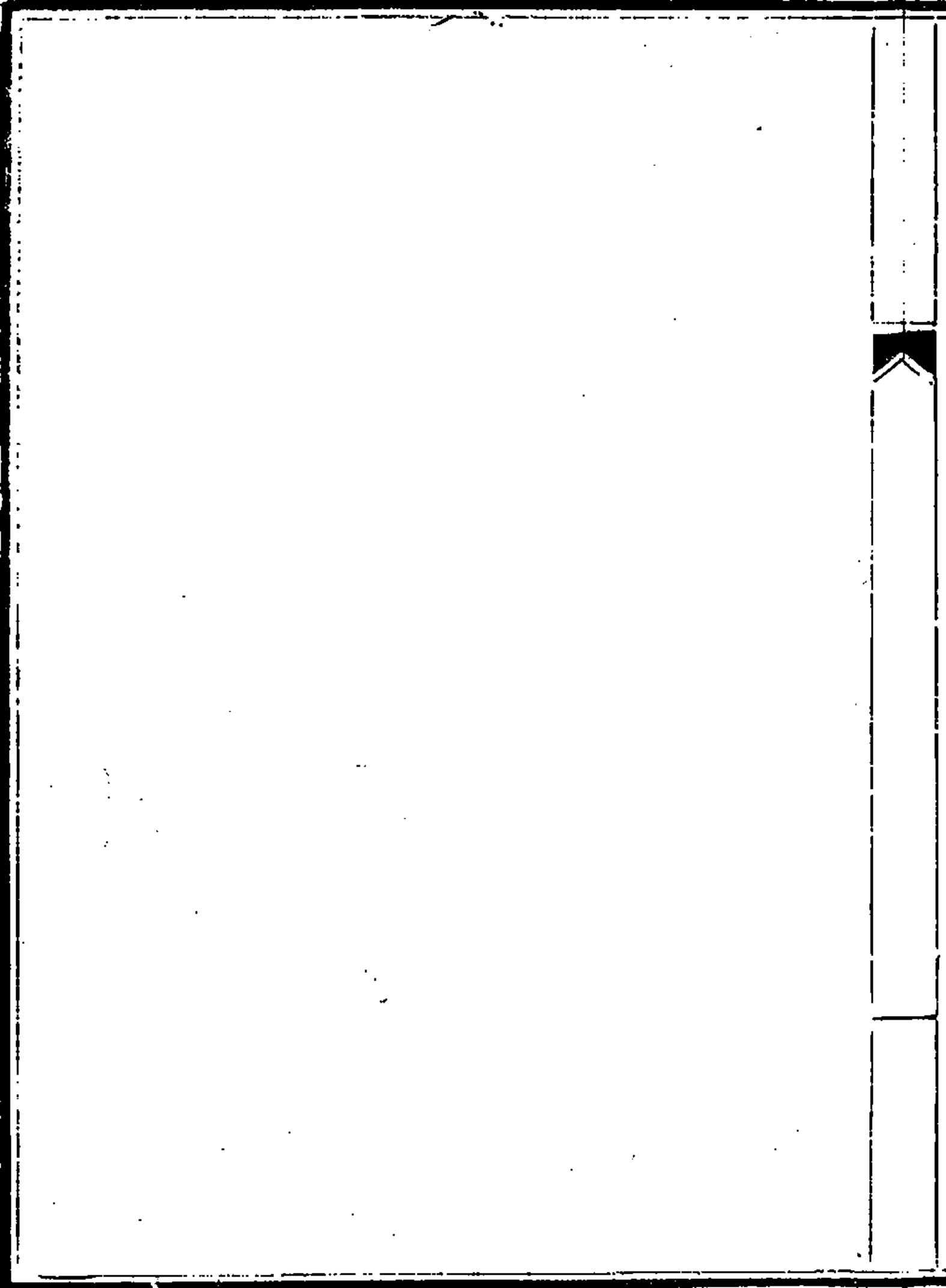
中平六年己巳靈帝崩

立皇子辯 袁紹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不就進被殺紹遂
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 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
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關東諸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卓遷帝長安 劉表為
荊州刺史 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飛為別部司馬





會稽太守

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為豫州牧

使東擊布

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畧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三年戊寅

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為左將軍

四年己卯

孫策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

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遣昭烈擊袁術昭烈遂殺徐
州刺史車胄東海郡縣多叛操為昭烈

五年庚辰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拔下邳禽關羽昭烈奔袁紹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為貢報讐射殺策策創甚
呼弟權佩以印綬策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九 是年關羽
為曹操斬袁紹將顏良盡封操所賜而轉昭烈於袁軍

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七年壬午

表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 曹操責孫權任子張昭等
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與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癸未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九年甲申

曹操攻袁尚尚奔中山

十年乙酉

曹操攻袁譚斬之

十一年丙戌

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
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伏發見敗
十二年丁亥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年譜

五

星集二

是年昭烈見孔明於隆中時年二十七 後主禪生於荊州
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則知為丁亥年生正
侯出隆中之歲也

十三年戊子

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殺太中大夫孔融

劉表卒

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
赤壁以侯為軍師中郎將

十四年己丑

孫權分南岸地給昭烈

十五年庚寅

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有孔明諫孤莫行之語以龐
統為治中與侯並為軍師是歲周瑜卒

十六年辛卯

曹操以子丕為丞相副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
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荊州

十七年壬辰

孫權徙治秣陵作石頭城改秣陵為建業劉璋殺張松勅
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攻涪城

十八年癸巳

曹操攻孫權權率眾禦之相守月餘操還操自為魏王加

九錫 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 自十

三年至此侯在荊州

十九年甲午

是歲龐統卒 侯留關羽守荊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

縣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侯為益州太守 是歲操使華

歆等收皇后璽綬并其二皇子皆酖殺之

二十年乙未

立操女為皇后 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求和於孫權遂分

荊州以湘水為界

二十一年丙申

曹操進爵為王

二十二年丁酉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祿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挾天子以攻操是歲魯肅卒

二十三年戊戌

吉邈等眾潰見殺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二十四年己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是年關羽攻曹仁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臣

於操呂蒙陸遜以詐取江陵羽卒 陳羣等勸操纂漢

二十五年庚子 魏曹丕黃初元年

曹操死子丕纂漢封漢帝為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 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與羣下勸稱
尊號夏四月王即皇帝位以侯為丞相

章武二年壬寅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為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

為永安孫權請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太中大夫宗璋報之漢

吳復通 是歲孫權受曹丕封為吳王改元黃武 張飛卒

以侯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癸卯夏五月以後即後帝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元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於永安年六十三侯受遺詔奉喪
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為武鄉侯兼
領益州牧政事皆決於亮使鄧芝聘吳朱褒高定等叛

是歲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
作正議文載傳

建興二年甲辰

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溫來聘復使鄧芝聘吳是歲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乙巳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侯率衆南征斬雍闓七擒孟獲

建興四年丙午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建興五年丁未

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率衆伐魏上表出師

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

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已八歲又按景耀元年

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為丁未年生

建興六年戊申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侯率諸軍伐魏有出師表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
敗於街亭疏請自貶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拔西縣千

餘家還漢中

十一月復上表出師圍陳倉糧盡引還斬其

追將王雙

二表俱載傳

建興七年己酉

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夏四

月孫權稱帝使以並尊二帝來告遣衛尉陳震往賀因與

吳盟

建興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魏曹真司馬懿入寇侯次於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淮於陽

谿

建興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

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建興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教兵講武

建興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甲寅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

為久住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

巾幘婦人之服八月丞相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退

軍節度司馬懿追之敗走

是年漢獻帝亦殂於魏

按侯於獻帝生同辛酉歿同甲寅固已巧合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真亡矣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年譜

上
星集一

綱目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特筆也終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書法

漢中王即皇帝位以諸葛亮為丞相

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書法

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自宣帝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司

馬懿書受遺不書詔書法

丞相亮南征

丞相亮討雍閭誅之遂平四郡

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劉繡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書法

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

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二心是以所書如此綱

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

發明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魏師還

書魏以寇尊漢也

書法

綱目凡諸侯之于王室蠻狄之于中國僭偽之于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曰寇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通鑑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

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
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故
非好為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
云耳九原可作竊為司馬光必有取於斯言明發

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

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
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畧非
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
懿者見其所對者勍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畧果有

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
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嘆哉

明發

丞相亮伐魏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

嗚呼亮自經畧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
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
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軍
拒守甘受巾幘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
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

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於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發明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二

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亮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表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周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列子均之弟也

魏畧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

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諸葛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鷦鷯已翔於遼

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
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
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
葛孔明龐士元也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
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
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之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蠻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落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託時適有人以犛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託而已

耶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牒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耶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

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被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
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史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
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酈莫敢識者而其黨
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
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
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
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
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
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
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士元才如比歎曰魏殊多士

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
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
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
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
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
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
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

并力拒曹

表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
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
之以為表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
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
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
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為能盡
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為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
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

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
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
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勛哉亮以丞相
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熒陽栢
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
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
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
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為
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

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
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
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
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
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
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
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
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
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

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猶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剥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客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

鑒而感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滅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

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項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群太史令許

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於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
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
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為
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
崇疎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
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
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
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
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
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

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
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
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
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
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蠻漢之所服
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
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
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
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
加蠻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
也又蠻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
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蠻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
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

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
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
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
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
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二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河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
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
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遂行屯於沔陽

郭冲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

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
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
帝垂至已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
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
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
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
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
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
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
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

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
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正可設防持重何
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
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
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
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
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
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
將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

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蜀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平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

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獲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

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謾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
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
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
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
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
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
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
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
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
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
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
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
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
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
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

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
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
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募年耳
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
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
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
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

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三

傳

蜀誌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
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
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而久自
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
者咸欲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
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
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

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變通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夫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偕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太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不在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

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

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治陳旂兵適交參
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併聲勢亮
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
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
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
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爭先以一當十殺
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
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壘
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
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

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刺矣

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馬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馬所噉食不至

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

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

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

發

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木牛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為牛頭雙為牛脚橫為牛領轉為牛足覆為牛背方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勞流馬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

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曜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

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
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
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
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
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
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
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蠻野祀非所以存德
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
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

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

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
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
勢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
軍備既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
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
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
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
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
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

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
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
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
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
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
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
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
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
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
太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

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
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
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
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
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
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
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
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

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
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
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
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
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
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
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傳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

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于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

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郤令

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郤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郤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

尚書令遷為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龔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
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
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官人黃皓竊
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

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
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閹宇代維
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
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
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
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
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
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
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
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
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

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
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
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
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
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
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
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
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
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

能鬪也表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表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表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表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

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備丕既歿後嗣繼統各

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成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以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

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
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
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
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
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
之歟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
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
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
魏蜀為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彊弱懸殊而備猶出
兵陽平擒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

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耶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

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其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望遠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

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繇負宸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

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
反周想魑魍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忠武侯集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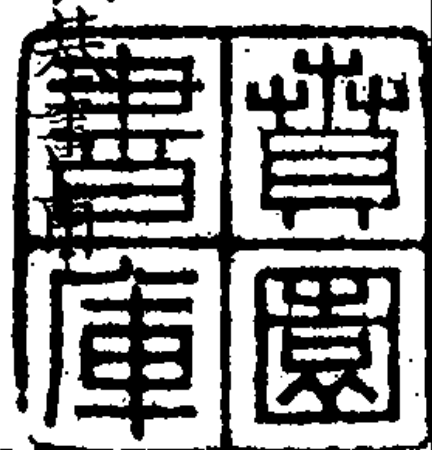
星集



道藏輯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四

三十六世孫義



附傳

先主傳建安十二年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

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總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

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

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
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
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
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
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
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
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
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

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

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竝進追
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
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
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

劉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先主至吳見權綢繆甚洽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
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潯陵權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

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先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遇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濶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統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

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
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
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
取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約先主相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
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
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
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
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
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怯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

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充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

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
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閭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
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
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
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
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
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
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
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

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
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
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
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
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
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
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
巧非一人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

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眾事無留門無停賓

彭彖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
彖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眾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彖
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彖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
與彖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彖徑上統牀卧謂統曰源客罷當與
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彖坐彖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
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彖遂竝致之先主先主
亦以為奇數令彖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
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彖為治中從事彖起徒步一朝處州
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彖而內不

能善屢密言先主秉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
秉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秉為江陽太守秉聞當遠出私情不悅
往詣馬超超問秉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
明孝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秉曰老革
荒悖可復道耶

楊雄方言曰滅鰓乾都耆革老也郭璞注曰革老者皮色枯
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
稱兵革革猶兵也秉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

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
懷危懼聞秉言大驚默然不答秉退具表秉辭於是收秉付有

司美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
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
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
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
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
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
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美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
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策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倪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意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致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

蠻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
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
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
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
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

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
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
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
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演文武應乾
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
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
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
保傳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
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
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稽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

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
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
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愛國先
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
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蕃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
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
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
故也今賊倣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
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
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

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
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
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
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
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
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
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
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惡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
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

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勤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蠻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陳壽後主評曰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
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
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
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
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
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
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
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為赦不妄下誠

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

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
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
與太常丞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
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
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
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
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
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

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郡人也為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

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關羽傳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關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

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臨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

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

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乘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

敢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

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湏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

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
討延自以為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
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
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
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
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
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
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
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
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

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許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

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拆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

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六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

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六

附傳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項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軍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智鄭綽討元衆議以

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
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
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習綽承洪
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
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
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
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
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
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
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

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
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
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懷吾之用心食不知味
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
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
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
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
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
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
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壮大又能飲食好
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
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
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
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
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
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
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
如此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心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

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
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
為諫議大夫卒於家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
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
駕王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
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
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
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
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

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為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

名亞董扶任安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所言多中先主定蜀
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
得其民也若出徧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張裕
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
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同
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言人曰
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
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
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
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

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銜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羣卒子臣頗傳其術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

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
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
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
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
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
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
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
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
立太子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

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大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啜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

不能忍况左右乎

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東伐吳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衆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湏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

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
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
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綿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自
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主
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
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後趙充國曰
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
在卿矣遂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蠻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

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分為寧州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閬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紹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蠻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吏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

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
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
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
開西南蠻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
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
桀慢如此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雍塞與

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
闔閭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
不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
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
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
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
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
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
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
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擬出

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
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
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
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
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
其節及丞相南征討闔既發在道而闔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
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
雍闓高定徧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
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蠻所害子祥
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錯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王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祈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

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
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
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
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子斌嗣為綏武將軍
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
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
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
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
也亡者昔遭疾疫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

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
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
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
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
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
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
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
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
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

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道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薦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
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

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頻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竝坐爭論延或舉刃挺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

一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

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犍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犍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犍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犍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犍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丞相亮辟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

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
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
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
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
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
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傲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
悔之無及

鄧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諸葛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

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鄭道以審虛
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援刀
斫石

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
為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
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

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于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 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寰宇傾而復奠

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
言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
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
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
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
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哀弱之國而
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
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劒閣
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

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
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
節綿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
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
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失而抑謂不然
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
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胆如斗大

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

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
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
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
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
貶削不復料槌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
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
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
芝為郫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

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二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
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
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
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
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
與亮書曰丁公挾張

挾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挾光
耀明左思蜀都賦摘藻挾天庭孫權蓋謂丁公之言多浮豔

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往漢中以芝為中監軍
楊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
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
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
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
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
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
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剝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建興九年為庾亮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南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

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曹丞相亮聞而
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
追論討劉曹功賜爵關內侯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五

附傳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竝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

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効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兖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耶

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已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葛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已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已徧阨不當拒

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

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閒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

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南蠻南蠻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宜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若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謬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謬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
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謬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
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
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
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
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
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
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謬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

街亭為郤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謾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謾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謾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

可得乎

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大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

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

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
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
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
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
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
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等率精兵拒捍先主於
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
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
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戰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

遣將軍陳習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
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
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

諸葛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
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夫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
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謝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
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
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
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今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幬無疆昊天不吊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

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後主傳章武三年夏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

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

沈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于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是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

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錄之妄說乃
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
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
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
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悅改遂以郡叛應雍閬臣松
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
奸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閬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巂

自愛自愛兼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快快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

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

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
領巴郡則有闇昧闖葺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
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
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
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
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
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
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稱

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
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
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
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
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
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

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

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耶

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

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
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
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
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
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
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
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
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
致禍敗尹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
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姦情狹志狂若無天
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
沮復還江陽平參軍孤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
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
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
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
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
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
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
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
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寇將軍臣
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
閻宴行參軍偏將軍臣麴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
武畧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
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
削其爵土

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

諸葛集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

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許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嘗與亮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

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汝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宦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忠為人寬濟有度量詠調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宦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有風流善談論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

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
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
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
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
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
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
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
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
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

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
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
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
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魏畧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
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
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
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
耳橫門郾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
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

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將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敗為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湏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永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微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統初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先主先主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

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
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
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
莫行其意獨薦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
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
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
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法正傳先主既定益州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
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

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
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
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
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行其意邪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剴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
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慄慄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
言如此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
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
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
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上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

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此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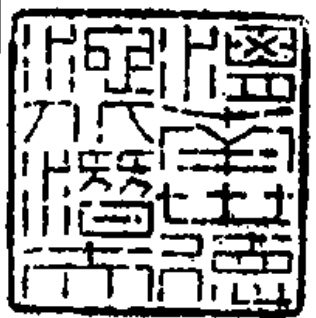
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南蠻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閩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閩遂趙趙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

雖澤而內實羸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
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以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
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
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
以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
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
委命有司若蒙傲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
陽愚即便就舡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
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

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
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
以僉亡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
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
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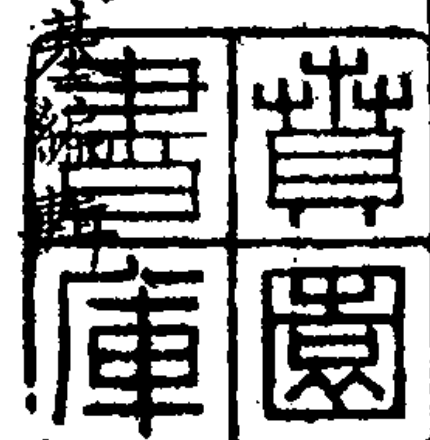
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
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道藏輯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七

三十六世孫義基



遺文

黃陵廟記節文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計事善之於是
情好日密相拉總帥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
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巒岉列作三峯平治澤水順導
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
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

現焉鬚髮頽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
猶有董土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
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
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
黃牛廟以顯神功

陳仁錫曰此記惜是節文武侯文字絕奇此亦卧龍之片鱗
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
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
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葉

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洺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梁父吟

齊勇士陳開疆顧冶子公孫捷晏嬰諂之景公曰王摘三桃自食其一各令說功高者賜一顆陳顧遂食之公孫自刎而陳顧懷慚亦從而刎侯出齊城見三墳有感而作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
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
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
翔庭無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
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
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
敬我微軀策我良駒習我驅馳
與君周旋樂道忘饑我心虛靜
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
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
自望身輕

司馬季主碑贊

真誥云司馬季主漢人也得道尸解留枕席以代形粗似其身
不異家人乃塋之於蜀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為之碑贊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
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上後主

臣先進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
率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
退

與吳王

所送白牀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

與兒子瑜書

綏陽小谷雖山崖紀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

兵東行

又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耽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殷往嗣秀才之僑盼者也東吳孤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又

前趙子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又

頃大山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厓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與張裔書

去婦不顧門妻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陸遜書

家元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

與步隲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家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忼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
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
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教

計一歲運用逢旅簞千萬具

寰宇記云渝瀘漢遂合皆出簞子以桃竹為之柳宗元詩桃
笙葵扇安可常言以桃竹為笙也方言簞宋魏間謂之笙

又

作部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又曰勅作部皆作十折牙以給
之

又

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鳴鼓角
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角至營復結幡旗上鼓角
違令者髡

格言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坦險而益固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如秤帖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張栻曰貞觀政要載公此二語真孔明語也觀廖立李平之事可見矣

楊慎曰太平御覽載公語曰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低昂唐
朝曾投人啟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胆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陰符經解 陳仲醇歲本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侯曰以為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一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侯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

命

侯曰夫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

之勇主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侯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著龜稽律歷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無不盡矣又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

兵要杜氏兵典

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主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三詣主者白之凡侯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旗大呼

士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遺文

星集三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遺文

星集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又七

便宜十六策

治國第一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夫本者
倡始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
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為之
主台輔為之臣佐列宿為之官屬衆星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
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故立臺榭
以觀天文郊祀逆氣以配神靈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
林川澤祀祠祈福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之禮八佾之樂明堂

辟雍高牆宗廟所以務人之本也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
圓鑿不可以方柄鉛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
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
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
之謂也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備矣君以
施下為仁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
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備矣君以禮使臣
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也君

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陽著其
聲響臣北面向陰見其形影聲響者教令也形影者功效也教
令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是以三綱六紀有上中下
上者為君臣中者為父子下則為夫婦各脩其道福祚至矣君
臣上下以禮為本父子上下以恩為親夫婦上下以和為安上
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亂下逆故君惟其政
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者思明師仕者
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祿之位陳璇璣之政建台輔之佐
私不亂公邪不干正此治國之道備矣

視聽第三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
視微之與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為政之道務於多
聞是以聽察採納衆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衆音佐
其耳故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目為心視口為心言耳
為心聽身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內和外萬物昭
然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為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為聽故人君
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夫五音不聞無以別宮商五色不見無
以別玄黃蓋聞明君者常若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興或
有吁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
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姦故書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納言第四

納言之政謂為諫諍所以採衆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遜上無所聞下無所說故孔子不耻下問周公不耻下賤故行成名著後世以為聖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察疑第五

察疑之政謂察朱紫之色別宮商之音故紅紫亂朱色淫聲亂
正樂亂生於遠疑生於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
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桔槔似瓜愚者
食之故趙高指鹿為馬秦王不以為疑范蠡貢越美女吳王不
以為惑計疑無定事事疑無成功故聖人不可以意說為明必
信夫卜占其吉凶書曰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謀
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不
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
患賤不知貴惟患貴不知賤故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馬為策已者馳神為通已者明故人君決獄行刑患其不明或

無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彊者專辭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
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見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天之逆氣災暴
之患禍亂之變惟明君治獄案刑問其情辭如不虛不匿不枉
不弊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響瞻其看視形懼聲哀來疾
去遲還顧吁嗟此怨結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盜視見怯退還喘
息却聽沉吟腹計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
免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

治人第六

治人之政謂道之風化陳亦所以也故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

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日月之明衆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背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卑服之吏小國之臣故曰卑服無所不剋莫知其極剋食於民而人有饑乏之變則生亂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歛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備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利興民爭災害並起強弱相

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經云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為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各理其職是以聖
人之政治也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不奢侈不遂禮制周秦之
宜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
銀璧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
綉纂組綺羅綾縠玄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
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害農事輜輶出入袍裘索襪此非庶人之
所飾也宮室堂殿重門畫獸蕭牆數仞冢墓過度竭財高尚此
非庶人之所居也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
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

以備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舉措第七

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柱以直木為堅輔以直士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義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直於君朋黨相讒堯舉逸人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

故人君懸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闢四門以興治務
玄纁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夫所用者非所養所
養者非所用貧陋為下財色為上讒邪得志忠直遠放玄纁不
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
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為人擇官者亂為官擇人者
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財為婦故
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玄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
寧矣

考黜第八

考黜之政謂遷善黜惡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惡廣及四

海不敢遺小國之臣下及庶人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
企及國理衆賢兩集此所以勸善黜惡陳之休咎故考黜之政
務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為私乘權作姦左手
執戈右手治生內侵於官外採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過重罰
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或有重罪得寬扶彊抑弱加
以嚴刑枉責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之人
斷絕語辭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長
吏數易守宰兼佐為政阿私所親枉剋所恨逼切為行偏頗不
承法制更因賦歛傍課採利送故待新實緣徵發詐偽儲備以
成家產此所苦四也或有縣官慕功賞罰之際利人之事賈賣

之費多所裁量專其價數民失其職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無此五者不可不遷故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治軍第九

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為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備故含血之蟲必有爪牙之用喜則共戲怒則相害人無爪牙故設兵革之器以自輔衛故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彊則國安輔弱則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故治國以大為政治軍以武為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

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禮化易以威服禮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唐堯戰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討有扈自五帝三王至聖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衆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衆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彊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擒敵之勢此為軍之大畧也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其令若深水暴流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弓弩之張動如機關

之發所向者破而勅敵自滅將無思慮士無氣勢不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衆而敵不懼矣非讐不怨非敵不戰工非魯般之目無以見其功巧戰非孫武之謀無以出其計運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敵自散此用兵之勢也故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懼是以智者先勝而後求戰闇者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道而修途敗者斜行而失路此順逆之計也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故軍以奇計為謀以絕智為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地

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終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
奇正相生而不可窮故軍以糧食為本兵以奇正為始器械為
用委積為備故國困於貴買貧於遠輸攻不可再戰不可三量
力而用用多則費罷去無益則國可寧也罷去無能則國可利
也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
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堅甲
銳兵不足以為彊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興陣出其不意我
往敵來謹設所居我起敵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敵先擊其實不
知守地不知戰日可備者衆則專備者寡以慮相備彊弱相攻
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趨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

之道也。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故兵從生，擊死避實，擊虛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道上之戰，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軍成於用，勢敗於謀，漏饑於遠，輸渴於躬，井勞於煩，擾佚於安靜，疑於不戰，惑於見利，退於刑罰，進於賞賜，弱於見逼，彊於用勢，困於見圍，懼於先至，驚於夜呼，亂於闇昧，迷於失道，窮於絕地，失於暴卒，得於預計，故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

其偽畫戰不相聞旌旗為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為之起教令有不從斧鉞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則不知九變之道天之陰陽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獲處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故軍之所擊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間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五間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故兵求生則備不得已則鬪靜以理安動以理威無恃敵之不至恃吾之不可擊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衆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整之旌堂堂之鼓當順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險阻而營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軍之

道備矣

賞罰第十

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姦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施則勇士知其所死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故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賞虛施則勞臣怨罰妄加則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讒之敗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詳罰賞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為公此國之五危也賞罰不明教令有不從必殺可生衆姦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為公人有二心故衆

姦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衆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
不勸功上無彊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二心其國危殆故
防姦以政救奢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賞罰不曲
則人死服路有饑人廐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
故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
行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賞賜不避怨
讐則齊桓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疎則周公有殺弟之名故
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也

喜怒第十一

喜怒之政謂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

間必明其類怒不犯無罪之人喜不從可戮之士喜怒之際不可不詳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廢其功將不可發私怒而興戰必用衆心苟或以私忿而合戰則用衆必敗怒不可以復悅喜不可以復怒故以文為先以武為後先勝則必後負先怒則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則刑罰施刑罰施則衆姦塞不加威武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衆惡不理其國亡

治亂第十二

治亂之政謂省官并職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織

織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強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外端理本則末通理強則弱伸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此乃理亂之道也

一 教令第十三

教令之政謂上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為人之

所瞻也夫釋已教人是謂逆政正已教人是為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為君之道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先習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日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意二日使耳習聞金鼓之聲動靜行止三日使心習刑罰之嚴爵賞之利四日使手習知五兵之便鬪戰之備五曰使足習知周旋走趨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為五教教令軍陣各有其道左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大將軍之所處左矛右戟前楯後弩中央旗鼓與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揮五陣乃理正陣之法鼓旗為之主一鼓舉其青旗

則為直陣二鼓舉其赤旗則為銳陣三鼓舉其黃旗則為方陣
四鼓舉其白旗則為圓陣五鼓舉其黑旗則為曲陣直陣者木
陣也銳陣者火陣也方陣者土陣也圓陣者金陣也曲陣者水
陣也此五行之陣展轉相生衝對相勝相生為救相勝為戰相
生為助相勝為敵凡結五陣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為一長五長
為一師五師為一枝五枝為一火五火為一幢五幢為一軍則
軍士備矣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
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
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習陣三鼓起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
聞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一鳴鼓三通旌旗發揚舉兵

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斬斷第十四

斬斷之政謂不從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盜二曰輕三曰慢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故設斧鉞之威以待不從令者誅之軍法異等過輕罰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避迴自止初近後遠喚名不應車甲不具兵器不備此為輕軍輕軍者斬受令不傳傳令不審迷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慢軍者斬食不稟糧軍不省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目以獲其功此為盜軍盜軍者斬變改姓

名衣服不鮮旌旗裂壞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法令不行此為欺軍欺軍者斬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揮不隨避前向後縱發亂行折其弓弩之勢卻退不鬪或左或右扶傷舉死自托而歸此謂背軍背軍者斬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車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先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亂行次兵刃中傷長短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亂軍者斬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彊入他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起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誤軍者斬斬斷之後此

萬事乃理也

思慮第十五

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謀也慮者思事之計也非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不慮其計大事起於難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是以九重之臺雖高必壞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鄭二子知其害吳王受越女子胥知其敗虞受晉璧馬宮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練兵車目夷知其負凡此之智思慮之至可謂明矣夫隨覆陣之軌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業不及堯舜之

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害生於利亂生於治君子視微知著見始知終禍無從起此思慮之政也

陰察第十六

陰察之政譬喻物類以覺悟其意也外傷則內孤上惑則下疑疑則親者不用惑則視者失度失度則亂謀亂謀則國危國危則不安是以思者慮遠遠慮者安無慮者危富者得志貧者失時甚愛大費多藏厚亡竭財相買無功自專憂事衆者煩煩生於怠船漏則水入囊穿則內空山小無獸水淺無魚樹弱無巢牆壞屋傾堤決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遲乘危者淺履水者懼涉泉者溺遇水者渡無楫者不濟失侶者遠顧賞罰者省功不

誠者失信唇亡齒寒毛落皮單阿私亂言偏聽者生患善謀者
勝惡謀者分善之勸惡如春雨澤駢驥易乘駑駘難習不視者
盲不聽者聾根傷則葉枯葉枯則花落花落則實亡柱細則屋
傾本細則末撓下小則上崩不辨黑白棄土取石虎羊同羣衣
破者補帶短者續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洗不必江河要之
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總之有五
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賞賢罰罪三曰安仁和衆四曰保人定
功五曰豐撓拒讒此之謂五德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十六策

三

星集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八

將苑五十篇

將權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以臨其下譬如猛虎加之兩翼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其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中欲求游泳之勢薦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

夫國軍之弊有五害焉一者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者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者虛誇妖說詭言神道四者專察是非私以動

衆五者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為奸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善惡雖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材

夫將材有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之謂
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之謂義將貴
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之謂禮將奇變莫測
動應多端轉禍為福因危制勝此之謂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
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之謂信將足輕戎馬氣蓋百夫善用
短兵長於劍戟此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
則後殿此之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疆敵怯於小戰勇於大鬪
此之謂猛將見賢若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簡而多計此
之謂大將

將器

夫將之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為衆心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心烈烈知人艱難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內親如室家此天下雄將不可敵也

將弊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姦詐而心怯八曰狂言不以禮

將忠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氣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不喜辱之不懼見利不貪見色不淫以身徇國一意而已

將善

夫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坦險四欲者議欲奇保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

善將者至剛不可折至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心書

五

星集三

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

將不可驕。將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恠。恠則賞信不行。賞信不行則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則軍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彊

將有五彊。八惡。高節可以勵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汎愛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彊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亂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貧乏。智不能備未形。

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歟謗此之謂八惡也

出師

古者國有難君簡賢而使之齋三日入廟門面南立將北面太師進斧鉞於君君持斧鉞以柄授於將曰聞外將軍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巧佞而違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此則士必盡命敵必可亡將受詞訖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捧轂曰進退維時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故戰勝於外立功於內揚名於後

代福延及於子孫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鬪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蓋三軍材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足輕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舉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

作謂之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謂之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謂之逆人智者不逆天不逆時不逆人也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若舜修典刑咎繇作士人不犯令刑無所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若湯武誓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可謂善戰者不敗若楚昭王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其國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將誠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行兵之要務學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兼剛柔之術悅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潛魚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有獲財者與之不恃力而輕敵不傲才而輕下不固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後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發號施令而人願鬪兵不血刃而敵自敗矣

戎備

夫國之大務莫大於戎事備。若乃失之毫釐，差之萬里，殺軍獲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國有難，君臣旰食而謀之，簡賢料能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於幕，魚游於鼎，亡不待夕矣。傳曰：不備不可以師。又曰：國無小，有備故也。又曰：預備無虞，善政之道。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不備也。

習練

夫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不教而

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士不可不教，先訓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誠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人知其勸矣，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前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以成三軍。如此練習之，敵必敗矣。

軍蠹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剗刻無厭，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喧雜驚亂，眩惑將吏，勇不受制，專邪凌上，虛竭軍庫，以給其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矣。

腹心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為腹心、沈審謹密為耳目、勇捍善敵者為爪牙、

謹候

夫為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也、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道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結、評候謹也、三曰勇、敵眾不撓也、四曰廉、見得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寬、能容眾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

十曰明、不納諂也、十一曰故、不遺舊也、十二曰仁、愛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而後料他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道有三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圖、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為將者、必因機以立勝也。

重刑

吳起曰、鼓鑾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

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此三者不善害可待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必移將之所指莫不必至將之所期莫不必死也

善將

古之善將者有大經示之以進退而人知禁陳之以德義而人知禮重之以是非而人知勸令之以賞罰而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故能戰必勝敵必取也庸衆不然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善惡混同士無誠勸賞罰不均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而諂諛進用是以戰必敗散也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湯武不能與爭功矣。善以審因而加之威信則萬夫之雄將可圖而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

夫行師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謂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生風氣順調地勢者謂險易形殊或石門幽洞羊腸險要或峻嶺重巖洪流千里人勢者謂主聖將賢三軍有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也。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鬪、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在權臣、罰不由將、人苟自利、誰懷關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也、君命有所不受。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也。

哀苑

古之善將者養其人如養愛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
後之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捨食而飼之寒者解
衣而衣之賢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則所向必
捷矣

三賓

夫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共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思若懸泉奇
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人之望可以為上賓有猛
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共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為
次賓有多言或中薄能小奇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

設應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小、先用賞、後用刑、此用兵之妙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降、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各分、彼傷我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利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晴明無隱、利以勇力、隘途深草、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大風暗昧、利以搏前擒後也。

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此乎、見機之道、莫大於不意、故猛虎失隊、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蠆入袖、壯夫怛惶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螫虫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恃其備也、所以鋒銳甲堅、則人

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兵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鬪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積石邱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叅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智而心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

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

擊勢

古之善將者、先探敵情、然後圖之、師老糧絕、百姓愁怨、人多疾疫、計不先設、器械不修、卒不習練、外救不至、途遠日暮、士卒勞倦、將薄吏輕、懈不設脩、進不暇陣、陣而未定、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踰津越河、旌旗散亂、將士相違、戰勝而驕、行陣失次、兵疲而驚、大軍雖給、而眾未食、自行自止、或前或卻、擊之無疑、若上度下惠、信賞必罰、陳力就列、任賢使能、師恭而禮、甲兵堅利、糧脩有餘、政教不虛、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人有此、引而辟之、

整師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節左右應麾與之安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

勵士

夫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畜息不倦、法令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夫聖人則天、賢人法地、智者循古、驕者毀至、慢者禍及、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無功者離、罰無罪者怨、喜怒不常者滅。

戰道

征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廣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發於前、或發於後、聚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後、先廣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堠、偃戟旌旗、時節金鼓、令敵人無所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在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以衝之、持短兵以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簡練習之士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發強弩以中之、持

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以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銜枚、出其不意、或多以火鼓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要在和、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吏卒相猜、士戎不附、忠謀不納、羣小暗議、謗慝芽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於匹夫、况其衆乎、故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矣、

察情

夫兵起於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高而銳者、車來也、辭強而進

驅者退也。卑而益備者進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旛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思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米未炊。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拽。將不言熱。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歛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是也。匹夫操兵之權、制之以法令、威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是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也。

東夷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鬪、依山墜海、憑險自固。若君臣和睦、黎民安樂、不可圖也。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德以來之、固甲兵以擊之、其勢必剋也。

西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
鬪難敗其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
臣當候之以外禦伺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帥教連合朋黨失意則叛居洞依山或聚或散
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瘴疫利在
疾鬪不可久師也

羌狄

羌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自引去長山廣
積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

務未可以道德綏之未可以兵革服之漢不與戰其畧有三漢軍且耕且戰故疲而怯狄騎且牧且獵則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關此其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狄長於騎日行倍之漢逐狄則運糧負甲而隨之狄逐漢則長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狄戰多騎爭地之形勢則騎與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練士而禦之廣公田而實之練士卒以防之多方策以誤之候其隙以間之乘其衰以擊之則國不費而狄已剋矣人不疲而狄已靜矣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心書

三

星集三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八

遺事

後主初益州大姓雍闓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為太守闓
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麓殺之不可縛與
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為永昌太守遣故劉璋
子闓為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
睢諸葛丞相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雋太守巴西襲祿住
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頌行部南入以都獲李嚴書曉諭
闓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
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願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姦狀

褒因殺頗為亂益州蠻復不從閬閬使建寧孟獲說蠻叟曰官
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螭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
汝能得否蠻以為然皆從閬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
獲以欺蠻

建興三年春侯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雋別遣馬忠伐牂牁
李恢向益州以捷為太守漢王士為益州太守高定元自麾牛
定竿界水多為壘守侯定元軍眾集合并討之軍界水定
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閬為王侯既斬定元而馬忠
破牂牁李恢敗之於南中分建寧越雋置雲南郡以呂凱為太
守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為牂牁太守移南中勁卒

青羗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弱配大
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
四姓五子也以蠻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
惡蠻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蠻人貪貨物以漸服屬
於漢成蠻漢部曲侯牧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為官
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
戰馬給軍國之用

夏五月侯渡瀘進征益州生擒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何如獲
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侯以方務在北面南中好叛亂宜窮
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蠻漢亦思

及善侯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為惡矣秋遂平
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
移治味縣以上俱華陽國志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年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有婦曰
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八族種類滋
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為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
各號為詔蠻語為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
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步詔其六曰蒙雋詔兵埒
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
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

閩師次白崖川獲閩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蠻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於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亦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楊升菴滇記

蠻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蠻也蠻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蠻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蠻經與蠻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蠻或為報仇與蠻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

骨肉為其逋逃之數故南人輒為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
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武侯乃為作圖譜先畫天地
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蠻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
幡蓋巡行安邱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蠻蠻甚
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
呈詣動亦如之

華陽國志

中州連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會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
古路泰常頗畧通五尺道武侯南征乃大闢焉唐曰姚嵩路起
瀘州泝永寧走赤水達曲靖曰西路唐天寶中出師伐南詔亦
由此進至元世始開郵傳今因之焉出湖藩轉辰沅經貴州曰

東路肇自莊躋立傳則自國朝始也東路由大江捨舟首程曰
公安六亭而達孫黃道經故孱陵縣遺甃存焉孱陵罐子皆十
里而遙樹多女貞多貴竹楊升菴滇記

張溫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
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
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
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
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
至蜀詣闕拜章蜀甚貴其才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

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丞相聞俊憂溫意未
之信及溫放黜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
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
青屬吳并涼冀充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終於曹操及操子丕
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敵么麼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
復誰在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
晉侯伐衛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

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侯引兵出散關圍陳倉起雲梯衝車以臨城魏將郝昭以火箭
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
車折侯乃更為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
又於內築重牆侯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
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會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擊
斬雙

斜谷之事司馬懿使二十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武侯
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武侯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
是六十老翁何須詭誑如此

九年春丞相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叅軍王平守南圍司馬懿拒侯張郃拒平侯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獲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懿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侯宜振旅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勲為掾南陽宗豫為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為別駕犍為王梁為功曹梓潼杜微為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為侍郎贊揚日月李朝字永南弟邵字偉南鄭人也王士字義疆從弟甫字國山文表諸弟也先主領牧朝為別駕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後丞相亮府辟西曹掾亦有文才兄弟三人號三龍

士歷宕渠犍為益州太守甫善言議闕人流美稱自綿竹令為州右職

楊戲字文然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戲母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

何祇漢成都令時郫闕令侯以祇無之人不敢欺吳主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於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侯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侯書嘗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

江表傳曰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使勞問之送馴象一頭

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錦各千疋諸葛
軍令云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侯嘗自校簿書主簿
楊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
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
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
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
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
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
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
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

勞乎侯謝之及顯卒侯垂泣三日

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皇戎衣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
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皇聞而歎曰可謂名
士矣今成都出羽扇攢雜烏毛為之蓋其遺制也裴氏語林
武侯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曇籠蓋笑
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幘音憤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
非楊升菴

本傳載侯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按魏氏春秋云侯
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尺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
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此弩

至侯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為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耽節度四川為大橰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翔鴻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為摧山弩即侯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侯嘗欲鑄刀而未得會蒲元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於斜谷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以竹筒密納鐵銖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水芻牧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別傳

刀劍錄曰蜀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關羽張飛一與趙雲并是亮書作風角處所琴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三徽所象之意中興書目

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經其地初初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顧璘

崇寧縣昔武侯以蜀脍脆令隣邑翊日而市唐中丞吳行魯建德碑

司馬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楊去奢

侯兄瑾及從弟誕並有成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麴湏臾而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砍麥運磨如飛求傳此術後變其制為木牛流馬云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滇蠻者十年前大理馬至橫山此蠻亦附以來衣服與中國畧同能通華言自云諸葛公戍兵

俱桂海虞衡志

獻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諸葛武侯死乃大興宮室晉士
變所謂釋楚為外懼者此也 魏誌

先主定益州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後其子玄為丞相
西曹令史隨於漢中早夭侯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
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顓為朝中損益多矣

張遵飛之孫苞之子尚書郎同諸葛瞻引軍拒鄧艾死於綿竹
諸葛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
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
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範範正圍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
視皆卯石漫漫不可辨甚怪也 東坡

桓宣武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餘歲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荅云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不見其比

史萬歲征寧南蠻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破三十餘部諸蠻請降於是勒石頌德

隋書

神僧傳云梁將王綝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龍州武侯廟在宣尉司東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經於

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祀
仇讐而忘父母

蜀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為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
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
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頽敗者折去之止留其中以
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驚
視之石有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
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為文
祀之而去按此古昔武侯祠也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
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叅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

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

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
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
武侯誠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
登舟今遣本部軍將齎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
祭享而渡乃知南蠻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

宋高宗手書曹操諸葛羊祐三事賜岳飛

南定樓在瀘州治內宋郡守晁公武建取出師表中語為名陸
游詩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瀘遊江山重複爭供眼風
雨縱橫亂入樓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王建為翰林待詔嘗於宮中畫諸葛武侯渡瀘水圖甲馬如生兼善潑筆鬼神有寧王射獵陳登斫鱸等圖傳於世

唐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舉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以敝席坐於庭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請衆僧祝願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耳吾師何言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此諸葛武侯之後身耳今降生於世將為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劔門與

為善友故不遠而來此子他日作劔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字焉後韋臯自少金吾節制劔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二十一年卒諡忠武

先主章武二年於漢川鑄一鼎名克漢鼎置丙穴中八分書三足又鑄一鼎於永安紀行軍奇變又鑄一鼎於成都武擔山名曰受禪鼎又一鼎於劔口山名曰劔山鼎並小篆書皆武侯迹諸葛武侯斬王雙還定軍山鑄一鼎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於永安皆大篆書又於玄武郡金山鑄二鼎一大一小武侯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者故鎮之

梁虞荔古鼎錄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九

遺蹟

侯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侯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

見碑記

隆中山襄陽縣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諸葛武侯隱居地

一統志

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武侯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玩

一統志

諸葛相蜀築臺以集諸儒無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城

門路西今為乘煙觀杜光庭錄異記云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
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於井上或取魚
水必騰涌相傳其井有龍矣寰宇記

卧龍臺池沅江縣西三十里烏龍寺內俗傳漢諸葛武侯滌墨
於此寺因名卧龍常德府志

諸葛宅在石鼓山漢昭烈牧荊州時候駐臨蒸調賦以供軍實
後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為記衡州府志

隆中諸葛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弘之記云井深五丈廣
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坵極高云是避暑臺又有三顧門宅
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為梁父吟因名此為樂山先

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為宅銘葛井襄陽縣東二十里荊州記諸葛宅有田即此

諸葛井益陽縣東南二里相傳蜀諸葛武侯所鑿

諸葛井在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

有鷄聲

方輿勝覽大慈寺在華陽西南五里

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水經註

成都府成都縣太城者南門城也張儀司馬錯所築諸葛武侯

以丞相開府領益州牧故晉益州刺史治太城其制因之

蜀名勝志

古城在榮經縣西五里侯征南屯兵於此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卧龍巖黔陽縣南四十里傍為諸葛武侯古城其洞廣數十步

深數里石壁如飾泉湧不竭有石竈二相傳武侯駐兵處

名山縣本志云東北三十四里古土城周七十二丈乃武侯征

蠻所築遺址見存

諸葛城泐滋縣西五十里高山上相傳武侯征南時築址跡猶

存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故壘存焉又有武

侯戰場在安靖新寨

武侯城在臨安都司城南三十里瀘水東侯所築所謂五月渡瀘處瀘州即擒孟獲之地

三交城在寶鷄縣西四十里魏司馬懿與侯相拒於此築城漢中郡西縣後魏置嶓冢縣隋為西縣故西樂城在縣西南武侯所立甚險固墓在縣東南以上俱一統志

卧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前有井青石為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真其下平如掌即公躬耕處舊為祠以奉之元至大中建書院程鉅夫作記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祭祀前代碑文俱存又

南陽縣東北博望鎮南隱山頂上亦有武侯廟

襄陽府志

卧龍山南漳縣東五十里相傳諸葛武侯耕南陽時嘗遊此

葛山諸葛屯營因名有武侯廟

祁山在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武侯率諸軍攻之縣
又有南北岬二岬有萬餘家侯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
戶瞻其邱墟信之為殷矣即此

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祁山在嶠冢之西山上有城極為
嚴固昔諸葛武侯攻祁山即此城也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
山溪徑委迤山高巖嶮九州之名岨天下之奇峻

瀘州撥旗山諸葛武侯樹旗于此以誓師以上俱一統志

耒陽縣東北四十里有相公山侯嘗駐兵於此因名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公嘗會於此置烽火

潼州府志

箕山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道人谷諸葛公遣鄧芝趙雲等出箕谷即此

興勢山在洋縣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諸葛公嘗戍於此後魏興勢山以此名

周地圖云蒲亭縣有鐵山諸葛侯取為刀劍宇文度封鐵山侯即此

侯計山在耒陽縣東七十五里山有七十峯上有仙人亭觀音閣亦名侯憩山謂諸葛武侯嘗於此憩息籌計兵事

銅鼓山在威清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漢諸葛侯征南於此獲銅鼓

會軍山潼川治東南一百六十里漢昭烈入蜀武侯張飛畧地至此百姓以牛酒犒師故名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侯南征駐兵於此

孟山在榮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叙州朱提山西五十里山產銀漢諸葛書曰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食

定軍山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兩峯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巖上有兵書匣其山鐔立萬仞非人跡

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督軍壇鄉人云每陰雨時上有擊鼓聲先主既保有漢中侯之薨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壘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侯宿營處有廟

建康東北十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焉故號曰蔣山諸葛亮以為鍾山龍盤即蔣山也

以上俱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侯討南中過髯州於目直睽北傍山下築營蠻稱望子洞基址尚存

楚雄府

諸葛營靖州西武侯撫谿洞諸蠻駐此

諸葛營黔陽縣有四一渡頭一原神鄉一安江一托口武侯撫綏溪洞諸蠻駐兵於此營壘猶存

諸葛營在宜良縣南小石嶺諸葛亮嘗營於此又名諸葛峒上

策字記

諸葛營在府城東南一十里其東嶽堰內一土墩周迴三十餘

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沒俗為武侯旗臺

永昌軍民府志

渭川王讓記畧云西絕涪水有山曰柏下諸葛公營壘在焉而

喬木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鍾士季之所嘗致敬也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里世傳為諸葛公所立其南七十里為

安遠寨亦公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為寨

沔水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

山為名

水經注

石鼻寨在寶鷄縣東四十里侯所築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叙州保子寨納谿治西十里世傳武侯征南屯兵於此

諸葛寨在德安府羅陂村舊傳武侯所立

諸葛壘在秦州東二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壘俗謂上募
城魏太和中諸葛武侯攻天水詔懿拒之此其壘也

漢陽山北八十里諸葛平西南蠻駐軍此山

董王臺石首縣北五十里相傳董允與諸葛武侯駐兵處

萬乘湖石首縣東四十里相傳諸葛武侯屯兵於此
籌筆驛在廣元武侯出師嘗駐於此以上俱一統志

碁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宴兵著碁於此有石盤廣六
尺碁痕尚存寶慶府

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
謂之容襄谷道通益州山多羣獠諸葛公築以防遏

榮經縣本志云榮水在城北一出相公嶺一出番境經水在城
南一出瓦屋山一出改丁河一出汶川按相公嶺者以諸葛丞
相征蠻所經也改丁河源出黑石汶川源出邛崃馬耳榮經水
北流即武侯七擒孟獲之地上有廟以上水經註

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

順慶府志

方輿云萬勝岡在州西有龍觀寺其趾曰百丈山自邛崃或起或伏環遶州治本志云諸葛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於上為龍觀亭

邛州西百里石盤成俗呼為望軍頂昔諸葛武侯駐軍於此漢水北出遠山山谷邃嶮人跡罕交谿曰五丈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

水經註

武侯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武侯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

瑟瑟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
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
卻據沉黎志武侯所渡當今之左卻也瑟瑟一作風琶兩林今
之邛部長官司也 楊升菴

勝覽云寶山在瀘州城南初名堡子山為巡檢廨陳公損之移
廨山西建堂其上素公說友榜其堂曰江山平遠易堡子為寶
山大書揭之下瞰城郭萬瓦鱗集兩江合流郡國志一名瀘峯
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惟五月上旬渡之即無
害故諸葛云五月渡瀘也李臺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志
及辛怡顯雲南錄考之諸葛渡瀘乃在越雋之地非瀘之寶山

也

黑水在城固縣西北諸葛公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瀘津水東逕不韋縣北兩岸皆高山瀘峯最為傑秀孤高三千餘大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特有瘴氣三月四月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武侯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水浚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洑

水經

寰宇記云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

焚溪南溪縣西六十里昔武侯南征焚蠻于此歸服又名服溪
舊志云福溪案字記

華陽國志云有漢水入延江本志云漢陽山在縣北八十里漢
武通西南夷自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
崖壁上鐫武侯征蠻故道六字猶存縣有順應廟乃祀馬謖者
大諸葛堰在永昌府城南一十五里其東有東嶽堰及小諸葛
堰皆有灌溉之利永昌府志

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
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
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

足盛不沒腰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漑雨則不過其流故記曰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都
安之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
諸葛北征以此堰農夫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
堰官李膺記云玉女房鑿山為穴深數十丈中有廊廡堂室屈
曲殆若神功非人力矣

七星關七星橋記云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又有滇海曲云
神禹導河雙洱水武侯征路七星關

楊升
菴

劍門關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削聳有隘東之路侯因
立為劍門後姜維退守以拒魏鍾會即此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侯出師處一統志

木門在秦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於此中飛矢死羣

府志

赤阪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赤魏司馬懿寇蜀漢建興五年丞相出屯兵漢中築城於城固駐兵於赤阪即此

寰宇記云宜賓縣本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諸葛南征於此置郁郿戍後改為郁郿縣

邛州沉黎縣即侯征羗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蠻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為樓九州記

邵水在寶慶府城北源出邵陽縣龍山經馬鞍山諸葛武侯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流至此合潄水

京口有石如羊謂之狠石諸葛武侯嘗坐其上與孫權議拒曹操志狠石有十字斷痕先主與孫權私卜所斷也孫劉同獵醉各據一石羊後名石羊巷

永安宮府學宮地先主征吳還至白帝改魚復為永安宮居之明年崩諸葛受遺於此以上一統志

劉琦臺襄陽縣城東二里即劉表子琦與武侯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襄陽府

水經云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註云石磧平曠望兼川陸

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石八
行行間相去二尺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
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
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
平磧上週迴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為
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綦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
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
冬水退復依然如故八陣圖下東西三里有一磧東西一百步
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為桶昔常取鹽即時
沙壅冬出夏沒劉賓客嘉話錄云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

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鵠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
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湧澆漾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
丈破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為堆
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惟諸葛陣圖小石
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淘灑推激迄今不
動高似孫緯畧曰八陣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石為規前障
辟門後倚卻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
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徙華變滄不足以
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春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
愛神所做者歟詩林載晉桓溫伐蜀觀八陣圖詩云訪古識其

真尋源愛往跡，忍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仍顧謂從事曰：此常山蛇勢也。

諸葛八陣磧在夔城者，江沙上碎石行列如引繩。春冬時見，夏秋沒於水。然江漲即浮磧上數十丈，比退而陣石如故。

八陣圖有三處：一在新都彌牟鎮，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六十有四方陣法，一在碁盤市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寰宇記云：八陣圖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蜀志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李膺益州記云：稚子關北五里有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為行，魁方一大高三尺，緯畧。

曰八陣圖在新都者峙土為冠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
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也
姚安軍民府東山在府城東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
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於上
武侯塔長寧縣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者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丈相傳諸
葛公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設一床懸栗一握以秣馬後
遂化為石床石栗至今猶存

萬里橋亦名篤泉橋橋之南有篤泉因蜀使費禕聘吳武侯餞
之曰萬里之行始於今日故曰萬里橋唐岑參有萬里橋詩

保寧府有武侯橋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處書峽相傳諸葛武侯藏書處

通道縣有武侯兵書臺以上寰宇記

方輿云平羌江在州城北源出西徼遠西北郭謂武侯平羌戎

於此雅州志

魏了翁朝真觀記畧云出少城西北為朝真觀觀中左列有聖

母仙師乘烟葛女之祠觀西有武侯祠是侯故宅也故老相傳

侯有女子宅中乘雲輕舉唐天寶元年章公始更祠為觀奏名

乘烟蜀中志

華陽國志延熙二年馬忠定越嶲置赤甲軍常取涪陵之民丞相諸葛亮亦發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按志有赤甲戍與黃草峽相近在李渡之上藺市之下杜甫詩云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即此地也

赤崖在府城西侯與九子瑜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云劍門關棧閣相望顏師古曰棧即閣也按史記蔡

澤謂范曄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坐制諸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華陽國志云諸葛相蜀鑿石架空始為飛閣以通行道如此則棧閣為二矣水經註

方輿勝覽灌縣有老人村在大面山之北昔人避難其中多享

年壽故名或云潛夫張不羣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叟致敬而問答曰本丞相范賢之裔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輩居此為終焉之計圖經云即老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武侯遷羣獠于山下故名

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於此有落星村即長星墜營處上有諸葛祠元時建

石碑在陽縣東五里武侯斬雍闢擒孟獲回軍經此立石紀功歲久字不可辨又相傳武侯立石誓靈云後有功在吾上者宜立石於右至宋狄青破儂智高回立碑其右後為雷轟惟存斷

碑橫仆其側

以上天中記

諸葛營在宜良縣南小石嶺侯嘗營於此又名諸葛峒中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公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蠻畏誓嘗以石搯搥一統志

魏鶴山集有熨道諸葛武侯碑又有答馮叙州邦佐謝武侯廟碑啟本志云府城南姜維屯一峰突起高千仞其頂平相傳姜伯約於此駐軍

諸葛武侯行廟碑在興元府固縣西唐貞觀十一年置

諸葛武侯碑在昭烈帝廟中長慶四年裴度撰柳公綽書

成都志

武侯碑陰記集古錄云唐崔備撰元和二年武元衡刻及其寮

屬題名於武侯廟碑陰 成都府志

蔡山在瀘州城東五里舊傳諸葛侯於此夢見周公助以陰兵
因立文憲王廟又名周公山李燾詩巖壑最高頂雲氣時蔚蒼
彷彿羣仙宅宮闕輝珠貝

寰宇記文翁立文學講堂一名周公禮殿按雲南志武侯征西
南夢見周公勅所在祀周公也

黃陵廟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水諸葛武侯建祠
一名黃牛廟又名靈感廟

武侯墓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又東南八里亦有祠

保寧府志

武侯廟在黎平府城南隅 黎平府志

通志云瀘州寶山之瀘峯有武侯廟每歲蠻人貢馬相率拜於廟前宋劉光祖詩云蜀人所至祠遺像蠻徼猶知問舊碑武侯廟在府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於此民懷其德立廟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為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元揭傒斯有詩永昌軍民府志

八陣廟在新都治二十里即武侯祠前有八陣遺跡

諸葛廟均州房縣西長望川

諸葛武侯廟景陵縣白湖村

諸葛廟雲夢縣北二十里

諸葛武侯廟公安縣西孱陵街至元戊子邑民李鎧建

諸葛武侯廟在襄陽縣伏龍山唐封武靈王宋賜英惠廟加號
仁濟一方感祀焉襄陽府志

諸葛武侯廟寶慶府邵陽縣東南二里宋淳祐中建
諸葛武侯廟武岡州右宋淳祐中建

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府西南二里今為乘烟觀孔明表云薄
田十五頃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
道上李雄稱王始為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隕少城獨存武侯
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

武侯廟在司城北三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榜曰天
威廟又作二室塑唐韋臯李德裕像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銅仁府志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侯廟唐杜甫詩先

主武侯同閼宮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

成都府志

武侯廟在太原府太谷縣咸陽谷

忠賢堂夔州府治內初名歲寒宋慶歷中建取嘗經遊此地者

屈原諸葛亮嚴挺之杜甫陸贄韋昭範白居易柳鎮寇準唐介

十人畫像於堂中外栽修竹林栗有記王十朋詩六月修筠帶

雨移丁寧護取歲寒枝十賢清節高千古不是此君誰與宜

統一

志

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八陣圖之卧龍山上有堂曰開濟堂何

耆仲小記云堂閱歲久垂壓矣溥熙疆圉作噩瀆山何耆仲假
守舉而新之因訪善本重肖侯像摘老杜兩朝開濟老臣心之
句以宇堂巫山尉任份來董事春二月乙亥落成夔州志
諸葛武侯祠東安縣西

廣德寺在隆中書院傍唐時建書院祀武侯以寺僧主之明成
化中重建

夔州卧龍山府治東北五里上有諸葛祠因名有泉極清冷
懷古樓綿竹縣東隆慶初建祀諸葛瞻父子紫巖南軒二先生
萬歷元年四川巡撫曾省吾蕩平九絲城都蠻俘獲諸葛武侯
銅鼓九十三面擇有聲者六十四面以獻疏畧云都蠻呼銅鼓

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審阿大王等執稱鼓有剝蝕有聲嚮者為上上鼓易牛十頭次者七八百頭通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益以鼓為靈臣等細觀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螭刻鷲間綴蝦蟇其數皆四緡紳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諸葛鼓乃銅鑄者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紋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有聲如鼓云置於水擊之其聲更鉅

銅鼓交趾服徭有頭飛獠子赤視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
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
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夔州府江岸與八陣圖相對有石鼓世傳武侯教戰之鼓

夔州府志

侯初平蠻傲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衆各與一磚曰若輩
久苦行役欲造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
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營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也
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蠻必有
變者此渡瀘幾時勾當作事真有神耶

孫黃驛七亭而達順林坡於塔岡坦於順林望皆烟篁饒水田

羅塢樟庄皆十里而遙山多荒茅亭卒吹錫叫竹以代銅鈺順
林驛六亭而達灋州絕涔水水清徹產羸蚌巨者象盤岸有諸
葛遺釜二有灋陽橋遇仙橋有車盾故里有屈原祠蘭江驛實
枕灋水

隋僧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
飛橋昔諸葛公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鐔長八九尺徑三尺許
人號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湏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
將行豎柱其鐔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高僧傳
宋御仗有諸葛公篇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殷
者規宋書

楊慎曰孔明炊釜麻城毛柱史鳳詔為予言近日平谷縣耕民
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
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
我瑞應圖曰丹甑不炊而自熟玉臯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信
侯之才藝固后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鷄鳴枕不一
而已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
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為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
之內而包之以麵像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
為饅頭事初紀物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蠻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有諸葛制服也

魏畧云劉備性好眊適有饋之牛尾者備手結之諸葛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眊而已備乃投眊曰以忘憂耳按韵寶眊音珥織羽為衣也諸葛亮與吳王書云所送白眊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慚

齊諧記武岡有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而碎之見其中設有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書苑云蜀先主常作三鼎皆武侯篆隸八分極其工妙

雲貴土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
稍高其戶者輒禍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為諸葛公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
今蜀人不問有服無服皆帶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余嘗以
重午登南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有司
即嚴禁之恬不為止 沈水續談

明黃中允輝曰陳三謨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
一區欲移幕府刻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以鐵錮之又白沙
驛形勝稱最而皆蠹蠹陳訐之往尋籠絡已被掘斷亦有小碑

曰諸葛禁地

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為軍需諸葛武侯作保券至宋猶存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剥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苦弗獲居閑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成都西金容坊有石二株舊曰石笋前秦遺址諸葛武侯掘之有篆字曰蠶叢起國之碑以二石柱橫埋中連以鐵一南一北無所偏倚又五字濁歌燭觸蠲時人莫曉後范長生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歌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火災辰戌丑未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可記主

豐稔後以年事推驗悉皆符驗見萬花谷

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矣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於魏異苑

按華陽國志臨邛縣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

道家多作柏葉湯常點益人古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武侯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收以作藥其味甘香

於常柏也

儒林公議云武侯廟前柏圍數丈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在焉唐末漸枯悴歷王孟二偽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辛卯夏五月枯柯再榮時人異焉三國迄今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聳雲枯幹並存天矯若虬龍陸游劍南藁云唐有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以為手板書於圖志非詆至今則此柏亦稱靈異著聞極矣

雋州界緣山野間有菜大葉而粗莖其根若大蘿蔔土人蒸煮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饑名之謂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山楸林謂之諸葛木也諸葛

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

劉禹錫嘉話錄

益州記云綿竹東武山有江池出白蓴冬夏帶絲肥美為一州最地圖記云是諸葛武侯池中物池是侯所鑿宋元嘉中刺史陸岩嘗取以獻池李膺有記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堆也

陳師道履

常後山
談叢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遺蹟

圭
星集三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遺蹟

主

星集三



道藏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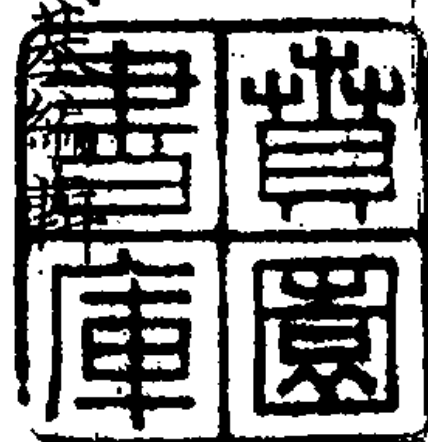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

八陣

刻八陣圖舊序

東萊藍章

三十六世孫義基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
予言之握機文乃依托為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
孤及之圖記以為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
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于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偽書也圖之
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

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于奉詔致討督師駐漢

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為八陣縱橫開闔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闢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于此哉

藍公八陣合變圖說叙

維揚徐昂

諸葛八陣昉于黃帝風后而實得于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

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衝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
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
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
後名曰却月陣開閤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于
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為天
覆地載左右之分為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為龍飛為虎翼
為鳥翔為蛇蟠者此八圖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
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
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幘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已
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

卒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說而于總圖後少却月陣圖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景慕武侯遣使魚復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得武都士人龍正者諳練陣圖與語脗合深加賞識遂命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其法教諸將士驗其可與有為也遂著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擺陣變陣之舉實發所未發也刊以成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何精熟敵愾之氣十倍尋

常矣乃制為衝陣之法遴選勇銳以衝之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威武奮揚屢戰屢勝雖公之忠貞知勇有過人者何莫而不自八陣圖說中來邪若夫陣圖之說之用于方來則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八陣號令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人以上四陣合為一陣二十萬人以上四部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嘩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哱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牽馬第二聲哱囉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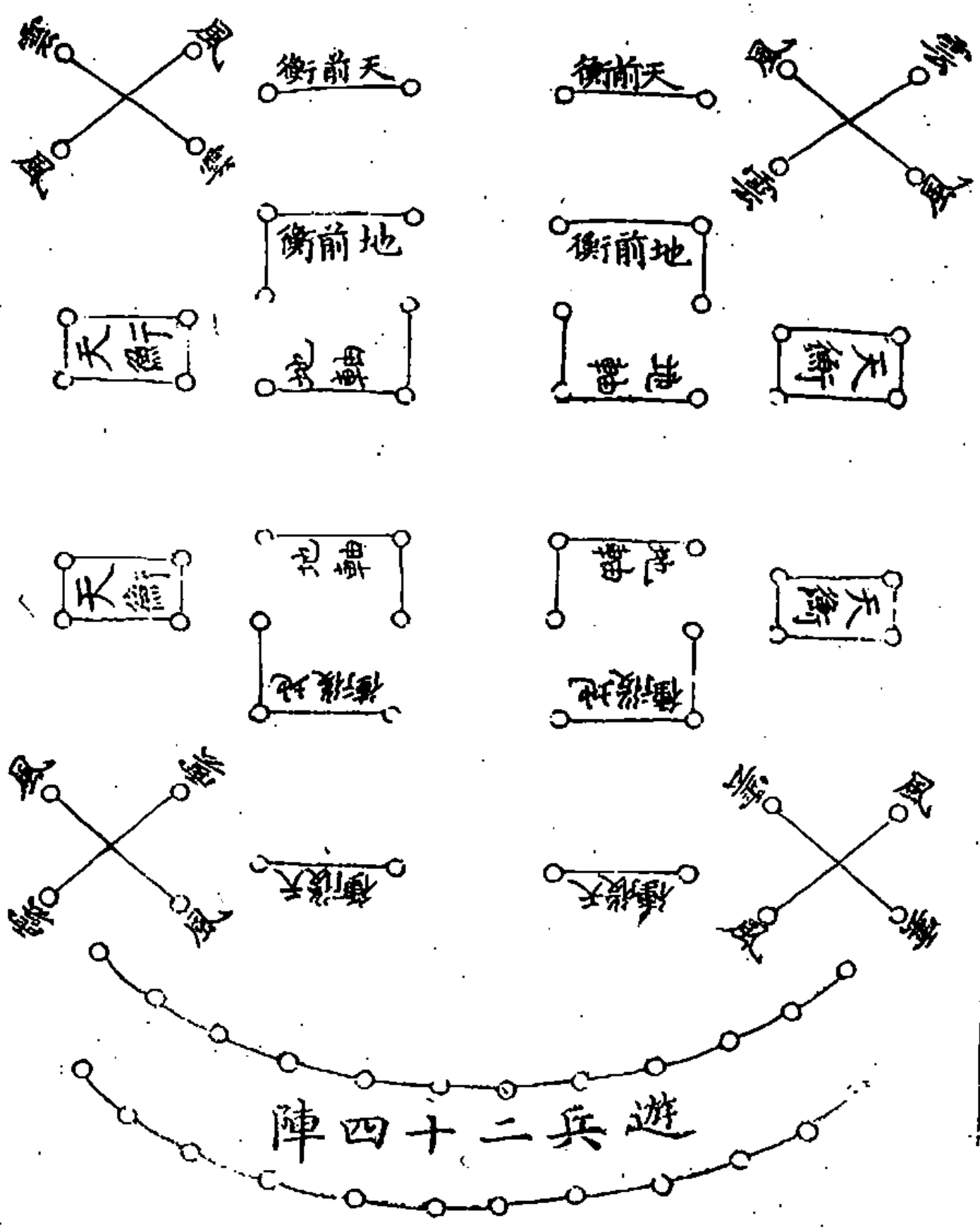
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唳囉響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
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唳叭響
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
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唳叭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一
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
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唳叭響發鼓急行十七步金響止單擺
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唳叭響發
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
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唳
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

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鉞響收隊駐為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個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唎唎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鉞響收隊駐為第四陣中軍放起火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止各趨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唎唎響單擺開如陣總圖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唎唎響發喊率鉞響收隊若欲衝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梓鉞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幡如舊聽本哨官入

天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為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
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
地陣各至地界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趨下
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
三聲喇叭響發喊摔鉞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
回總陣打得勝鼓噱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
如前撥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
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
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
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陣中軍舉

青白二旗為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
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突突突三聲其
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
二旗為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
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
皆與前同

八陣圖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

武經總要九百二曲二曲曰部二隊伍

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

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故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兩儀之象也左前十六隊左後十六隊右前十六隊右後十六隊四象之四象也南

北八隊西南八隊西北八隊東南八隊遊兵者二十四氣之

象也合圖遊兵環伏於後二層却月其義未顯惟變圖分為兩

陣者對待之陰陽也二十四陣者流行之陰陽也所以五人為

伍十五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二十有五地八

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每隊以五十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

百二十人而為小成可變兩也每陣四百四十人乘之其却月

地載二陣四營已畢又二變而為風揚雲垂二陣回營已畢又
三變而為龍飛虎翼二陣回營已畢又四變而為鳥翔蛇蟠二陣
是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

變也每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一人加遊兵一千三百二十八人以
全隊出攻全隊留守南一部變天覆陣北一部變地載

陣東一部變雲垂陣西一部變風揚陣東南一部變龍飛陣西
北一部變虎翼陣東北一部變鳥翔陣西南一部變蛇蟠陣遊

兵却月於外有變仍分兩哨一守一攻○其號令約束前後左
右大小將士各司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警權命悉由中將

以制治焉其所以謂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者豈
兵家策應而有常形哉如八面有警則八面正兵為正遊兵為

奇如四面正兵向有警則出四面正兵夾擊豈非奇乎是以活物隨形
警則出四正兵夾擊豈非所謂正亦以為奇乎是以活物隨形

應變以勢非知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一萬五
道者其能然哉

千二百八十人而為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每中成二萬人
加遊兵一萬五百六十八人共有三十萬九千七百六十人以前

隊出攻前隊留守南一將變八陣東西四隅各變八陣遊兵一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八陣 七 星集西

八陣

依中成分列隨機應變號令約束前後左右大小將士各司其局特八門中軍專設守警權命悉由大將以裁成焉其布

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

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

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

步六華陣起於李靖外六軍一曰前鋒一曰後軍一曰左虞候一曰右虞候一曰左廂軍一曰右廂軍環而圍之象六出華

中軍為奇外六軍為正內分三道其隔落鈞連曲折相對與八陣者同但八陣者方陣也六華陣者圓陣也以小成

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

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

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此言一面開方所用地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

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

此言四方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為閏也

小成小將居之中成大將居之

是謂握奇之說也或本握機

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

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

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

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

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

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

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

聞中軍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

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

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
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
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
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
八陣為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
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
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隊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
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
然而成八陣之規也直衝南前一面之法如遇左右後有警行
陣始亦依前例定號以次壘衝則不雜亂
而整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

矣

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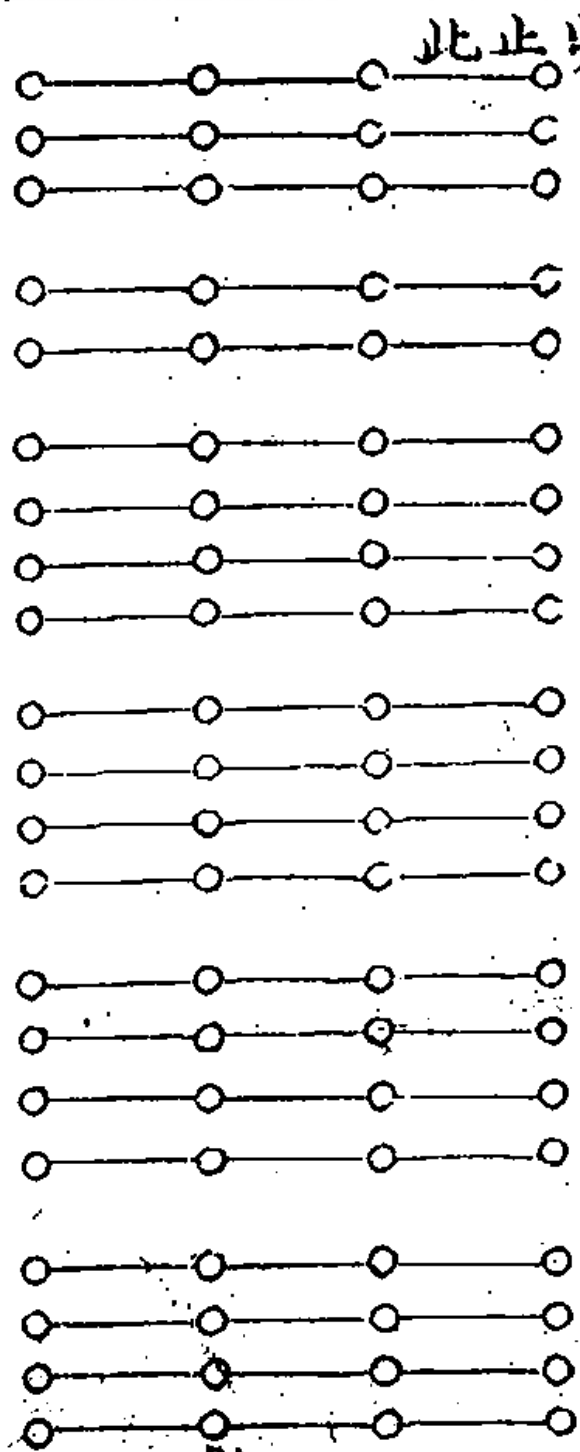
陣之圖

十步八步止此

左哨南前層左哨南後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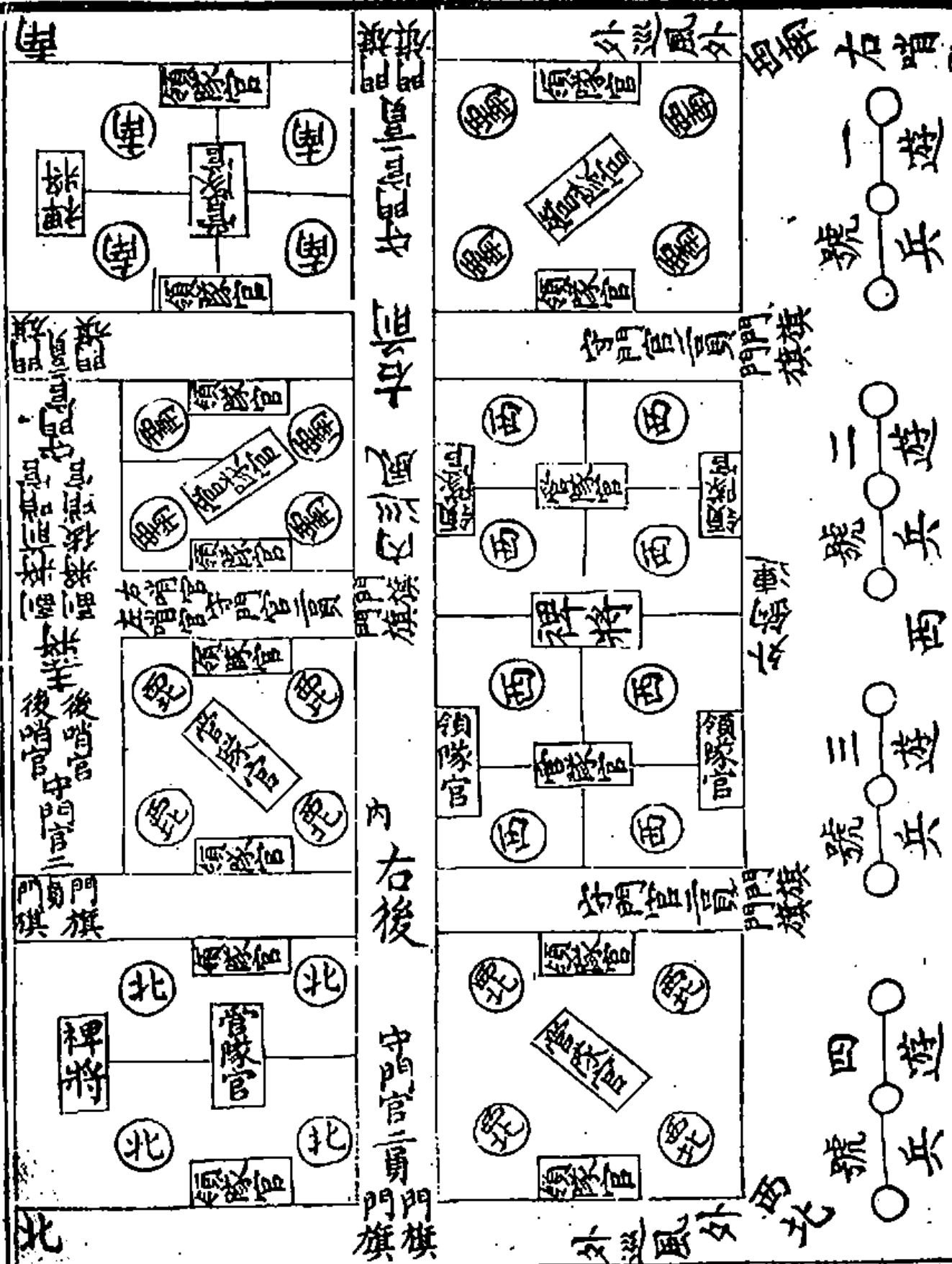
號一
號二
號三
號四

號一
號二
號三
號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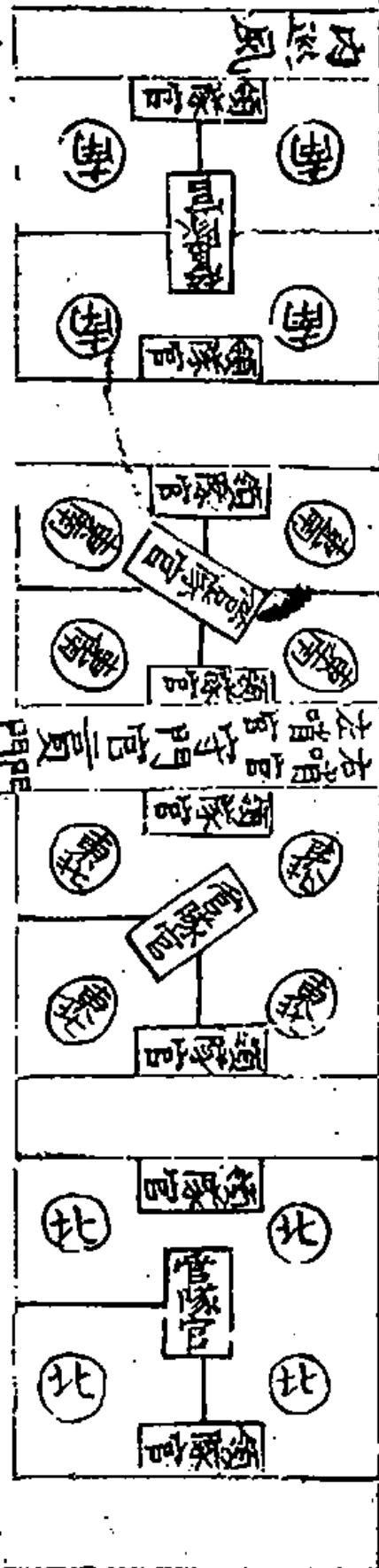


左
號一
號二
號三
號四
號五
號六
號七
號八
號九
號十
號十一
號十二
號十三
號十四
號十五
號十六
號十七
號十八
號十九
號二十
號二十一
號二十二
號二十三
號二十四
號二十五
號二十六
號二十七
號二十八
號二十九
號三十
號三十一
號三十二
號三十三
號三十四
號三十五
號三十六
號三十七
號三十八
號三十九
號四十
號四十一
號四十二
號四十三
號四十四
號四十五
號四十六
號四十七
號四十八
號四十九
號五十
號五十一
號五十二
號五十三
號五十四
號五十五
號五十六
號五十七
號五十八
號五十九
號六十
號六十一
號六十二
號六十三
號六十四
號六十五
號六十六
號六十七
號六十八
號六十九
號七十
號七十一
號七十二
號七十三
號七十四
號七十五
號七十六
號七十七
號七十八
號七十九
號八十
號八十一
號八十二
號八十三
號八十四
號八十五
號八十六
號八十七
號八十八
號八十九
號九十
號九十一
號九十二
號九十三
號九十四
號九十五
號九十六
號九十七
號九十八
號九十九
號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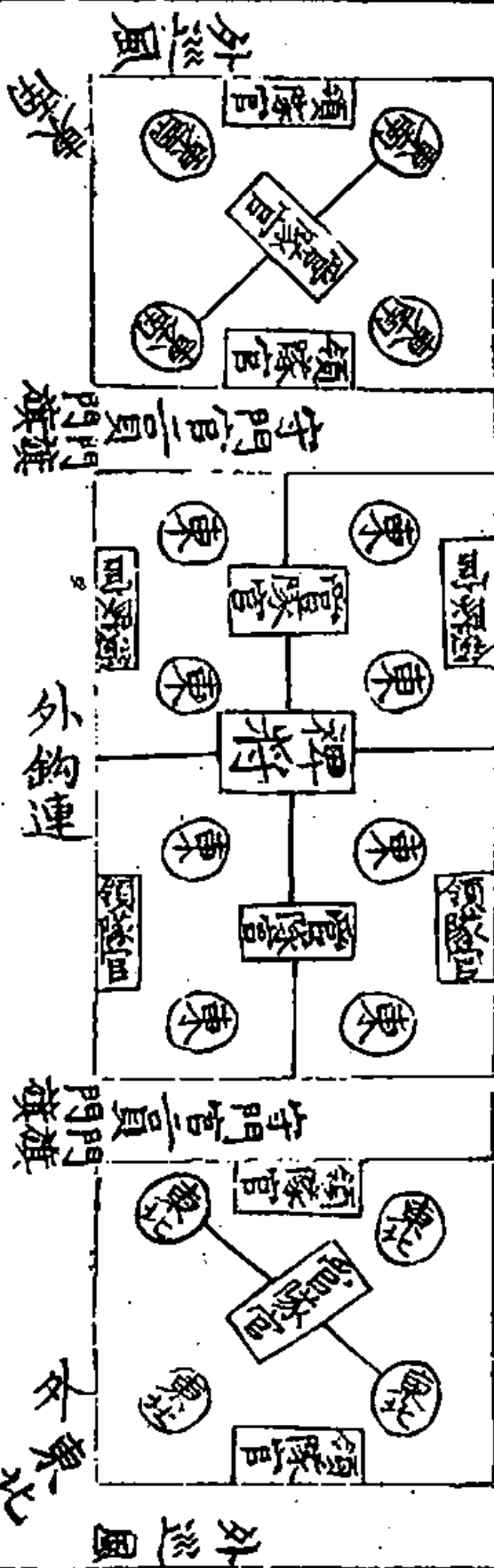
八陣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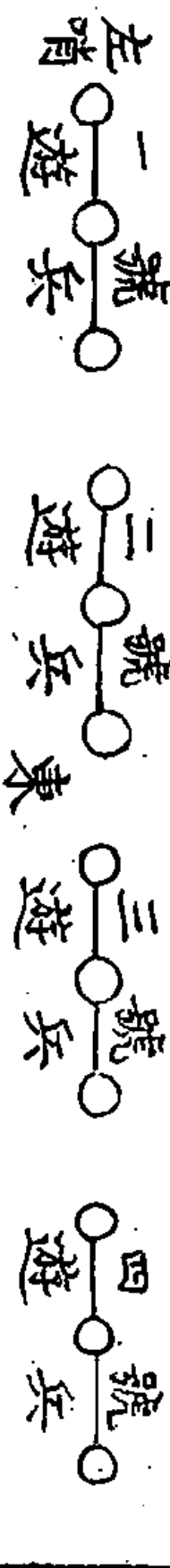
成之圖



守門官二員門旗
左前
內左後
守門官二員門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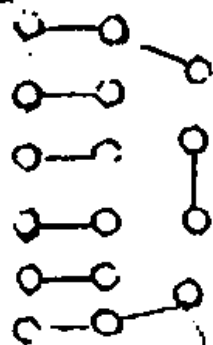


守門官二員門旗
外左
外右
守門官二員門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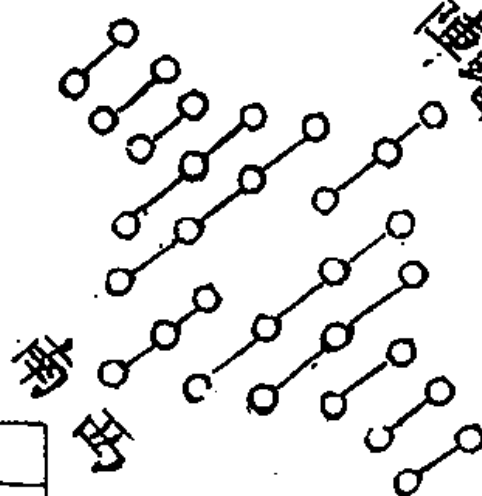


八陣中

覆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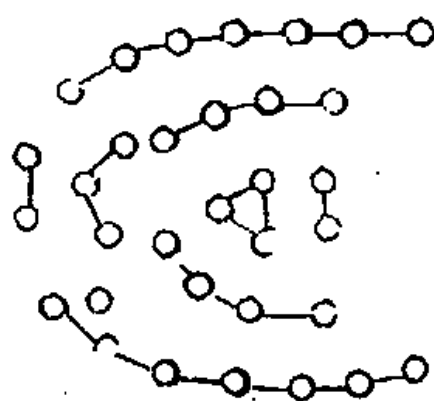


陣蟠蛇



新出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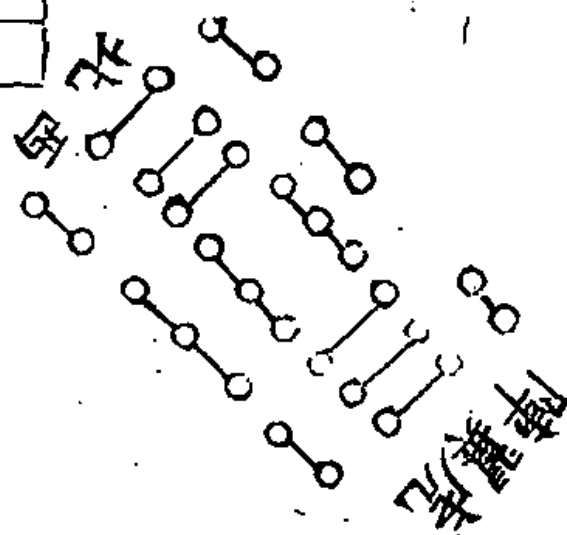
陣揚風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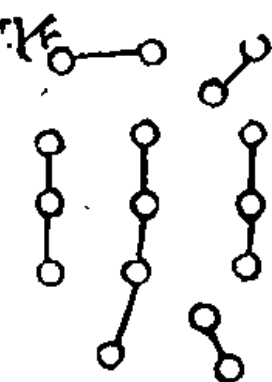
陣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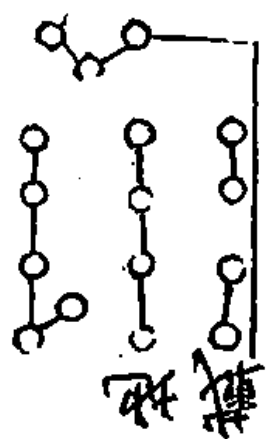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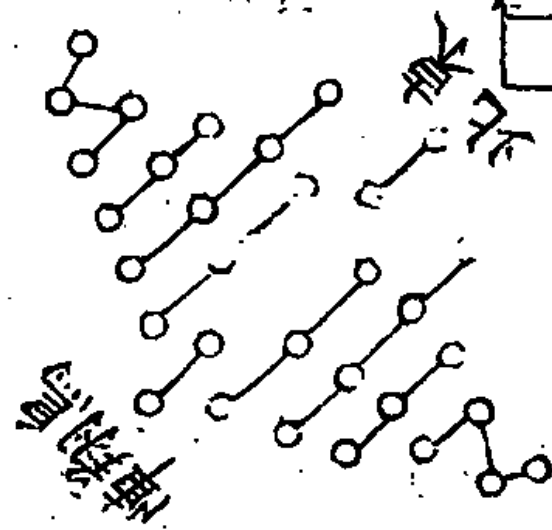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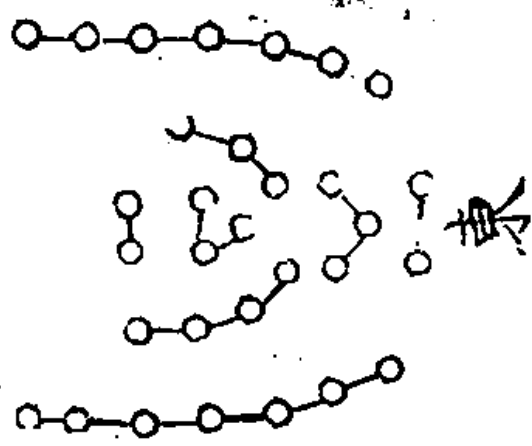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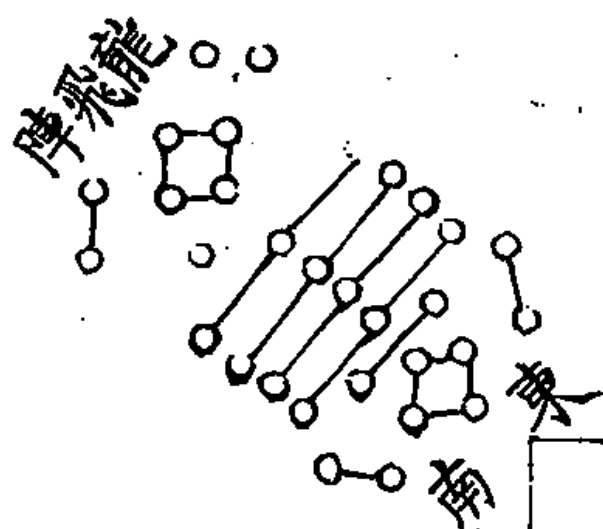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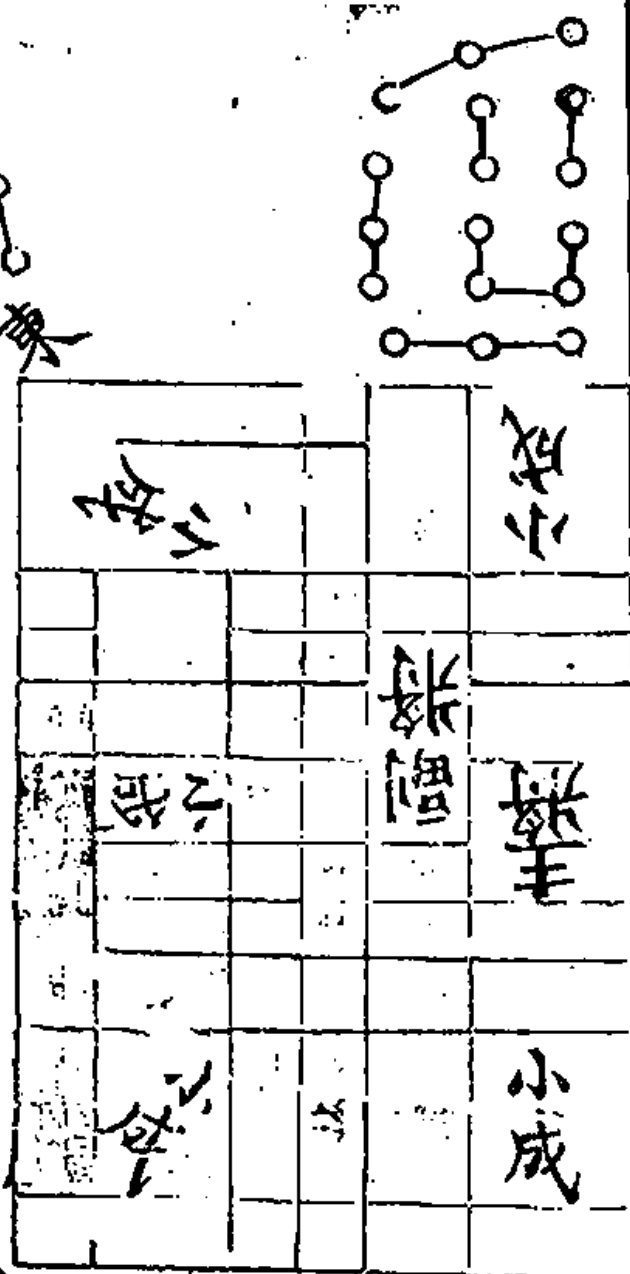
陣



陣



成之圖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上

星集四

成

之

每



美

	X
--	---

51

成

排雲

小成

小成

小成

2

五

五

五

成

成


分

57

55

疾

女



小成

中成

二成

卷六

女

27

查

子

七

成

三戒

成

11/21

4

五

撥

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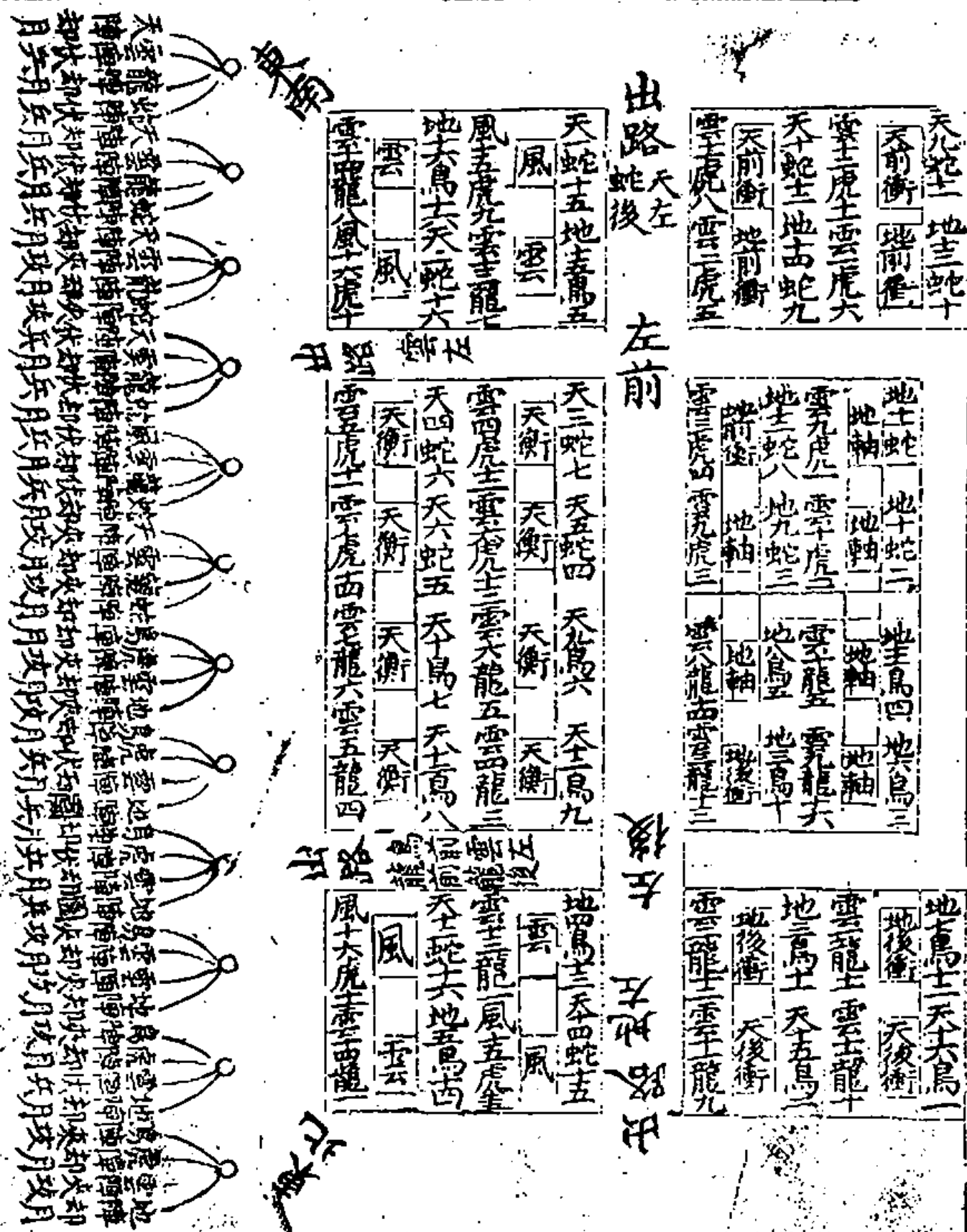
圖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十四

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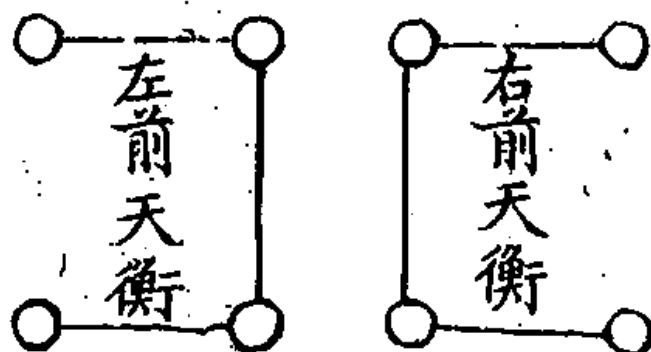


總圖如陰陽之互藏其宅八陣分變實清濁之異其施故天雲
龍鳥四陣屬陽清而垣居東南地風虎蛇四陣屬陰濁而垣居
西北遊兵亦各以類相從進退開闢一陰一陽不啻春秋之有
分節啟閉之有顯藏然元氣未嘗不周流統貫於其中是故大
將者馭衆行師之元氣也智慮少滯則兵形無所不攝運動失
度外邪得以乘隙而入三軍之司命無寄寓矣可不慎歟

天覆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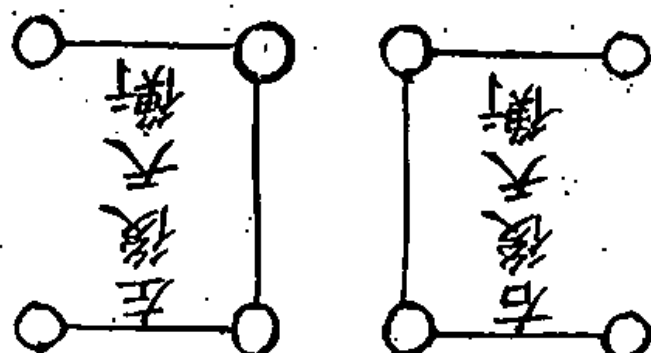
右前天衝

西面風



東面風

左天前衝



右天後衝

西北風

左後天衝

東北風

八陣變例

天覆陣贊

天陣十六

外方內圓

四為風揚

其形象天

為陣之主

為兵之先

善用三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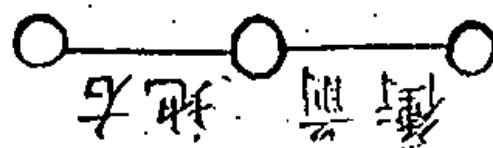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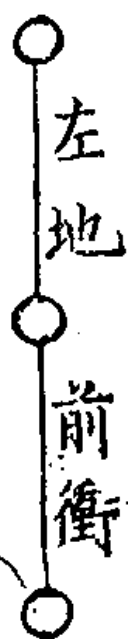
其形不偏

內外之分為第一變

外之分變為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
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
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
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

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繫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冲敵難當

其體莫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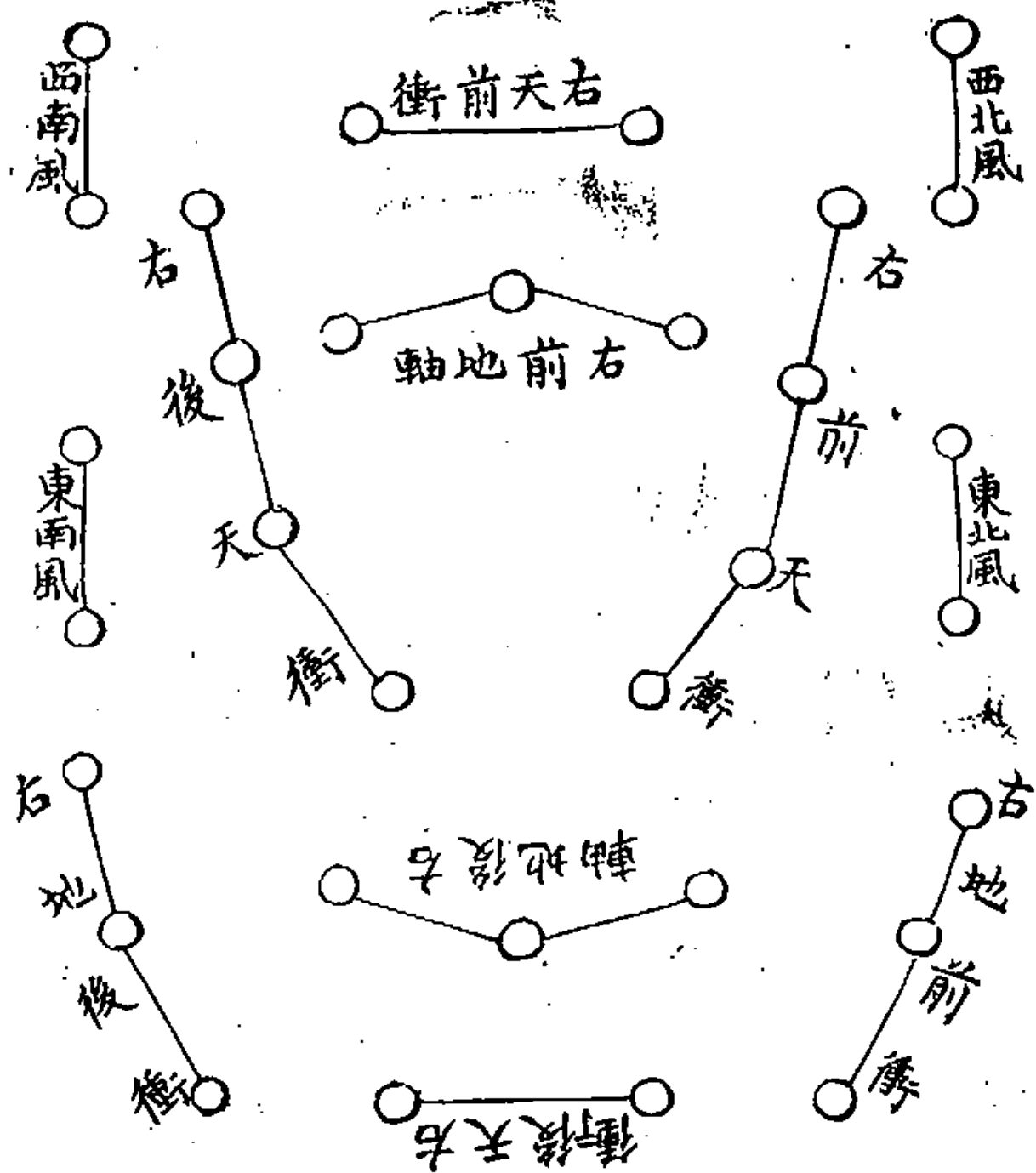
動用無窮

獨立不可

配之於陽

內之分變為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
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
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
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
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
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楊陣



風揚陣贊

風無正形

其意漸玄

蛇能為繞

左右之分為第二變

右之分變為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

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

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

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兩端以後地軸二隊列後中

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

附之於天

風能鼓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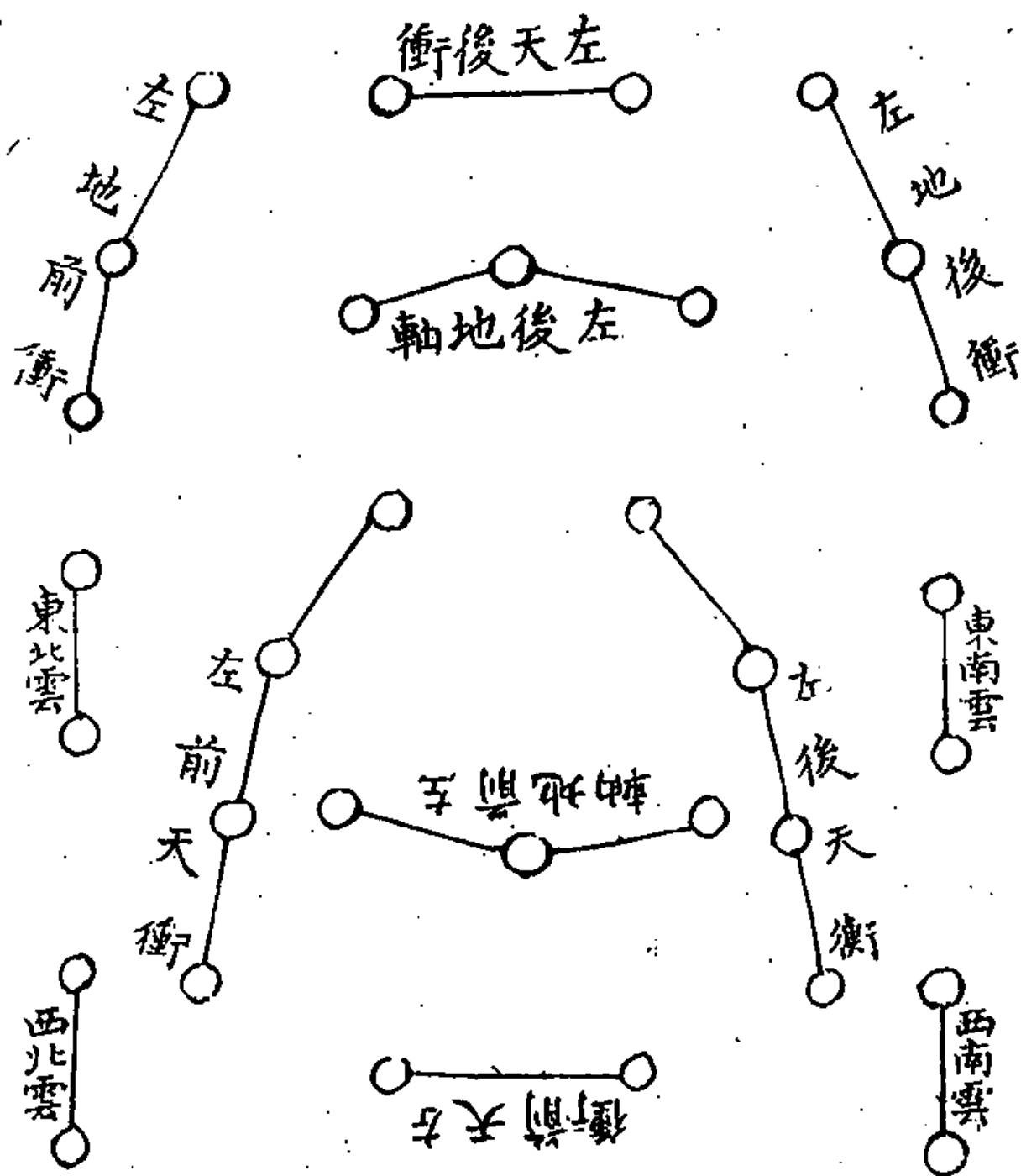
三軍懼焉

變而為蛇

萬物繞焉

謂風附衡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雲垂陣贊

雲附於地

始則無形

變為翔鳥

其狀乃成

鳥能突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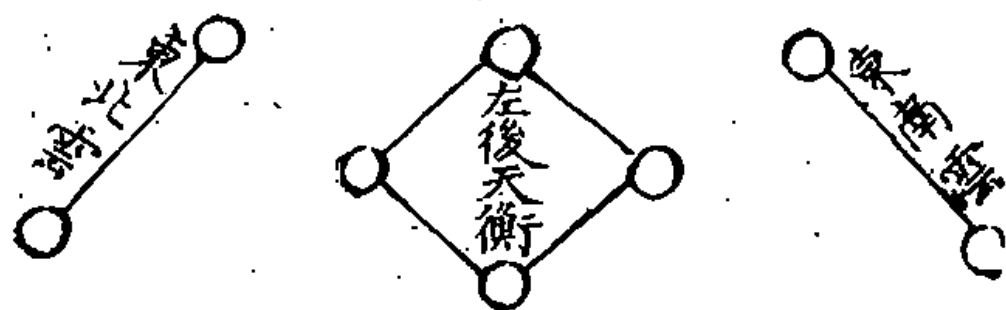
雲能晦冥

千變萬化

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



衝後天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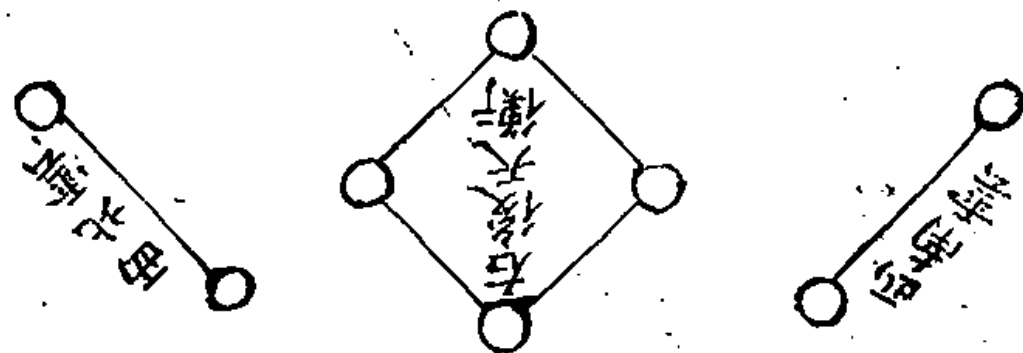
衝 後 地 左

軸 地 後 左

軸 地 後 左

衝 後 地 左

衝前天右



龍飛陣贊

天地後衝

龍變其中

有爪有足

有背有胸

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

陣形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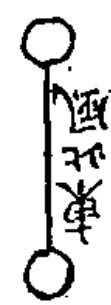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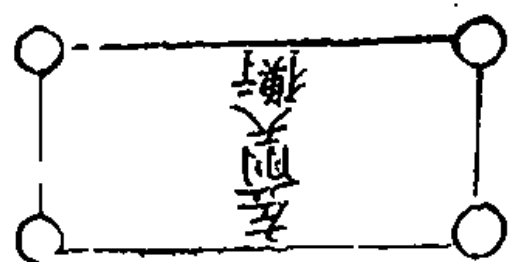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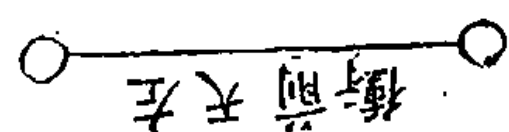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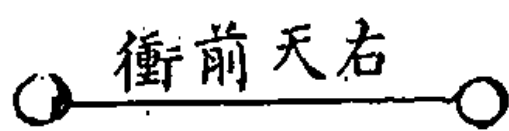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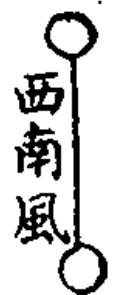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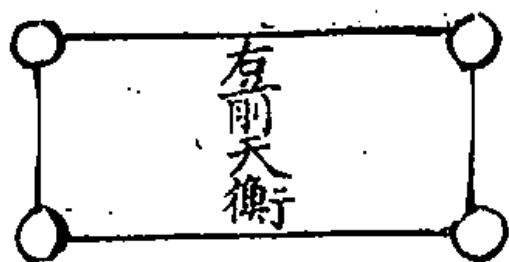
象名為龍

前後之分為第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西南

西北雲各一隊列衡二維為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衝

變為虎翼

伏虎將搏

盛其威力

淮陰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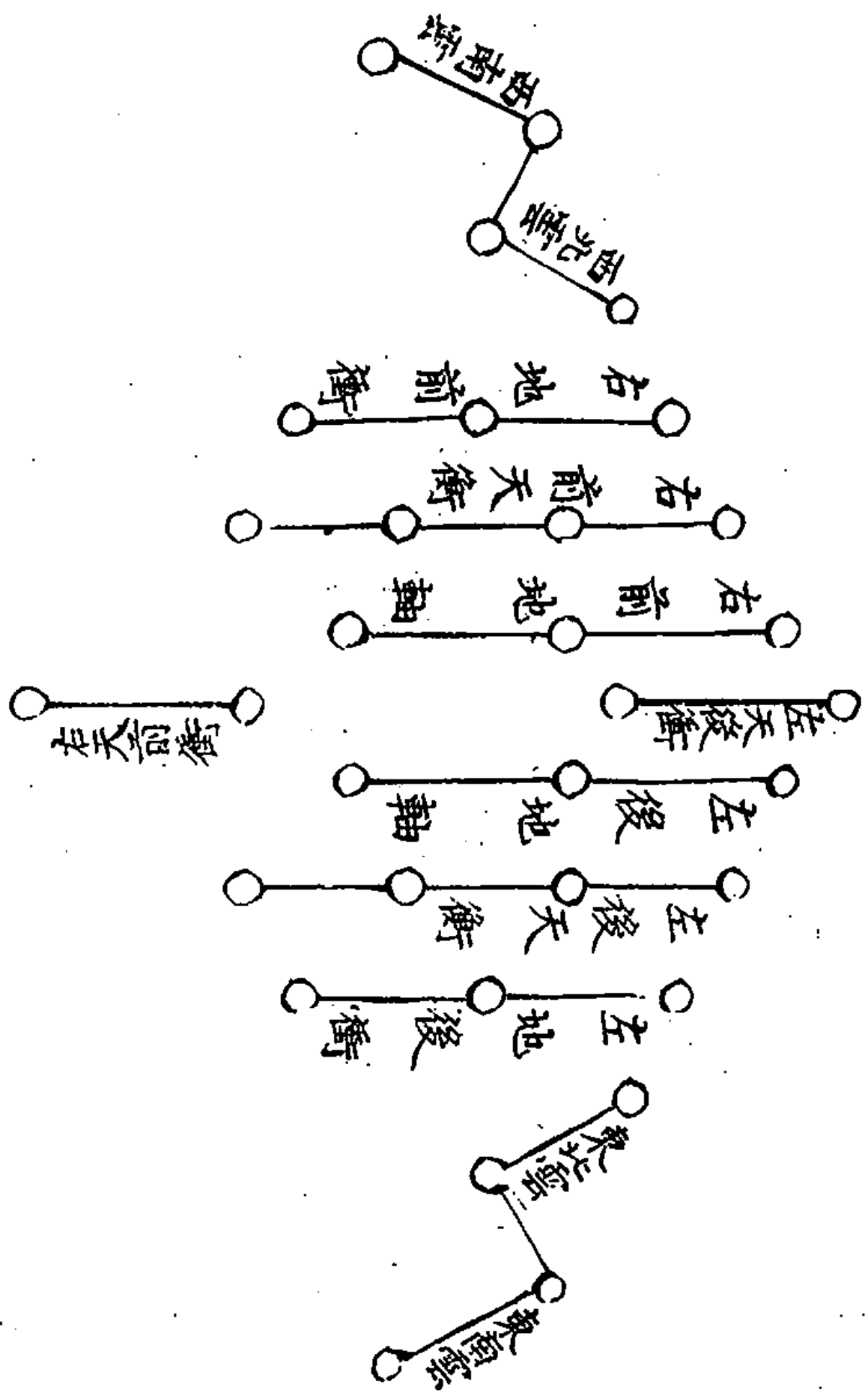
變為無極

垓下之會

魯公莫測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為前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衡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衡四隊列後為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衡二維為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鳥翔陣



鳥翔陣贊

鷙鳥將搏

飛禽伏藏

一夫突擊

四隅之分為第四變

必先翱翔

審之而下

三軍莫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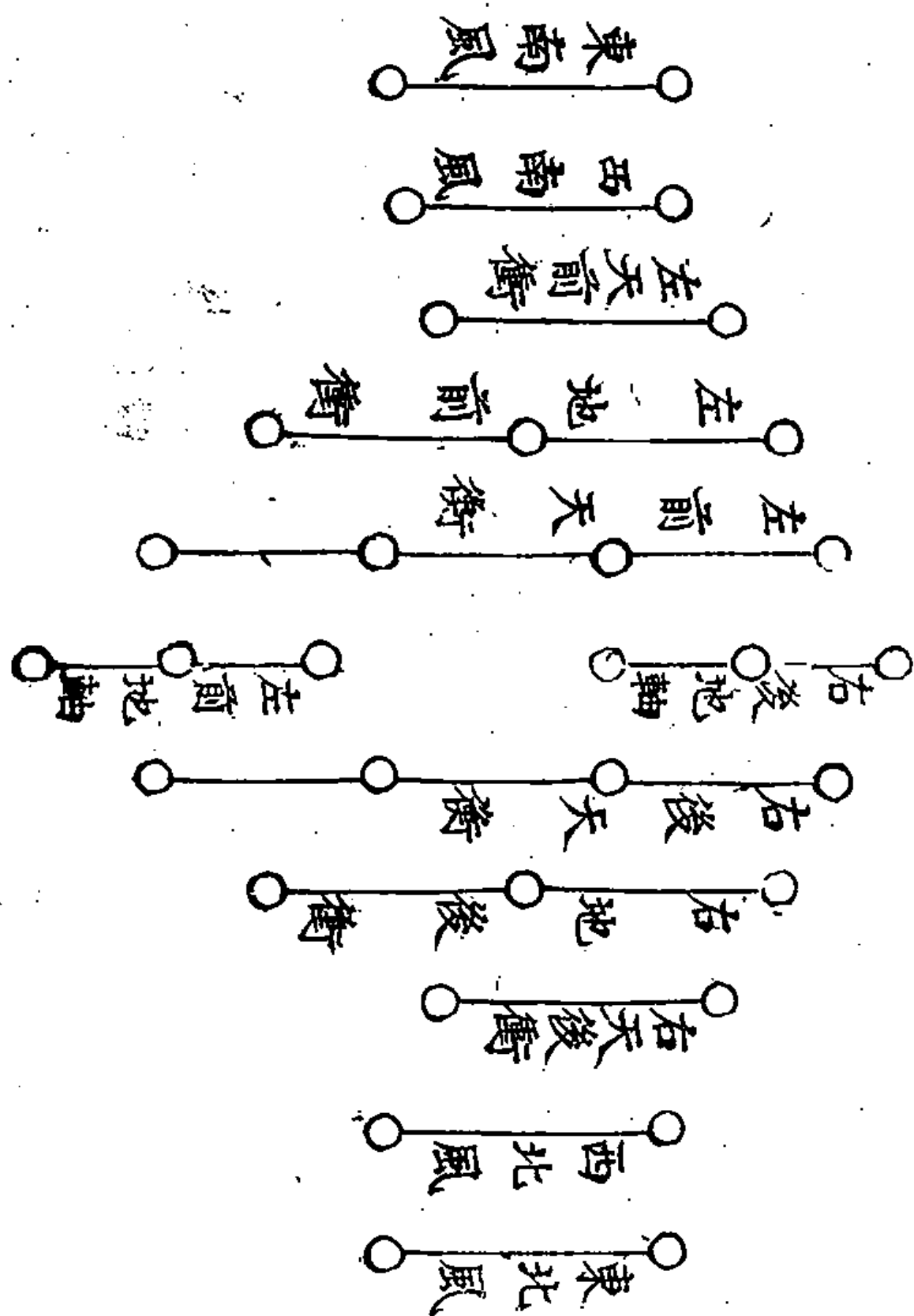
勢凌霄漢

必有中傷

東北西南二隅變為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
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為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為
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衝左
以左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左地
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

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為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為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蛇蟠陣贊

風為蛇蟠

附天成形

勢能圍繞

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

與虎為隣

後變常山

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為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
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為首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後為
尾以右後天衡四隊列軸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軸左以右
地後衝三隊列天衡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衡左以右天
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
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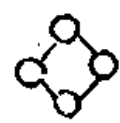
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
蟠也

常山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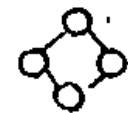
揚以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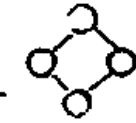
機極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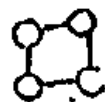
并逐重



所宜通



修機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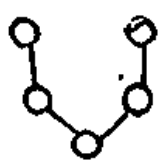
中部中軍將軍金鼓及左右牙官等

已後曲

快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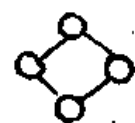
後最

揚以挑戰



機極重

機極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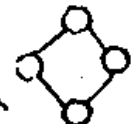
并逐重



所宜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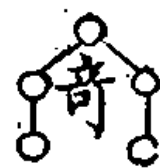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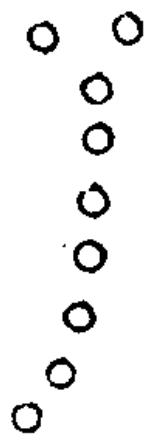


修機重



戊前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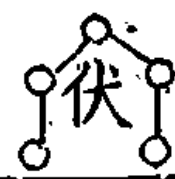
以精騎為殿



奇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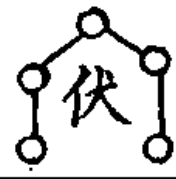
伏



備



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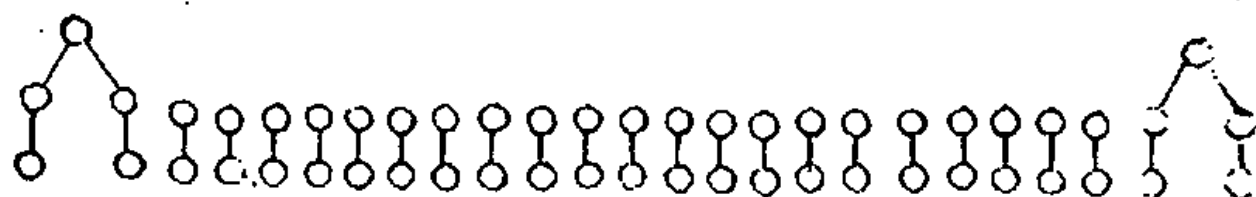


伏

常山蛇陣又圖

揚

揚



乙前曲

甲後曲

丁前曲

丙後曲

戊前曲

己後曲

癸後曲

壬前曲

辛後曲

庚前曲

伏

伏

備

備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居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
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其揚奇備伏皆馬
騎分而為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為
常山矣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為必勝儻若選
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
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敵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
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畫成定制各
立陣名部曲分鬪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與
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軍為中黃

陣次有若前衝行衝左突右擊白雲壬蛇大赤大黑摧兗決勝
先鋒破敵以二除中黃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大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摧兗辰

前衝巳

先鋒未

左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八陣

二十七

星集函

忠武侯集卷之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一
傳

別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玄來荊
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
威遊學三人務為精熟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
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
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稍長躬耕隴
畝好為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
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稱之為卧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

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諺曰莫學孔
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右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
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
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
元也及屯新野徐庶見左將軍器之庶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
將軍豈願見之乎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
軍宜枉駕顧之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
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
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則不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
以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

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由之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蠻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

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王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
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
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
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
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
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群下推左將軍為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

往見之亮以為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
左將軍既歸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如此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荊璋命左將軍擊張
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
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
州牧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竝用群才凡劉璋
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
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
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

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
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
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
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鎮
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郡從事楊洪洪
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
乃表洪為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
後洪初為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為守洪已為蜀郡洪門下書佐
何祗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
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為魏王二十二年

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
帥群下上左將軍為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
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
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
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
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
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群下請
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
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
為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

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
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勛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
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
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嘆曰
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會永安
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
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
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戒勅其子且曰汝與丞
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即位於成都改元建興
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群下曰夫

參署者集衆思慮廣忠益也於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
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
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
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
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
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
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
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
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

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自遣芝往孫權
悅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
抄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為別駕王梁為功曹杜微為
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
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輦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輦而致之既
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弑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
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
楚今因不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其挫然
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
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為諫議大夫先是益

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
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
諸髡牂牁太守朱褒越雋髡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
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
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畧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
數千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誠
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
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
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鉞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
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

守仇永昌太守竝封亭侯進兵越雋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
惟孟獲收圍餘衆以拒獲素為髣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
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
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戰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返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
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如夷新傷
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又蠻累有廢殺之罪自知
讐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蠻漢
粗安不亦可乎廼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
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髣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

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
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彊不侵弱朝
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
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
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
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
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
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
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照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續文武
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

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和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先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叅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勛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

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
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
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
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
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
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
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
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
食壺漿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
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

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叅軍蔣琬留統府事辟尹默來敏為軍祭酒霍弋姚伸等皆入幕府竝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為不然且誹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為亂政廢為庶人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辨深為根本至計臨發上疏云云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

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為亮言叛人王沖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為不如從坦道平取為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為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鄒亮身率大軍攻祁

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
中響震群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
五萬拒亮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
及攻南方謖為亮言攻心為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為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
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
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
大為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棄而還
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戮
以謝眾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

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叅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所破者則此病不在

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為室掾史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云云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真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相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

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羗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群臣以竝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為交之無益明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

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
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
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
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
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
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為後規下當
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
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
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
徙府營於南山下原山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夏

魏使大司馬曹真由斜谷率諸將數道竝進大將軍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域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月餘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曜郭淮於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為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流馬及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主叡謂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

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郤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陣番兵適交叅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

郤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死郤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運不繼平遣叅軍報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為亮幕府叅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平嘗與亮書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効知已未答而方寵齊

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郿關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諫以為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顥死為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郤軍於渭水南

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幘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禕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禕即費禕也

初琬為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獨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北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

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
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
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邁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
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初亮
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
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
言亮為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位纔兩赦或言大惜赦者亮
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

於治亮所廢李平常莫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能發憤死
廖立亦垂涕嘆曰吾終為左袵矣亮既沒吏民歌思不忘多請
為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以時節私祭之於道路言事
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
德範邇遐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
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蠻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
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
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
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
以崇正禮從之時亮薨一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

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邱井法人莫曉也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為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之策馬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

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
曰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
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
雖衆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
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素曄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
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
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二

詩

祠廟

謁諸葛廟

劉希夷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釋來從所
歡感亂亦歔歔咨惟今之人竊國未云恥白首入吳市秋風恐
燕水區區袁與曹等是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
回衡飈清義動幽邃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溶溶日間雲漠
漠點寒砌饑飈墮蒼瓦澹薄公所憇靜然相英姿孤懷亦差慰

武侯祠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
屢入武侯祠
竹日斜虛寢
溪風滿薄帷
君臣當共濟
賢聖亦同時
翊戴歸先主
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
魍魎醉蛛絲
歎憶吟梁父
躬耕起未遲

三山林栗詩序云
侯祠舊在西山
歲久摧圯
永嘉王詹事帥
夔日移置陣磧
淳熙漕使張著
庭重修

武侯廟

杜甫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武侯祠

武少儀

執簡焚香入廟門武侯神像儼如存因機定蜀延哀漢以計連
吳振弱孫欲盡智能傾寇盜善持忠節輔庸昏宣王請戰貽巾
幘始見才吞亦氣吞

武侯祠

楊汝士

古柏森然地修嚴蜀相祠一過榮異代三顧盛當時功德流何
遠馨香薦未衰敬名探國志飾像慰眊思昔謁從征蓋今聞擁
信旗固宜光寵下有淚刻前碑

武侯祠

陳薦

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姦豪拔劍將群盜驅龍控
虎爭雄雌武侯當日卧南陽韜稜晦角陰營為高吟梁甫比管
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至強大不肯逆德為其師先主
歆聞元直語三往咨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忼慨感義許
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號令鼓雷電勛
勵士卒寧蛟螭分留猛將控荆渚翼戴昭烈來坤維獻皇邁害
首勸進應天嗣位開群疑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并吞資
大勲未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伊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
路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至今南詔崇靈祠東征直據五丈
原欲復咸鎬綏華夷上承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

仗順氣百倍俯視敵衆真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暴然不起軍
如癡仲達雖走禪終虜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千歲奈
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霜風悲林梢脫葉
響颯颯烟頭暮雨颺寒絲妖狐恠鬼穴壞壁饑鴟餓鵲啼枯枝
樵兒敲斷段尹石苔蘚爛斑裴相碑手植勁柏尚蒼翠疑有神
靈潛護持睟容昏剥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切切慕風
概灑淚踟躕成此詩

諸葛廟

竇叔向

永安宮外有祠堂魚水恩深祚不長角立一方初退舍擬稱三
漢更圖王人同過隙無留影石在窮沙尚啟行歸蜀降吳竟何

事為陵為谷任蒼蒼

武侯廟

柯甲

巴江一綫束巴山不礙登高氣象寬
寺隱蟠龍松影亂碑殘科斗鮮
痕漫十分湫澗隨宜暖一酌泓澄徹
骨寒欲雪孔明千古恨令人勇跨玉
驄鞍

武侯廟

朱煥

野性從來物外便瘦筇拄到卧龍巔
下臨斗絕疑無地峻極盤旋別有天
遠遠峯巒猶帶雪蒼蒼竹柏幾經年
武侯向日三分國大士今朝一派泉
休泥遺編論往事且將此水滌真田
淵源瑩潔惟方寸世界收藏幾大千

武侯廟

王十朋

卧龍起南陽不為鼎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蜀

武侯祠

王十朋

八陣圖旁丞相祠風雲慘淡會當時功成豈止三分漢才大非
惟十倍玉渭上忽傳司馬走蜀中長起卧龍思我來再拜瞻遺
像淚滿襟如老杜詩

武侯新祠

王十朋

山藏古寺栢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沙上不聞江轉石人間幾
見谷為陵龍蛇樹影搖千尺玉雪花枝吐萬層堪歎草廬誰復
顧淒然香火却依僧

卧龍山武侯祠用前韻

王十朋

我輩逢山眼即青卧龍頂上喜同登
圖留沙磧懷諸葛詩誦江濱憶少陵
巫峽雲飛天一握瞿唐魚化浪三層
籃輿又向人間去回首林泉媿老僧

卧龍山謁武侯祠次前韻

張震

勲業場中托汗青詩書壇上復誰登
顧廬可是依玄德一釣何妨屈子陵
力挽狂瀾休轉石功虧累土不成層
它年一咲三生夢應愧多情碧眼僧

卧龍山謁武侯祠次前韻

查 籥

山巔祠貌儼丹青千載懷人為一登
隱隱故營連白帝茫茫恨

水向西陵石根蘭芷香無價雲頂松杉翠作層人事天機古難料詩成試語定中猶

武侯祠

數椽寥落白雲封古栢森森積翠濃臣主羈孤終意氣干戈經濟尚從容邊關那得傳流馬古廟猶疑隱卧龍民力西南今更竭經營何計步奇蹤

謁武侯祠四首

吳之皞

奉命來西蜀停車拜武侯故山猶在望千古若相求魚水隆中意風雲渭北愁不知何感慨淚與水東流

又

出谷吟梁父飄然仙子顏一朝來白帝六出到祁山愁積青城雪腸迴岷水灣蜀民常永歎丞相不來還

又

古今多將相誰者是吾師意氣如公旦文章似楚辭談兵無敵手立政有奇思何處求肝胆風霜上古祠

又

羣相尚陰陰西風吹好音依稀行役地寥廓古賢心戰伐事已往英雄氣尚生山川殊自好感往意何深

武侯祠

李仙品

五丈原荒未可尋獨留遺廟倚江岑由來西土嚴堪治却恠南

人縱亦擒海內鼎分孤鵲遁隆中雲卧一龍吟鞠躬死後猶餘恨翠柏黃鸝自古今

武侯祠

朱熹

空山卧龍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倚幽壑永念千載人丹青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拜武侯祠

有序

唐莊王

孔明佐昭烈復漢室開誠心布公道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

誼明道以扶世立教當百世紀之可也今城西卧龍岡
為侯發迹之地建祠肖像血食有年暇日往謁祠下訝
其棟宇傾圯心欲新之既而遂形於夢寐感悟之餘乃
命工重加修葺告成之日敬潔醴牲奠焉因贅一律時
正德丙寅秋吉也

曉來床下拜遺風新宇輝煌禮合崇光嶽有靈頻我夢山河無
語肅神宮桂漿鳴鼓喧瑤席甲馬屯雲駐碧空願得涪陽私舊
澤常教禾黍報年豐

謁武侯祠

唐藩三城
康穆王

古栢年深翠色屯龍岡迢遞接荆門魏吳未滅星先隕天地昭

臨節尚存二表已深為國計一心誠切報君恩叢祠俯仰應增感五丈原頭日易昏

武侯祠

唐藩文城
恭靖王

炎鼎將移世運窮先生何事老隆中若教新野無徐庶誰識南陽有卧龍三顧草廬知節操兩封師表見精忠當時若遇初昇日應使張韓立下風

遊卧龍岡拜孔明祠

潘蕩陰
王

卧龍岡下試重遊步入祠堂謁武侯碑上莓苔春雨足草迷田野暮雲愁鼎成炎漢三分國力挽殘陽四十秋垂世文章昭日月出師二表見忠猷

卧龍祠

陳珂

扶持漢室傾心力成敗由天豈自由伯業一匡真不易遺才三代向誰求補天煉石功難悔挽日麾戈志未酬終古英靈含永恨臨風有淚欲零眸

武侯祠

曹璉

一帶長江遶故墟孔明曾此結茅廬韜光久負商伊志枉顧頻勞漢胄車八陣圖成終不朽三分國定欲何如觀風偶過躬耕隴慨想長吟恨有餘

卧龍祠

顧福

卧龍岡下野雲屯長慨當年舊棘門國據三分惟死誓名高二

表若生存曹瞞父子真無道漢室君臣自有恩血食南陽千古祀廟堂香火慘黃昏

卧龍祠

祁鳳

涪陽門外草蕭蕭丞相祠堂路不遙耕隱岡形迷故址斷碑文字記前朝風雲尚想當年會祭享猶勤此郡僚禮樂未興征伐寢英雄千載恨難消

卧龍祠

習韶

襄陽塘下江水流卧龍不起江雲愁高歌梁父橫六合白頭不見天涯秋夕陽茅屋都如水怪見將軍吐虹氣片言許國失英雄魚水波濤坐中起炎精煜煜蜀天高瀟洒萬里吹鴻毛圖陳

八陣垂宇宙勛名誰復論
蕭曹鼎湖龍去青山杳
星墜轅門蜀山曉
畫圖空寫漢官儀
千載人間出師表

題諸葛祠

胡希顏

拂拂旌麾日正長
驅車特拜卧龍岡
敝廬陳迹生荒蕪
越世高風吹野棠
忠節已昭蜀社稷
才名猶紀漢文章
也知千百年來後
尚有餘光射草堂

卧龍岡謁武侯祠

李翰

海嶽同雲起卧龍
出師二表見孤忠
長星忽為營前殞
大業終墮再造功
八陣有圖留漢沔
六韜無地斬奸雄
草廬遺址多年後
贏得知音作閼宮

諸葛武侯廟

章孝標

木牛零落地圖殘
山姥燒錢古柏寒
七縱七擒何處在
茅花樾葉蓋神壇

諸葛祠次韻

張維

荊州初定更西屯
長憶當年入劔門
赫赫威聲曾顯著
堂堂遺像儼生存
三分猶自推強敵
兩表還將報國恩
漢業未興人去久
一天風日自朝昏

拜諸葛武侯祠

彭澤

丞相祠堂盛楚西
千年香火重雕題
古湫雲暗神蛟宅
老木風生鉄馬嘶
威到七擒無棘緬
圖開八陣走鯨鯢
卧龍岡上高回

首陟覺江東鄴下低

拜諸葛武侯祠

唐 皋

誰復扶將漢業西曹瞞墓石不堪題
草廬永固龍方卧銅雀纔荒馬尚嘶
巾幗有人空畏虎郊原無地解封鮑
獨憐憤絕荀文若祠下經過首合低

拜諸葛武侯祠

王鴻儒

蒼烟喬木蔭西東中有丹青一畝宮
師出當年威可想名傳絕徼古誰同
葛羅唐室誇文事夔臬隋朝競武功
風俗變華知有事遺容終古配猶龍

拜諸葛武侯祠

毛澄

討賊心如逝水東還將黜罰慮深宮漢家天下誰當有王佐規模自不同魏號縱尊非大義益州雖小是全功要知成敗難先睹莫把三分笑伏龍

拜諸葛武侯祠

秦金

天下奇才出統軍陣圖龍虎際風雲七回擒縱真能事一語輸降豈浪云恥共魏吳成鼎峙忍聞南北竟瓜分轅門昨夜瞻星隕回首西山日已曛

拜諸葛武侯祠

李充嗣

炎燼重嘘氣槩雄池中雲雨化蛇龍一行上表千行涕三代遺才異代逢營壘江頭還似舊君臣地下定相從錦官城外森森

柏猶肅風霜滅魏容

拜諸葛武侯祠

汪玄錫

金湯遙逼灞陵東
禾黍離離滿故宮
銅雀臺中春正好
杜鵑聲裏恨誰同
圖開八陣無遺算
業正三分未竟功
地下主臣如覲面
雄飛還共鼎湖龍

登五丈原謁武侯廟

何景明

風日高原暮松杉古廟陰
三分扶漢業萬里出師心
星落營空在雲橫陣已沉
千秋一瞻眺梁父為誰吟

題武侯祠

王尚絅

龍卧南陽數代英
將軍何處早聞名
功成詎止三分策
師出誰

知二表情筆底天威操復縱帳前生氣死猶驚燕書故在閒相
擬梁父吟成意未平

謁諸葛武侯祠

蕭鳴鳳

氣聚崇岡紫翠深百年懷抱此登臨山連嵩岳來天地名與人
龍並古今瞿峽風雲時變現中原牛馬幾銷沉誰將清世調元
手會取三分創業心

過南陽謁忠武侯祠

賈詠

大名字宙垂芳久忠武丹青照冊香輔漢半殂天可吊吞吳遺
恨失堪傷百年禮樂應誰待三代人才信足當兩地古祠多古
柏卧龍元自起南陽

過拜武侯祠

牛鳳

熟讀雄文識指歸忠臣肝膽照晴暉益州名義一朝正吳魏兵
戈萬載非天下竒才能見幾雲中高鳥只孤飛論功擬德伊周
侶成敗無勞作刺譏

謁武侯祠

簡霄

草廬已定乾坤計高卧寧為逸豫謀十倍才猷真陋魏三分事
業足安劉龍岡終古勲名在魚水當年意氣投大運終移難獨
復雲霄杳杳望伊周

謁諸葛祠重有所感

劉漳

清風千載謁茅廬綠樹深深聽野鳥渭水有田當易魏瞿塘列

陣欲吞吳英雄兩漢誰高下籌策三分定有無天意不然人可
奈至今遺恨噎真儒

謁先主廟

廟舊在永安宮南
今移白帝城內

杜甫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
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
數屯錦江原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
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
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
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先主廟

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先主廟

張儼

雄名垂竹帛荒陵壓阡陌終古更何聞悲風入松柏

先主廟

劉夢得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三忠祠

李夢陽

憶昔漢諸葛龍起答三顧志決竟星隕嘔血為軍務鄂國與信

國屹屹兩玉柱殺身不殺國寬憤水東注往事勒鍾鼎新廟傍
官路慘慘冠劍竝凜凜生魂聚翠旗晚明滅往往鬼神駐懷嘆
各不申翻然向烟霧我征久奔迫過此敢相屢時來展肅謁繫
馬門前樹香臺野蔌上羅幔虫蟻蛀烈士為吞聲清風激頑懦
題張翼德祠 張士懷

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讐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
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川
表左袒何人復為劉

圖像

題諸葛武侯卧龍岡三顧圖

解縉

百二山河龍彩滅漢家蒿萊滿宮闕中山帝子絕世賢散盡旌
旗計成拙倉皇落日南陽低抱膝窮簷聞馬嘶陰陰桑樹轉踈
影何意忽感王孫知曹瞞欺孤如蛾鬼豈料君臣得魚水三四
鞭轡入柴扉主賓顏色皆英偉開心見誠兩不疑指掌經綸見
尚遲華容空令一鬼走滎水徒慙六出奇堂堂雲長悲莫救區
區陸子能深計相國空懷十倍才孫曹弱子皆為帝王雙血寒
鐵兜鍪張郃魂啣金僕姑皇天竟失中流柱江水空流八陣圖
雲龍風虎護儲胥白日高懸照肝膽徒令忠憤貫乾坤每讀令
人動悽慘

南陽三顧圖

黎充輝

鳥散巢成漢樹空
孫郎奇氣捲江東
英雄鼎足三分勢
祇在茅廬一語中

題卧龍圖

李賢

漢家神器風波舟
奸雄環顧涎欲流
斯時誰有臣扶具
南陽嘉遜阿衡儔
帝室之胄何英偉
草廬三顧驚神鬼
幡然感激釋耜耨
一旦君臣若魚水
鼎分畢竟不能休
務償初志復神州
永安遺恨抱終古
出師二表俱嘉猷
巴水祠堂宛如故
劍閣荒蕪流馬路
七擒南徼警天威
八陣夔城訝神護
營中星隕渭濱秋
五丈源頭殺氣收
歸櫬猶能走仲達
運移漢祚終難留
英雄千載空惆悵
商周人物能多讓
世間成敗不足憑
卧龍遺址人爭訪

南陽卧龍圖

羅倫

三分天下羽書馳
龍卧南陽未起時
海內風塵皆羿莽
眼中魚水是湯伊
未除漢賊身先死
便絕江流恨不移
曉霧一綃巾
在青山千古笑曹丕

題諸葛武侯畫像

王柏

隆中高卧匪無情
鼎峙規模豈素心
自是將軍三顧晚
坐看世變轉移深

題武侯像

陳淳

國勢三分陣磧空
却將輕素寫遺容
漢中晏駕英雄老
世上何人識卧龍

武侯祠像

郝子玉

籌筆造仇事可哀
長星飛墜蜀山摧
三分豈是平生志
十倍寧論蓋世才
壞壁丹青仍白羽
斷碑文字只蒼苔
夜深老木風聲惡
尚想褒斜萬馬來

武侯像

鄭元祐

魚水君臣百世師
風雲魚鳥識旌旗
三分天下何經意
恨未中原復本支

題武侯畫像

顧祿

南陽隴上躬耕翁
磊落自是人中龍
抱膝長歌古梁父
眼空四海誰英雄
涿郡劉郎漢宗室
三謁殷勤訪籌策
君臣契合片言

間魚水相歡託交密鄴中未易窺曹公援兵先結孫江東赤壁
磯頭大風轉舟師百萬烟塵空天意由來助仁德神謀亦豈非
功力蛟龍未必在池中全蜀江山笑談得尋常事業奚足言出
師誓欲清中原高光故物不忍棄赤龍再使飛青天兩表忠言
何厯厯一點精誠貫天日三代名臣訓誥文又復從公手中出
七番擒縱鬼神驚八陣風雲變化生橫行萬里誰能敵俯視群
雄自可平孰意皇天竟冥漠五丈原頭將星落素服空聞後主
迎黃泉不見英魂作至今遺像傳人間凝然不動如邱山小儒
再拜瞻圖畫一曲長歌涕淚潛

八陣

八陣圖

桓溫

訪古識其真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八陣圖

杜甫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此理甚長子美死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八陣

劉禹錫

軒皇傳上畧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
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陣磧

蘇軾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絕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
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
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
市無烟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
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
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歇唯餘八陣
圖千古壯夔峽

八陣磧

蘇轍

張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
迹磊磊六四數遙指如布碁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
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濶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
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
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八陣

李興宗

江從岷來觸瞿唐夏潦潰裂怒勢張霜溝水落洲渚露纍纍江
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疎密方營周匝門東出相傳呵護有鬼
神驚波不能移寸尺想見當年諸葛公綸巾羽扇揮愁風令嚴

部伍寂如水出沒變化機無窮乾坤不足當經理寫留古法良
岑趾上灘下峽一千年多少英雄測玄旨小兒元子強多知常
山蛇勢吾能窺灞上枋頭真絕倒空使虬髯論崛竒斷輪不可
傳其子此公天機絨骨髓奈何螟蝗生蝮蝎炎劉已灰吹不起
天教三馬食一槽老馬蹄嚙暫咆哮渭陽巾幘勢將蹶大星夜
隕西軍號嗚呼興哀盡天意中原板蕩今六紀典午骨肉正相
殘欲拯塗炭嗟誰使大官酣燕芻豢餘小官跼蹐塵埃裏舉目
厭厭九泉人誰訪草廬談世事向來韜畧機莫投而今投機大
浪籌君不見峽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聲謳

陪安撫大卿登八陣臺覽觀諸葛公遺像偶成長句

張續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滸當年壘石紛成行此地卧
龍經講武轅門外建嚴中權列陣相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
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懸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
料敵應疑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令赤伏有餘符下晚皇州直
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斬豐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共臨眺往
事興懷增歎撫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名言炤千古

舊經云八陣圖銘石刻在磧中今不復見張季長詩刻銘久
伏水底碑教戰時存山下鼓自註云有圖銘巨石今伏水底
又云山下有石鼓相傳為武侯教戰之音也

彌牟鎮八陣圖詩

王剛中

我稽八陣圖規模載方冊揭來鎮西蜀夔門觀壘石賦詩百數字字字究來歷進涉漢川西彌牟鎮之北平原列堆阜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為谷灘石存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必一得再歌遂成篇應有智者識

灘石八陣圖行

王剛中

我生孔明後相望九百載我想孔明賢巍然伊呂配奇謀勇畧號雄師大節英風蓋當代木牛流馬何足言八陣遺蹤千古在我行已度瞿唐門長灘石壘差參分洪纖高下尺寸等猶有當

年節制存四頭八尾觸處首敵衝中央兩皆救握奇如樞運無
窮七縱七擒仍敢攻規模黃帝已垂文後來得者惟將軍唐宗
李靖拾遺意樂舞旛表徒繽紛長江之上石蟠結江波洶湧石
不滅使君何事遽剷除中夜風雷吼天關明朝依舊石縱橫神
物護持人始驚向來守蜀用此法誰知石壘真金城嗟乎孔明
遇不遇遇則劉公恢大度國險地狹民力微法出萬全勢未具
嗟乎孔明以此用於吳長江內固魏可圖嗟乎孔明以此用於
魏掃平三分歸一簣祇應所遇勢不同勢既不同功亦異嗟乎
孔明之心如石堅欲扶大廈持危顛事之不就則天耳安肯俯
首從曹袁嗟乎孔明如生石不老後世用兵無草草忽然變作

六花看便失本原難按考請觀壘石韜機籌江流東去自悠悠
英豪得此石外指長與君王靖邊壘

臣堃李訖謁丞相祠登開濟堂俯八陣圖觀新帥張卿與
侍郎林公舊題倡和皆慨想當時英烈嘆誦久之惟灤東
流囓城入江且為民病願以不能轉者一轉茲水輒借韻
賦之

人言忠孝不磨滅神物護持存水滸千年陵谷幾變遷此石不
移自章武本由黃帝古兵法六十四以八為伍髯孫且懼生達
走賊操遊魂何敢拒刻銘沙伏水底碑教戰石存山下鼓一片
丹心天地間萬世聞風猶禦侮我來起敬凜如生再拜一言公

必取瀼流東截陣圖前寢墮城壁賴民宇能安拳石止波流願
回濃患思民撫常使夔人知感公踏磧年年弔千古

八陣圖

陳 謙

武侯陣法洞萬古所至壘石傳岷嶓意令他時人共識不輕蜀
血丹秦戈沔陽舊壘已荒草道元往記空摩娑廣都鄉名至今
在鄉老相戒不敢磨八八成行被隆上兩陣二首形無頗乾坤
門戶取法象未顯奇正相交加惟有江流魚復浦因水成勢雄
平沙前方壁門儼營制後如偃月不可傺七八為經分戟立九
六為緯標鱗差妙哉隆中先天學陣規八卦森包羅六十四陣
極卦變縱橫百出無贅牙更參禮經得深旨畫前邱井分八家

及其變動不可常玄前八佾舞象犧四頭八尾法制定四正四
奇合變多紛紛紜紜未易亂渾渾沌沌誰能遮晉家將軍最倔
強到此驚見常山蛇既識端中相應法何為征伐復成訛乃知
天玄與地秘奇才不出空咨嗟緬懷牧郊釣獵客止齊步伐聲
無譁陰經軍志八為用指麾昧爽趨朝歌春秋蒐乘慚蕪率猶
有魚麗參鶴鵠櫓槍何事風霾急紛披誰恤孤鮐鬚長平埋肉
滿山谷昆陽積骸如亂麻自注孫經雜水陣華容道上霄焚葭
苟無法制驅市人參肉偃首胡足呀鷗鳬宇今此荒廢直到分
鼎成山河雜耕未盡星斗泣節制惜不開中華觸之可勝不可
敗侮亡取亂明義娥英雄相待得英衛翻為圓陣鋪六花功成

灑作破陣樂八舞校隊猶餘葩貞觀以來遽絕筆潼關散卒奔
濤斜古人紙上已糟粕況乃沙石喧江施天公幸自惜人命約
東傾湧嚴誰何捐圖尋跡望千載嵩雲晝銷高嵯峨

八陣懷古

吳寬

遺壘不可數神謀亦壯哉誰言愧將畧敵自服奇才狐鼠悲吳
魏風雲護草萊彌年還廟貌長嘯使人哀

武侯八陣圖一在夔府

曹學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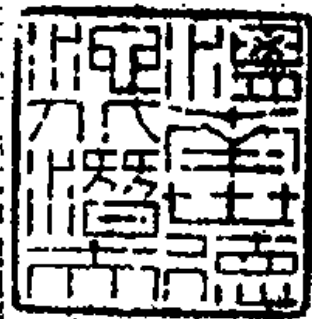
鼎足三分事已成圖開八陣舊知名喧虺峽浪終難破錯落江
沙若不明人日尚傳來踏磧將星遙映在行營至今千載無人
識獨有桓溫鑒別精

一在新都彌牟鎮

曹學佺

廣漢南來近蜀都江城辨色已馳驅曉雲不散彌牟鎮春草橫
生八陣圖自魏書生行部日得知丞相苦心無由來沃野稱千
里處處桑麻望不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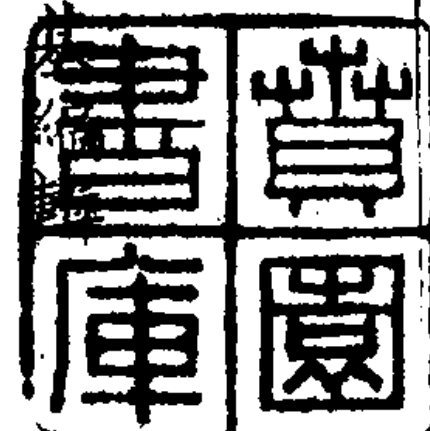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



道藏輯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三

三十六世孫義



詩

遺蹟

詠懷古迹二首

杜甫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
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
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

道藏輯要

武侯集

卷五

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隣
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武侯草廬

馮志

卧龍人去遠此地尚名岡身應營星隕心期國祚長老臣猶有
像炎漢已無光所幸遺民在憑君一勸耕

拜武侯草廬

葉桂章

隆中人去已千秋祠宇依然枕碧流使節臨風還命駕攜朋落
日更登樓秦關數出星先墮漢業三分志未酬獨取英雄走司
馬却憐成敗繫炎劉

拜武侯草廬

劉相

此地當年隱卧龍蒼蒼老檜尚凌空自言管樂堪前竝信視曹
吳亦下風三顧屈身勤帝胄一心許國失奸雄登臨幾度追遺
跡千載令人景慕同

謁諸葛草廬

樊繼祖

仰止久懷龍卧處秋風長嘆草廬深陣排雲鳥吞吳魏氣塞河
山壯古今誓表光昭青史上忠魂飄渺白雲岑將星一殞漢祚
去休把興亡論亮心

武侯書堂

陸游

沔陽道中草離離卧龍老矣空遺祠當時典午稱猾賊氣喪不
敢當王師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祀丞相墓松栢想像梁父

吟尚憶幡然答三顧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
俗人寧辨此高臺當日讀何書

書臺

宋 京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旁古書不見臺荒涼卧龍未起蜀天遠
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
兒操虎狼脫去荊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
無蜀人思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有
坊名今尚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重生類書帶

南陽道中

許 渾

月斜孤館傍村行野店高低帶古城籬上曉花齋後落井邊秋

葉社前生饑鳥索哺隨雛叫乳特慵歸望犢鳴荒草連天風動
地不知誰學武侯耕

南陽

胡曾

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
生出舊廬

次南陽

陳去非

今日東北雲景象何佳哉我馬且勿驅當有急雨來春寒欺客
子滿意旗下杯百年耳頻熱萬事首不回卧龍今何之有塚已
半摧空餘喬木地薄暮鴉徘徊懷古視落日愧我非長才却憑
破鞍去風林生一哀

隆中

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
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
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
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
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
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隆中十詠

王鉞

一脉深情起卧龍獨憐未遂濟
時功古今多少英雄淚盡在先
生此井中六角井

錦官城外栢森森幾度曾歌杜父吟
今日亭前見顏色風霜不改歲
寒心古栢亭

春色離離鎖暮烟英雄一去幾千年
自從伊尹耕莘後只有隆

中一片田躬耕田

寂寂雲巖草樹深不求聞達自長吟先生一去無遺嚮尚有誰
知晏子心梁父吟

慨想先生抱膝時滿懷幽思有誰知於今一片蒼苔石勝似襄
陽墮淚碑抱膝石

洞門風雨水深寒天巧潛通石眼寬說與世間剛不信卧龍猶
在此中蟠老龍洞

黃水溪流若掌平一泓放出水雲清有人覩物思玄德曾向小
虹橋上行小虹橋

一曲溪流幾許深三分事業已消沈水光依舊清如鏡照見武

侯忠義心 半月溪

萬疊雲深掃不開半星無處著塵埃就中結箇茆菴了只許清
風明月來 野雲菴

蜀主虛勞枉顧心中原未復大星沈老夫記得少陵語常使英
雄淚滿襟 武侯祠

諸葛村

揭傒斯

炎精厭東都卧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光豈伊三川
阻況在兵力強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大運有隆替吾君自
虞唐煌煌千萬師聲威搖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
漢賊分安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為

我酌一觴

九日登卧龍岡

唐憲王

清水東流去渺茫一灣迴遶卧龍岡
霜飛平野楓林赤日映疎籬
菊蕊黃智畧未應傳管樂英雄必竟服關張
臨風不用論成敗二表忠肝萬古香

春日遊卧龍岡有感

唐藩承休王

連雲芳草柳絲絲一上崇岡嘆黍離
野鳥似吞亡國恨江流不斷後人思
三分割據才非短一木難支厦已墮
遺烈猶存增感慨仰高三復少陵詩

遊卧龍岡

唐莊王

獨上龍岡曙靄收千章翠栢撼清秋豫山雲與嵩山接洧水波
通漢水流三顧當時成底事千年遺跡使人愁先生滿抱匡時
策其奈英雄不自由

卧龍岡

陳正倫

玄德從茲起卧龍草廬千古記遺縱君臣一語交投厚宇宙三
分割據雄古木雲霞蒼蘚合斷碑風雨碧苔封登臨景仰清名
舊感激徒傷鼎峙功

卧龍岡

高信

公自琅邪卧此岡不求聞達祇韜光夷吾比處才徧富梁父吟
時恨更長一徑苔封三顧轍滿林烟鎖幾圍墻君臣際遇餘千

載遺跡鍾靈在異鄉

秋日遊卧龍岡

楊應奎

卧龍出處等非熊軍務勞神自鞠躬羽扇綸巾談笑裏謀王圖
霸指揮中鳥啼花落人何在野曠山空誰為雄勝蹟最宜絃管
弄不堪岡勢起長風

望卧龍岡

陳洪謨

卧龍人去幾千載岡阜歸然眼界中半畝青松巢水鶴一簾斜
日貫晴虹湯文吾遇心期在管樂何人自比同兩表精誠真不
昧可憐天運忌成功

登卧龍樓

李重

卧龍岡上野雲橫宇宙千秋煥大名遠近桑田迷世代低昂草
樹點山形出師久擬殲吳魏走敵真堪笑死生此日登臨同弔
古不勝回首夕陽情

登樓

陶欽夔

高樓縹緲接仙岑秋日登臨思不禁蜀漢望迷王氣歇草廬名
在將星沈紫山影落龐公宅碧水秋明徐庶心勝地移從漫惆
悵隔村梁父正哀吟

題籌筆驛

杜牧

三吳列婺女九錫欺孤兒霸王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
詔籌筆驛沈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

毫釐寂嘿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慮山聳助扶持慷慨
匡時畧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
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
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題籌筆驛

羅隱

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
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巖下多情
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題籌筆驛

薛逢

天地三分魏蜀吳武侯崛起贊紆謀身依毫傑傾心術目斷雲

山演陣圖赤伏運衰功莫就皇綱力振命先徂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

籌筆驛

李商隱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輝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籌筆驛

殷潛之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孤嫠霸畧非匡漢宏圖欲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劍出全師重襲褒斜路懸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舉無遺沈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圓觚當分畫前箸比操持山秀

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穀運去事終虧命屈天方厭人
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初基總嘆曾過地寧探作教資
若歸新歷數誰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朝天嶺因懷孔明從此出師感賦

任甲第

朝天嶺上翠霞稠多少關山自壠頭九折險途雲外度一江湍
水碇中流金城在昔稱天府劍閣凌空障益州却憶漢師虛六
出至今烟雨使人愁

大相公嶺

九折刺史坂七擒丞相橋沈黎漢原古嚴道蜀關遙策馬氷槽
滑乘橈雪凇消我行再經此感慨一長謠

是日至下馬磧憇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
臨五丈原武侯所從出師也

蘇軾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
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
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櫓公才與曹丕
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卷沙
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髻山僧淚落悲
旂

登博望山亭次韻

童承叙

臺隍亭高當古驛短垣疎牖坐來清
濃烟密竹斜穿逕落日層岡曲抱城
客裏雲霄勞聘望病中嵩洛愧經行
卧龍寂寞邱原

在惟有春農帶雨耕

瀘水

胡曾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畧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諸葛鹽井

蘇軾

自注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取嫌未多井上無閒綆

五文原

胡曾

蜀相西驅十萬來，秋風原下久徘徊。
長星不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五丈原

李東陽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
揮戈指天天宇漏，將星墮空化為土。
鍊石心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
羽為前驅飛後拒，忠魂不逐降王車。
長衛英孫朝烈祖。

五丈原

羅汝敬

五丈原頭弔武侯，野蒿叢棘滿山邱。
中原無復三分勢，聚石空餘八陣謀。
不有忠誠干日月，安能香火祀春秋。
天何弗永炎劉祚，空使英靈萬古愁。

白帝城懷古

杜應芳

空城久寂寞弔古幾踟躕躍馬雄稱帝揮蛇識泣妯連營三義
重托幼一忠孤惟有年年柏常號夜夜烏

晚過白帝城

范涑

早繞巫山翠雲堆暮馳夔門之西白帝臺青絲黃勒絡頭角一
息百里飛塵埃眼底乾坤真駒隙古來廢興渾博奕咤雷叱電
垓下雄驅山寨海秦世隔豈獨公孫躍馬曹睥睨井底龍豹韜
赤水一出心徒勞只餘千山萬水中猿度絕壁鳥橫空野花嬌
樹春風紅皓魄弄影青娥宮雙崖三峽鎖天鑰踞江灩澦相寵
從扞關之陽侯翻浪還關攻虎鬚龍脊兩潭怒奔騰耳側隨轉

蓬搜奇弔勝莫能至欲登突兀縱遠視漏聲已催玉箭高報語
行人馬如駛入行馬駛難暫停鞭梢隱地掣流星寨帷半開山
色冥風物須臾移幻形留蹟依稀夢寐經睠言英雄戰場在魚
復永安只名改鼎足三分漢祚新風雲會合瞻丰采天生卧龍
伊傳儔草廬應運懽相投縱橫宇宙歸正統將帥復有關張侯
連吳伐魏王師震百牢關外無血刃麝山龍洞銀漢洗偃戈扶
犁青野潤憑高題咏後來人誰跡陽春白雪塵飄零子美瞿塘
日咳吐宮商意獨真祇今長歌短調存遏雲走石織天孫澄珠
光涵混茫接風雅不絕標崑崙崑崙迢遞爭孕秀白鹽赤甲空
馳驟羽扇崢嶸八陣傳草堂感慨千篇就我今所思一二賢征

途回首興踟躕夜闌秉燭聊書案文章勲業俱茫然年不可復壯時不可復悞間關皮骨已二毛明朝猶走川西路

夔州歌

杜甫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古柏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巍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

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工大厦如傾要梁棟萬
牛回首立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古柏

李商隱

蜀相階前柏龍蛇捧閤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
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蘆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歷
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為閭昭融

古柏

陸龜蒙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峯此中疑有精靈在為見盤
根似卧龍

題古柏

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
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
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
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蒼
冷冷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
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為禎斯廟斯柏實播芳馨

懷古

諸葛武侯

貢師泰

劍江流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曾歸後主大星先

詩

已墮前軍南陽祠廟荒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武侯

吳澄

含嘯沔陽春孫曹不敢臣若無三顧主何地着斯人

武侯

尹仲明

建安天下如潰瓜一榻之外非吾家黃屋飄飄定何許龍為魚兮甬為虎老瞞詐力敢欺天朶頤羊鼎方垂涎紫髯將軍一攘臂控荆引越三千里慷慨山東大耳兒南飛烏鵲棲無枝草廬一語君臣契目中久矣無吳魏堂堂大義凜不磨靈關劍閣爭嵯峨昨夜西南一星落六尺之孤竟誰托渭水旌旗歸故都江

上空存八陣圖抱膝長吟出師表古柏蒼松為誰老

武侯

陳剛中

當塗哮吼健於虎卯金一脉如寒土民間只有大耳兒真是高
光宗社主南陽笑脫青熱衣出試烏林萬火炬永安受遺輔太
子漢賊未除忠膽苦我看山高錦江寒白旄一麾招搖怒出師
兩紙流涕書三代而下無此語中營若不墜長星何心逆雛鸞
征鼓定知成事繼蒼姬禮樂光華耀千古

憲宗皇帝御製

諸葛武侯

漢家神器逼姦雄帝胄恢宏起卧龍不是營星中道隕定教吳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十三

星集五

魏盡朝宗

諸葛武侯有序

孔明值漢室板蕩隱於南陽司馬徽謂劉先主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諸葛孔明俊傑也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信其言枉駕三顧與論天下事十去七八惟巴蜀用武之地今得之可以鼎足三分後果如其言孔明身為將相竭力盡忠死而後已自漢以來一人豈不信哉

勸君屈已結孫吳畫策常排八陣圖忠力儘能恢漢室老天無意復東都

感懷

李白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顏
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
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
草間人頗懷極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
交為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感懷

楊基

鄧禹南陽來杖策歸光武孔明卧隆中不即事先主英雄各有
見何必問出處孫曹與更始未可同日語向非昭烈賢三顧猶
未許君子當識時守身如處女

宿夔門懷孔明子美

張佳胤

艤舟下席楚雲生落日青霜白帝城
踏蹟難忘諸葛陣野田曾為杜陵耕
休言天地終陳迹翻使江山借重名
事業文章看二子風流無限古今情

詠史

周曇

豫州軍敗信全窮徐庶推能薦卧龍
不是卑詞三訪謁誰令玄德主巴邛

一家區宇忽三分齷齪車書曷足論
定有伊姜為佐輔忍教鴻雁各乾坤

詠史

李華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千萬衆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
孫國亡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雁猶飛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濟
黎元為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

讀出師表

沈周

兩篇忠告慷慨辭字字中間有涕洟天下二歸心屬呂隆中三
顧道存伊老臣虛已六未解瞞子輸才十倍之講論堂堂誠激
烈孤忠瘡瘡力驅馳轉征南北思何遠愴及桓靈語更危開濟
莫酬徒有策英雄先死却無時天荒大野星俄隕水啗空江石
不移不朽文章千載事後人能鑒乃能悲

梁父吟

劉因

功名且就漢庭多畢竟曹瞞累我何汶上千年英氣在有人梁父正高歌

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傳後

趙孟若

寰海生民等釜魚先生高卧意何如當時不是劉玄德三顧何因出草廬

魚水相歡分最深肯因生死負初心鞠躬盡力王師老一片忠忱貫古今

街亭忽遽兵初敗箕谷倉皇戰亦休漢祚已亡天莫助千年掩卷淚如流

當時一顧起隆中自許康時志略同萬古君臣一魚水死生不

變見英雄

蜀城懷古

劉希夷

蜀土繞水竹吳天積風霜窮覽通表裡氣色何蒼蒼舊國有年
代青樓思豔粧古人無歲月白骨宜邱荒寂歷彈琴地幽流讀
書堂玄龜埋卜室采鳳滅詞場陣圖一一在柏樹雙雙行鬼神
清漢廟烏雀忝秦倉歎世已多感懷心益自傷賴蒙靈邱境時
當明月光

南陽東七里為卧龍岡諸葛忠武侯草廬在焉遺像歸然

慨題二十韻

黃景昉

忝謁清高像襄南兩度看風雲緣傳築溪壑異嚴灘莫辨烏誰

止總知龍所蟠墓猶連古冶居頗負崇繼三顧思疇昔六飛扈
永安桓靈身痛恨荆益事艱難火適逢新盡棋無奈子單開誠
庸裨琬益智爲申韓鼎足基粗定秤心嘔易乾才高兵厭詭國
小政懲寬忽忽歌梁父森森樹錦官悲來原五丈望去嶺千盤
未少棲真谷何勞拜將壇蛤蛙銅鑄鼓牛馬木傳餐膝可終朝
抱書惟大略觀佳兒生大慧嫫嫫德相歡誰令馳驅許居然涕
淚端微衷天日鑒往蹟雪霜溥曲筆嗤陳壽甘心帝魏瞞忍窺
祠下井嗚咽至今寒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四

賦

八陣臺賦并序

劉望之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

靄孤臺之歸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離離其班班紛栖鴈之未翔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不去含鬱訐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卧鄧南陽甚似阿衡樂未渠央感大耳之至意姑黽俛而徂征又侶子房初未意隆準之老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夜赤子忽

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下空瑋孱小
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必東蒐我車乘取彼凶殘中原有
狐憑陵宮牆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卯金之不可相而況天
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自古聖賢
亦行其義道之不濟已知之矣相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而不
貲彼丕操父子烏雀犬彘之竊食雖甚饜而不害其驚疑愍世
俗之隘陋徒顧瞻而涕洟請舉酒以酌公混一笑於江湄

述賢亭賦并序

閻苑

黃星既殞火井重炎孔明志在電掃荆揚席卷許洛布四頭八
尾於平沙之上乃昔人臨流感嘆之所余慕其風烈而述其德

業因名斯亭曰述賢考其陣法則方以八環一而為九馬隆導之以破賊國以六包一而為七李靖導之以平虜蓋戰守處畫部伍節制所重者勝所忽者敗所以觀宏規者仰服指奇蹤者稱羨也且益州分應井絡僻在坤維而武侯以區區之蜀莅政至公董武立信貫許國之精誠伸命世之勇略令施竹帛不續而溫律嚴斧鉞不寒而慄方其鷹揚上國虎視中原驍將聞風而奪心壯士望塵而破胆擁精銳之衆者堅壁受辱稱骨鯁之臣者仗節包羞玩敵於股掌之上措勝於談笑之間比昔賢則過之責斯人而備矣余構亭於此俾其登之者識常山蛇勢知天下奇才壯雄圖之不朽想英風而猶在嗚呼天假其年則禮

樂攸與天命有歸則智力無用大筆方籌長星遽墜陵谷已遷
尚有典刑蠻戎雖化不忘武備況今夏賊干常遂竊位號晉豫
遺民阻聲教之施漢唐故地睽正朔之奉而受鉞登壇專長城
之寄者節制可忽耶秘殿筆閣當方面之權者勤勞可繼耶今
步遊灘上鑒前追往作古賦以述其始終使夔人歲時歌之不
無感慨焉雖然孔明方躬耕之時處布衣之賤倘不遇三顧之
主安能縱七擒之首噫自古英雄之士時命不遇其名湮滅而
無聞者惜哉賦曰

鼎分率土姦賊陸梁孔明布石於平沙之上高步於大江之傍
志馳許洛欲掃荆揚按井字九宮之法本河圖八卦之祥縱橫

魚貫曲折鴈行雖云蛇勢實曰龍驤其始也荷寫誠於傾蓋遂
感激而褰裳應雲龍之隱隱信魚水之洋洋其終也酬三顧而
不爽縱七擒之所長資一時之談笑播千載而芬芳況夫才兼
管樂政黜申商蜀則冬日魏則秋霜蜀民暖於布帛魏人困於
豺狼於是并聲東下響應西方折曹氏之牙角挫仲達之鋒鋌
至今秦隴耻其中輟梁益詠乎甘棠論高節則勝棲岩之入夢
鄙負鼎之干湯推治體則蕭何為政之咳唾子產遺愛之糝糠
量行事則用兵如晉文之示信教民如周誥之成章觀施設則
肩輿羽扇以節金鼓木牛流馬以代梯航遵節制則馬隆以八
陣用於晉李靖以六花顯於唐宜其斬王雙而走郭淮殺張郃

而辱宣主吁哉飲渭之龍隨天數而已沒吞吳之蛇如寶氣而
難藏所以餘威遠振遺跡尤彰忠義撫劍而嘆息英雄沾襟而
感傷戎蠻懷德而縞素士民追昔而蒸嘗余徘徊灘上不見鵝
鶴奕奕龜蛇央央但覺雙魂失宅三甲負芒瞿唐風急起波聲
之嗚咽巫峽雨散連天際以淒涼縱使秦雲變色魯日迴光竟
與草木同朽皆無益於興亡宣和二年十月十五日魏陵閣苑
述

八陣圖賦

楊維禎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劍閣崢嶸今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
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

廼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獬狴乎江之東偉伏龍之
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
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
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宅兮風雲盤辟龍飛
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
常竒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
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洋巴之水分硤崖折壁
峽之濤兮風霆礚礚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硯石非神物
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
縱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竒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幘之受雌

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
赫伐逮尚父之六弢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
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
兮軼軒皇與天姥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歟中營之
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皓皓嗚呼
西望岷峨兮南沂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
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
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邱鬱乎相袞局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夕流

蓋將濟於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泐洪波以直度迎迴颿於上
游顧中原而緬邈文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
憂想夫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橫
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羌髳以帶甲率庸廬而習戎撻
吳權之堅銳摧魏懿之精華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
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古今長嗟歎餘風兮莫觀幸故址兮重
過西望開創之基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荆門峙巫峽而流瞿
唐簡書零落陣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
鳥畏而將翔功雖殞而譽遠身既沒而國亡南瞻祠廟魏兮愴
宏松柏蔭戶丹青闕宮垣胷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嘻吁父老涕

漢英雄而已嗚呼當其長嘯之後三顧之餘氣感雲龍恩同水
魚念季葉之否運思中興之遠謨偉雄並乎三分耻偏安乎一
隅何遂違其懿志竟弗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不淑宜三代
以翱翔胡羣奸而馳逐矧功業分難成且年歲今易促嗟哉天
道高不可摩得志者寡失志恒多苟道之不行雖孔孟其如何
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清潯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
歌曰朔風起兮瀘水寒扣楫中流兮懷昔賢遇匪其時良獨艱
嗟嗟遇匪其時兮良獨艱

八陣圖磧賦

羅士琬

八陣圖有三永嘉薛氏云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一在沔陽成

都記以為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然則在魚復者其方陣法歟風后遠矣馬隆之贊獨孤及之記韜鈴裂素筆墨畦徑間爾磊磊落落晶晶熒熒長留水滴千載如新其諸葛公魚復之所陳歟篝燈賦之

客有揮奇肱馳桂軸鞭素鸞御黃鵠出牂牁踰瓦屋策青羗邁黃竹訪雪外之蓬姿超雲間之滴博探玉斧之界畫遡金精於寥廓千里一息忽經魚復於是俯驚令之幽居尋孔明之遺蹟但見渺漭漫之平灘列參差之低玉或週迴而維衛或拱揖而倚伏或軒豁而欲馳或蹙狹而如簇謂其為遼海神鞭之斥麾

也庚稽山之馬羈也神禹鑿餘之所飛媧皇補天之所遺也又謂其與水火土同時而生根先天氣之希夷也何喧豗澎湃如萬騎之西來激射蕩滴飛流湔沫亘古今而莫之移也俯而睨仰而思已去而復顧盤辟而委蛇曰噫嘻我始知之矣風雲慘淡豪傑經綸蟄其猶龍者隆中之所蘊神其妙用者八陣之所陳觀其蔽壁門兮重開倚却月兮連環天衡十六兮據兩端地軸十二兮居中間風八陣兮附天而前擁雲八陣兮附地而後環天地之前衝一變而為虎踞其附天之風亦再變而為蛇蟠天地之後衝一變而為龍驟其附地之雲亦再變而為鳥翔於是七八為經九六為緯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

奇而成八陣磐磐有中權後勁輕重之別有先陰後陽剛柔之
節以實擊虛分明彼此以先奪後分定主客我簡而敵常繁我
閑而敵常迫以正合分以奇勝乘陰陽分論生剋門具將發游
軍補闕合之則一散之則八握機之妙在指掌屈伸之列凡其
銅鼓震而獨矜之頭開木牛騰而關隴之魄摧孟獲之所謂天
威司馬之所謂奇才皆此圖之上直塵埃也彼有方圓牝牡衝
方車輪杙且鴈行四頭八尾托名於八卦倚重於武侯者特劍
首之一映而已得其傲而遺其微舍棟梁而拾節稅也雖然斯
義也風后握之佐軒轅擒蚩尤而為萬古兵家之師馬隆識之
作鹿箱車破樹機能而成涼州一戰之奇何曠世之良材竟不

卒其所施曾出師之未既遽殞星之流輝淒涼乎梁父之吟際
會乎風雲之期幡然於三顧之餘夫豈不知炎德之微而猶區
區此圖之為邪人亡事往名留蹟遺桓宣武見之僅識其常山
一節之勢杜工部過之激而為江流不轉之詩豈武侯忠赤貫
此諸石陽侯川后者為之呵護遺千古無窮之悲也蓋公之所
可能者人公之所不可能者天天運不復扶漢祚之衰是以天
戈不能回漢日之西未可以成敗利鈍而隨聲於黃口之蚩蚩
也觀畢又從而為之歌曰伯仲間兮呂伊失蕭曹兮定指麾才
十倍兮曹丕遺巾幘兮懿慚而見揮操如鼠兮晚隣雞公如龍
兮入天飛八陣圖兮雲栖尚見公兮杜德機圖不盡兮柏十圍

後千載今依依微斯人今吾誰與歸

記

古栢記

田况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栢年祀寢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奇人多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凋瘵歷王孟二偽國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伐剪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茲者誠為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德者

八陣圖集記

趙忞

八陣圖諸葛武侯作在府城北七十里新都彌牟鎮有廟存焉
趙清獻公集記曰武侯於八陣鄉以二為隆基凡一百三十所
蓋左右六十四前二每基下五六寸皆江石也耆老相傳其石
蓋六數武侯於此教戰陣出入之法舊記謂四面開四門起六
十四魁應六十四卦八八為行周回四百七十一步所謂六十
四魁但得其半耳王恭簡公續記曰睢州賢良王當嘗論八陣
法刻石廟下論云八陣之法四奇四正基部壁立其體皆方奇
正相生風旋日暈其用皆圓蓋方利於正方其體則其勢固密
故其徐如林不動如山難知如陰此所以為不可犯也圓利於
動圓其用則其勢健決故其動如雷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所

以為不可禦也其體雖方而圓在其中其用雖圓而方在其內此所以為不可測也奇正相循出入往來如環之無端體用迭作合散變化如神之不窮圓之為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雖五旅之師師如一身如木百圍根株相連各有體統友禦相屬各有條理雖五師之軍軍如一本故其法曰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圓之為利其來久矣圓之為用務以分其勢而散其兵疑其心而亂其目勢分則陣薄兵散則氣怯心疑則易却目亂則易眩圓之為用以將雜卒卒恃其將以強雜弱弱恃其強將卒相恃理必俱勝強弱相恃勢不偏敗突出爭先鷹揚兔脫不可拒也併力盡怒齊勇如一不可遏也

其氣益銳則其節益險如驚湍巨浪不可涉也如層崖峻谷不可越也使敵得之如蟲之著網魚之在笱虎之陷穽是以其將可却其兵可殺其重不可脫八陣之法也營室之法四奇四正也亦如之戰陣之法左旋右轉教亦如之教之有法必欲其誠蓋誠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故前後相屬首尾相接如得於天如出於地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入於神也教之為法築土為壇其形皆圓其數皆八壇之高下與人相稱壇之濶狹與陣相稱奇旋向左正旋向右旋向左者攻在外也旋向右者攻在內也或旋向左或旋向右便其用也或攻在內或攻在外紊其例也教之為法在家則依比閭族黨之儀在軍則依伍兩卒旅之法

使之更相親視有無相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自此以上皆文
官主之教之忠厚教之正信教之孝友睦婣教之禮義廉耻自
此以上皆武官主之教之出入變化教之射御擊刺教之先登
啓行教之破陣劫將在家書其美惡而辨其賢愚在軍記其勇
怯而別其利鈍歲終則以功行差次而進退之使之剛而不暴
勇而知義入則可與同其安出則可與共其危故可生可死而
不可使犯非義者八陣之法也常山蛇陣安則靜靜則直觸之
則動動則圓孫武常山蛇陣杜牧以為八陣勢取桓溫說也傳
謂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演孫武法也八陣取諸八卦欲包并八
荒也旌旄旗幟各從其方之色欲別其屬也四維從其二方之

色惟西南獨從土色依其相生之數則上實居北也八卦變而為六十四象四陣散而為六十四隊今成都東南隅號曰棋盤市此舊八陣營也故知其陣則方城北彌牟鎮地名八陣見存土堆六十四此教閱之所也故知其陣則圓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非有此道不能用也或謂取遁之八卦非也此術也非孔明之事也夔州亦有八陣石壘在江濤中而彌牟八陣在平地其法一也疑孔明遠慮亦杜元凱襄陽刻碑之意云今按八陣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者是也天取其覆地取其載風雲取其變化龍虎取其動靜鳥蛇取其相應風生於地而虎從之雲騰於天而龍從之鳥為動物必翔於天蛇為蟄物

必蟠於地蓋有同位相生之義焉八陣論謂彌牟見存土堆六十四考之舊圖經謂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一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棋盤市今無其迹彌牟鎮土堆尚存凡一百二十有七與清獻集記又不同蓋恐崩摧之故然其布位參差不齊不可強曉茲兼圖於左以俟知者

八陣圖記

劉昉

魚復陣磧創自武侯江流莫移若有神護雖經毀改幾失其真稽之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迹隱然尚可見也顧將堙沒余心是悼亟令軍士裒石增累悉還其舊方圓曲直縱橫廣狹之不敢

少加損焉尚慮它時復罹前厄刊圖於石用示後人界垣之內
縮而計之以丈為分其外圖山川城郭之勢而不計以度且命
作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夔人歲以人日傾城徙市縱遊八陣
之間謂之踏磧是役告成適當是日賓僚咸集酌酒陳詞以落
之昔侯嘗擒孟獲獲觀營陣心不服曰若祇如是固易勝耳逮
至七縱七擒然後以為天威及司馬仲達觀其軍壘則嘆服曰
天下奇才也桓溫過此雖能知其為常山之蛇勢蓋亦未究其
妙然能知與否在孔明初何損益余非能知之者姑修故壘以
俟來哲云紹興戊辰正月丙寅潮陽劉昉書

萬里橋記

劉光祖

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
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
存漢社稷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
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
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
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
載橋之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
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
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
來由蜀走關道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

道德敷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栢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則命增為石魚醵水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眈眈屋成繩繩巖巖翼翼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為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

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為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新都縣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
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
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
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
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
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
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

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
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楚之偏方事機既已遲
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
家提刀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怯篋助燎則雖
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
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殞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
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
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
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
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

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二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剡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

銘

武侯八陣圖銘并序

劉 隅

鴻茫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峩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漸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夷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

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三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即此是也數千年餘渦廻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為之暝晦蛟龍為之駭匿大地羣壑為之震搖而纍纍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登觀竒蹟徐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岸岸有土濇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瞿唐鎮以灩澦江流扼於吭隘漫渙而回延匯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漩緩歇薄之會而盤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剡灩澦不

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機測化終爰演兵
圖於此靈渚擇坦極險厝至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
忠貞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敝爾余故刻石系
銘樹之廟廡以俟觀者銘曰

岷嶠黑水實唯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炎精是噓
靈威大暢于梁之區粵古軒皇風牧執象摧妖殛兇兵陣是創
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季葉
龍姿騰厲以翌昭烈奇機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
眷此魚復縣延斯干瞿唐下扼灩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
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貔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

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游翼竒正循環感吳吞魏皇漢是衍
頻頻其衷如石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唯此無疆與天地準
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五

碑記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繼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

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強國誰謂蓮脆厲為勁
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
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
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
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
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
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
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
謬歟夫妻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

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與敵對
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
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
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
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
以排羣議而文字虫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
南奧區寢亂餘烈罷耘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
將明帝道販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

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
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
宇而脩謁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
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之嘆終
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度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
曰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
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
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
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
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

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口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
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
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殄裡祀以
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
壘峻峰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大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不顧收死
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
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

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轂終兒女子手將驅馳
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
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
以為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
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
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焉曩
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曹心不愧畏
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
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
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大極
魏姦吳輕未獲心膂胥宇南陽堅卧待主三顧禎吮羣雄粗定
必也簞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
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
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
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忘炳在
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
才知己付託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
沒晉宣非敵而我車荅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

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及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
頗顧其原夫民視德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
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
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
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
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迷於遺廟以俟通識唐
正元十四年記

重修先主武侯廟記

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
行偉然正大指揮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

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
之有不能自己者非以義勝故歟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
英負非常之畧崎嶇奔走經理四方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
興王之地建立本基以紹復漢家大業當時丞相忠武諸葛侯
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英特駸駸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
於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
宇不負其君付托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
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
屈於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
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

碑記

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邱阜巍然山曰惠陵者
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
烈升冕臨之西徧少南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
古詩人嘗為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頽圯破
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
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
閣待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臨遣甚寵粵明年夏四月公始至
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
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
咸有程度以是歲十月己巳經始落成于明年三月己丑雖號

為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
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
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
七十有八為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征勞
與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
冒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為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
昭烈忠武之所為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
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懔然一以宗王為本嘗過公孫述廟笑
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
為牧守之所當先也鎮蜀未幾威德流聞蠻夏寧謐視忠武不

愧異時志得道行其助恢漢業興三代之禮樂不難矣公名剛
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
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忠武侯祠堂記

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一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
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
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
其後永安受遺歲往反則在瞿塘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
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迺不復見按晉
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杜少陵所

謂卧龍無首封江濱者也不知自何時併為寺寺故有祠又不
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之顧人獨
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
會者固有知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懍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
所施陋矣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
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為多其取江陵破
虢亭功最俊偉然知推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
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於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
寧屈於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
用師於吳兵敗身困推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

若直置不問此豈忽然真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畧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邪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為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於數君子未始有奉常者侯於蜀廼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廼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

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卧
龍寺僧慧璉為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紀其大畧
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為然隆興甲申日南至右承
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夔州軍州提舉學士兼管內勸農事充
夔州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司事賜紫金魚袋張震謹記

諸葛武侯廟記

張 栻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
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皇帝起布衣一時豪
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率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

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明所能逆睹誦其所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奮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日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

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為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發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不宏毅若侯者所謂宏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徃徃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收荊州時候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

永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鄭君思泰知衡州趙君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棧為記棧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光彩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微之際其為有益蓋非淺也惟棧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胷中所存萬一則愧且懼焉

移建武侯祠記

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泐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略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茲乎十朋泣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皇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樓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溪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灩澦入於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

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
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
兩者之間祠之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為節度
推官宅徙于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為堂五
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
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於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為
室以奉之書史傳於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於壁
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紀之

詞曰

白鹽峙天兮灩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何之

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
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為馭臣東朝
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
二虎詞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
合於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王謙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蘊於天地
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誠天地之
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遇患難不為屈臨死生不
少變者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為善養孟子而下

其諸葛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時智臣謀士悉為之用獨武侯高卧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羣盜垂涎之口武侯果何所見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偽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有素疇克爾邪已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不祚漢大厦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則復漢祚而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見武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殊非刻狹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

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為僭武侯為寇嗚呼昭烈帝室胄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為僭孰為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為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卧龍俗以為武侯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厯幾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頽圯鞠為瓦礫榛莽邱墟良可痛悼大德戊戌監郡奉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澇不加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貳政武略程公國僧總判承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同其議遂庀徒葺事一易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于中

以雲長翼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方觀者之敬
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住持事又
割旁近田貳百畝有奇以為歲時香火之具嗚呼若數公者可
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
侯大節陳壽且不能悉況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掇民謠作迎
送神辭以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飈馭雲車其冠我
我兮其纓于于肴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餘侯之去
兮何方溪風清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兮我涕滂澤在人心
兮終千古而不忘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程鉅夫

皇帝即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臣幸待罪
周行在帝左右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
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宏治化者此真臣人之職而上之所
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
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居民歲祠之巫
覡裸揉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愴然
興懷謂守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
里猶建廟學而尊祀之況其所游處者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
曰是以建廟學足矣遂諉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

僚吏祿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記官養士之宜上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為孔子廟廟之後為學凡堂序門廡庖湍庫庾肄業之齋皮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於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為侯作也宜以講堂為

靜成之堂東序為明志之齋西序為廣才之齋閣所以叢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為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相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為宜祀於其居為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

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
天下知為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勲伐今守饒州守訓供養翰林
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
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
履易處不有先主孰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間南
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縈川絡霧矯霞舒尚想君王顧
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廊
廟之蹈義信志詘四海共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天子之錫惟
侯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仁宗皇帝在
位十年禮文具治昔未遑者彌綸大備煥乎燦然見諸事為則

設科舉以登俊良聘巖穴以崇隱逸百司胥史補之以儒豈徒然哉蓋將丕變天下之俗承承繼繼貽謀億萬維年淵哉旨也時之臣鄰莫不仰副聖明佐興致治故汴省平章臣瑋行部南陽謁漢諸葛忠武侯遺廟壯侯之烈曉有司創書院以教育人材為請集賢大學士臣顥以聞命中書平章臣孟定其堂序宜名學士承旨臣鉅夫文其事書篆并以付學士承旨賡嗚呼盛哉陛下於一書院之切如此有司奉揚之道當何如哉閱六七年文猶未入刻至元游紀之六年春二月山長臣嚴壽白之府臣知府事脫脫同知府事錄資判官雅納忒識禮推官矩知事郁提控案牘環僉曰茲制敕也稽閣又可如是邪戒縣臣達魯

花赤荅失蠻縣尹仲謙主簿元禎典幕克明弗旬已剏之石矣
倡興修廢顧不偉歟而今而後學之師生對越斯碑歌頌恩澤
以明聖人之心為體行聖人之道為用正人綱識時措尊教報
本何但作章句腐儒而已哉布衣臣懿稽首書

勅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記

張繼祖

至元己丑冬諸葛書院山長洛川員時達過許昌予僑居草堂
揖曰走承乏是役卧龍祠下以奉香火攷其故即忠武隱居之
地鄉人立祠血食有年大德戊戌尹是府者亦嘗葺之以闢張
配享比舊改觀延祐二年聖天子御極開廣人文風勵名教近
臣奏請創起孔明書院制下中書翰林詳定學制仍以孔子殿

曰大成閣曰崇文取侯之遺訓講室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
曰廣才雄敞壯麗大其故制名之曰勅賜諸葛書院撥田奉祭
廩給師生設山長主之迄今易四十星霜風雨震陵瓦木腐落
走厯三換歲華戰懼無補坐視就荒其責愈重乃積其田租欲
經營之會知府事朝請莊公下車以新養學士為急務乃曰忠
武侯故祠朝廷立為書院俾其祀無終窮優禮古之元勲其亦
隆矣弗增葺之無以副上崇儒重道之美意也山長汝其職勿
怠於是掄材鳩匠廢者撤而新之無者補而完之如大成殿堂
閣門廡悉輪奐焉聖哲儀像剝落復設色焉飾其牌扁繪其祠
壁新其井亭與夫祠之額以及兩廊繚其周垣製祭器如香鼎

樽罍爵玷籩豆之屬百件有畸凡五檠六供卓皆朱髹之起東西齋各三楹增蔣琬及侯之嗣瞻二將於祠下標著十將名額皆前無而今始有之弗紀歲月無以示將來然增葺皆知府公志走代其勞請子文其事刊諸石以示悠久不亦宜乎予聞其言義之竊謂侯之名氏因書院而始著侯之勲業依吾夫子而益彰而侯之盛心千載之下獨廣漢南軒先生知其然撫其本末為之傳而後見侯平生大節佐昭烈興復漢祚剷除逆黨以定中原噫嘻朱子有云天運竟不回王圖不偏昌惜哉侯之忠誠貫乎日月志節厲乎名教歷千古而不磨信矣綸巾羽扇儼然如生奚啻篡逆仲達之知畏亦豈陳壽之管見能窺其髣髴

也子之新其學官遇賢尹相與有成功與其曠者烏可同日語
哉遂書以激後之君子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碑記

吳

星集五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六

碑記

重脩諸葛武侯祠記

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頽毀前之為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風雨退而嘆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

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啟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跽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嘆曰陳公為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為本

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
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徇名
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
氏最為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
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逮華歆之
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吳國
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
獨武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
懔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賴以
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

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同慕焉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視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為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為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以恭約慎靜之名宜今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俾刻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楊士奇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載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以扶持之則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於莘野以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為之一新綱常為之一振拔生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力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畎畝謳歌梁父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主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謀嘉猷足以破曹之鬼域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

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
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殞觀出
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
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為公能事者知公之膚者也去南陽
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菴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
飲者也有祀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圯鞠為荊棘建安
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烏臺御史奉簡命來守是邦顧瞻曰嘻
勲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為鼎創倡寅寀及屬暨衛之武
瀛材於川輦石於山陶甃於野庀工傭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

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於中凡鐘鼓几俎籩豆壘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菴既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祀於斯者得有考焉嗟夫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世之人惟其皆有是綱常之理故皆有是好德之心惟其皆有是好德之心故樂新公祠者不約而同此倡者和者助者之氏名皆宜書遂書而刻碑後繫以銘銘曰成湯肇殷伊起有莘武王造周呂奮渭濱聖臣何心乎乃一德用扶天綱用立人極湯誓泰誓時雖後先一德之純如日麗天惟忠武侯丁漢之季愍漢之疆瓜分鼎峙奮起隆中扶日當空志靖九圍俾之混同再表出師有虔秉鉞火德既衰吹之弗睦師進於

渭星隕於營混一之志潰於垂成有子曰瞻死忠於國先志之
承不匱之錫卧龍之岡實公舊廬昔有祠守久焉榛蕪賢侯作
守知政先務構之塗之丹雘如故乃潔罇罍乃聲笙鏞乃饒乃
饗乃享新宮惟祀之崇惟忠之勸春蘭秋菊終古盥薦

重脩諸葛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為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
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為雖偶合幸中而疵類罅漏掩
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於一時不能
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
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

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萬墮於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
可為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
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
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
主而不墮其志累蹶累進至於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
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
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誓伏
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為成仁取義之舉雖幸免涑水之
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
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

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為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岡為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即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為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顏圯過半弘治乙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馬興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復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復為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為堂六楹曰卧龍

祠之左為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又歸其故田肆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為之役云

助修武侯祠宇記

葉桂章

嘉靖乙酉年仲冬予奉簡命使唐府之南陽暇日得晉拜武侯祠於卧龍岡岡在郡城西南可七里許叢竹蕭蕭古樹森映祠

之前有孟陽溪橫亘而東未百步為石梁梁內為正門門內為坊坊內為殿宇肖侯貌其中後豎碑亭刻侯前後出師二表岡脊為八角亭圍以八陣即草廬舊址也舊覆之草列縣歲入葺之今且易以瓦矣而草尚存其愛禮之意邪直上數步為岡原豎客亭三間以資游息最上邱為樓居四面洞開一望千里遠山長江舉目無際兩傍前後皆為羣房以居道衆崇祀事焉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岡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第時久未葺率多草莽其坊亦坍塌唐甃坵圯鏹朽黝堊之屬亦皆有缺豈作者遠而繼者疎邪余方縱觀病無以為興理也於是乃捐厥廩餼圖惟聿新因謀之南陽邑侯賈君東陽君慨然曰有司

之責而煩執事吾顏且汗矣梓材丹腹圖維其終垂紹將來當
昭其始執事尚識之庶風來者夫是役也前人創之大規弘制
所少者潤色焉耳余安能為役哉譬厥三軍餽以簞食若為高
山覆之一簣余安能為役哉然善歌之人人繼其聲故犒師是
用全魯偃息可以藩魏其聲使然也後之人同聲者豈少也哉余
於是日即北上抵葉別駕李公原任聞之尤樂為助吾喜是役
之有成也乃援筆書之以付賈侯經營規畫二君子有焉是日
同遊者郡守宋公德威鄧州守余君懋賢州判金君信臣並書
此誌之有樂助焉者當俟訖工書之碑陰

重修忠武侯祠記

陳鳳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南陽太守四明屠公諱倬字文卿尊奉天
命肇禋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基迹隆中感會魚水中興炎
祚實維王佐卧龍有祠厯世崇尚廬井依然一維厥舊熙朝有
尊厥有恒祀儒臣撰策郡守從事亦孔之厚自楊公以來已十
餘年不復繕治墻屋傾凹丹碧滂漉日就圯廢豈所以欽賢承
德意維昔鄉先生沒於社則祭畏壘之民猶厘俎豆矧如忠武
侯伊呂之亞百代一人而使其祠久舊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
庀五材勤茲百堵繕故為新增陋為美頽朽悉易加以宏麗棟
宇侔雲漢光采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
帛以稱朝廷崇古尚賢之意再踰年遠遷秩憲司以去其佐鳳

乃採公言是用作頌刻之石著厥終始以詔來裔其辭曰常塗
興譏赤銳弗光桓桓帝胄奮志騰驤陽爰既極乃戰於野栖栖
襄漢誰與佐者睠茲南陽高卧維龍抱膝長嘯時乎不逢泥蟠
天飛感厥三顧跨有梁益承天之序草廬碩畫無言弗讐受遺
作輔志復神州大厦靡支玄象示變惜也未止志士攸嘆昭烈
明府出牧此邦有惠有威時雨時暘有嚴闕宮龍岡之上往廢
斯飭赫矣宏敞尊德上賢明祀敬共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
來思雙旌五馬從以賓佐魚魚雅雅君今去我風軌則存思君
明惠望君車塵龍岡蜿蜒環以清水告成有碑於千萬祀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張時徹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智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
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尚
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
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
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
以堂堂帝室之胄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
掌中光啟雄國上延絕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
荆楚響應直欲首吞鄜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
之言蓋略酬矣即其所自設施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
廣忠益為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

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
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
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
峙之勢薦駕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
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強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
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耕動
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計者故
道化行於域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
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為神其然乎其然
乎成都故有專祠既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櫟谷王公曰侯之功

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得已諸昔孔發如仁之嘆詩咏勿剪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蠹如也而獨於侯斬之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于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余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尚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

嗟忠武侯曷躬畊南陽乎曷龍潛於野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蟬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乎曷親吳讐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薦駕亶勛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黃乎曷信義既布漢災弗終乎

曷將星告殞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
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鐘吹竽鼓堂堂
乎曷踐爾遷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翺以翔乎曷降鑒我
民四國于匡乎

修諸葛井祠記

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
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為以創自諸葛忠武侯故
託之名然侯之為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
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如是則侯為漢之心可謂無所
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卧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

甚近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
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
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
神設教如臨邛火井其勢漸微闕而噓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
則修井通氣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
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遠即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
殊可慨矣今年春藥谷王公以大中丞拊循我蜀其治雖因時
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
德飭政所以為之主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
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設旱礮以利民用井南設

屏門一內建正廳三楹以祀侯像左右為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為之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大致必掩卷嘆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今人所以為學與夫學之所以為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泣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即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畧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尚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為

已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合衆心規摹之弘非兩
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
學之為用果何如哉陳壽薛兪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
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謂真以管樂自許嘗
為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遂斷然以
其學為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真秦漢以上之醇儒
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
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
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徃徃竒之大加稱賞見
豹一斑恐非定論矣唯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
三代遺才之嘆庶於評侯為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
藥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
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為之師者風教所
係豈小小耶若以為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
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尚幸
見藥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建諸葛亭記

俞大猷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居之岡曰
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山古名卧龍後人以

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巔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為天下後世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祚為先生理民之幹優於將畧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烏足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為相亦優為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閫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憝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為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居外哉將治閫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為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內哉故蕭何為相韓

信為將而漢興魏徵為相李靖為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
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疲神困兩
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
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
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驤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
可同量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潛虎伏高卧南陽夫
南陽北通中原南連荆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偃取於
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
既有帝王之量又為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為矣苟得其人
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為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

如魏徵先生為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真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維託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徬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握甚非先生之所樂為也楊顯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為家主之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橫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冰玉共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

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唯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太公啟代開國之勲唯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生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為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恨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北方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諸公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

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藩司諸公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重修昭烈帝諸葛丞相廟碑文

梁士濟

維皇明奄有四海通關梁不異遠方西蜀僻在坤維如宇下瞿塘走楚劍閣通秦周道蹶蹶也崇禎十有一年余奉天子命來巡捫參厯井造於蜀都於是察吏既竣乃求古先百辟卿士之有並於民者而禮謁之乃暨藩臬諸司牧伯令尹謁漢昭烈皇帝君臣之祠而瞻拜焉禮既成檄楠几筵殊有生氣徘徊顧瞻作而嘆曰夫草廬三顧誼隆於聘莘永安受遺忠符於桐墓考

載籍尚嘉之矣不踐斯土也安知古先哲人經綸之有本用意之洪闊乎皇漢在建安之末四分五裂矣世皆以三分鼎足為諸葛公之本謀也察其地形險阻不足以自完先哲之謀應不如是故自金牛啟道據之者顛憑之者蹙是不一姓矣昭烈以興復漢業首事西南其三顧諮詢必有祕畫善乎草廬之初計議也曰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故史稱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禹興於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蓋昭烈君臣亦猶是志也觀其紹統之後今年出斜谷明年出祁山迄中營星隕無休歇而先主以日不暇給之年尚窺吳幸三峽其不為險阻以自雄亦明矣故

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斯則着着壽
算皆出蜀漢還定三秦之祖武乎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
心而天下可得蜀山川險峻民生其間多雄傑武健之氣可以
大義服而不可以私惠懷武侯專國十二年賞罰平明斗石以
上必親而赦令不妄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其沒
也雖投荒罪廢之豪猶掩泣追慕而受遺輔導之際素宏所謂
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當之無愧色視狼跋虎胡復予明辟之
擾擾殆超而上之推其本則澹泊寧靜一脈信於君而孚於民
乎初余讀漢事至孟獲之七擒七縱私心竊怪多材多藝武侯
之好奇也今歷其地形方知蜀西南邊徼多反側不震以天威

則反側不消諸蠻之反側不消而有事中原則邊民必睥睨其
後師出在外而蠻叛於中首尾不相救險道也故渡瀘深入南
方已定摠為獎帥三軍戡定中原計治遠先自近治外先自內
王道施為之次第洞焉觀火蕩蕩平平有何奇術哉朱考亭曰
三國之興蜀為正其志在興復也王仲淹曰孔明而無死禮樂
其有興乎夫孔明不死則漢祚必復漢祚可復則中原無典午
之篡弑世界猶天冠地履之世界也亂臣賊子不得污天位則
戎狄何繇躡瑕乘釁五胡何得迭擾而致河洛為墟神州陸沉
且三百餘年哉此殆天地值板蕩之運而不繫於炎祚之既燬
王氣之遠蜀也聖賢不能違天夫既不能爭禮樂干戈於世運

又何能爭絕續於赤精之既竭哉去蜀漢之興已千餘年而西
土思慕如初君臣將相合祠以報功德維風教所從來久遠矣
余與督撫傅公共事是邦交相警也日幾幾乎澹寧遺韻而平
明廣大之體步步趨趨新母或踰之法古無過先民是程斯廟
之所以重修乎既落成新廟奕奕萬民和悅廼論次其造邦始
事之訏謨而勒石焉俾前哲心法與廟貌俱炳凜凜生氣正人
心而齊光日月比壽乾坤是亦我後之人少抒對揚乎俟斯之
役以屬華陽毛令而母曰有事為榮也請進而賦小雅之高山
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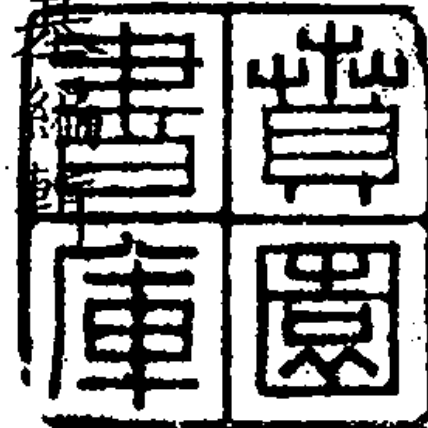
道藏輯要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七

評論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諉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三十六世孫義基



東坡蘇氏軾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

龜山楊氏時曰或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
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敗雖辯士不及
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
園涵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
剛大嚴毅

廬陵羅氏大經曰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
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不怨利之不庸已不勞
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

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
或謂既比之以伊呂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予曰不然下句蓋惜
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
馬仲達乎

河南程氏顥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
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
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
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

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文中子謂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武侯可以
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武侯已近王佐又問如
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
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持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
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
苟為又問如湯無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
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程明道曰諸葛武侯近王佐之才或問武侯果王佐才何為僻
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武侯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

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蜀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朱黼曰時亮懸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况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畧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

朱黼曰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

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桀而復
伐之天下不以為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
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貳勸昭烈伐劉璋
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為貪昭烈令輔後帝且曰苟不可輔公自
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逼果何修而
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
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
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
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
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

肯初不義以利其身乎

雙湖胡氏一桂曰蓋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胄又得衆賢戮力以為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為帝所有他如關雲長張翼德為爪牙法孝直為謀主許文休糜子仲簡憲和為賓友蔣公琰負社稷之器馬孟起兼文武之資黃漢升勇冠三軍龐士元冠冕南州董幼宰黃公衡李正方吳壹費觀彭永年劉子初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吊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能取中原塊土者何哉陳同甫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吳可以為援而不可圖奈何自吳取荊州之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荊州

蜀讐吳者愈深維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
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尚能并力以取魏哉後主禪才雖中下
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
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彊不陵弱下至橋梁道路
井竈園溷無不修繕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
平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
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
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魏將鍾會鄧艾長
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

癸未至洛陽受魏封安樂公

然綿竹之戰臣死於

帝用譙周

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死於父又信昭烈之有孫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星集六

策降艾皇子北地王謚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謚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

子而後數千百載之下讀史至此猶使人慄慄有生氣耳

晦翁朱氏熹曰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也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

朱晦翁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朱晦翁曰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朱晦翁曰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日之事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與

朱晦翁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

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

南軒張氏栻曰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

問文中子曰諸葛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擡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張南軒曰予既作侯傳新安朱元晦以為不當抹去管樂自許

事又謂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業
未免雜霸予曰否否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可睥睨豈
管樂之流哉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成敗
利鈍豈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
之本心也使當齊桓時必能尊王服周當燕昭時必能奉天討
罪而必不止為二子之事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徐及
攻討軍旅將發惓惓內憂拜表納忠專以宮中府中為言親賢
遠小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殊非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
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
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息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闕而不章

幸雖見也傳及裴松之所註因裒而集之刪其妄者不敢飾辭以紊其實庶幾讀者得侯之心近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豈所謂名正而言順乎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武侯輔之漢統尚未墜也盡後主末年始係魏而魏亦亡矣

張南軒曰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圖秦以勢力得天下然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

義不以強弱利害貳其心蓋懍懍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戎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胄三顧其廬然後起而從之則其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

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之所可及至讀其將歿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可謂大丈夫若侯者名為大丈夫非邪侯既歿蜀人追思之時節祭于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侯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

致堂胡氏寅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

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畧可謂誤矣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為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為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

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嘆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胡致堂曰玄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析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治操曰操軍破必壯還則荆

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蓋亦識天象當是時天下離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審矣二劉方保荊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兵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立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胡致堂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昭烈之世數而諸葛

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昭烈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壯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私論斯言當矣孔明何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此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

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立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胡致堂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閬孟獲乃於益州境內為此不軌若稍加寬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後乎故七縱七擒非特示威於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為之兆矣胡致堂曰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群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于臨終正言之翼亮德而不忍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立德襟度弘廣磊磊落落

落與孔明無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至病亡子孫滿前咿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不物平生奸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胡致堂曰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出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子窮而在下未嘗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于下乎周公孔孟當何

如哉故陶士行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畧平中土雖能尚節
儉然鄴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年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
勤勞躬儉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

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
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
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
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
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胡致堂曰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

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禽獸而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為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又曰先主孔明器識不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群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堯舜猶病也惟不護己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入之所難也

遂昌尹氏起莘曰曹操乘時擅命脇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為

歎憤苟有一夫唱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
胄英明蓋世者乎丕既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
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
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
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正元狩六年
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
世次本末甚明況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及後
求救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對權稱之亮固非妄言者也
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符堅答

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豈非漢之遺祚然亦為中國所
并然則昭烈之為漢裔顯然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
曹丕既立昭烈即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
即位于鄱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
帝者之比斯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予故厯考顛末詳而辨
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子秉筆之志暴白於天下云

尹遂昌曰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
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孰謂
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卧隆中抱膝長吟畧無意於當世
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稿死岩

穴與草木同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昭炳顯著不可得而
泯沒亮豈大言無慙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
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
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邱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
臣既合魚水相權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
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
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昔劉備見諸葛亮
於隆中其與聘華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
下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
亦後世人物耳噫又曰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開關跋涉左右昭

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土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馬身率大軍壯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懔懔猶有生氣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季群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籍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

列仗順收兵因權畧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
處僻陋而起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
命於已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
師以漢室興復為已任以生民塗炭為已責南擒孟獲而不誅
志在於綏南蠻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于混寰區也至于為
政公平用法平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
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
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已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
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
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

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于亮孰為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為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入之所能為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于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葉平岩曰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有攻劉璋之事何耶議者以善遇昭烈反托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為有義吾竊以為不然

昭烈之取劉璋正為義也方董卓之亂雄豪競逐猶皆以討賊
尊漢為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
造乘輿斷劔閣遣米賊殺漢使助馬騰襲長安自規便利圖竊
神器此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以尊息闇弱復盜王
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群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耶
故昭烈之舉上以攄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厥功大矣何
負義之有故曰取劉璋者正所以為義也

象山陸氏九淵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
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
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澄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讐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績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立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立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

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吳臨川曰淵明千載士也有華焉有實焉其實也事業不及試其華也文章猶有傳其華可與王風楚騷相上下究其實當與子房孔明相後先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亮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顓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

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係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舒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

哉

許衡曰本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
為當然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于天而已只
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鈍也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江論

大

星集六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八

評論

宋潛溪濂曰凡兵之為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下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為譎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為受巾幘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哉

宋潛溪曰夫延之謀特欲僥倖於楸之不敢抗然熟思度之使楸不即棄城而走或塞險出奇以挫其銳或堅壁清野以拒其

師則延軍深入進退路窮豈不坐受敗滅也哉故亮以為危計其不用之是矣

方正學孝孺曰孔明以布衣至於為相而人不以為速以討賊為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為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為無勇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為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不知其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為相顧乃深有資于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求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于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待也大常有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

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為不可孔明之為相歔然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為相者皆不及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

方正學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

劉仁齋刺曰愚按先儒之說謂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

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例書
入寇壽固萬世之罪人也而司馬公亦因而書之何哉今依朱
子綱目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孔明興師則改書伐魏而魏兵
犯境則改書入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自明矣
丁南湖奉曰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焉昭烈急於用賢故魯肅
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在昭烈也魯肅以人才為
恆而不以敵國為嫌是美在魯肅也孔明薦引後進而同升諸
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舉乃忠言妙筭以取益州而輔
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按統為德公之從子為孔明司馬徽之
姪明性好獎進士類蓋南州之冠冕而荀彧之比配云

羅豫章從彦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孔明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孔明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茅鹿門坤曰國讐必報國耻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吊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讐雪耻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讀出師前表賢邪感否是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

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左者豈足以知孔明之事哉

袁了凡宏曰大哉先主之君臣非三代以下可望也彼憑几之遺命涕泣之披對豈猶有不盡諒者耶蓋先主知祖之讐當復而不復知有其子孔明知君之嗣當輔而不復知有其躬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晚近何足以知之

袁了凡曰諺云虬驤層霄不絀豸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倫之籠其諸葛孔明乎當張昭薦於孫權亮不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余以權之雄畧

豈其不能盡亮正亮不樂為權盡耳方龍卧南陽時迺心帝室
之胄久矣視仲謀席餘威據江東蓋盜而竊者而足枉孔明乎
曹操亦遣人招之亮陳不願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汚
朝也蓋庶幾知孔明心矣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
士之名故殺禰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若殺孔明
而口實於天下士操所不敢也及辟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刺之
却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懿則可以富貴動威
武屈也又自度能用懿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孔明之辭徵而
不能容懿之索價也

表了凡曰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親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

終日費禕繼之常以朝晡視事其間接納賓客盡人之歡夫以材則優劣分以時則盛衰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治何哉孔明當其創而文禕蒙其成也故孔明之勞蕭何之規而文禕之逸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野闢蓄積饒其帥師也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則勤之故也禕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蓋濶防檢而忽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兆見於彼也衣了凡曰孔明有王佐才而隴首抒志迺自比於管樂亮觀化洞微遂自涯其所至也鼎殊天下形勢于胸中矣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畧輔相日手寫申韓書道固弗淵於伊呂也表了凡曰古云千人為俊萬人為傑漢高祖謂蕭張韓皆人傑

吾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定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
達治知變關張勇而有義為之將相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
明以治國為賢相以策敵為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軼之關張之
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
於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
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愧也說乾曜亦濫等
乎

袁了凡曰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
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
剪之於李牧也韋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與不任也諸葛

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說者謂亮善攻懿善守謬矣使天假亮以年懿其能終守哉惜天不祐漢而中營星殞矣炎運已去人力固無如之何也

程璜篋敏政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聽於正伐吳之舉孔明亦必諫之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乎

蔡虛齋清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偉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

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徐疾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楊升菴慎曰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畧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

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楊升菴曰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

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楊升菴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傲幸用魏延之策哉

楊升菴曰張華問李密曰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語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

是以碎耳華善之

楊升菴曰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楊升菴曰正德戊寅予訪余方池編修於武侯祠見壁間有詩云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源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營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慙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後有題云此詩始終皆武侯事子美或未過之方池不以為然予曰此微顯闡幽不隨人觀場者也惜

不知其姓氏

楊升菴曰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楊升菴曰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

不深闢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
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乎

楊升菴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無
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
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
之中浚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
又心欲小而膽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
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
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
優劣不同也

楊升菴曰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為劉安語又肯取乎

楊升菴曰武侯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楊升菴曰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

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耶

楊升菴曰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楊升菴曰詩有頍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齒為頍今未笄冠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幘古畫婦女有頭施紺冪者即此制也諸葛武侯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幘音與幘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楊升菴曰隋內史李德林著論曰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楊升菴曰傳立云武侯誠一時之異人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楊升菴曰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表梁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

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何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王弼州世貞曰孔明與子瑜為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為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即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

為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即子瑜之子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孫嘿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擒而淮南之勝亦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遂而踞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惟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

列元遜於孫峻孫琳不亦寬哉

王弼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樂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叢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

寧都董天錫曰古者寓兵于農居則有養而變則有衛故不得已而用之而民樂從後之論兵者奇正變通大本不出乎此嘗讀漢書見武侯之勸農講武木牛之運八陣之圖深得古人兵農相資之意及覩是編又知其治兵之法有不泥古而可行今

者知論將之先才器忠善用人之以擇以試以勵務俾各盡其能與夫應機謹候察情之有益于兵蠹弊驕惡之為兵害者皆發前人之未發信兵家之至論也書不曰兵而曰心表其獨得之妙又以見天下事無不出於一心也是書傳布已久士多習聞而用之有效者幾譬之大匠然規矩能與人而巧不能與人耳然舍是規矩亦無以為方圓矣夫蜀魏之強弱不待辨而魏乃懼之如虎者以有武侯在也抑侯之能此卓有本源觀靜以成學學以廣才之論則平日之涵養造就固無容議而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其心純乎忠義之發宜其事業光明俊偉克稱王佐之才也

莆田林文俊曰予讀史至諸葛忠武侯事未嘗不反覆太息也漢之末造群雄竝起曹操以鬼蜮之雄逞其詐力以脅制天下孫權亦乘間據有江東當時一時才智之士爭為之用不復知有劉氏矣侯獨起從先主于三顧之後曰帝室之胄也曹丕既篡漢乃勸先主正位于蜀以紹漢統而其為心直以滅賊興漢為己任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侯之志蓋可見矣所惜者爰祚告終使其功不克就然千載之下讀出師二表猶凜然知討賊大義而背君徇利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于綱常豈不重有賴哉

淑浦鄧啓愚曰余考漢世佐命之勲如子房者始以黃石運畧

繼以赤松逃名弄丸於楚漢間絕不受人世徽纒高絕千古漢之末季炎光燼矣而挽虞淵之日無過武侯試稽其運籌決策與子房埒奈功不酬志業不盡忠秋風五丈原而後徃徃令人於邑此于侯何憾蓋侯所能盡者子房之畧所不能得者子房之遇子房之遇高祖赤符初剖虎將策士如林如雨何難恢霍武侯之遇後主譬之大匠扶既傾之厦而支吾侏儒之內匠之才竭矣竭才而無救于傾此非匠之過也意有大物者主之所謂成敗利鈍不能逆睹者耶侯起家南陽當其躬耕時容與草廬已耳其鼎足三分之畧豹變八陣之圖實豫定之非卒辦之鈴閣則草廬何可眇乎莘野一犁春雨潤商祚三亳桐江一綫

金風繫漢家九鼎則南陽誅茅之地固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策府哉余筮仕時橫襟而思往也每讀出師二表輒欲泣下詎意承簡命厠守南陽當坐嘯行部之暇披閱輿圖見龍岡蜿蜒而起伏瀟波澄泓而蕩漾問侯之廬何在則見飾以殿閣秀以松楸豈其與始基相肖似惟是後之人為侯尸祝之飾耳侯固計神州之陸沉者安計草廬哉宛人宗令幹卿先生因以志侯其為圖傳詩記諸體備焉壽諸梓余曰此幹卿不忘武侯權輿之雅意也夫龍岡與瀟波常在則此志應不朽誰謂裨官野史不足以備汗青之一七也幹卿泗水寅禎也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九

評論

龍川陳諒酌古論曰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于是駕以輕重鳴以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途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所以然者率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譎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

不能為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暴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且沮矣八陣列于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謀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

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
賈詡等嘗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為名而其
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
孔明制戎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
獨謂其能為而能不為將以垂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
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
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
令歟重兵而自守姑白待其斃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
年雜耕渭濱為久駐之基本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斃不可待
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

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于戰戰之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揮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于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又沒彼步騭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嫡庶分爭內不能制于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群臣無亮敵也攻城畧地孰能

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
善殫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
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
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
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
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
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又曰孔
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
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
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逼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群臣而下不

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
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入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
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
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哉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
此無異于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
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
為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如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
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
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
水此易與耳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得以繼山亦

少辨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譎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闢妄為大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于敵存之時而于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

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嘆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為恍然自失不覺其言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為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設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為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之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赫瀛曰余嘗俯仰古今尚友往哲上下千百年間若蜀武侯者竊嘉其才猷忠藎足埒三代人物迨按部公餘披閱雜錄則有

野史俞文龍氏置異議於侯者大都謂備稱中山靖王之後世
數難考藉今為劉族屬西伐東征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且備初
言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詞甚正自侯
以跨荆益成伯業之說進而備志始移後亦未嘗使一介行李
詣行在請命獻帝帝尚在輒自稱王及聞遇害又不能如董公
說高祖縞素討賊且拒費詩之諫遽即帝位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侯顧恃之猶哓哓以興復漢室為辭萬一果能興復將置漢
帝於何地總之侯識時務而不明大義忠於備而不忠于漢室
噫果若俞言是以尾孝之行責竒男子而訾王良造父不能引
敝轅策羸馬也夫玄德之興距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其世數

載在譜牒章明較著而侯草廬傾蓋之間輒稱曰帝胄又豈馮
虛無稽之譚矧劉荊州呼為弟董國戚與之盟劉公子又尊為
叔而阿瞞君臣狡猾伎倆易變黑白卒不聞一言誣誅宣非劉
氏以惑亂天下眎聽夫王郎一起而真偽立破備而假劉氏也
當時耳目誰得而盡掩之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非獻帝之天
下帝方蒙塵爰燼幾絕侯非不欲間關秦隴冀向虞淵取日而
捧之九霄上但操之心無獻帝久矣獻帝在許不啻贅旒必欲
輔帝雖使伊尹持籌呂望秉鉞方叔騰劍召虎揚戈無能為也
將駢首就斃已爾帝既不可輔則簡族屬中賢者而從之立之
是社稷為重之義其誰曰不宜若謂獻帝尚在當如光武之於

更始一切稟命則是時帝幽別所臣下且不知所在將誰稟而誰聽之設曰吾盡吾心而姑此之行則操必矯天子之命散放兵仗即今年所合萬餘明年所合三萬一朝俱盡又以徵詣許下當此之時何以為計若不聽焉而彼固有辭若一聽焉而危亡立至而立德之大事去即鼎足之業亦罔濟矣侯豈慮不及此哉故不得已而王又不得已而帝以為昭烈可扶吳魏可平中原可復則新莽雖出文叔復興將重覩建武盛事如不可為亦天也吾敢逆覩成敗而遂甘心耶且漢中之王在九錫建魏之後武擔之立為獻帝遇害之年亦非朝起義暮徽稱者埒也彼縞素發喪者董公假義之謀侯出師二表義動鬼神祁山六

出幘搖萬祀直欲與湯武並駕而伯仲伊呂顧肯踵襲故智貽笑方來為哉自蜀有昭烈爰運復熾漢家宗廟尚血食者數十年是忠昭烈者忠漢室也向使侯堅卧不出則分鼎事業必不成吾恐魏之篡漢不在黃初而在建安之十九年矣侯豈識時務而不明大義者哉夫懸臆說以商陳跡疇曰不能莞要樞以中肯綮誰敢言易當侯之時處侯之地請藉君一籌假君一鉞能自必懸定鼎分之勢豫中荊益之謀若持左券若契虎符矣乎能親扶日輦使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矣乎能前竝當塗後肩典午左右馳哭扼吭拊背而制其命矣乎建武之賊雖徧天下而挈短論長較相比對曾不足當孫曹司馬之一侯徒以討賊

一念與之馳逐則鼎足之功主固難乎光武臣尤難于馮鄧也
聞擲樗蒲者較盧雉操矇艦者審風雲今者盧雉之勢常在孫
曹而獻皇則否風雲之變躬於昭烈而吳魏倡之故厓嬴喘息
之餘潰北孤危之氣縱使援神羿之弓不能落竝出之日仗鎔
邪之劍不能定群起之兵奈何獨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責昭
烈之為日為王也夫獻帝之日已隕矣獻帝之王已授矣此而
不自為日不自為王又將誰為之避二日二王之嫌而忍絕皇
統甘付賊臣雖黃髮尺孺且知不可矣故其言曰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瘁繼之以死其不肯携日與王而
付之賊臣也亦決矣志三國者徒以讐憾竄刺典實攬撫事故

至帝魏寇蜀貶侯太甚故當時興復討賊之事修問臣節之禮
皆蕩泊無聞是故群後來之吻也至元晦作綱目予之正統以
續春秋天王之義而侯之忠始白侯而不知大義孰為知大義
哉余展謁侯祠於益州城南援筆識此因表侯之心與其所遇
之時以辨夫議侯者且侯後之君子擇焉

王士騏罔伯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
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
亮任之諸曹公知庶之必不留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黃權亦
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王罔伯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狄人心服于載如新而

本傳第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于是乎可恨
王罔伯曰李邕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直以狼虎目之
邕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差強人意

按華陽國志曰李邕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邕讓昭烈為不
宜有司將殺之武侯為請得免久之為丞相參軍侯殺馬謖
邕諫失侯意侯卒邕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
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
身材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嘗危之今亮殞沒蓋宗
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罔伯曰後出師表云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勳引聖

人羣疑滿腹衆難塞冒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按此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
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
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
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
有脫誤耳

王固伯曰許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正說曰天下有
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
公為賤賢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為之拜所謂
英雄所見畧同也

王罔伯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其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設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遠也以周公為比其尊之亦至矣至于將畧之貶非壽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如曰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蕭之亞匹

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此語灼然孔明聞之必且為之三嘆獨東坡所謂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知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屢卻則其誣孔明甚矣取劉璋何妨信義曹丕偽位已定植何能為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何嘗屢戰屢卻而輕于持論如此此則可恨耳于壽奚譏焉或謂子既輯武侯全書矣是集亦可已乎曰彼以紀事此以紀言彼主于經世非識時務者見以為雜此則文人墨士一觸目而可知武侯公誠之心形于文墨可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此亦陳壽之言爾爾壽未為不知也

附載楊去奢刻侯集序引論一十九則

楊去奢合刻忠武靖節二編序云忠武靖節者漢諸葛忠武侯
晉陶靖節先生二編合刻也客過而問焉曰聞之先正出則為
孔明處則為元亮今是之合也強同焉其若潛見之分何答曰
唯唯否否夫易稱龍德時乘御天解不在易地皆然之旨乎漢
晉末造天命人心既委轡於操裕乃心王室者不勝其故主遺
民之悲思而無可奈何其屯否同是故抱膝長嘯不帝胄不立
德不三顧不田不淵也而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為孔明之事徒
寄之酒巾籬菊之間而志節同不寧惟是東漢尚節義晉人喜
風流而二季之族望如荀文若陳長文王謝子弟輩咸甘心佐

逆攘臂元勲節義風流掃地盡矣。繇竹一戰父子殉國而後鞠
躬盡瘁之燕貽始萬全而無憾。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以幸
免入洛之機。雲無慙忠孝之瞻尚而試較彼聲華門第祇貽文
墨紙筆之集集詬者竟何如也。其才不才迥異而承考克家卒酌
本志同迺若東漢文章去西京間不啻萎蕤矣。晉人詩賦流連
光景繇弱綺靡不堪大雅而清真簡貴一洗當時習陋匪特出
師二表歸去一詞為然。日月經天光彩常新未見鼎立而三者
其為典謨風雅同而揆厥誦讀或獨觀大畧或不求甚解其深
心妙悟蓋罔弗同也。昔謝疊山先生編次文章軌範一書人為
評註而獨至出師歸去二篇則斂手閣筆嗚呼此豈獨重其文

哉而景仰之同然亦可槩見已况夫龍德何常魚水君臣曾未展其雲霄之一羽而成都桑畝還復蕭然隆中邁軸無心出岫倦飛知還宛爾神龍含霧卷舒自如奚潛匪見奚見匪潛而又奚潛見之不同客曰善乃今知尚友論世不必易地而始同也是編之合復奚疑焉明萬厯己未歲立夏前三日

楊去奢題諸葛忠武侯書序云按陳壽志所載諸葛氏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等書具存目錄而裴松之註時引亮集云云至蘇東坡葉水心廼有不見全書之嘆則侯集之亡久矣追惋散軼彌深艷羨近歲婁東王岡伯重輯武侯全書匪特在侯不容少此至於弘濟世業勸獎忠孝鬱為大觀而世多不見見亦不賞

嗟乎枕中鴻寶帳內論衡豈為不知者道哉今余是編實本同
伯更張位置僅三之一增損事辭殆十之九蓋因合刻而自成
別本匪掩前書而故立同異也互考當自悉之又味傳言好為
梁父吟不言自作若今所傳步出齊城門意義庸淺奚取而好
吟之黃陵廟記亦絕不類當時語氣別有附乙以竢明者又按
傳封武鄉侯謚忠武而後人只稱武侯不解何義因題其端曰
諸葛忠武侯書言書不言集不忘集也原集既亡安得云全而
取贗恩真疑誤後學如新書將苑等類則匪必陳裴不載問伯
不取而始辨也是用商之同志寧覈毋濫云萬歷己未夏至楊
時偉識

楊去奢曰按全書遺事篇按輯諸書及各乘志浩衍閱博良見
苦心特太繁雜間多冗長至引抱朴子訛妄之譚韋南康胡僧
之事未經駁正評論篇惟楊戲陳壽張儼袁孝尼習鑿齒諸人
可爾碑銘僅劉鎮南裴晉公二篇詩則太白少陵東坡數首餘
直為芟去

楊去奢曰立德孔明堯舜之心也托孤受遺唐虞之盛也陳壽
稱其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斯知言哉而孫盛謂
為詭偽其謬甚矣後此彌留豈少話言而囂隙旋起安能以榻
前數語繫人手足耶

楊去奢曰忠孝大節千古難之子孫世災抑又難之難矣惟忠

武獨無遺憾焉當其兄弟三人分仕三國匪不各忠所事而瑾以峻夷誕以昭族雖處不幸皆非其罪也而視孔明之榮衰思慕固已懸矣恪才構禍死不殉國去瞻尚之從容慷慨又何如哉

楊去奢曰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連王岡伯皆誤歸之三顧以後蓋不知昭烈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不云敵屯

楊去奢曰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庸懦為嫌而愚獨謂其弘量英斷其大有三官府內外悉委丞相既不中制又

絕嫌猜一也及丞相亡歿三十年不事更張不設丞相二也怒誅李邕三也而誅邕更奇豈特差強人意而已哉

楊去奢曰孔明與兄子瑜書云既蒙東朝遇厚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攷子喬之卒在建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喬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為今日之惻愴耶披尋書意都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絕不省其所

謂悼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為不審又無是理裴註素精參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所疑以俟商確

楊去奢曰孔明與吳王書云所送白毳薄少按白毳結毳向誤認為帽毳借用吾友錢功甫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書不識字何啻千里因改正之

楊去奢曰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濱約吳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曜魏難支矣即元遜所謂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蓋良算也元遜不死伯約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為永恨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猶凜凜生氣足繼周公瑾魯子敬云

楊去奢曰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
信如伯同所恨

楊去奢曰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伐名義正矣
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矛孔明二表竝千古之正氣而敘列
混淆今為整揭若夫營星告隕遺恨未酌英雄襟淚千載扼腕
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約元遜之虛策亦為節錄以附侯志
焉

楊去奢曰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
邽而歛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歟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
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

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之亦足驗矣彼奕棋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楊去奢曰按衛公六花猶元子云常山蛇勢也善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馬隆李靖之說謂善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一按李靖有六花陣謂本武侯八陣舊法

楊去奢曰昭烈伐吳侯不在行也而升菴八陣圖記曰八陣圖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代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豈誤耶永安宮即魚復縣改名少陵詩崩年亦在永安宮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篤召侯託孤於此蓋曾至焉而制作先後則未容

輕辨矣

楊去奢曰孔明之寓荊州知之者惟德公德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渴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荊州何緣欲用孔明且汚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而蘇予瞻楊用修皆據為談資殆所不解

楊去奢曰荊州自景升作牧玄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郡無曹劉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為兵衝安得長嘯登游高吟樂山耶蓋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即太傅掾李興王隱晉書云興一名安

按弇州宛委餘編曰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卧龍岡上疑在漢末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閱宋人一小說云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經樂山北注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經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弘之鎮襄陽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

楊去奢曰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天作之合而千古善擇者蓋無如孔明矣然木牛流馬法實繇婦傳蓋亦一大英雄而天所生以佐侯者也

楊去奢曰予編次諸葛忠武書既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書盡於此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遺之何也時偉蹶然而起曰吾誤矣遂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即微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

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名於衛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即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彼南渡之宋迺至不可名言而禮固已壞矣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禮樂又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嘗存也為宋計者惟有君死苦塊臣死金革如岳武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黃龍府而後已設不幸而斬焉滅亡不猶愈於奄然覩然偏安百年之為多辱乎哉曰孔明鵬舉必能殲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之善守宗弼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鵬舉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營星告墜誣獄沉寃雖天不動順而要亦未必

非所以善二侯之終也客退而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之以
自志遺忘之微時己未六月望酷暑日羸孫記於瓜牛廬中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評論

評

星集六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二十

論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為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修德為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衛靈公之問將以立教耳至其自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烏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

暇而況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耻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為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倘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闢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為王者之佐者莫如太公為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為定計凡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鳥雲山兵鳥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為譎詐邪直以為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則凡所以御兵制

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尚有可諉者曰六韜非太公之書
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為市者至於詩書為帝王之遺跡
豈復有可諉者耶而有扈之役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
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
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又
何敦陣整旅之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步七步之旅
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不可不併力與夫
綿綿以為奇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為正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
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為耻後世之士乃獨耻言之豈

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
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邱陵水泉
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
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
前行季夏為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盾
為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為前兵象白虎
使羽人為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為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為前兵
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圓火之銳
水之曲土之方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
數而八陣之名尤為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

六車輪七果置八鴈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鳥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却月水鴈行行鵝鸛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為八名兵家者流多於此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抵陣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為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自九夫之

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
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
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
法備焉故其制為八陣自九夫為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
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為三軍自五人為伍而演
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
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
為一者曠能爾哉李興曰推之八陣不在孫吳若求八陣於孫
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

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為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既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板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既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為武侯之遺跡真與偽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

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為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為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為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為兩者二百五

十十取三馬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為風前大後銳以為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為龍蟠前合後開以為虎翼彌蔓散洽以為鳥翔回屈包羞以為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雖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先動為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為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為今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是為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既散則聖道竝起而戎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寧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為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

殺民威不軌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明之祖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衡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既以大繆而法之不守德之不修專以嗜殺自封殖為事者其為生民之禍亦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鵠鶴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挈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闢善陣善戰為民賊者豈非為此等者慮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寢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鵠鶴之屬以終

孔子俎豆之意焉

說

八陣圖說

范 蓀

夔州八陣之蹟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宜於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蹟平累石粲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為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為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為十二者二皆南壯嚮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為正也圓者所以為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

採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為八者八後為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為八陣也前為八者八總而計之為八八六十四後為十二者二總而計之為三八二十四凡為八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為正而以一為奇合為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經以為常山之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為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為常山之勢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為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為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為正三八二十四為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為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

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為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為圓者三八二十四絕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為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為臨嗟乎武侯之意倘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取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下淮陰侯自以二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

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為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為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亦密矣

贊

忠武侯贊

楊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末期

三國名臣贊

蘇軾

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諸葛武侯畫像贊

蘇軾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畫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栻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悚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諸葛忠武侯贊

楊維禎

連東吳服南粵未為侯之功歌渭濱祭道上未為侯之德衍八陣運木馬未為侯之能朝無赦民無譁未為侯之職於戲立鼎峙於三方受孤庸於六尺輔國政而國不疑竭民勞而民愈力知之者以為伊周之未遇其未知者以為齊仲父漢宗臣之匹也

諸葛忠武侯贊

宋 濂

龍門子曰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而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知也其功

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測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真蛇鼠之見哉

武侯贊

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耀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武侯贊

楊溥

草廬三顧出師二表志復中原天日皎皎

諸葛忠武侯贊

劉惟德

嗟炎漢之失鹿得南陽之卧龍遂扶三分之國於天下復立八陣之圖於蜀中忠精貫日義氣吐虹為一朝之雋傑邁千古之英雄出師獻表方陳要略休兵千屯欲建大功雖云魏吳之主在智謀自謂超于管仲樂毅脫使湯武之君出其才實可配於伊尹周公噫為臣盡忠希公之蹤

猗歟武侯德侔三代抱膝長吟孰易其介自都將相孰以為泰轉危為安以小擊大雖嫌不辭之死靡懈人雖云亡不亡者在

三國名臣頌贊

袁宏

頌曰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入無
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
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
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贊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
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
雰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

祭文

祭諸葛忠武侯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越初八丙子

大明皇帝遣駙馬都尉鄒景和禮部侍郎

諭祭于漢忠武侯諸葛亮曰養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
拜二表乃行觀其禡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歟惜乎將星
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表忠有祠
諭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祭漢先主昭烈皇帝丞相諸葛忠武侯文 明蜀王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告於漢昭
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
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實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
咸有一德革夏為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

帝胄當群雄之擾攘噓炎燄於寒灰時三顧於南陽情交懽於
魚水言靡間於關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
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丕仰於休風幸開國於是邦覩闕
宮之頽圯歎古栢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
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於一堂告厥成功我心
孔臧遣官致祭醺酒刲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
穰穰

春秋制祭

維年月日河南南陽府知府某欽奉

朝命致祭於漢丞相諸葛忠武侯之神惟神學術正大出處光

明功蓋三分首委身於帝胄忠宣二表早發跡於隆中騰此邦
人永懷風節念草廬之久敝復祠宇之更新茲值仲秋春恪修祀
事仰祈靈貺昭格無窮

祭諸葛武侯文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
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
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決今古
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
州廟貌僅存風流可覩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
侮

道藏輯要

忠武侯集
祭文

卒

星集六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集卷之二十一

別見

晉武昭王李嵩寫諸葛武侯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
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我務孔殷坐而待旦
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
常思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
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其中
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
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
可不勉哉

稽康與山濤書曰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勿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

張柬之論戊姚疏云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垣工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南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犴屬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武侯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武侯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戎肝腦塗地臣竊為陛

下惜之往諸葛武侯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
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
糧為患滋重後復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
武侯之策誠盡羈縻蠻戎之要也節文

蘇子瞻任人策曰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
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
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
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節文
朱元晦武侯畫像跋云乾道丁亥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
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文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

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為非深知
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
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
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

朱元晦南軒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
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
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
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
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
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

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節文

黃源上制置使書云自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宦北引天下之力以自重其為功易就而亮獨以叢爾之國南抗蠻西抗戎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為力難矣昭烈亡後亮一步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為渡瀘之役而後為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戎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戎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于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此節文

陽節潘氏榮曰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有言曰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
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為唐其
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恥而身
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
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
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
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
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真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
李陵衛律罪通于天邦昌劉豫心委于寇霍光擁立二君而子
孫誅滅是履威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

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羣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節文

葉水心曰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

張輔樂管優劣論曰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內武以折衝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雅規宏濶已有功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于遐邇也殆將與

伊呂爭衡豈徒樂管為伍哉

徐氏曰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姿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彼為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能無愧乎

宋陳郁曰諸葛武侯薦馬超于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竝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之心深沉大略可涯矣耶當其兵數敗衄時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

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張文成曰輔幼主者為周公易為孔明難

柳子六逆論云昭烈之顧孔明三代明良之盛事

方正學王履道孝思堂記云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
楊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
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
夫為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人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
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為名臣
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
於吾言也節文

袁了凡曰苻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之孔明龍卧南陽且不為吳魏起況羌狄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且孔明志殲漢賊以宏王業而猛不過語及時事堅大悅是堅實懷公子光之心將起猛以圖大事而猛慫恿以成之苻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猛鹵莽如此以擬孔明不亦蛙蟪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苻法而不能救以辱已譖樊世而殺之視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吳養心曰孔明三代之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論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

按晉時秦王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東海王堅殺之自立為秦天王先是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謂其人謀略不世出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

熊禾上書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楊升菴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云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朝

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於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為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為越雋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西漢州貞觀中更名髳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至於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為定遠州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為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雋者以斯地實越雋水以彰休盛然特為僻土服遠言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叛宋則

畫界陸沉雖合為一統而其俗無譏焉國家以綱常為治禮樂為教雲臯雖去神臯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乎矧髣髴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于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起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修焉之餘而俯焉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為成人矣由是而之焉

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黃孟起三國志序曰三志所載惟蜀為簡壽歸咎于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後主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機祥不司記註耶即使史缺專官而當時蜀士秦宓譙周之倫皆博雅好論著聞見宜非乏也不寧惟是相亮王佐之才其用兵經武司馬宣王至畏之如虎八陣圖木牛流馬迄今無能窺其祕者壽為蜀人親見其行事乃謂管蕭亞匹將略非其所長則何也豈所謂修却于相亮父子者不盡誣耶抑亮所敵者司馬氏而壽後為晉臣不得不枉其筆耶嗟乎壽欲絀蜀蜀不為絀

也揜亮亮不為揜也索米貽譏祇足自點耳

晁氏曰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二君臣三視聽四納言五察疑六治民七舉措八考黜九治軍十賞罰十一喜怒十二治亂十三教令十四斬斷十五思慮十六陰察陳壽錄孔明書不載此策疑依託者按此板翻刻在大梁李獻吉序

東漢總論略云後主繼位孔明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入不毛而七擒孟獲忘歲月而六出祁山功蓋三分名高八陣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幘之遺方圖鞠躬盡力而中營星已告殞先正云天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宜其然乎

誠齋文贈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天心去漢孔明扶之

而不足

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
諸葛武侯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
矣李克翰林論

三蘇不取孔明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
也止為棄荊一事全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
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湖廣
志辯疑

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諸葛武侯身歿之
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古之人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

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五什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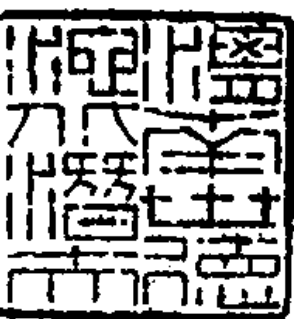
元楊奐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
因作詩云風烟慘沒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溫公問書
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後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

陳仁錫曰親賢臣遠小人隆中之言也若問小人為誰平耶謬
耶延耶儀耶皆擢用之人也何以置對雖然勇任過嚴立法隆
中豈可及哉

張選曰宣和畫譜稱諸葛武侯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分
布粲然可觀馬援聚米為山谷定是好手此豈濡毫砥墨規唐
撫宋者所能夢見耶藏弄集

集

星集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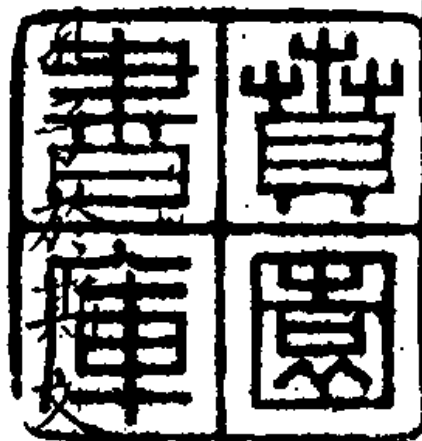


道藏輯要

太極圖周子作

朱子注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



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隨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

孰能與於此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闡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

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
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
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
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
此誌而云云爾

道藏輯要

太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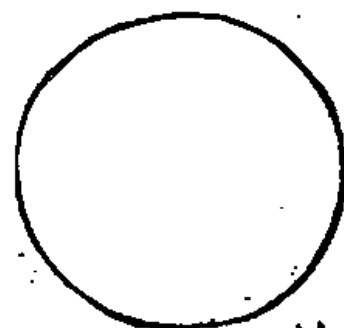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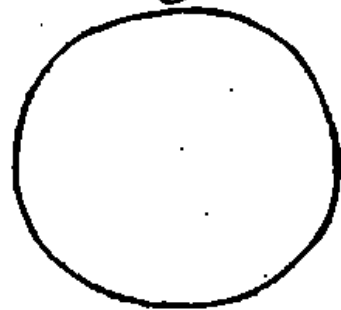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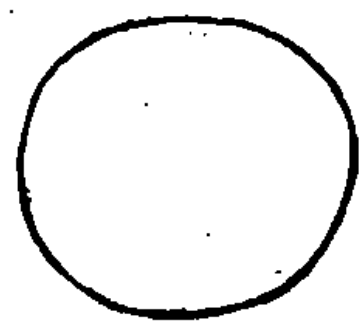
二

星集七

太極圖說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

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

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

陽盛故居左。陽稱故次火。陰稱故次水。沖氣故居

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

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

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

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

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萬物一太極也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

五性

（水）（火）（土）（金）（木）

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

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

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

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

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
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
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
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
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
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集說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又曰老子
又曰謂之無極正以其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
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
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

所以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所以蘊因圖以發而其所為無極而實為萬物之根，又極也。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又極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所謂無極，而實為萬物之根，又極也。而為太極則人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也，但言太極。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也。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為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根抵至其根抵為之樞紐，大根抵也。然凡極太者，大無以加，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抵也。然凡極太者，大無以加，稱言其為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可指而此極極。

紐根抵之形而實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抵也而初非有樞紐根抵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註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一復也成之者性也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而定而不動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

於後而不知者孰能識之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
集說中朱子曰太極之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
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
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
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
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
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
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
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
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虛無時不吸虛盡則生吸盡
則一生虛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儀
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
立焉一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
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
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
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氣機一靜則太極亦
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
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有所乘之機也機猶

弩才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註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行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集說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

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又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相生無窮。此豈就一圖而指其旁而過為可見矣？○問：以土生金，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一圖而指其旁而過為可見矣？○問：以陽火、金、何一陽也？二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其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為陰？○黃氏幹曰：五行之陰，序以用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陽金、水何一陽也？二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其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為陰？○黃氏幹曰：五行之陰，序以質之所生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陽金、水何一陽也？二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其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為陰？○黃氏幹曰：五行之陰，序以不得遂故。水陰勝火，火本為陽，冬為陰。○陽金、水何一陽也？二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其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為陰？○黃氏幹曰：五行之陰，序以柔其性。煖故火陽勝木，則陰之燥氣寢多，以感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縮其質，剛其性。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相悖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相悖者。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

也行者

案歸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

爲七即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也陽合體者如此

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

爲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

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水之滋潤故能

金水爲陰亦可也木溫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

陰也又通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

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

無氣質之異者也讀者不可不知

一其性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

註以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

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集說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無極則非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太極太極之後別生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之體冲漠無朕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冲漠無朕森列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意也○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註而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精融

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主而

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

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

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

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觀之則萬物觀之則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

也蓋合而謂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謂之一物各具一

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

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此之謂也

集說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何朱子曰無極

之一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何朱子曰無極

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無窮到得

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

極更無停息○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善有

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

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

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

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校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之數亦自一而二而四而八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以陰陽之氣合而畧耳。○陳氏埴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真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即太極也一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案無極之真真即誠也通書誠字實根於此。○又案圖末二圖象與上圖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爲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

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構精而遊夫天地絪縕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爲父母又知乾坤之爲大父母矣爲父母之子則形爲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爲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即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註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集說

朱子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情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

中查滓者為愚不肖。○又曰：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為之也。○又曰：仁義禮智為之也，性即水火木金土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問：通書多又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是。○問：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是。○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中聖入之道仁義，而主靜，故靜立人極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

註：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木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

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之。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此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其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此不能直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集說。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義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又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氏

巖孫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晰昭融即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變化五行過化即四時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註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註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見故有三

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網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集說

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此陰陽之息而陰主消進而陽者

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為生斂藏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未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

案此

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道

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生之以中正仁義也真精合凝

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說也聖人立人之極與

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

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
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平未嘗明以此
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註後記二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
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
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此圖立象
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
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
爾夫既未能照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
必有不勝言者觀其荅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入無受之者
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
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
達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
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
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
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

此

附朱子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

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道藏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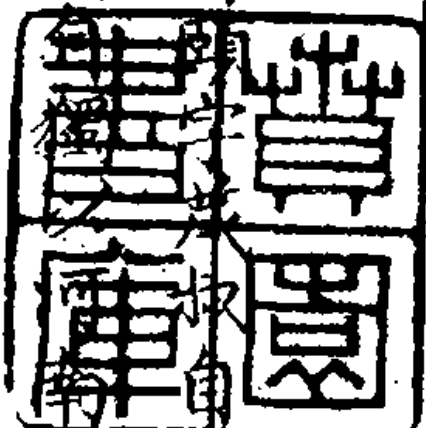
太極圖說

十三

星集七

通書 周子作 朱子注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



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几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主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言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註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註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集說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

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

爲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

純粹至善者也

註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註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
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立者之名也陽之屬也誠
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
也立也

集說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
答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

立馬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
立馬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
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箇大極之木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
其閒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
太極之動而陽時所爲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
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
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
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華乃
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
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
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
之所謂善善資淵源於夫子
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註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
之性
之性
矣

集說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

處處已

分作四○又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

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

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

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註

交易錯而實理流行一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

案

繼之者善是天道之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或之者性是人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註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註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註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靜無則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動而

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註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達故暗且塞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註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註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註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集說朱子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程子所謂克已最難也

又何以有難

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歸仁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註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註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

集說而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

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又曰周子說

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尺於

時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一日用事爲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性焉安焉之謂聖

註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註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
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集說朱子曰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
復有所謂神人也○黃氏幹曰誠幾德此一段只把體

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
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
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
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
也

註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
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

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註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註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註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註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註所謂道者五常而已
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註無得於道則
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註動必以正則
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註中即禮正即
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註天德在我
何貴如之

行之利

註順理而行
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註充其本然並立
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註道體本然故易簡
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註言爲之則是而嘆
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註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註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註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己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集說問註中所言引允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

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註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以皆中節而無

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註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註不聞過人不告也
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註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
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註睿通
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

人

註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
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

註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註思之至可以見幾通微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註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註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註希聖也字
本作肺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于市顏淵不遷怒不二過三月不違仁

註說見書及論語
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註此言士
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註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
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入以發策決科樂身肥
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
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
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
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註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註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

其然之謂神

註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註天下之心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
純其心而已矣

註純者不雜之謂
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註仁義禮智天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
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罔以思爲主
而必求是一四
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註君取人以身臣
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註衆賢各任其職則不
待入人提耳而敎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註心不純則不能用賢
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註禮陰也
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
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註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
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註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註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註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註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註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善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註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註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註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註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註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註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註結上文
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註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註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註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註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章發一辭其意更宜

考參
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註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註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

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註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

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

註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註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棄父輕生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註古今之異淡與不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註復古禮然後
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註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
溥庶矣乎

註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
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
乎此心而日用閒
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註此爲不勝己私而欲
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註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
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註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
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集說

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
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

若陰陽性命鬼神
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註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
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註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之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
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

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一太極而已也白其本而之末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集說

理自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

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理處處皆有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

案

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需要於中如易所謂知不知

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註論說見語

通書

五

星集七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註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註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

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註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言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五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

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註

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註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註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註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註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註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註

反易之在於人力而力之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註

不識則不知用力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註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一註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

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

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註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一註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註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

事

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

言

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程

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

也

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

能

言者常少學者先

務

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註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註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

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一註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

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
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
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註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
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
之道至廣之業也
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註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
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
地之大鬼神之神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
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註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註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集說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

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註者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
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註心不誠則身不可正
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註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
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註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
下離上艮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

同居而
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註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
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註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註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案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慎動由本體之操存以察於思慮事爲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由思慮事爲

也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註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

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註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所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註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

註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註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註用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

訟之剛噬嗑之動
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註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註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註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也以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案水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況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註時中者象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濇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則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註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

無爲一有爲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集說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靜之意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
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
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註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
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案

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
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

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
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
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註按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
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
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

亦當如此因
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

霽月

註延平先生每誦此語以
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道藏輯要

通書

五

星集七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先生著

經世衍易圖

太陽一

太陰一

少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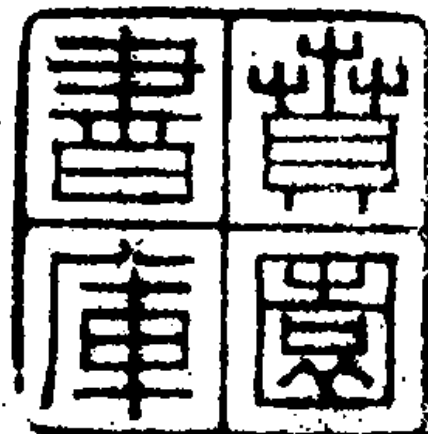
少陰一

陽一

陰一

動一

一動一靜之間



少剛一

剛一

少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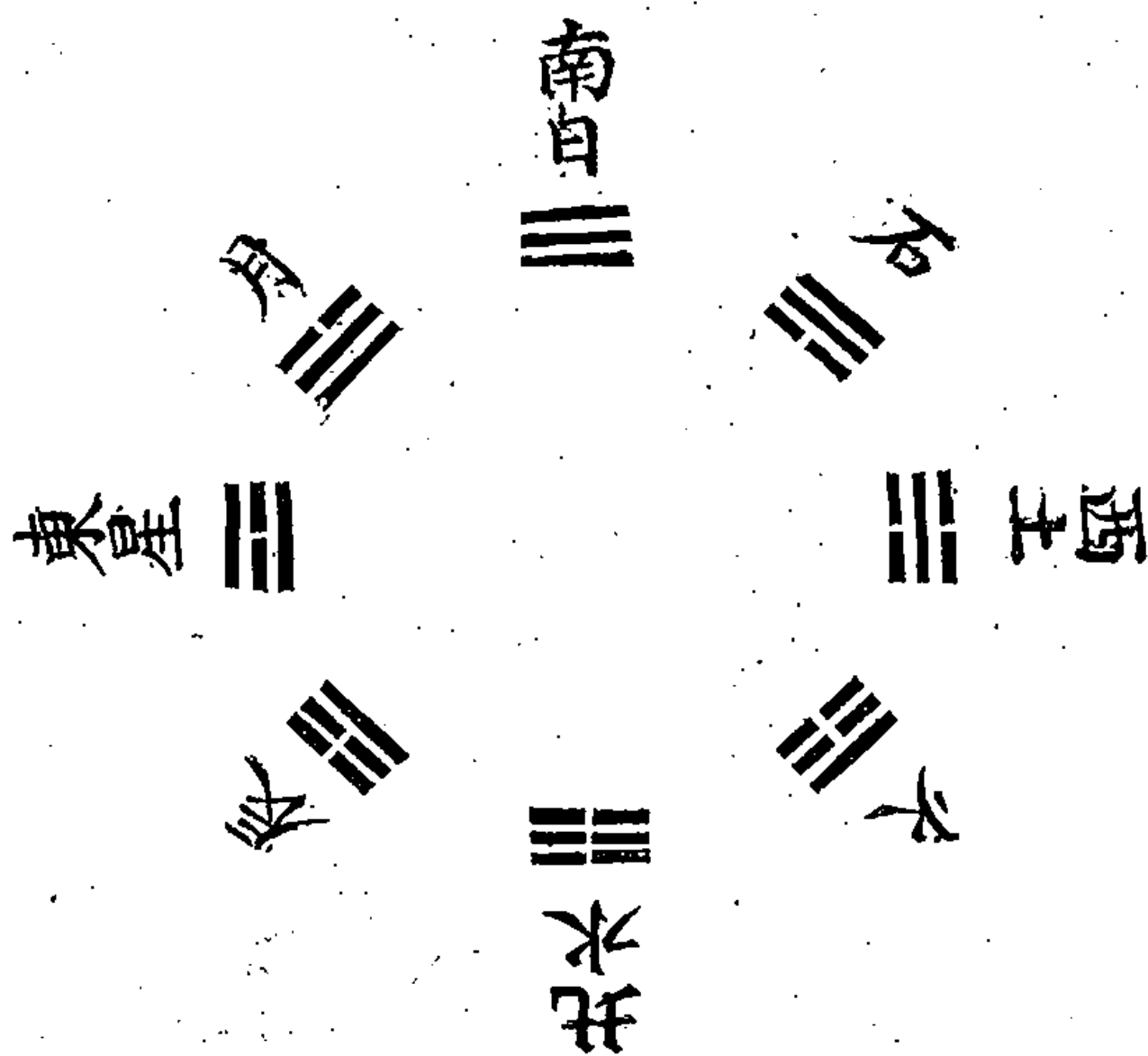
太剛一

柔一

太柔一

靜一

經世天地四象圖



案邵子傳先天之學者也然伏羲卦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八卦之象而邵子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為八卦之象蓋自為一家之學非謂伏羲之本象如此也○邵子以入者為天地之體推而至於寒暑晝夜之往來雨風露雷之聚散性情形體之隱顯走飛草木之動靜在人身則有精神氣血氣骨肉之精粗在人事則有耳目鼻口聲色氣味之感應元亨利貞天之道也吉凶悔吝民之故也大運世數則有元會運世之始終道化功烈則有皇帝王霸之升降要統以易書詩春秋之學而盡焉其說錯見於內外篇中然其所謂存而不論者邵子之學之精蓋不在此也故舊圖所載今竝未錄

經世聲音圖

正聲

平上去入

日月星辰

一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聲 開宰愛
回每退

二 良兩向
光廣況

聲 丁井亘
兄永瑩

三 千典旦
元犬半

聲 臣引艮
君允巽

正音

開發收閉

水火土石

音 古甲九癸
口口口近揆

一 坤巧丘弃
口口口乾蚪

音 黑花香血
黃華雄賢

二 五瓦仰口
吾牙月堯

音 安亞乙一
口交壬寅

三 母馬美米
目兒眉民

四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聲

牛斗奏六
玉

五

衰妻子四日
帥骨

聲

龜水貴北德

六

宮孔衆

聲

魚鼠去
烏虎兔

七

心審禁

聲

男坎欠
妻

八

●●●●●●●●

聲

●●●●●●●●

音

夫法口飛
父凡口吠

四

武晚口尾
文萬口未

音

卜百丙必
步白葡鼻

五

普扑品匹
旁排平瓶

音

東丹帝
兌大弟

六

土貪天
同覃田

音

乃妳女
內南年

七

老冷呂
鹿犖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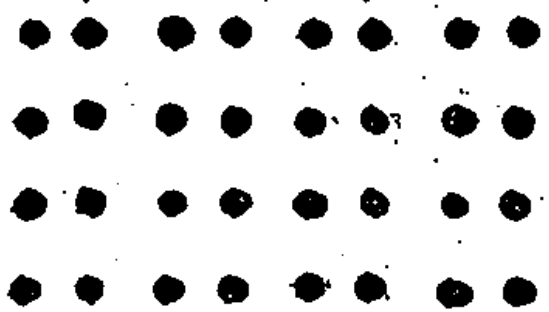
音

走哉足
自在匠

八

草采七
曹才全

九聲 十聲



音 寺思三星

九 口口口口

音 山手士石

十 口口二耳

音 莊震乍口

土 又赤崇辰

音 卓中宅直

土 拆丑茶呈

集說以鍾氏過曰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
為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
二是一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八得一
百五十一

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
音聲有清濁音有開翕遇奇數則聲為清音為關遇耦數則
聲為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倡呂以呂和律天
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
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
入之聲倡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
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
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
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
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
及於無聲無音則倫矣
案上格四聲即唐人韻部下格四音即唐人等母也多禾四
聲歌麻韻也開回四聲佳灰韻也良光四聲陽韻也丁兄四
聲庚青韻也千元四聲元寒刪先韻也臣君四聲真文韻也
刀毛四聲蕭肴豪韻也牛。四聲尤韻也妻衰四聲齊韻也
韻。龜四聲支微韻也宮龍四聲東冬江韻也魚烏四聲魚虞
韻也心。四聲侵韻也男。四聲覃鹽咸韻也古口四音見
母也坤口四音溪母也黑黃四音曉母也五吾四音疑母也
安口四音影母也母目四音明母也夫父四音非母也武父

四音微母也土同四音透母也邦母也普旁四音滂母也東兌四音
端母也走自四音精母也草曹四音清母也思寺四音心母也口
也四音無字蓋對日母而取其輕齒音也山士四音審母也
耳二四音日母也莊乍四音徹母也此其大致相同者其聲之入
四音知母也拆茶四音徹母也此其大致相同者其聲之入
聲音之清音有與唐人不同○唐人廣韻凡五十七部通之則
同者古今南北字韻異爾○只三十部經世括之以七聲又
分為十四又別為二十八此聲之不同者等韻之母凡三十
六經世括之以十二又分為二十四又別為四十八此音之
不同○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
者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
何也蓋字原以二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
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別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聲之
有字者標題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精於
者標題故終於四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實大同矣○樂府
者分唐韻為六部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聲為第
一部此天地之元聲也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為第二部蕭
有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為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
為第四部真文元寒刪先收舌齒聲為第五部侵覃鹽咸收

唇聲為第六部其法暗與本朝字書同但樂家未知後五部
皆第一節之所生爾經世四聲部分皆已得之唯多禾與開
回同部宮龍與魚鳥同部 ○ 徹澄孃與來字皆舌音也精清
為不合此聲之可疑者 ○ 徹澄孃與來字皆舌音也精清
從心邪照穿牀審禪與日字皆齒音也非數奉微邦滂竝明
皆唇音也影喻曉匣則喉音也經世四音部分皆從其類惟
黑黃與五吾同部安口與母目 ○ 又知徹澄孃等韻本為舌
同部為不合此音之可疑者 ○ 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
惟閩廣閒尚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已變之後 ○ 又韻母
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 ○ 二十四
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
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
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牀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
奉即非之清音敷似亦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竝即邦
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為三十六也經世
二十四音則無孃字而以其位對日字為輕齒之音亦如上
條所云齒舌 ○ 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
之變而誤也 ○ 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
十四蓋此字絕 ○ 又經世四音分開發收閉意亦等韻開口
少因失此音也 ○ 齊齒合口撮口之呼然以類求之多不合

者當以等韻為正。○經世以為萬物有聲色氣味而色不可圖氣味音圖以窮色氣味之變以盡動植之數其說雖汗漫不可窮然正聲同文乃王政之切務亦學者所當知自等韻之外惟邵子之書最有條理故稍為分晰其源流同異之大致以候知者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集說邵氏伯溫曰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判而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為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象於地而為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曰也在地成形曰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象星也在地成象辰也在地成形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象星也在地成象辰也石也星隕而為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象星也在地成象辰也

成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之
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之
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
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
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
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所以在天地之先
而末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若也
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
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其實一
時具足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理一
如有一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
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
無時不存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
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
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
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或曰舍金木水火土
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
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四象先天地也五行後
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

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

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

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

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

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夫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

長民之府詩為牧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

之過矣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

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
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
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
其善事於心者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
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
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
飛走草木之形夜變飛走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
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

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張氏嶠曰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集說

張氏嶠曰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少陰少陽少陰也地以一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

柔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并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畧其左右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為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為本而常藏其用也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

數多

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為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著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著之小衍故五十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為大成也著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著者用數也卦者體數

也用以體為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為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

歸奇合卦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

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
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
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
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
愈小愈細則愈繁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
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
以辰與火不見也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
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

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

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為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

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

案水中之飛鱗之類也水中之走介之類也
在陸者牡巨而牝細在水者牝巨而牡細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集說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
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案人有五指巨指屬土餘四指十二節應四時十二月食指
春也中指夏也無名指秋也小指冬也日冬短夏長而春秋
平故四指象之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集說

張氏晦曰日月相對謂之望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

人用力也火之尅水火隔物焉君子用智也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
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
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
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以吉凶為應則悔
吝為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
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
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
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
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集說

張氏喈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

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
玄火雷號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

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於六十兼之

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

矣

集說

張氏喈曰東方木色青色南方火色赤色西方金色白色北方
水色黑中方土色黃此五行之氣色色色之分辨也東赤

南白西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色之遞變也故嬰兒始生而赤稍變而白人病則黃老死而黑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菸則黃枯槁而黑也物皆資一陽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案此乃五行之序也始於水之黑發於火之赤變於木之青金之白終於土之黃而復交於水之黑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案以此類水中之飛走則泳於水者
鱗如水之紋藏於石者介如石之體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
一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
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暝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

使之然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一集說

張氏潛曰將寐在脾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案上言夏至之日止於七分故此以其三分為交數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
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
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
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
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
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
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
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
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

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
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
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
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
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
通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
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

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色含容之謂量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舜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主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詞後集

劉賓客集

詞

卷之十

詞後集
劉賓客集
卷之十
詞

道藏輯要

擊壤集

伊川先生邵雍著

閑吟四首錄一

欲有一瓢樂會無二頃田
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
雲意寒尤淡松心老益堅
年來疎懶甚時憶舊林泉

題留侯廟

滅項興劉如覆手絕秦昌漢若更基
卷舒天下坐籌日鍛鍊心源辟穀時
黃石公傳皆是用赤松子伴更何為
如君才業求其比今古相望不記誰

道藏輯要

擊壤集

星集七



春遊 五首錄三

五嶺梅花迎臘開三川正月賞寒梅
相去萬里先一月始知春色從南來
何人妙曲傳羌笛盡日清香落酒盃
料得天涯未歸客也應臨此重徘徊

洛城春色浩無涯春色城東又復嘉
風力緩搖千樹柳水光輕蕩半川花
煙晴翡翠飛平岸日暖鴛鴦下淺沙
不見君王西幸久遊人但感鬢空華

人間佳節唯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
金谷暖橫宮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
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鞦韆半出牆
白馬蹄輕草如翦爛遊於此十年強

秋遊六首錄四

七月芙蕖正爛開東南園近日徘徊有時風向池心過無限香
從水面來罨畫溪深方誤入洞庭湖晚未成迴坐來一霎蕭蕭
雨又送新涼到酒盃

先秋顥氣已潛生洛邑方知節候平庭院乍涼人共喜園林經
雨氣尤清迴舟伊水風微溜緩轡天津月正明自有臯夔分聖
念好將詩酒樂升平

家住城南水竹涯乘秋行樂未嘗虧輕寒氣候我自愛半醉光
陰人莫知信馬天街微雨後凭欄僧閣晚晴時十年美景追尋
遍好向風前請白髭

霜天寥落思無窮不奈樓高逼望中四面遠山徒滿目九秋宮
殿自危空雲橫遠嶠千尋直霞亂斜陽數縷紅無限傷情言不
到共誰開口向西風

和商守西樓雪霽

大雪初晴日半曛高樓何惜上仍頻數峰崑崙翠劍鏑立一水縈
紆水縷新崑嶺移歸都是玉天河落後盡成銀幽人自恨無佳
句景物從來不負人

和商守雪殘登樓

殘雪已消冰已開風光漸覺擁樓臺旅人未遂日邊去春色又
從天上來況是罇中常有酒豈堪嶺上却無梅若非太守金蘭

契誰肯傾心重不才

和商守雪霽登樓

百尺危樓小雪晴晚來閑望逼人清
山橫暮靄高還下水隔疎林淡復明
天際落霞千萬縷風餘殘角兩三聲
此時此景真堪畫只恐丹青筆未精

追和王常侍登郡樓望山

四賢當日此盤桓千百年人尚厚顏
天下有名難避世胷中無物漫居山
事觀今古興亡後道在君臣進退間
若蘊奇才必奇用不然須負一生閑

賀人致政

人情大率喜為官達士何嘗有所牽解印本非嫌祿薄掛冠殊
不為高年因通物性興衰理遂悟天心用捨權宜放襟懷在清
景吾鄉况有好林泉

晨起

山高水復深無計奈如今地盡一時事天開萬古心輕煙籠曉
閣微雨散青林此景雖平淡人間何處尋

龍門道中作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捨隨
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
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宿延秋庄

驅車入洛川下馬弄飛泉乍有雲山樂殊無朝市喧非唯快心
志自可忘形言借問塵中友誰為得手先

燕堂卽事

川上數峰青林間一水明閑雲無定體幽鳥不知名遊侶旣非
約歸期莫計程錙銖入世事休強作威獰

上寺看南山

疊疊是峰巒西連梁雍寬與其行裏看不若坐中觀包括經唐
漢并吞歷晉韓消沈事難問唯爾尚巔岼

女几祠

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間神仙不可見滿目空雲煙千年女几
祠門臨洛水邊但聞霓裳曲世人猶武傳

燕堂閑坐

天網疎難漏世網密莫通我心久不動一脫二網中高竹漱清
泉長松迎清風

又云瀟灑松間月清冷竹外風

此時逢此景正與此心同

牧童

隨行笠與蓑未始散天和暖戲荒城側寒偎古塚阿數聲牛背
笛一曲隴頭歌應是無心問朝廷事若何

夢中吟

三鄉道中作

夢中說夢猶能憶夢覺夢中還又隔今日恩光空喜歡當年意

愛難尋覓水成流處豈無聲花到謝時安有色過此相逢陌路
人都如元未曾相識

秋懷三十六首錄十七

七月夜初長星斗爭煌煌庭除經小雨枕簟生微涼照物無遁
形虛鑑自有光照事無遁情虛心自有堂

晴牕日初曛幽庭雨乍洗紅蘭靜自披綠竹閑相倚榮利若浮
雲情懷淡如水身非天外人意從天外起

明月生海心涼風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懷驟披豁悟盡周孔
權解開仁義結禮法本防姦豈為吾曹設

疎雨滴高梧微風按弱柳此景歲歲同世人自白首俗慮易縈

仍塵襟難抖擻浮生已夢中其間強為有

國命在乎民民命在乎食聖人雖復生斯言固不易虛惠豈足
尚教人以姑息虛名豈足高教人以緣飾

清風無人兼自可入吾手明月無人并自可入吾牖中心既已
平外物何嘗誘餘事豈足論但恐罇無酒

淡煙冪疎林輕風裊寒雨日暮人已歸羣雞猶啄黍此心固不
動此事極難處一言以蔽之尚恐費言語

八月炎涼均氣味亦自好臨虛喬木低遠望行人小有跡事皆
妄無心物都了何須更問辛願君自食蓼

秋色日漸深老心日益懶倦卽下階行閑來弄書卷廣陌多風

塵見說難閉眼侯門已是深帝閭又復遠

塞鴻猶未來梁燕已辭去雲山千萬重相逢在何處
歲業都城門繚遶長亭路風土敗人衣纔新又成故

斷續蟬聲外稀疎鴈下前年光空去也人事益蕭然
洗竹留新笋翻書得舊編誰知養心者肯與世爭權

中秋光景好中州煙水奇天重初寒候人便半醉時
榻緣明月掃襟待好風吹一點宵中事人間都不知

良月滿高樓高樓仍中秋午夜冷露下千里寒光流
何人將此鑑拂拭新磨休照破萬古心白盡萬古頭

人老秋更老山深水復深高木已就脫慧禽空好音
筋骸非曩

日道德負初心賴有餘編在時時尚可尋
九月氣乍肅衰柳猶有蟬霜外疎鐘斷風餘清籟傳千山亂遠
目一鶚摩高天自非出世入而敢危行言

水寒潭見心木落山露骨始信天無涯萬里不隔物脫衣掛扶
桑引手探月窟不負仁義心區區五十一

萬里晴天外一片霜上月長松挺青葱羣卉入消歇有齒日益
衰有髮日益脫獲罪固已多此心難屑屑

放言

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忽忽閑拈
筆時時自寫名誰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

小圃逢春

隨分亭欄亦弄妍不妨閑傍酒壚邊
夜簷靜透花間月晝戶寒生竹外煙
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閑去豈徒然
壺中日月長多少濫占風光二十年

惜芳菲

細算人間千萬事皆輸花底共開顏
芳菲大率一春內爛漫都無十日間
亦恐憂愁為齟齬更防風雨作艱難
莫教此後成遺恨把火罇前尚可攀

弄筆

行年五十二老去復何憂事貴照至底
話難言到頭上有明天

子下有賢諸侯飽食高眠外自餘無所求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之得凌

答人書

卿相一歲俸寒儒一生費人爵固不同天爵何嘗匱不有霜與雪安知松與桂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

與人話舊

耳目所聞見且言三十春纔更十次閨已換一番人圯族綺紈故朱門車馬新從來皆偶爾何者謂功勲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天津幽居

予家洛城裏况復在天津日近先知曉天低易得春時光優化國景物厚幽人自可辭軒冕閑中老此身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繩水吟

有水善平難善直唯繩能直不能平如將繩水合為一世上何
憂事不明

重遊洛川

買石尚饒雲買山當從水雲可致無心水能為鑑止性以無心
明情由鑑止已二者不可失出彼而入此

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沉吟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
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著棋閒動戰爭心一盃酒美聊康
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登嵩頂

九州環遶若棋枰萬歲崇高看太平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
復有交爭長憂眼見姦雄輩且願身為堯舜氓五十三年蕪沒
事如今方喜看春耕

和祖龍圖見寄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遊興亦難拘日限夢魂都
不到人間煙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閒洛社交朋屢思
約幾時曾得略躋攀

自况 三首

名利場中難著脚林泉路上早迴頭不然半百殘軀體正被風
波汨未休

滿天風月為官守遍地滿山是事權
唯我敢開無意口對人高道不妨言

每恨性昏聞道晚長慙智短適時難
人生三萬六千日二萬日來身却閒

治平丁未仲秋遊伊洛二川六日晚出洛城西門宿奉親
僧舍聽張道人彈琴

向晚驅車出上陽初程使宿水雲鄉
更聞數弄神仙曲始信壺中日月長

九日登壽安縣錦幘山下宿邑中

煙嵐一簇特崔嵬到此令人心自灰
上有神仙不知姓洞門閑

倚白雲開

依韻和壽安尹尉有寄

不向紅塵浪著鞭殊無才業合時賢本酬壯志都無效欲住青山却有緣翠竹陰中開縹帙白雲堆裏揖飛泉錦幘正與南溪對他日從遊之子傳

十三日遊上寺

北在縣

及黃澗

西在縣

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不向此中尋洞府更於何處覓藏花

十六日依韻酬福昌令有寄

道義相歡豈易親古稱難處是知人文章不結市朝士榮辱非

關雲水身話入精詳皆物理言無形跡盡天真他時洛社過從
輦圖牒中添又一鄰

十九日歸洛城路遊龍門

伊川往復過龍山每過龍山意且閒莫道移人不由境可堪深
著利名間

留題龍門

融結成來不記秋斷崖蒼壁鎖煙愁中分洪造夏王力橫截大
山伊水流八節灘聲長在耳一川風景盡歸樓行人莫動凭欄
興無限英雄浪白頭

龍門石樓看伊川

數朝從款走煙霞縱意凭欄看物華百尺樓高通鳥道一川煙
水屬僧家直須心逸方為樂始信官榮未足誇此景得遊無事
日也宜知幸福無涯

二十五日依韻和左藏吳傳正寺丞見贈

上陽光景好看書非象之中有坦途良月引歸芳草渡快風飛
過洞庭湖不因赤水時時往焉有黃芽日日娛莫道天津便無
事也須閒處著功夫

來詩云從此天津南畔景不
教郡屬邵堯夫故有是句

代書寄劍州普安令周士彥屯田

作官休用歎奚為未有升高不自卑君子屈伸方為道吾儒進
退貴從宜卽今彭澤歸何地他日東門去未遲痛恨伊嵩景無

限一名佳處重來資

和魏教授見贈

清世文章日月懸無才唯幸樂豐年遊山太室更少室看水伊
川又洛川古有孟軻難語覺時無顏子易為賢讀書每到天根
處長懼諸公問極玄

和吳冲卿省副見贈

非有非無是祖鄉都來相去一毫芒人人可到我未到物物不
妨誰與妨失卽肝脾為楚越得之藜藿是膏粱一言千古難知
處妙用仍須看呂梁

傷心行

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料得人心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不把憂愁累物華光陰過眼疾如車以平為樂忝知分待足求安恐未涯食罷有時尋蕙圃睡餘無事訪僧家天津風月勝他處長是思君共煮茶

仁者吟

仁者難尋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思山吟

祇恐身閒心未閒
心閒何必住雲山
果然得手情性上
更肯埋頭利害間
動止未嘗防忌諱
語言何復著機關
不圖為樂至于此
天馬無蹤自往還

依韻和劉職方見贈

造物工夫意自深
從吾所樂是山林
少因多病不干祿
老為無才難動心
花月靜時行水際
蕙風香處卧松陰
閒牕一覺從容睡
願當封侯與賜金

崇德閣下答諸公不語禪

浩浩長空走日輪
何須苦苦辨根塵
鵬程萬里非由駕
鶴算三

千別有春鉛錫點金終屬假丹青畫馬妄求真請觀風急天寒
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代書寄長安幕張文通

無學又無謨胸中一向虛枯腸忻飲酒病眼怕看書洛浦輕風
裏天津小雨餘故人千里隔相望意何如

先幾吟

先幾能識是吾儕慎勿輕為世俗咤把似衆中呈醜拙爭如靜
裏且詠諧奇花萬狀皆輸眼明月一輪長入懷似此光陰豈虛
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風吹木葉吟

熙寧三年

風吹木葉不吹根慎勿將根苦自陳天子舊都閒好住聖人餘
事冗休論長年國裏神仙侶安樂窩中富貴人萬水千山行已
遍歸來認得自家身

閒行吟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
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
意閒氣胸中一點無

投吳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
處更無緣顏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寶
肆愛人珠貝重憂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
牀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作本有待夸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
收功處踏盡人間閒路歧

逍遙吟

吾道本來平人多不肯行得心無厚味失脚有深坑若未通天
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

人生憂不足足外更何求吾生雖未足亦也却無憂天和將酒
養真樂有詩勾不信年光會催人早白頭

夜入安樂窩晨興飲太和窮神知道泰養素得天多日月任推
盪山川徒琢磨欲求為此者到了是誰何

何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
兩儀長在手萬化不關心
石裏時藏玉砂中屢得金
分明難理會須索入沉吟

放小魚

纖鮮不足留此失一生休
放爾江湖去寬渠鼎鑊遊
更宜深避網慎勿悞吞鉤
天下多庖者無令落庶羞

再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乍涼天氣好何處不堪遊
鴻雁來賓日鷹鷂得志秋
忘形終夕樂失脚一生休
多少江湖上舟船未到頭

重九日登石閣

三首錄一

事出一時閒時過事莫還
當時深可愛過後不堪看
夏去休言

暑冬來始講寒人能知此理憂患自難干

和王安之少卿同遊龍門

生平有癖好尋幽一歲龍山四五遊或往或還都不計蓋無榮利可稽留

數朝從款看伊流夜卜香山宿石樓會有涼風開遠意更和煙雨弄高秋

歲暮自貽

當年志意欲橫秋今日思之重可羞事到強圖皆屑屑道非真得盡悠悠靜中照物精難隱老後看書味轉優談塵從容對賓客薦葦重疊誤公侯已蒙賢傑開青眼不顧妻孥怨白頭谷口

鄭真焉敢望壽陵餘子若為謀鼎間龍虎望看守碁上山河廢
講求一枕晴牕睡初覺數聲幽鳥語方休林泉好處將詩買風
月佳時用酒酬三百六旬如去箭肯教襟抱落閒愁

寄亳州秦伯鎮兵部

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
故却生金

酒涵花影滿卮紅瀉入天和胸臆中最愛一般情味好半醺時
與太初同

獨賞牡丹

賞花全易識花難善識花人獨倚欄而露功中觀造化神仙品

裏定容顏尋常只可言時尚奇絕方名出世間賦分也須知不
淺算來消得一生閒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
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華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
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書皇極經世後

樸散入道立法始乎犧皇歲月易遷革書傳難考詳二帝啟禪
讓三王正紀綱五伯仗形勝七國爭強梁兩漢驤龍鳳三分走
虎狼西晉擅風流羣凶來北荒東晉事清芬傳馨宋齊梁逮陳

不足算江表成悲傷後魏乘晉弊掃除幾小康遷洛未甚久旋
聞東西將北齊舉燭火後周馳星光隋能一統之駕福于巨唐
五代如傳舍天下徒擾擾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一萬里區
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或混同六合或控制
一方或創業先後或垂祚短長或奮于將陞或奪于己昌或災
興無妄或福會不祥或患生藩屏或難起蕭牆或病由唇齒或
疾亟膏肓談笑萌事端酒食開戰場情慾之一發利害之相戕
劇力恣吞噬無涯罹禍殃山川纔表裏邱壠又荒涼荆棘除難
盡芝蘭種未芳龍蛇走平地玉石粹崑岡善設稱周孔能齊是
老莊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思鄭州陳知默因感其化去不得一識面

美物須絕代異人須不世造化生得成諒亦非容易曠世耳可
聞同時目能視陳子同時人奈何聞諸耳

小車行

喜醉豈無千日酒惜春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歡喜滿洛城
中都似家

垂柳

門前垂柳正依依更被東風來往吹忘了自家今已老却疑自
是少年時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生平與人交

生平與人交未始有甘壞已亦無負人人亦無我害

知識吟

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擊壤吟

人言別有洞中仙洞裏神仙恐妄傳若俟靈丹須九轉必求
頂更千年長年國裏花千樹安樂窩中樂滿懸有樂有花仍有

酒却疑身是洞中仙

林下吟 五首錄三

真工造化豈容私拙者為謀亦甚微
安樂窩深初起後太和湯
釀半醺時長年國裏籃舁往永熟鄉中杖策歸
身似升平無一事數莖髭白任風吹

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
萬事去心閒偃仰四支由
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裯
誰道仙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有物輕醇號太和半醺中最得春
多靈丹換骨還如否白日升
天得似麼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忘言
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

檢真樂攻心不奈何

安樂窩中自訟吟

不向紅塵浪著鞭
唯求寡過尚無緣
虛更遽瑗知非日
謬歷宣尼讀易年
髮到白時難受彩
心歸通後更何言
至陽之氣方為玉
猶恐鑽磨未甚堅

林下局事吟

閑人亦也有官守
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
承曉露看花一事迎
晚風觀柳一事對皓月
吟詩一事留嘉賓
飲酒從事于茲二十年
欲求同列誰能否

謝甯寺丞惠希夷磚

仙掌峰巒峭不收

陳圖南也

去後遂無儔能斟時事高擡手善

酌人情畧撥頭畫虎不成心尚在悲麟無應淚橫流悟來不必多言語贏得清閑第一籌

和君實端明花菴獨坐

靜坐養天和其來所得多耽耽同

又作殊

厦宇密密引藤蘿忘去

貴臣度能容野客過繫時休戚重終不道如何

和君實端明見贈

曾不見譊譊城中類遠郊雖無千里馬却有一枝巢月出雲山背風來松竹梢頑然何所得豈復避人朝

秋夜

浮雲一消散星斗粲長天
碧蘚墜丹果清香生白蓮
體涼猶衣葛耳靜已無蟬
坐久羣動息秋空唯寂然

雲

晴空碧於水那得片雲飛
映日成丹鳳隨風變白衣
去來皆絕迹隱顯兩忘機
天理誰能測終然何所歸

和雲

萬里幙四垂一片雲自飛
祇知根抱石不為天為衣
旣來曾無心却去寧有機
未能作霖雨安用帝鄉歸

秋日登石閣

初晴僧閣一凭欄風物淒涼
八月間欲盡上層嘗脚力
更於高

處看人寰秋深天氣隨宜好老後心懷只愛閑為報遠山休歛黛
這般情意久闌珊

風月吟

涼風無限清良月無限明清明不我捨長能成歡情終朝三褫
辱晝日三接榮榮辱不我預何復能有驚

贈富公

天下繫休戚世間誰擬倫三朝為宰相四水作閑人照破萬古
事收歸一點真不知緣底事見我却慙慙

誠子吟

善惡無他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不害為君子迷復終

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白珪無玷始稱珍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就新

自古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為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求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

寒夜吟

天加一倍寒我添一重被不出既往言不為已甚事責已重以周與人不求備唯是大聖人能立無過地

事急吟

旱急望雨意病危思藥心人人當此際不待勸而深

知人吟

事到急時觀態度人于危處露肝脾
深心厚貌平時可慎勿便言容易知

思患吟

緣飾近虛襟虛襟後患深
療飢當用食救旱必須霖

和君實端明

養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
且無官責咎幸免世猜嫌
蓬戶能安分藜羹固不饜
一般偏好處曝背向前簷

謝富相公見示新詩一軸

通衢選地半松筠元老辭榮向盛辰
多種好花觀物體每斟酌

酒發天真清朝將相當年事碧洞神仙今日身更出新詩二十
首其間字字敵陽春

文章天下稱公器詩在文章更不疎到性始知真氣味入神方
見妙工夫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照有無辭比離騷更溫
潤離騷其奈少寬舒

和君實端明登石閣

平地雖然遠那知物物新危樓一百尺別有萬般春

六十三吟

行年六十有三歲齒髮雖衰志未衰恥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
力妄施為愁聞刮骨聲音切悶見吹毛智數卑珍重至人嘗有

語失便宜是得便宜

陳希夷先生嘗有是言

太和湯吟

二味相和就甕頭一般收口效偏優同斟抵却因無事獨酌何
嘗為有愁纔沃便從真宰辟半醺仍約伏羲遊人間盡愛醉時
好未到醉時誰肯休

天意吟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
求在一源未契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聖人能事人難
繼無價明珠正在淵

三感

老而不歇是一感安而不樂是二感閑而不清是三感三者之
惑是戕賊

四喜

一喜長年為壽域二喜豐年為樂國三喜清閑為福德四喜安
康為福力

一室吟

一室可容身四時長有春何嘗無美酒未始絕佳賓洞裏賞花

者

君貺也宅
中有洞

天邊泛月人

君貺也宅
中有樓

相逢應有語笑我太因循

兩歲錦幘之遊不克見鄭令因以寄之

歲歲羣芳正爛開錦幘山下賞春來兩年不得陪仙躅洞裏仙

人出未回

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事事無，唯存一卷伏羲書。
倦時就枕不必睡，快後攜筇任所趨。
準備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蘇。
苟非先聖開蒙吝，幾作人間淺丈夫。

安樂窩中弄舊編，舊編將絕又重聯。
燈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
有主山河難占籍，無爭風月任收權。
閑吟閒咏人休問，此箇工夫世不傳。

安樂窩中萬戶侯，良辰美景忍虛休。
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放懷年老頭。
曉露重時花滿檻，暖醅浮處酒盈甌。
聖人喫緊些兒道，

事又省工夫又省憂

安樂窩中甚不貧中間有榻可容身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
時長若春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唯人與日不相
遠過此何嘗更語真

省事吟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
謝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

舉世吟

舉世自紛紛誰為無事人吾生獨何幸卧看洛陽春

筴年老逢春詩

年老逢春春莫疑

箋云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且無形不見只有意能知
老年纔會惜芳菲

箋云一歲正榮處三春特盛時是花堪愛惜况見好花枝
自知一賞有分付

箋云羣卉爭妍處奇花獨異時東君深意思亦恐要人知
誰讓千金無子遺

箋云白日偏催處黃金欲盡時侈心都用了始得一開眉
美酒飲教微醉後

箋云瓮頭噴液處盞面起花時有客來相訪通名曰伏羲

好花放到半開時

箋云風輕如笑處露重似啼時只向笑啼處濃香惹滿衣
這般意思難名狀

箋云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言語既難到丹青何處施
只恐人間都未知

箋云酒到醺酣處花當爛熳時醺酣歸酩酊爛熳入離披
謝君實端明用只將花卉記冬春

有時自問自家身莫是羲皇已上人日往月來都不記只將花
卉記冬春

大字吟

詩成半醉正陶陶
更用如椽大筆抄
儘得意時仍放手
到凝情處畧濡毫
魯陽却日功猶淺
宗慤乘風志未高
寫出太平難狀意
任他天下頌功勞

教子吟

為人能了自家身
千萬人中有一人
雖用知如未知說
在乎行與不行分
該通始謂才中秀
傑出方名席上珍
善惡一何相去遠
也由資性也由勤

世上吟

世上偷閑始得閑
我生長在不忙間
光陰有限同歸老
風月無涯可慰顏
坐臥遶身唯水竹
登臨滿目但雲山
醉眠只就花陰

下轉破花陰夢始還

旋風吟二首

安有太平人不平人心平處固無爭棋中機械不願看琴裏語
言時喜聽少日掛心唯帝典老年留意只義經自知別得收功
處松桂隆冬始見青

松桂隆冬始見青蒿萊盛夏亦能榮光陰去後繩難繫利害在
前人必爭萬事莫於疑處動一身常向吉中行人心相去無多
遠安有太平人不平

覽照吟

凌晨覽照見皤然自喜皤然一隻仙慷慨敢開天下口分明高

道世間言雖然天下本無事不奈世間長有賢自問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稱老林泉

自在吟

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為善吟

人之為善事善事義當為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

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偶得吟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
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男子吟

欲作一男子須了四般事財能使人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
矜勢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豈在塵埃裏

待物吟

待物莫如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義理須宜
顧才能不用矜世間閑緣飾到了是虛名

無事吟

人間萬事若磨持，叢入枯榮利害機。
祇有一般無對處，都如天地未分時。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
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可必吟

可必人間唯善事，不由天地只由衷。
莫嫌効遠因而止，更勉其來更有功。

恍惚吟

恍惚陰陽初變化
氤氲天地乍迴旋
中間些子好光景
安得工

夫人語言

謝君實端明詩

人說崑崙多美玉
世傳滄海有明珠
世傳人說恐無據
今我家藏乃不虛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
蒼蒼何處尋
非高亦非遠
都只在人心

天意吟

人能言語自能窺
天意無言人莫欺
莫道無言便無事
殆非流

俗所能知

小車行

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大斃子中消白日小車兒
上看青天閑為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俯仰之間俱是
樂任他人道似神仙

晚步吟

晚步上陽提手攜筇竹枝靜隨芳草去閑逐野雲歸月出松梢
處風來蘋末時林間此光景能有幾人知

接花吟

物為萬民生人為萬物靈人非物不活物代人而與男女天所

生夫妻人所成天人相與外率是皆虛名

觀陳希夷先生真及墨跡

未見希夷真未見希夷蹟止聞希夷名希夷心未識
及見希夷蹟又見希夷真始知今與古天下長有人
希夷真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歡喜吟

日往月來終則有始半行天上半下地底照臨之間不憂則喜
予何人哉歡喜不已

自作真贊

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骸

弄丸餘暇閑往閑來

九謂太極

秋閣吟

秋閣一凭欄人心何悄然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澹泊霜前日蕭疎雨後天丹青空妙手此意有誰傳

力外吟

以少為多以無為有力外周旋不能長久

謝傳欽之學士見訪

長莫長於天大莫大於地天地尚有極自餘安足計世態非一朝人情止於是以至立殊功無非借巨勢適會在其間慎勿強生事雖嚴似雪霜無改如松桂方惜久離濶却喜由道義相別

二十年猶能記憔悴

答傅欽之

欽之謂我曰詩欲多吟不如少吟詩欲少吟不如不吟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芝蘭在室不能無臭金石振地不能無聲惡則哀之哀而不傷善則樂之樂而不淫

月陂閑步

因隨芳草行來遠為愛清波歸去遲獨步獨吟仍獨坐初涼天氣未寒時

謝圓益上人惠詩一卷

覽公詩十首起我意何多似藥驅疑疾如茶滌睡魔月當松皎
潔山隔水嵯峨明日如無事天津可再過

自述 二首錄一

何者堪名席上珍都緣當日得師真是知佚我無如老惟喜放
懷長似春得志當為天下事退居聊作水雲身胸中一點分明
處不負高天不負人

天津弊居蒙諸公共為成買作詩以謝

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
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
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

倒載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
陌徹銅駝花爛熳堤連金谷草
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
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
寓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
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
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
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

謝君實端明惠山蔬八品

八品山蔬盡藥萌何山採得各標
名山翁驚受霜臺貺即命山妻親
自烹

和君實端明洛陽看花

洛陽最得中和氣一草一木皆入
看飲水也須無限樂况能時復舉
杯盤

洛陽花木誇天下吾輩遊勝庶士遊重念東君分付意忍於佳處不遲留

洛陽交友皆奇傑遞賞名園只似家却笑孟郊窮不慣一日看盡長安花

南園一色栽桃李春到且圖花早開多謝主人情意厚天津客不等閑來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安樂窩銘

安莫安于王政平樂莫樂于年穀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
由得康寧

思省吟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

乾坤吟

用九見羣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為利四象以九
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
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

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
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
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應龍吟

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庶物同遊六虛能潛能見能吸能呼
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何處是仙鄉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涼靜處乾坤
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謝富相公

寵辱見多惡足驚出塵還喜自誠明閑中氣象乾坤大靜處光陰宇宙清素業經綸無少愧全功天地不虛生野人何幸逢昌運一百餘年天下平

一
瓮牖吟

瓮破已甘棄言收用有方用時須藉口照處便安牀不假軒窓力能迴日月光清平臥其下自可比羲皇

人生長有兩般愁

人生長有兩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或向利中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多思唯恐晚得手未老已聞先白頭我有何功居彼土其間攘臂獨無憂

中秋月

一年一度中秋夜十度中秋九度陰求滿直須當夜半要明仍
候到天心無雲照處情非淺不睡觀時意更深徒愛古人詩句
好何堪千里共如今

和李文思早秋 五首錄一

一雨洗觚稜三川氣象清林風傳顓氣木葉送商聲忽忽蓮生
的看看菊吐英太平時裏老何以報虛生

堯夫何所有

堯夫何所有一色得天和夏住長生洞冬居安樂窩鶯花供放
適風月助吟哦竊料人間樂無如我最多

長憶乍能言

長憶乍能言朝遊父母前方行初下膝既老遂華顛在昔四五
歲于今六十年却看兒女戲又喜又潸然

獨坐吟

天告自丁寧人多不肯聽四時皆有景萬物豈無情禍福眼前
事是非身後名誰能事閑氣浪與世人爭

又

天意自分明人多不肯行鶯花春乍暖風月雨初晴靜坐澄思
慮閑吟樂性情誰能事閑氣浪與世人爭

意未萌于心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
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老翁吟

皤然一老翁凡百事皆慵舊物不盡記故人難得逢幽花渾在
霧殘夢半隨風只且願天下時和與歲豐

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
不是星辰

道家儀用此巾衣師外曾聞更拜誰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
不是吾師

安車塵尾道衣裝里閑過從乃是常聞說洞天多似此吾鄉殊不異仙鄉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工夫自可尋若說衣巾便為道堯夫何者敢披襟

再用晴牕氣暖墨花春謝王勝之諫議惠金雀硯

硯名金雀世難倫用報慚無天下珍國士有詩偏雅處晴牕氣暖墨花春

題范忠獻公真

范邵居洛陽希夷居華山陳邵為邑人忠獻為顯官邵在范之後陳在范之前三人貌相類兩人名相連

試筆

心在人軀號太陽能於事上發輝光如何皎日照八表得似靈
臺高一方家用平康貧不害身無疾病瘦何妨高吟大笑洛城
裏看盡人間手脚忙

試硯

富貴傲人人未信還知富貴去如何常觀靜處光陰好亦恐閑
時思慮多日出自然天不暗風來安得水無波世間大有平田
地因甚須由捷徑過

問調鼎

請將調鼎問于君調鼎功夫敢預聞只有鹽梅難盡善豈無薑

桂助為辛和羹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便得均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歲儉吟

歲儉心非儉家貧道不貧誰知天地內別有好乾坤

極論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都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求鑑吟

人無鑑流水當求鑑止水流水無定形止水有定體人無鑑于

水當求鑑于人水鑑見人貌人鑑見人神

學佛吟

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少日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微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性情

踐形治性踐跡治情賢人踐跡聖人踐形

心跡吟

聖人了心賢人了跡了心無窮了跡無極

冬不出吟

冬非不欲出欲出苦日短年老恐話長天寒怕歸晚山翁頭有
風鄉友情非淺必欲相招延春光況不遠

觀物

地以靜而方人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
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
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坐右吟

萬化備于身直須資養深因何為寶鑑只被用精金酒少如茶
飲詩多似史吟顏淵方內樂天下事難任

六十五歲新正自貽熙寧八年

予家洛城裏况在天津畔行年六十五當宋之盛旦南園臨通
衢北園仰雙觀雖然在京國却如處山澗清泉篆溝渠茂木繡
霄漢涼風竹下來皓月松間見面前有芝蘭目下無冰炭坐上
有餘歡胸中無交戰冬夏既不出炎涼徒自變榮辱既不入富
貴徒自銜惡聞人之惡樂道人之善不行何趨起勿藥何瞑眩
誰謂金石堅其心亦能斷誰謂鬼神靈其誠亦能貫

觀易吟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又云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
兩般義又云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三皇吟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勲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觀五帝吟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容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修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名類日中

喜老吟

幾何能得鬢如絲安用區區鑷白髭在世上官雖不做出人間

事却能知待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迄時多少寬平好田地山翁方始會開眉

還圓益上人詩卷

餅錫相從更一巾一巾曾拂十州塵心通佛性久無礙口道儒言殊不陳吳越江山前日事伊嵩風月此時身閑行閑坐松陰下應恃眼明長笑人

小車初出吟

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止能移一宮

無疾吟

無疾之安無災之福舉天下人不為之足

四者吟

財色名勢為世所親四者不動然後見人

不同吟

求者不得辭者不能二者相去其遠幾程

答人吟

筋骸得似當年否氣血能如舊日無却喜一般增長處罇前談笑有工夫

歲寒吟

松柏入冬看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觀

觀物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
洪鈞賦與不為貧
因探月窟方知物
未躡天根豈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
地逢雷處看天根
天根月窟閑來往
三十六宮都是春

秋懷吟

一番春了未多時
雲外征鴻又報歸
節物眼前來若此
歲華頭上去如斯
當年志意雖然在
今日筋骸寧不衰
賴有寸心常自喜
聖人難處却能知

歲暮自貽吟

天道無長春
地道無常珍
須臾中和氣
方生粹美人
良田多黍稷

稔薄地足荆榛樗櫟蓬蒿類正能充惡薪

君子飲酒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時和歲豐筋骸康健里閭過從
君子飲酒其樂無窮

讀張子房傳吟

漢室開基第一功善哉能始亦能終直疑後日赤松子便是當
年黃石公用捨隨時無分限行藏在我有窮通古人已死不復
見痛惜今人少此風

治亂吟

五首錄二

中原一片閑田地曾生三皇與五帝三皇五帝子孫多或賤或

貧或富貴

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藏諸用而顯諸仁

觀事吟

一歲之事勤在春一日之事勤在晨一生之事勤在少一端之事勤在新

金玉吟

聖在人中出心從行上修金於沙裏得玉向石中求

上下吟

自下觀上無限富貴自上觀下無限賤貧自心觀物何物能一

自物觀心何心不均

不再吟

春無再至花無再開人無再少時無再來

毛頭吟

憂國心深為愛君愛君須更重於身口中講得未必是手裏做
成方始真妄意動時難照物俗情私處莫知人厚誣天下凶之
甚多少英才在下塵

六得吟

眼能識得耳能聽得口能道得手能做得身能行得心能放得
六者盡與天地同德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不止省心又更省力

無妄吟

耳無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
予何人哉敢不希慕

宇宙吟

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緜緜而若存用之豈有勤

久旱吟

久旱望雨久雨思晴天之常道人之常情

成性吟

成性存存用志不分又何患乎不到古人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胸中美物肯自衙天下英才致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浩歌吟

何者謂知機惟神能造微行藏全在我用捨繫於時每恨知人晚常憂見事遲與天為一體然後識宣尼

利名吟

利名都不到胸中由此胸中氣自冲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

凭高吟

誰將酷烈千般毒變作恩光一派深惆悵先民不復見更凭高處儘沈吟

君子吟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樹恩尚力樹敵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至樂善善歸君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怪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絕

爽口吟

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慮爽意之言少語爽身之事少做

至誠吟

不多求故得不離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

詩酒吟

聖人難處口能宣何止千年與萬年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
會看青天鬼神情狀將詩寫造化工夫用酒傳傳寫不干詩酒
事若無詩酒又難言

知音吟

仲尼始可言無意孟子方能不動心莫向山中尋白玉但於身
上覓黃金山中白玉有時得身上黃金無處尋我輩何人敢稱

會安知世上無知音

觀物吟

一氣纔分兩儀已備圓者為天方者為地變化生成動植類起
人在其間最靈最貴

感事吟 五首錄三

萬物有精英人為萬物靈必先詳事體然後論人情氣靜形安
樂心閒身太平伊者治天下不出此名生

用藥似交兵兵交豈有寧求安安未得去病病還生湯劑未全
補甘肥又却爭何由能壽考瑞應老人星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有壽人未過百來歲出口無善

言行身無善事徒有人之身殊無人之貴

見義吟

見善必為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

觀物吟

畫工狀物經月經年軒鑑照物立寓于前鑑之為明猶或未精
工出人手平與不平天下之平莫若于水止能照表不能照裏
表裏洞照其唯聖人察言觀行罔或不真盡物之性去己之情
有德之人而必有言能言之人未必能行

能寐吟

大驚不寐大憂不寐大傷不寐大病不寐大喜不寐大安能寐

何故不寐溺於有累何故能寐行於無事

先天吟

若聞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著工夫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無

自樂吟

麟鳳何嘗不在郊太平消得苦詭詭纔聞善事心先喜每見奇書手自抄一瓦清泉來竹下兩竿紅日上松梢窩中睡起窩前坐安得閒辭解客嘲

代書吟

金須百鍊始知精水鑑何如人鑑明不棄既能存故舊久要焉

敢忘平生經綸事體當言用道義襟懷只論誠草木面前何止
萬歲寒松桂獨青青

萬物吟

萬物備于身乾坤不負人時光嗟荏苒事體落因循既感青春
老還驚白髮新胸中若無有未免作埃塵

月窟吟

月窟與天根中間來往頻所居皆綽綽何往不申申投足自有
定滿懷都是春若無詩與酒又似太虧人

大象吟

大象自中虛中虛真不渝施為心事業應對口工夫伎量千般

有憂愁一點無人能知此理勝讀五車書

百病吟

百病起於情情輕病亦輕可能無系累却是有依憑秋月千山
靜春華萬木榮若論真事業人力莫經營

留題水北楊郎中園亭二首

買宅從來重見山見山今值幾何錢奇峰環列遠隔水喬木俯
臨微帶烟行路客疑經洞府凭欄人恐是神僊長憂暗入丹青
手寫向鮫綃天下傳

洛下誰家不買居買居還得似君無風光一片非塵世景物四
時真畫圖後圃花奇真閬苑前軒峯好類蓬壺人生能向此中

老亦是世間豪丈夫

不肖吟

不肖之人志在遊蕩身在屋下心在屋上不肖之子志在浮誇
身尚不保焉能保家

大易吟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
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罷吟吟

久欲罷吟詩還驚意忽奇坐中知物體言外到天機得句不勝
易成篇豈忍遺安知千萬載後世無宣尼

黃金吟

身上有黃金人無走陸沈求時未必見得處不因尋辯捷非通
物涵容是了心會彈無絃琴然後能知音

團團吟

如鑑又如鉤回旋莫記秋難窮天上理易白世間頭團處人人
喜虧時物物愁有生無不喘何必待吳牛

觀碁絕句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心一條無敵路徹了沒人行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情一條平穩路痛惜沒人行

誠子吟

至寶明珠非有類全珍良玉自無瑕為珠為玉尚如此何況為人多過差

道不遠于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覓乾坤

冬至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歡喜吟

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人人自歡喜何患少交遊

推誠吟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

心人不知

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推

堯夫吟

堯夫吟天下拙來無時去無節如山川行不徹如江河流不竭如芝蘭香不歇如簫韶聲不絕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風也有月又溫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

天人吟

天學修心人學修身身安心樂乃見天人天之與人相去不遠不知者多知之者鮮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不樂身何由安

十分吟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真非謂能寫字非謂能為文非謂眉目
秀非謂衣裳新欲行人世上直須先了身所謂十分人須有十
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兄盡其意事君
盡其忠事師盡其義人壽百來年其過豈容易雖然瞬息間其
間多少事號為能了事必先能了身身苟未能了何暇能了人

生日吟

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于此際
生而為人

歲暮吟

世上紛華都不見眼前唯見讀書尊
百千難過尚驚惕三十歲前尤苦辛
少日只知難險事老年方識太平身
家風幸有兒孫繼足以無心伴白雲

春天吟

一片春天在眼前眼前須識好春天
春秋冬夏能無累雪月風花都一連
能用真腴為事業豈防他物害暄妍
我生其幸何多也安有閒愁到耳邊

多事吟

多事招憂多疑招悶多與招客多取招損

觀物吟

居暗觀明居靜觀動居簡觀繁居輕觀重所居者寡所觀則衆
匪居匪觀衆寡何用

答和吳傳正贊善二首

并寄高陽王機宜

洛陽城裏一愚夫十許年來不讀書老去情懷難狀處淡煙寒
月映松疎

樂靜豈無病好閒終有心爭如自得者與世善浮沈
是非吟

是短非長好丹非素一生區區未免愛惡愛惡不去何由是非
愛惡既去是非何為

洗心吟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愆塵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

寬猛吟

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相濟其民自安

小道吟

藝雖小道事亦繫人苟不造微焉能入神

得失吟

人有賢愚事無巨細得不艱難失必容易

安分吟

輕得易失多謀少成德無盡利善無近名

好勝吟

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憂辱並至道德弗遊
不止人患身亦是仇

治心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

吾廬吟

吾亦愛吾廬吾廬似野居性隨天共淡身與世俱疎遍地長芳
草滿牀堆亂書自從無事後更不著工夫

內外吟

目耳鼻口人之戶牖心膽脾腎人之中雷內若能守外自不受

內若無守外何能久

疑信吟

人無輕信事無多疑
輕信招釁多疑招離

冬至吟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
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
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
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繩水吟

水能平而不能直
繩能直而不能平
安得繩水為人情而使天下都無爭

內外吟

衣冠整整謂之外修行義純潔謂之內修內外俱修何人不求
喜飲吟

堯夫喜飲酒飲酒喜全真不喜成酩酊只喜成微醺微醺景何
似襟懷如初春初春景何似天地纔網緼不知身是人不知人
是身只知身與人與人都未分

行止吟

時止則須止時行則可行時行與時止人力莫經營

太平吟

太平時世園亭內豐稔歲年村落間情味一般難狀處風煙草
木盡閒閒

不出吟

冬夏遠難出止行南北園如逢好風景亦可至三天

西街西行至天

北行至天津四百步
東行至天宮四百步

不同吟

君子之人與已非比聞善則樂見賢則喜小人之人與已非惡
聞善則憎見賢則怒

影論吟

性在體內影在形外性往體隨形行影會體性不存形影安在
影外之言曾何足怪

窺開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函谷塞只用一丸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渴多逢美酒病後遇良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情中明事體理外見天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可嗟兼可唾堪鄙又堪嗤
措處吟

在未定之時當難處之地方事之危疑見人之措置

幽明吟

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日月照物鬼神依人明由物顯幽由人陳
人物不作幽明何分

自餘吟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四不可吟

言不可妄行不可墮命不可忽天不可違

覽照

其骨爽其神清其祿薄其福輕

一等吟

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為第一等事須作第一等事

洛陽春吟

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閒人

自貽吟

六十有七歲生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萬物備全身天外更無
樂胸中別有春

泉布吟

名為泉布者無足走人間善發難言口能開不笑顏償逋小續
命賙急大還丹唯有商山老非干買得閒

自處吟

堯夫自處道如何滿洛陽城都似家不德於人焉敢異至誠從
物更無他眼前只見羅天爵頭上誰知換歲華何止春歸與春

在胸中長有四時花

為人吟

為人須是與人羣不與人羣不盡人大舜與人焉有異帝堯親族亦推倫人心齟齬一身病事體和諧四海春心在四支心是主四支連復遠于身

先天吟

先天事業有誰為為者如何告者誰若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眼前伎倆人皆曉心上工夫世莫知天地與身皆易地已身殊不異庖犧

年老吟

歲華頭上不能驚
唯有交親眼更明
皓皓月臨因坐看
深深酒不為愁傾
苟於心上無先覺
却似人間小後生
欲約何人為伴
侶江湖泛去一舟輕

天地吟

天人之際豈容鍼
至理何煩遠去尋
凶焰熾時焚更烈
恩波流處浸還深
長征戍卒思歸意
久旱蒼生望雨心
禍福轉來如反掌
可能中夜不沉吟

人玉吟

玉不自珍人與珍
人珍何謝玉之純
然如粹美始終一
更看清光表裏真
韜韞有名初在石
琢磨成器却須人
古人已死不復

見被褐之言不謬云

樂物吟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萬物于人一身反觀莫不全備
野軒

一軒名野非塵境嵩少煙岑送好風日月歲時都屬已更於何
處覓壺中

汗亭

許由為計未為深洗耳何如不動心到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
有事來侵

晝睡

晝睡工夫未易偕羲皇以上合安排心閒無衣飽食後園裏有時閒步回未午庭柯鶯屢轉已殘花徑客稀來請觀世上多愁者枕簟雖涼無此懷

進退吟

進退兩途皆曰賓何煩坐上苦云云低眉坐處當周物掉臂行時莫顧人齒髮既衰非少日林泉能老是長春行於無事人知否寵辱何由得到身

攝生吟

握固如嬰兒作氣如壯士二者非自然皆出不容易心為身之主志者氣之帥沉珠于深淵養自己天地

重病吟

安樂五十年一旦感重疾仍在盛夏中伏枕幾百日砭灸與藥餌百療効無一以命聽于天于心何所失

天人吟

天生此身人力寄人力盡今天數至天人相去不毫芒若有毫芒却成二

聽天吟

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于天有何不可

得一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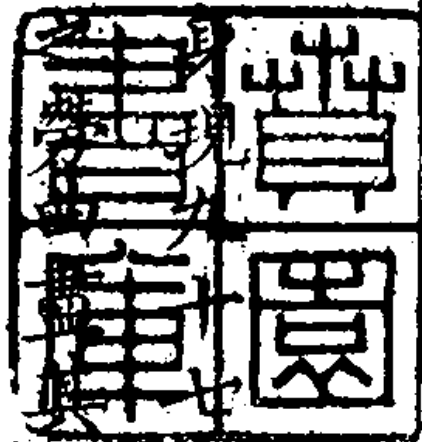
天自得一天無既我一自天而後至唯天與一無兩般我亦何

嘗與天異



文帝孝經原序

帝君以至孝而居文昌上位一十七世為士大夫
化行藏無在不以孝顯敬誦經文六章父母育子
心人子體事之懷精悉其義網維至性經紀民物達自一孝準
諸萬事摯而加切約而加詳廣宣教化敷揚妙道集眾孝之大
成而創千古之序則者也宋西山真先生言是經神妙通明易
曉如家常說話一般無不動智而覺迷其理生天地生萬物幹
陰陽而昭人極洽羣類而建王綸曾子十八章直與帝君大旨
相發明所以為文明之首出乎宜其藏之天府斗為之旋道為
之運置之巖阿山永不崩貯之水府波臣順澤麟趾不踐生草



鳳凰不食昆蟲仁鳥反哺順竹衛母種種皆慈孝仁化所感誠
大羅命世至寶實為吾儒立教不易之宗濬幼服帝訓每日持
誦是經一夕靜懃文鏡齋頭夢帝君告誡曰子誠能廣布經文
並勸世人我當保汝甲第聯雲位極文臣濬因與同人構梓翻
刻廣施凡五千餘卷闡試之日見奎斗執筆挾卷跳躍於前卷
上大書金字曰文昌孝經須臾不見頓覺祥光滿場屋異香襲
肢體文思大徹揮毫如意果得天選高擢噫嘻濬之堅持孝經
非以期驗也乃得奇驗應兆如此始信帝君為靈赫赫垂訓凜
然孝與不孝洞鑒無遺聖天子至治丕變以孝為本孰有加於
經文開化之顯著哉於是載鐫而闡述焉以見孝宜自盡為斯

人之首務庶不負帝君之諄諄告誡云

明宏治五年三月吉旦少保大學士邱濬仲深氏瓊山甫敬述

文

子
部

星
集
七

文帝孝經原跋

文昌先天之孔子也孔子後天之文昌也育子一章非即北山
生我之詩乎體親一章非即色難無違之體乎辨孝一章非即
養口體養心志之辨乎守身一章非即臨淵履冰之守乎教孝
一章非即入孝出弟之教乎孝感一章非即大德達孝人無間
言之事乎吾師瓊山邱太師性不喜談佛老獨謂曾子十八章
直與帝君大旨相發明信服聖訓如此誠以其大有功於儒教
耳夫乳哺成人之心無盡而力豈休養生送死事有終而心罔極
聖賢不過教人自盡而經天緯地實不出此所以諄諄告誡者
皆吾儒淑身治人務本行道大學問鑒也誌之愧未逮也

明宏治五年三月內翰林侍讀學士王鏊敬跋

道藏輯要

文昌孝經

開經啟

浩浩紫宸天郁郁寶華筵文明光妙道正覺位皇元振嗣
恩素重救劫孝登先大洞完本願應驗子心堅

育子章第一

真君曰乾為大父坤為大母含宏覆載胞與萬有羣類咸遂各
得其所賦形為物稟理為人超物最靈脫離蠢劫戴高履厚俯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睢陽蔣子蒲夢因重訂

仰自若相安不覺失其真性父兮母兮育我者宏兩大生成一
小天地世人不悟全不知孝吾今明闡以省大衆乾坤養物勞
而不勞父母生子不勞而勞自字及姪自幼迄壯心力所注無
有休歇十月未生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耽娠如山筋
疼血滯寢處不舒臨盆性命若不自保父心關惻母體擔虞縱
令易誕費盡勞苦若或遲久不行分娩艱難震恐死中幸生幾
舍其母始獲其子一月暗居三年乳哺啼即懷抱猶恐不調睡
令安寢戒勿動搖含食以飼貼衣以裹諒其饑飽適其寒暑痘
疹關煞急遽驚悸呶唔解語匍匐學行手不釋提心不釋護子
既年長恐其不壽多方保持幸而克祐籌畫有無計其婚媾厥

齡方少諸務未曉一出入處處念之綢繆咨嗟諄諄誠命親
心惆悵子方燕樂教之生計教之成業母誕維艱父誨匪易雖
至英年恤若孩提食留子餐勝如已餐衣留子衣勝如已衣子
若有疾甚於已疾有可代者已所甘受子若遠遊行旅風霜夢
寐通之踰期不歸睛裂腸斷子有寸善誇揚樂與子有小過回
護遮蓋暗自傷心恐其名敗子惟賢能父母有賴子若不肖父
母誰倚子若妄為父母身危作事未事俱切親情芽栽茁培堂
基構植母勤子生父作子述其行其志不厭其苦憐子念子何
時放置形或暫離心恒無間貴如帝王神如天曹顯如公卿賤
如編戶愚如齊氓皆如是心窮達愁樂存歿明幽皆如是心混

沌初分亘古及今普天匝地綿綿惻怛父母之心無不如是如
乾覆物如坤載物和藹流盈充塞兩間莫大慈悲無過親心
即說偈曰萬般勞瘁有時休育子辛勤無盡頭字懷耐苦終無
厭訓誨循徐不憚求一葉靈根非易植窮年愛護幾曾優子俱
親自身栽養親老心猶為子籌 又說偈曰真誠一片結成慈
全無半點飾虛時慈中栽養靈根大生生不已自無涯
靈慈神咒○佛菩薩菩提心大羅會上陀羅尼一切救苦難無
過我親心聖主仁君救濟生靈不忍一匹之不生無如愛子心
靡所不至誠推極仁惠者孰能踰二人

體親章第二

真君曰前章所言不止育子直將子心親曲體之凡為人子當以二親體我心者還體親心體我此身骨稟父生肉稟母成一膚一髮或有毀傷親心隱痛子心何安心為身主太和蘊毓父兮所化母兮所育一有不孝失親本來孝先百行根從心起定省溫清時以敬將每作一事思以慰親每發一言思以告親入承親顏親歡我順親愁我解出必告親恐有惡行以禍親身歸必省親恐有惡聲以拂親心力行戒慝隨時加惕口業不干身業不作恐有意業欺親欺身恐有心業累身累親我有手足父母一體異母兄弟總屬天倫恐有參商殘親支體叔伯同根宗族一家恐有乖戾傷親骨肉祖曾上人恐失奉事悖親孝思子

孫後裔恐失字育斷親嗣脉恐失教訓敗親家規子姪世系恐
失敦睦貽親庭釁我夫我婦子媳之職恐失和敬致親不安我
有姻婭屬親至戚恐失夙好致親不寧上而有君為親所主恐
有不忠致親以逆下而民物與親並育恐有不恤損親之福外
而友朋為親之輔恐有不信絕親友道師為我法即為親箴事
恐失賢以違親訓匪人壬人親之所遠交恐不擇以累親志仰
而天高帝位乎上日月星斗親所敬畏恐有冒瀆妄干天怒致
重親辜俯而地厚羣生資始親所奉履恐有褻侮業積暴殄致
延親禍中而神祇司我親命恐有過犯致減親紀一舉一動總
期歸善以成親德我親有善身順其美救人之難即是親救濟

人之急即是親濟憫人之孤即是親憫容人之過即是親容種
種不一體親至意親或有過委曲進諫俟其必改以善規親猶
承以養養必兼善方得為子人各有親曷不懷思父母在日壽
不過百惟德之長垂裕彌遐是以至孝親在一日得養一日堂
上皆存膝下完聚人生最樂惜此光陰誠不易得玉食三穀勺
水一菽各盡其歡加餐則喜減膳則懼貧富豐嗇敬無二心願
親常安恐體失和疾病休戚常係子心一當有恙能不滋虞藥
必先嘗衣不解帶服勞侍寢愈則徐調食不輕進相其所宜倘
或不痊延醫詢卜酒不沾唇至心禱祝殫厥念力以求必痊終
天之日飲食不甘哭泣失音衣衾棺槨多方自盡三年哀痛晨

昏設薦佳塋厚穴安置壟坵禮送歸祠親魂有托廟享墓祭四
時以安去親日遠追思常在形容面目若聞若覩動息語默尋
聲覓迹中心勿忘抱慕如存生死同情幽明一理孝道由基大
經斯彰嗟爾人子縱能如是體之親心未及萬一

偈曰幼而得親全安樂不之曉設無雙親在饑寒難自保遭此
伶仃苦方思親在好 又說偈曰嬉嬉懷抱中惟知依二親何
至長大後漸失爾天真我親既生我我全不能孝云何我養兒
我又恤之深反觀覺愧悔方知父母恩 又說偈曰室家是親
成豈是離親地莫道風光好遂把親歡易貧賤是前因豈是父
母遺生不托親體我并無人身莫怨生我苦修來自有昇富貴

是親培豈是驕親具親若不教我何有富貴遇報本正在此亦
恒安可替最易忘親處尤宜加省惕

真君曰子在懷抱啼笑嬉戲俱關親心實惟真摯為人子者能
如是否試一念之何能暫釋父母强健能嬉能笑能飲能食子
所幸見父母漸衰嬉笑飲食未必如常子心所惕責我不楚憐
親力弱嗔我聲微憐親氣怯愈加安養勿致暫勞父母逝世苦
無嬉笑及我顏色苦無怒詈及我身受縱有厚祿親不能食縱
有錦帛親不能被生不盡歡追思何及逝者念子存者念親祭
享悠遠隔不相見思一慰之悲哀無地言念斯苦實難為子
乃說偈曰親昔養兒日豈比强壯年我方學語處親疑我啼也

我方跬步時親疑我蹶也我方呶呶處親疑我疾也我方思食處親知我饑也我方思衣處親知我寒也安得本斯志體恤在親先親今且垂暮亦豈強壯比欲將飼我者奉親膳養時欲將祿我者侍親寢息時欲將顧我者扶親衰老時欲將育我者事親終天時何者我曾盡全然不之覺生我何為者能不中自作孝子明心寶咒○以此未及萬一心時時處處體親心當思愛養恩勤大每想懷耽乳哺深日在生成俯仰中覆載風光父母仁何殊羣物向春暉切切終身抱至誠

辨孝章第三

真君曰吾今闡教以示大衆親存不養親歿不葬親祚不延無

故溺女無故殺兒父母客亡骸骨不收為大不孝養親口體未足為孝養親心志方為至孝生不能養歿雖盡孝未足為孝生既能養歿亦盡孝方為至孝生我之母我固當孝後母庶母我亦當孝母或過黜母或載嫁生我勞苦亦不可負生而孤苦恩育父母且不可忘何況生我同母兄弟我固當愛前母兄弟我亦當愛同氣姊妹我固當和連枝妯娌我亦當和我生之子我固當恃前室遺子我亦當恃眾善家修無不孝推如是盡孝始克為孝始知百行惟孝為源我孝父母不敬叔伯不敬祖曾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子孫不敦宗族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和姻婭不睦鄉黨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忠君上不信師友於

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愛人民不恤物命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天地不敬三光不敬神祇於孝有虧我孝父母不敬聖賢不遠邪佞於孝有虧我孝父母財色妄貪不顧性命知過不改見善不為於孝有虧淫毒婦女破人名節於孝有虧力全名節於孝更大奉行諸善不孝吾親終為小善奉行諸善能孝我親是為至善孝之為道本乎自然無俟勉強不學而能隨行而達讀書明理因心率愛因心率敬於孝自全愚氓愚俗不雕不琢無乖無戾孝理自在苟具靈根知愛率愛知敬率敬於孝可推孝庭子容孝壺婦儀孝男端方孝女靜貞孝男溫恭孝女順柔孝子誠慤孝婦明潔孝子開先孝孫承後孝治一身一身斯立孝

治一家一家斯順孝治一國一國斯仁孝治天下天下斯昇孝
事天地天地斯成通於上下無分貴賤

偈曰世上傷恩總為財誠比諸務尤為急相通相讓兄和弟父
母心歡家道吉財生民命如哺兒祿奉君享如養親本之慈孝
為源流國阜人安景物熙 又說偈曰子賴親安享不思盡孝
易若或罹困苦方知盡孝難難易雖不同承順是一般 又說

偈曰今為辨孝者辨自夫婦始孝子賴賢助相厥內以治后惟
盡其孝君得成其緒婦惟盡其孝夫得成其家同氣因之協安
親無他意自古賢淑妻動即為夫規上克承姑順下克撫媳慈
從來嫉悍婦動即為所惑承姑必不順撫媳必不慈惟盡為妻

道方可為人媳惟盡為媳職方可為人姑身有為媳時亦有為
姑日我用身為法後人無不格嬪妃與媵妾致孝以安命婦德
成夫行化從閨中式所係重且大淑訓安可越 又說偈曰辨
之以其心毋使有不安辨之以其行毋使有或偏辨之以其時
毋使有或遷辨之以其倫毋使有或間大小各自盡親外罔所
愆誠偽在微茫省惕當所先 又說偈曰親懷為已懷至性實
綿綿即是佛菩薩即是大羅仙
純孝闡微咒○萬般切已應為事俱從一孝叅觀到胸中認得
真分曉孝上行來總是道

守身章第四

真君曰所謂孝子欲體親心當先立身立身之基貴審其守無
身之始身於何始有身之後身於何育有挾俱來不可或昧當
思在我設處親身愛子之身勝於已身善善乳哺望其萌芽冀
其成材寸節肢體日漸載培何一非親身自勞苦得有此身親
愛我身如是之切保此親身豈不重大守此親身尤當倍篤遵
規合矩如前所為矜驕不形淫佚不生嗜慾必節父母之前聲
不高厲氣不麤暴神色溫靜舉止持祥習久自然身有光明九
靈三精保其吉慶三尸諸厭亦化為善凡有希求悉稱其願兢
兢終身保此親體無虧而歸是謂守身苟失其守塊然軀殼有
負父母生而猶死抑知人生體相完備即有其神每日在身各

有處所一身運動皆神所周神在臟腑欲不可縱神在四肢刑不可受縱欲犯刑非傷即死凡有身者所當守護守真為上守心次之守形為下愚夫匹婦無所作為亦足保身何爾聰明奸偽妄作昧性忘身沉溺欲海全不省悟大羅天神觀見斯苦發大慈悲降生聖人以時救度惟茲聖人躬先率孝加檢必謹加恤必至不忍斯人墮厥親身一切裁持遂其所守種種孝順當身體物體在一身化在衆生界茲凡有同歸於道身居不動肆應常普如是守身是為大孝

即說偈曰親視子身重常視己身輕人何反負己損身背吾親莫將至性軀看作血肉形今生受用者風世具靈根 又說偈

曰一切本來相受之自父母謂身即親身人猶不之悟謂親即身是重大不可悞完厥惺惺體盡我所當務無量大道身圓滿隨處足 又說偈曰同此親稟受一般形體具善哉孝子身超出浮塵世以茲不磨守保鍊中和氣真培金液形元養玉符體廣大不可限生初豈有異

孝子金身咒○惟此光明孝子身果是金剛不壞身化成即在當身內現出千千万萬億身

教孝章第五

真君曰孝自性具教為後起世多不孝皆因習移意既罔覺智又悟用聖人在上惟教為急救之之責重在師傳尤當慎擇賢

良之師化惡為善不賢之師變善為惡師而不教過且有歸教之不善其罪尤大不賢之師導之匪僻引之邪佞養成不肖流為凶頑越禮犯紀妄作無忌雖欲救之急難格化如是為教罪實非輕藥石之師惟賢是與行已端莊導人忠信教不他設孝無畸行因其本然還所固有朝敦夕誨幼育長循惟茲孝弟化行是先雖至愚氓無不曉習如是為教功實不少為功為罪職豈易任惟名尊嚴其實如何孝弟是宗能孚孝者弟亦本諸助君為理轉移風俗全在師儒教不可悞師不可違自重任師率教在弟孝原自具有覺斯興

偈曰孝弟雖天性良師當時省一或干不孝何能全弟行罪愆

有攸歸師實難卸任能作如是觀訓之方有定 又說偈曰教
雖賴良師人亦當自謹無自干不孝徒然費師訓

孝感章第六

帝君曰吾證道果奉吾二親昇不驕境天上聚首室家承順玉
真慶宮逍遙自在吾今行化闡告大衆不孝之子百行莫贖至
孝之家萬劫可消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殛魔煞禍侵孝
子之門鬼神護之福祿界之惟孝格天惟孝配地惟孝感人三
才化成惟神敬孝惟天愛孝惟地成孝水難出之火難出之刀
兵刑戮疫癘凶災毒藥毒蟲冤家謀害一切厄中處處祐之孝
之所至地獄沉苦重重救拔元祖宗親皆得解脫四生六道餓

鬼窮魂皆得超生父母沉疴即時痊愈三十六天濟度快樂七十二地靈爽逍遙是以斗中有孝弟王下有孝子光曜乾坤精貫兩儀氣協四維和遍九垓星斗萬象莫不咸熙神行河岳海波不揚遐荒是奠遐邇均孚孝之為道功德普遍

偈曰迹顯心亦顯感應固神妙若有心不孝盜名以為孝假以欺世人中實難自道迹或似不孝身心實盡孝世人競黜之心惟天可告獨此兩等人感不漏纖毫天鑒不可欺禍福時昭報真君曰凜哉凜哉今勸世人遵吾修行感應之機速於衆善背吾所言天條不赦萬劫受罪夫人之生養親有缺且難為子何況世人毀罵父母腹誹父母親且毀罵毆叔詈伯弑君凌師無

所不為子在懷抱氣不忍吹及其長也愛之者真訓之者嚴以
愛子心用之撻楚撻亦是愛嗔亦是愛即有盛怒子惟柔順欲
再杖時手不能下何爾世人拒親責已如抗大敵天怒地變豈
容大逆子有病厄親處不安何於親疾絕不關心子有勞苦親
關痛癢何況我體犯法極刑子苟不育淚不曾乾冀其重生傷
人七情何爾世人父母終天未及三年思慕中衰饗祭失時親
骨不葬且干不孝何爾世人貧發親塚賣穴暴露嗟爾父母念
念及子何爾世人凡事用心獨於父母有口無心不肯實為人
之一身諸般痛楚何處可受可爾化外火焚親屍全無隱惻美
名火葬於心最忍夫人之死口不能言肢體難動心實未死猶

知痛苦過七七日心之形死其形雖死此心之靈千年不死火
焚而熾碎首裂骨燒筋炙節立時牽縮心驚肉跳若痛苦狀俄
傾之間化為灰燼於人且慘何況我親抑知冥獄首重子逆闕
羅本慈人自罪犯多致不孝自罹冥法人盡能孝多致善行地
獄自空一節之孝冥必登記在在超生誦是經者各宜省悟苟
無父母烏有此身報恩靡盡銜慈莫極人果孝親惟以心求生
集百福死列仙班萬事如意子孫榮昌世系綿延錫自斗王是
經在處可鎮經藏可概萬行厭諸魔惡成大羅仙長保亨衢何
樂不從

孝感神應咒○提呬呬人子心曲仰事俯育一家氣和飛鸞

廣度樂愷先歌如意寶光普照長怱音孚○提和提和盡孝靡他

解盡親厄消盡親過罪滅福生孝思不磨超脫九幽永離網羅
欲報親慈惟心常慕○提和提和至孝誠孚親生福祿壽增多
歸去逍遙昇天都孝思不磨樂永佗娑唵娑訶但願人子心常
如在母腹一呼一吸中吮血茹膏液一血一脈間俱屬在父怙
情雖性發依為命府陰陽日月從此穌古和字乾坤翕闢從此穌
五聲六律五行穌五倫妙道從此穌太虛有盡處孝願無嗟磨
佗娑佗娑娑佗娑佗唵唵娑和

孝子文卽偈曰至文本無文韞之孝道中發現自成章司之豈
容泄天聾與地啞非聾亦非啞特將天地祕不使盡人解朱衣

與魁光變幻文人心遇彼不孝子塞其聰明路遇彼純孝子開其智慧途凡才作仙品仙品作凡才文雖有高下黜陟豈人操或因前生報或因今生報今生或後報必當為孝顯文章作證明闡揚在大道

孝子桂苑天香心仰偈曰我有蟾宮桂仙品真足貴稟蘊斗星靈包含月華精元和鍾妙蕊枝根挺天衢蒼龍覆七曲光輝連玉宇栽得大靈根吐茲百寶芬一萼自天逗大地萬花稠流化在人間所到無不周紛紛世上胄植香豈不茂易茂亦易落暫而不能久無如天上桂一萼勝千數愈散覺愈遠愈久覺愈悠香隨九天翔浩蕩風清颺馨懷萬會秋真妙永無量名之為金

粟載之在奎斗珍貯慶宮中高佔壁樓頭不是攀元叟莫得主
其有若非植善手莫得攀茲秀勿與輕薄予必以孝為首莫下
害良筆莫使褻字手孝子之所為我當賚賜厚千祥凝聚處早
把天香授果是誠孝子不求而自授不孝不弟人求攀終莫有
變孝妄行逆有必奪其有悔逆猛從孝無仍賜其有聖人孝天
地大位帝眷佑須知世所貴必從天上酬祈遊桂苑者宜認此
來由中間莫錯路自有非常邁億色花香裏重重寶光覆洞明
萬戶玲天天疊文秀凝成篆籀章結合五霞構秘策列續紛仙
韻不停流悉在光中過徧照大神洲盤旋觀不盡羣仙晤且追
花隨步履揚馥自冠裳透略嗅雲霄桂洗盡塵俗垢千孔與百

竅感香俱靈牖心腑也充滿福緣無不偶入圓獨推元垂芳能不朽寶哉勿輕錫慎重待孝友吾奉九天元皇帝君律令

乃說讚曰純孝本性生無不備於人體之皆具足踐履無難循以此瞻依志無忝鞠育心在地自為紀在天即為經生民安飲食君子表言行父母天親樂無奇本率真人人若共遵家國賀太平放之充海宇廣之塞乾坤孝行滿天下塵寰即玉京

說讚未畢聲周三界惠日藹風一時擁護爾時有朱衣真君恭敬稽首深會妙旨演為慈孝鈞天大羅妙樂以廣聖化爰命金童主女著五色霞衣按歌起舞奏曰

教孝有傳經奏愷成聲母慈昱昱父愛甄甄子色循循妻婉婉

夫閭閻兄秩秩弟恂恂姑仁媳敬承父携子祖携孫恩勤室藹
藹家漆漆俱是父母一般心樂衍衍何地不生至性中篤實天
情懽騰普天下億兆馨蒸氣洽門屏俱如家人父母一般心有
身有親始信有君有臣有民師弟良朋咸歸於貞邦家總孝成
願人生過去父母早昇紫庭現在父母祺祿享遐齡化遍乾坤
中和瑞凝九光燁百和音漠漠天鈞融融六宇聽雖鳴並坐長
春並坐鸞笙直上瑤京達帝聞爾時樂舞三尋天龍鳳族聲和
翔集衆籟騰空香花圍繞真君喜悅手舉如意更示大眾我方
演教宣揚妙道慈孝感洽化應曠徵遂如是觀衆等寶之傳寫
廣勸勸一人孝准五百功勸十人孝准五千功自身克孝當准

萬功事後母孝准萬萬功親亡事祖如孝父母准萬萬功善哉
善哉諦聽吾言於是朱衣魁星天顰地啞及諸仙衆歡喜踴躍
命諸掌籍載之玉冊信受奉行

又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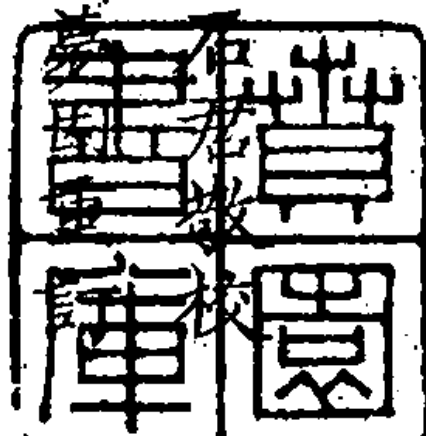
元皇孝道萬古心傳通天徹地妙行圓仙佛亦同然化度無邊
中和位育全

南斗文昌元皇大道真君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大興朱珪

睢陽蔣子蒲



真君曰吾道德圓通久證真位茲以劫運可念遂願救度衆生
壬申歲七月七日時西晉懷帝永嘉六年琅輿羽軒麟車鳳駕
玉童玉女神將天兵樂隊旌旗百萬引從侍衛森列樂音震天
蒙天帝令為太玄無上上德真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主三
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死生貴賤下主十八重地獄
輪迴拜命訖空中大震七聲天旋地轉吾以劍一指天地停車
日月停輪頃刻間紫雲上衝黑氣盤結有二童子以善惡簿進

曰寅卯而後劫運可駭承旨預定善惡敢以簿進吾閱善簿得忠孝功德陰陽修行者若干人閱惡簿得十惡五逆臣民官吏士農工商僧道雜流為惡若干人吾愍劫運之臨世人造惡無有窮已今遣十惡大魔三百萬飛天神王三百萬神兵神將一千六百萬以五道雷神主之收取惡人又大風大雨大水大火大疫並作以收惡人用充劫運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吾今為度脫衆生私露天機畧具善惡簿中曾有功過者以為生人警戒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誦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號朔望誦救劫經
並太上感應篇一遍以消罪愆先當遵此六章修行庶持念聖
號靈篇得以感應如此則自然福祿無量子孫榮昌金車入門
仕宦卿相若不遵此六章修行徒口誦經欲免罪愆名曰瀆天
其罪尤重愈不可解吾今降下此經流傳於世所在之處以三
千神兵衛之其誦讀此經而不信受與前信受後有悔心者仰
飛天大神即時收取以充劫數如有祕藏此經而不傳者其罪
惟均各宜省悟

天下通行警戒章第一

真君曰哀哉今世之人子不孝於親弟不敬於兄下不順於上婦逆於舅姑子弟凌師長士虧實行官恣貪謀農趨末作工競浮華僧道誑俗自毀真教罪罰不遠深可哀憐各宜遵吾警戒勇猛修行以逃劫運

天下通行孝感章第二

真君曰人之立身以孝為本 東京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侍奉勤謹孝行克諧每夕焚香為父母祈禱三尸上奏天遣飛天大神逐日監察見其心專意一孝行動天七子三媚皆列殊科居先身證仙界 茂州黎瓊棄父貪淫酒色三年淹母嬪者五載被雷焚之 徽州李氏

女名善瑜適葉元贊長子年三十自十八侍舅姑極孝家貧已
雖饑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
自為祈告天地願以身代舅姑適遇三官巡察空中聞之奏聞
玉帝奉旨加其舅姑壽一紀仍賜錢八千萬注名祿籍二子賜
品官後一歲一早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滿堂變易果得錢八
十萬其鄰居秦氏女年二十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嘗勸之
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為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

天下通行士行章第三

真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今人衣冠紛紛
日讀其書恃其文章而行已法度孝行陰功畧不加意或兄弟

分爭或宗族相毀或夫妻反目或父子僧嫌或倚恃富勢而欺
凌小民或矜持才能而欺侮前輩或口誦佛老而薄於父母或
貌敬天地而中萌欺詐或教人爭訟而破散人家或巧言妄語
而助人之過或破人婚姻或誹謗同類或播人是非或埋藏陰
毒此等罪犯難可解雪倘或回心庶幾免咎 衢州范元之素
貧盛暑江浴拾得金銀一袋於岸歸謂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
一此人失此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翼旦父子携於岸以待之
果見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銀至
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與分亦不肯受既而鄉里多薄之謂
其不能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答次年父子登第至

今十二世為二千石 瀘州李挺先才高自為第一以兄弟參
商好毀人婚姻發人私密遂降其籍 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
已捧鄉書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
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
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舉登第二子皆登第
見聞者各宜悛戒

天下通行日用章第四

真君曰凡今之人毒惡殘忍巧詐不常難為指名姑示一二勸
戒 杭州王用先家貲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
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福州福

清縣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
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為
速禍大斥紹祖即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瘋亦瘥生
三子皆登第 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
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為婚次年父子俱喪明趙女適士
人葉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 階州孫仲可欺奪寡婦之田
繼與通姦中年聾盲子孫齟齬 建州楊進多廣田園百計吞
併交易不明至少子鐘仲不肖三年破敗蕩盡拘惡簿 元秀
家財四十萬生子四人其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
日夢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為牛蹄

展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
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
罪愆揆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應然天曹牒下陰府
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
入官府近者四方奏牘類此者衆下鄴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
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

宜施行不待事終赴獄考鞠

真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

故元秀身墮地獄四子犯刑家財沒官且人厭多兒何不節慾
乃敢殺人顧今世之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鄴都城中以

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譴若元秀永囚地獄萬劫受罪子孫受刑可不悲夫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天下通行官守章第五

真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為先今世大異上而卿相下而一命賄賂公行公道不立皇天震怒何況侵民膏血自肥一家扼人襟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快一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冤業劫數來時福力盡處果報昭彰若速悔心猶可免戾故顯官子弟多不振勢位之家多破殘上天之報昭然人苦不自覺耳葉知遠知嵐谷縣壽限將終其春首知遠之子與一巨室同謀私受財物妄入人罪誣以劫掠其勢炎炎罪及千家知遠覺

其情並其子申於朝力為明辨遂免千家之罪城隍申奏知遠延壽一紀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然則善簿所記存心如知遠者有何人知遠若私其子以害民必自受責其禍當何如今遣童子三百萬巡察四方官吏善惡各行果報

天下通行道釋章第六

真君曰僧道出家名為離業垢今世可駭纔入道場逆料施利之多少加減法事或醉酒飽肉或蓄妻私寮穢德彰聞有負上聖救世之心如此等類歷劫不赦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家名祖惠二十八為長老濫稱禪師而不明本性罪惡又多其伯景識之有女名蓮真年十八出適與其夫失

歡而回故家僧祖惠出入伯氏時或遇宿與蓮真通姦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命大怒徑奏上蒼適遇雷公秦事奉命碎祖惠屍首於通衢拷其魂於酆都地獄萬劫受罪不舍晝夜又以雷火三繞蓮真三焚之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怪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道識之夫妻以閨門不肅各減壽一紀惡疾而終蓮真之姑中間知覺私受二百貫大風剗其目截其鼻旦夕自稱曰我黨同亂倫怪獸使我至此伽藍土地以失申奏亦拘繫獄府日受鞭笞責以重罰黑氣二十四其中一道是僧道淫穢褻瀆上真事一道是世人殺所生男女冤氣衝天其他皆罪惡所積今

通都大邑有敗禮之家或至親或宗黨既出家者往來私家男女雜還無間不知僧道壞俗俗壞僧道亂上天人倫背至尊教法天地震怒罪入惡籍侮滅三教如此等罪何時可懺耶今遣飛天大聖統御鬼魔四十萬以雷公主之巡行四方日夕申奏如有亂教法者仰雷公便宜施行大道與佛初無負人而人自負之壬申歲世人以誦經修行證道成佛者七千人蓋自清心寡慾先修人事不犯人倫科戒積德累功諸惡不作然後得此今勸世人若能遵此六章行之乃可免禍而得福背吾所言天條不赦

真君曰混沌未分吾統天地人之道自太極判吾與大道俱顯

吾上則替天行道下則濟度萬民故證斯果吾統天地人何神
不攝何事不該何物不佑何罪不罰何祈不應何劫不定吾哀
世人造惡不已或心生或口語或教人或自作畫則不足夜以
繼之今天劫可駭不生悔心不覺不知流浪苦海生而害身滅
家死後萬劫受罪作禽獸身昏昏默默永無出期深可悲哉每
家各宜書寫此經一帙日夕瞻視依此六章修行每日侵晨誦
四大天尊聖號及感應篇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
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
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為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
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不依此六章加意修行

或作或輟今日行明日廢人事既乖心田日暗雖口誦經而其
心不悟是為瀆天罪不容赦欽哉一違吾言斷不容恕詩曰為
官清正強修道愛老憐貧勝出家作事莫瞞天地眼自然心似
白蓮花又曰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
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閒時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為意
馬心猿當繫縛自然天地不相虧又曰心不明來點甚燈意不
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喫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
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終損壽積善修身蔭子孫人
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陽分明有遠在兒孫
近在身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

害人人害汝休嗔欺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爐中有
火休添炭扇遇涼時莫使風立心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
空又曰饒一著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寬隙駒之易過忍一言
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文昌延嗣經序

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善哉是言也知斯言之為要則知延嗣經之不可少矣蓋天之生機本自不息而人乃有嗣有不嗣者以其人之善惡有殊而天之生機因而異耳然歷觀乏嗣之人半屬癡迷不悟溺於聲色貨利之場而於立心行己之要置若罔聞於是玉皇大天尊哀憫凡愚爰命帝君著斯經以垂世俾人於捧持之際猛然深省改其向日之非以歸於是將一心悔悟即格天心心既可以對諸天地而天地之生機即在我矣又何慮嗣之不延乎倘僅以拜誦了事而於經中妙義徒口誦而弗心維則我帝君雖甚慈仁究亦無如之何也惟願觀斯

經者咸以吾言為藥石共樂休徵則幸甚矣時雍正甲寅孟冬朔文昌右弼天鵬真人降撰

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

大興朱珪石君敬校
睢陽蔣子蒲夢因重訂

開經偈

頂禮元皇尊皈命儒仙祖人間傳孝道延嗣滅諸苦南斗本
注生缺陷力能補寶經勤誦持裕後心為主

爾時玉皇大天尊在浮黎空境鬱羅洞天觀無極世界見無量
衆生有富貴康寧子孫繞膝金紫肩摩者亦有業累萬金榮敷
數世後來繼世不續宗祀無承者有受貧窮苦楚孤獨零丁形
影孑立者亦有家無擔石地鮮卓雖後來子姓昌大數葉不衰

者萬有不齊是雖前世來因亦由今生造作天尊劑量大生愍念哀此梵獨乃降玉旨宣召歷劫遐邇至真仙衆雲駢鶴馭浮空而至俯伏瑤臺稽首聽命維時張仙真人越班而出長跪白言天尊大聖諸天之父衆真之祖恩覃萬類澤沛九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色色形形生生化化無有紀極無有盡藏今此下民老而無子孽由自作悔不可追伏願廣佈好生之德照原無後之愚宥其往愆示之生道使人人有後代代相承臣不勝懽幸不勝懇願之至天尊言蠢爾衆生莫知至道道生天地天地妙合二五儲精成男成女至秀至靈盈天地間若有知若無知若有情若無情皆從不有中有不形中形惟人最貴尤獨得靈

反罹孤絕其何以故吾今宣說爾當諦聽天尊言人生在世乾父坤母陰受陽施氣稟清濁男女異姿賢愚貴賤造物攸司厥初生民媾遇有時天然節制準以信期多生男子聖哲胚基所以聖人不屏男女之慾惟循人道之宜降及後世情竇日開風氣日漓非時淫縱任意妄為元精耗竭欲熾神疲或裸露星月或觸穢神祇或三元五臘或四絕四離或晦朔弦望之日或疾風暴雨之時不知禁忌大則絕嗣生亦愚天更有妻不和順內多嫉妒妾媵不容以致滅宗不孝之罪上與天通似此衆生太上不痛亦有夫婦於婚配時或犯咸池或坐華蓋或罹三刑或招六害孤陰寡陽天羅地網命宮所載嗣息艱難是雖氣數之

適然亦或天心之有在於是張仙真人領聞玉旨作禮長跪白
言天尊大聖天尊大慈廣度衆生說是因緣臣伏維思若此衆
生無有嗣息皓首何依空悲日暮舉目誰親病來疇顧獨對孤
燈涕淚交注太息呼天天高難訴一旦無常空歸泉路骨肉未
寒家資殘破柩返夜臺誰歌薤露誰繼蒸嘗誰承封樹惟願哀
憐屈為普度天尊言希有真人善哉善哉爾今名高玉籍位正
瓊宮上應張宿典司化權佐南斗而注生判桂祿以翊運尋方
顯化行著崇勲今以哀憫心念未來世一切無後衆生懇懃啟
請吾特演此妙應真經若有善男信女欲求嗣息者能於二月
初三日及每遇朔望本命甲子庚申等日持齋虔禮捧誦此經

自然居室懽和精神完暢祥光馥郁生氣氤氲當有九天監生
高元帥招神攝靈篤生桂屑比及生產太乙在門司命在庭或
有觸冒或有凶厄虔誦此經即得九天衛房聖母元君陰空抱
送臨盆有慶子母無虞嬰兒在於襁褓之中為父母者有能考
據五蒸十變之期焚香祈禱持誦此經即得五臟六腑長養和
平胎毒潛消痘疹稀少關煞不侵如欲聰明智慧壽命延長本
命生辰宜誦此經諸所饒益福德無量爾乃神遊宇內遍歷十
方為人演說佑啟善良鍾奇毓秀遂生英豪綿綿瓜瓞蟄蟄螽
斯爾乃福德勝他福德諸天聞已衆真咸悅於是真人再拜受
命宏宣十戒廣化愚蒙

一戒宰殺之惡

邛人杜章躬親烹割膾炙不離貧無資身屠創就食取過命之錢即為操刀見飛走之物遂萌殺心所生五子手無一指章復病癩體無完膚陰為神使自揭瘡痂而食更以指染膿血而自吮之以為嗜殺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二戒竊盜之惡

節孝婦楊靚中適寒士雍有章章亡姑老婦矢不他適斷髮毀容女工給養姑死禮葬鄰里助金有盜者竊之而去當為陰兵執於市自稱我竊楊節婦物當悉還彼復自舉手向口十指齧

嚼俱盡以為盜竊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
赦消一切罪

三戒酷取之惡

蜀江王仔承檄監督強民倍課其主先夢仔生牛尾產於田氏
之家隨果變為牛益昌馬諤出郡督錢必期多得民甚苦之號
曰馬刷錢一夕暴病而死忽聞棺中有聲啟視之已變為猪此
為酷取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
罪

四戒淫污之惡

李登少年首領鄉薦後屢不第乃求法師葉靜代查桂籍歸語

登曰籍載汝應十八歲魁鄉薦十九歲作狀元三十三歲位至
右相因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不諧而繫其父張澄於獄後於
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盜鄰居王
驥家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籍矣終身不第登聞之失色一
夕愧憾而死此為污淫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
天尊赦消一切罪

五戒口舌之惡

龜城祝期生有口才日習汙下譏訕善良謗富侮貧攻發陰私
暴揚人短教人詛訟訶詆幽冥一日自以其手探舌出復以指
爪犁之涎血淋漓宣告諸人曰口業莫作舌枯而死此為口惡

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六戒巧詐之惡

東郭黎永正以梓匠為業因計日值無幾乃作折底隆梁之斗可減升勺又作空中接絲之秤以任重輕圖取倍值夜夢神示撻警而不改悔尋瞽雙目妻棄他適二子亦盲手指復殘骨節零落行乞於市遍暴已惡而死此為巧詐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七戒忍親之惡

蜀中江王千其父母買香板以自備千以杉板易而貨之尋又以株板易其杉板而復售之及父母死千更留其株板而以松

板葬之千當被雷擊死而倒植其屍其子哭而扶屍亦為雷擊而擲於五里之外洎復回見父屍依前倒植凡兩瘞皆然又梓潼庠生羅輦欲應鄉試中途夢神人告語曰汝已獲罪天曹亟宜還鄉前程事不必問也輦叩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為久停父母之柩而不葬耳輦曰家有兄弟何獨罪輦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當任其咎其餘碌碌不足責也輦既悟治裝即還中途而卒此為忍親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八戒棄子之惡

苴饒富戶張千十凡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先授田之目約

有男子力能耕獲者留之後有所生斷不容留率以為常十
有二子長者廢疾次子三歲有癩醫卜巫禁皆不能治動輒數
日不蘇一夕其子自言棄人之子而愛己子惜其冗食而輕其
命其諸佃之棄其子者已四十餘命矣俱訴於冥今率汝子而
同死也言畢而死千亦隨斃嗣遂絕焉此為棄子者報若人知
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九戒焚燭之惡

劍南民李轅孝於母一夕有客投宿轅方烹雞客以為相饋喜
形於色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箸轅謝曰家有老母病
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赦然揚袂而去夜闌乘風縱

火以燼轅居火熾轅負母而出仰天而泣忽反風吹焰燎客鬚
髮迷仆火中自言俠士蒲光度亡命流離命即死不作無名之
鬼遂斃於火此為焚灼者報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
天尊赦消一切罪

十戒暴性之惡

北郭富民王尚忠五十無子性益險急妾媵小過輒鞭笞之或
窘辱之或轉易之繼子違教即責逐之遇一長者語曰子欲求
子當寧心改行周貧濟急憫孤容過自養寬和三年之後必產
佳胤忠警改悔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人男女八十餘婚
三年舉子取名神保長登仕籍為改過遷善者報此性暴之惡

尤當戒也若人知此惡悔心誓永戒玉皇大天尊赦消一切罪
天尊聞彼真人宣說十戒生大歡喜傳諭衆真曰如是如是乃
加真人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兼司四方禍福真人禮謝畢
即分遣功曹隨處應變為國宣勞扶鸞降筆垂示衆生曰咨爾
有衆聽予格言毋欺天遠毋謂神幽毋言暗室可欺毋道明庭
不畏毋可一念忘乎父母毋使一事昧於倫常毋凌孤寡毋侮
老成毋取不義之財毋淫非己之色毋厚結他人而親戚陌路
毋泛交異姓而兄弟閼牆毋恃己長毋攻人短毋立身不正以
曖昧貪饕為能毋立心不減以機巧奸詐為勝毋面譽背非而
苟合於人毋口是心非而不容於物毋外貌慈祥徒巧言而善

色母中情狠暴好潛賊而陰謀苟負吾言難逃天憲或覆滅宗
祀或殃及子孫惟有敬惜字紙亦可回格天心果報照然在人
耳目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
而全家滅亡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才拾字紙而終
身顯達若人能以字紙或埋於土或焚於火或以之而教習後
人或以之而播譽親友自然富貴康寧多男衍慶陰報昭昭毫
釐不爽凡祈嗣者信受奉行又曰吾一日上朝玉皇上帝天下
諸神表奏善惡押送獄司明彰報應冊載某人害衆成家以劫
盜報某人剋取貧民畧無惻隱以子孫窮乏報某人文才合占
高選而輕薄蕩佚不少自檢以終身不遂報某人富而不仁貪

而無廢傲忽衆人以疫癘病死報甚者數人以王法流死報又有放無息錢者活及千人以子孫顯官報有散施死者棺斂病者醫藥產者饘粥用心甚廣但作止所及未洪以子孫登第報如此種種毫髮不貸嗟哉世人沉迷莫悟善報者百無一二惡報比比皆然不知改悔不生善心惟計多積錢穀謂可貽復豈知罪惡貫盈反為己累惟有社倉一事可以拯救貧弱計時豐歉賤糴貴糶不取子錢互有所濟其利甚廣行之一族或給一鄉自然後胤繁衍建立功業享有遐齡報應不爽富足有餘凡欲求嗣信受奉行天尊聞說首勅真人分身應化專主嗣籍鑒察人心紀錄陰功昭垂善報並勅真人挽弓挾彈以兆懸弧誕

子之祥以滅孤辰寡宿天狗等害以佑善人真人肅容再拜天尊恭對玉几而說頌曰慶沐大慈悲為演至真道道生天地人生續造化妙人本非空桑何以絕宗祧惠吉與逆凶皆由人自造生已無奉承死誰卜宅兆嗟哉無後人存歿均堪悼臣誓廣宣揚勸凜天尊教嗣續各綿延晉免於不孝真人說是頌已天尊言此經功德不可思議所在之處即有諸天神王金剛力士救苦真人護法靈官隨所侍衛若人誦之吾當呼召三精九靈之神使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身體康強子孫逢吉天尊說是經已十方諸真仙衆合掌讚歎咸稱善哉善事不作何以回天善人無後何以勸善天人感通如應如響各各信受作禮而退

讚

寶經延嗣吉氣盈門遵持十戒荷慈恩宗祧得擎繁貴子文
孫厚德慶長存

道藏輯要

文帝延嗣經

三十五

星集七

陰騭文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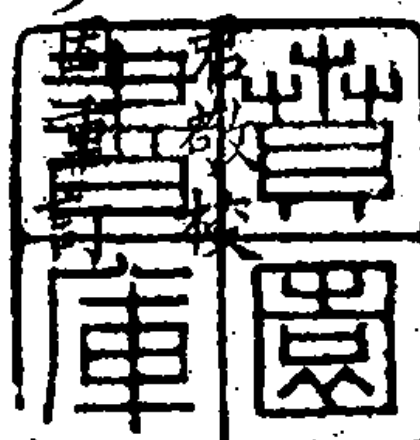
大興朱

珪石

不敬林

睢陽蔣予蒲夢

因重訂



書洪範武王曰惟天陰騭下民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修之則嚮用五福悖之則威用六極所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

按化書帝君初生於周武王時為張名善勲官醫師遷司諫卒為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又一世在周宣王時為張名忠嗣字仲官保氏遷大夫卒為雪山大仙及蜀北門山王化神

龍禦五丁力士又一世為漢趙王如意卒為邛池龍又一世
生漢章帝時為張名勲官清河令又一世生漢順帝時為張
名孝仲又一世生河朔為鄧艾從事及行軍司馬卒還玉京
賜如意又一世生晉武帝時為張名亞字霧夫天吏召歸七
曲又作儒士稱謝艾為張軌主簿與姚萇友又一世生隋文
帝時為文中子王通又以儒生謁唐明皇封左丞相又以儒
服衛唐僖宗封濟順王又一世相宋高宗為張魏公浚蓋可
考者凡九世又按天潢譜系有劍門大神張勲蜀劍山神張
孝仲金馬山神張烈疑此三世卒後所司而張名烈者疑是
鄧艾從事之名也陰騭文有宋郊之事當作於宋代蓋九生

八化統神人而計之曰一十七世與

予蒲謹案大興朱石君先生珪曾於甲子年面告蒲云近來

得之心壇乃知九生八化之訛帝君在周武王時張翼流光
降於隱者張叟家名善勲為第一世至成王時神遊君山洞
庭降於張無忌家名忠嗣字仲為第二世降生於漢為趙王
如意為第三世復降生於張姓名勲為第四世至東漢順帝
時又降生於張名孝仲為第五世又降生河朔名張烈為第
六世至晉武帝太康八年降生於金馬山張老之家名亞字
霧夫夢乘白羸天吏引入巨穴乃梓潼七曲為第七世又雪
然神化為儒士稱謝艾為第八世又在北魏為溫子昇為第

九世在隋為文中子王通為第十世在唐為張公藝為十一世又為張公仁愿為第十二世又為張公萬福為第十三世元宗僖宗幸蜀扈御有功又為崔公祐甫為第十四世又為蜀世子元膺為第十五世至北宋為韓公琦為第十六世又為張魏公浚為十七世云

未嘗虐民酷吏

民猶子也吏亦人也官仁則民自懷矣何忍虐乎官清則吏自畏矣何用酷乎

救人之難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坐

視其死而不救不幾乎嗜殺人者哉

宋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火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當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証服各犯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其婦翁夜聞鬼吟曰掃雪迎宰相厥明大雪竟日客至則落職之壻也後公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適見小舟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甚急張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間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有駕筏撈取貨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筥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筥遂沉之

發笥見庚帖乃其所聘妻也此二事甚巧請擇之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江寧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還之其人感謝歸江浦見大風覆舟因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以此銀救人遂呼漁舟曰救一人者給銀五兩羣舟爭救止撈得一人問之乃哈九之子也可謂報之奇速矣

濟人之急

宋馮商無子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網運負欠賣女以償商惻然亟還其父焚券不取直數月妻姪里人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為名相

憫人之孤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雇貧婦乳之月給工食銀六錢每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賞罰之三年為滿聽人領養此法惠而不費恤孤賑貧所全甚大可做而行也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許令結婚將嫁女買一婢媵之婢執箕帚視堂下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官此曾於此地戲毬不幸五歲父母亡育於吏家猶憶故跡傷心耳公呼吏詢之信然即命易服飾致書許令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為求婚我女可遲一年卜吉乎

許答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願即以前令女配吾次子何用
盛奩於是二女同歸於許瑾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
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遷轉運使壽
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容人之過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可以寡過矣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可以
遠怨矣忠恕二字世人反用之君子順用之

呂蒙正拜叅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公若為
弗聞同列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名或不能忘不如不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公佯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

人又曰明斥公名公曰天下或有同姓名者罵者聞之大慙公為名相其休休有容可知矣

廣行陰隲上格蒼穹

以上皆帝君之實事也帝君以忠孝為本而與人為善之德尤大自為人為神生世生天無日不欲人為善去惡使人自求多福此其陰隲所以無量而至於配天也

嘉靖間台州應尚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欲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實潛賣田得銀四兩代作其夫書寄銀於家其父母得書謂男無恙媳得不嫁已而夫歸公又聞鬼語曰應秀才壞我事一鬼曰何不禍之

曰上帝嘉之命作陰陽尚書矣公益修善後官至尚書子孫登第者纍纍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心即理也理即天也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邵子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此中人以上之言也珪為演之曰無口過不易無身過更難無身過不易無心過更難人能謹其不易者以勉其難者則希聖希天下學而上達矣

於是訓於人曰

天何言哉無非教也故上焉者不待教而成至於人心日失

凡五經四子之書口讀而心不信心然而身不從以至敢於
為惡泯淪而不可救也帝君憫之故神道設教飛鸞行化使
人知神明昭布森列於上善惡吉凶之報確然不爽冀其信
畏悔悟以自拔於陷穽也此其心即堯舜孔孟之心故其言
皆平易切近之言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漢于定國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
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不嫁姑哀之自經死姑女告吏
婦殺我母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

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太守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即日大雨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呂叔簡尚書刑戒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 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 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

來喘息勿就打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
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三莫又打
已拶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 三憐不打盛寒酷
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 三應打不
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
打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三禁打
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

袁了凡慎刑說畧曰吾治寶坻時每念聖人制刑不得已而
用之雖尋常用杖必再三審慎至於夾棍極刑則斷斷不忍
輕用嘗設身處地思之以吾輩肌膚足脛而置諸三木之內

則與其苦忍煎熬以冀生全於辨白寧先避痛楚而甘就死
於屈招大抵極刑之威逼在善良冤枉者每多畏受而誣服
在兇頑實犯者梏之反覆而不供蓋用夾訊以求情而情之
得者僅十之二三情之終不得而釀成冤獄者十之八九也
同此血肉安見階下之囚徒與堂上之貴介竟判若犬馬之
與我之不類哉吾治寶坻已非一日豈無應用極刑之時然
吾卒不忍輕用而民情卒未嘗不得絕不貽譏於婦人之仁
蓋惟積誠推愛以感之從容反覆以鞠之多方設術以索其
隱情需時耐性以察其變幻吾之精神既竭而奸者無復遁
之奸屈者無不伸之屈幾若有鬼神之告我者刑固不必多

用而獄已無不折矣某之得力正不在嚴刑鍛鍊而專在誠意感孚竊以愚衷偏呈當世願居民上者悉鑒之戒之

珪自庚辰授閩糧道中間攝首郡一年再任臬司為司土之官前後六年鞠大小難易獄不啻千計而未敢輕杖一人至於三木更可知矣每於疑獄黠囚經年不結者問至夜分往往叩首輸情畫招之後誓不翻供竊見庶獄之翻易者必係刑求嘗戒有司曰夾棍者藥中之生軍也雖遇疫症必病在下焦始可用之然用亦大傷元氣若早投之則死矣諸君遇命盜重案萬勿輕用夾棍乃聞州縣雖於戶婚田土細事動則刑訊真所不解此之謂能吏乎夫身坐堂上而斷堂下之

事以情求情何情不得操守清見理明辦事勤何人不畏服而必作威乎況一行作吏沉酣酒食驕擁妻妾傀儡登場何堪自反試於輕紗暖帳中五夜捫心此時獄中薰蒸凍餒苦楚呼號之狀果皆情當其罪者乎又聞州縣班房管押酷逾地獄死者纍纍誰之罪也至於刀筆深文草菅人命何其忍且敢與偶讀袁先生之說款款如先得我心者輒附誌之以告天下萬世之治獄者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竇禹鈞漁陽人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修德禹鈞素長者由是並力於善先有家人盜錢數百千而

遁書契繫其十三歲女臂曰賣此女抵負公焚券撫而善嫁之元夕往延慶寺得遺金銀候之一人涕泣至曰父犯大辟貸金銀將贖罪倉皇失去公驗實還之族姻有貧者代葬二十七喪嫁娶二十八人故舊子弟由公成立者數十家待之舉火者不可勝數居室儉素無金玉之飾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建書院四十間延文行之士為師孤寒有志者來學而餽廩之後復夢祖父曰汝功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子孫榮顯矣公仕周為諫議大夫壽八十二其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科時人謂之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五人仕宋儀禮

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起居郎偁叅知政事僖左補闕八孫
皆貴

救蟻中狀元之選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
宋亦不失科甲後復遇之僧驚謂郊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
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
郊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浸吾編竹橋渡之豈此
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
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改郊第一祁第十
埋蛇享宰相之榮

楚孫叔敖兒時嘗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及歸憂而不食
母問其故泣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
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後人又見埋之矣母曰無憂也吾聞有
陰德者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
興於楚及長為令尹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人情者聖主之田也如心為恕人能如其良心則所求無不
如心矣朱子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
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惟知道而力行者深
信其必然也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存方便心說方便話行方便事久之則人我兩益矣今人為善不力或曰吾力不能勢不可也至於方便之言毫無所費而人往往靳之此尤不可解也吾方便言之即於人無益然於吾何損況於人未必無益而於我先大有益乎願人人作方便言先其易者由言而反之心由言而見諸事便是中和位育氣象也

陰功者至誠為之無少詐偽有不求人知而天獨知之妙大觀中士有見其亡父者語之曰作人當學葛繁問葛繁何人也曰世人冥司皆設像禮拜之士因訪謁葛繁繁曰某力

行善事日或四五條至一二十條四十年無虛日矣士問何為善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礙人足某為正之如人饑與飯渴與杯水一言一動有可以利益於人者隨念隨時隨事貴賤貧富皆可為之但不可當面錯過耳利物利人

明道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宋熙寧時王安石行新法天下騷然邵堯夫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之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觀於邵程二子之言則苟以利物利人為心何地何時不

可為哉又況得時而當位者乎

修善修福

一為善最樂善即福也況善又致福生生不息善無量福亦無量矣

袁了凡先生黃訓子曰余童年喪父母命棄儒學醫可以養生濟人後於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若仙語予曰子仕路中人明年進學胡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學予試其數悉驗遂立心讀書孔為予卜數縣考十四名府七十一名提學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卜終身言某年考某名某年補廩某年貢某年選四川大尹在

任二年半告歸壽五十三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正寢惜無
子予錄而識之此後凡考校無不立驗獨算予食餼九十一
石五斗當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准貢予竊疑之後
為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殷宗師見予備卷嘆曰五策皆奏
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士老於窓下遂批准出貢連前食
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
淡然無求矣貢入燕留京一年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
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日夜不瞑目雲谷問曰人所以不得作
聖者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無一妄念予曰吾為孔公算定
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矣雲谷笑曰我待汝為豪傑

原來只是凡夫子問故曰人生信有數但凡夫則囿於數若
極善者數不能拘極惡者數亦不能定汝二十年被伊算定
不能轉移豈非凡夫子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立福自
已求詩書所稱的為明訓教典中言求名得名求壽得壽求
嗣得嗣求富貴得富貴夫妄語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
欺人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
甲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否凡科甲中人皆有福相予
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且不耐煩劇不能容物才
知凌人輕言妄談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甲地之穢者多生物
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好怒

宜無子二愛為生生之本忍為不育之根子矜惜名節不能
舍已救人宜無子三多言耗氣宜無子四善飲燂精宜無子
五徹夜長坐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六餘過尚多不能悉數
雲谷曰汝既知非即將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行改刷從前
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
也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孔公所算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汝所可違今力
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受享乎易為君子
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也開章
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尤為明白示人汝信得及

否予拜受其教因告天將往日之罪盡情發露先求登科誓
行善事三千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予
初號學海是日改稱了凡蓋悟立命之說思不落凡夫窠臼
也從此終日兢兢便覺與前悠忽不同暗室屋漏中常恐得
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怡然容受明年庚午部考
科舉孔公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
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嘗自
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
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至己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
復起求子之念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予行一事隨

書之汝母用鵝毛管印硃圈於歷日上一日有至十餘圈者
癸未八月三千數滿又起求中進士念許萬善未及滿丙戌
已登第授寶坻令到任後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凡行事纖
毫必記夜焚香告天汝母謂予曰居家時可以隨事方便今
公餘閉門無事可行深以為憂予思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即
錢糧一節若細心清檢其善無限因力請上司清查侵牟飛
詭減至大半又因時潦教民浚築水不災更留心刑獄辨冤
救死全活甚衆夜夢神告曰君減糧一節萬善已滿蓋寶坻
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予為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孔
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禱壽是年竟無恙今六十九

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惟命不干常皆非誑語凡人世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顯榮常作落寞想即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學問優長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雲谷師立命之說皆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汝其熟玩而勉行之勿自曠也

正直代天行化

正己而後物正枉己何以直人人能正直則與天通而教化流行矣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為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為不善恐為司馬相公所知

慈祥為國救民

國以民為本救民正所以為國舉陶贊堯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周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惟慈故祥也彼損下益上殘民以逞如申商者流孟子之所謂民賊也

漢梁統乞增重法律上不從統夢神告曰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孫皆被刑法其子松竦死於非命至冀滅族

宋曹彬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欲屠城公執不可有獲婦女者悉訪其親還之及伐金陵焚香誓衆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不可勝計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彬八子璨瑋琮皆領旄鉞玘生光獻太后彬玘追封王爵玘子侑生除中書令封濟陽王子孫貴盛無比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國朝林希元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

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餽粥
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葬瘞棄兒急收養繫因急
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
變有五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有三戒
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忠主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靖欲而治亂者君之德也格心者
大人之忠敬事者百官之忠愛戴者士民之忠守死者患難
之忠以至婦人忠於所天賤人忠於所事一而已矣若夫阿
諛乃婢寺之容悅傲訐乃宵小之勿欺不可不辨然盡已之

謂忠人臣欲責難於君而不先克己則不誠何以能格不怨何以能行故欲堯舜其君者必先自為聖益而後可孚也宋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不為哉公相三朝立二帝調和太后英宗母子之間兩全慈孝可謂至忠之則矣

唐安金藏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有誣以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服金藏曰公不

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五臟皆出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以桑皮線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睿宗乃安後元宗屬其事於史官封代國公詔饒名於泰華二山碑卒配享睿宗廟謚曰忠

漢李善南陽富家李元僕也元舉家疫死止遺一孫曰績在襁褓諸奴欲分其產謀殺之善乃負績逃山中乳哺之乳自生計奉績如長君出入必跪告十餘歲出告縣令鍾離意捕殺諸奴而反績光武拜善及績俱為太子舍人善遷日南太守過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即去朝服持鋤去草拜哭甚哀執

爨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後入少室成上仙僕且如此況臣乎

元秦閨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閨夫病篤以前子為託柴無二心後有殺張福家人者詞連前子罪當死柴引次子到官誣服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乃我殺人非兄也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得其情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其家豈殺人者哉奏而赦之旌其門妻且如此況臣乎

孝親

教孝備矣盡孝難矣父母無刻不以子為心至於身沒代更

而其心之專一孳孳不已為子者能隨時隨處常有父母在其心中而不敢忘無間居游無間少壯無間存沒庶乎不至入於大不孝而不自知也

後漢薛包父娶繼母逐包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吾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吳璋吳江人少孤永樂間母陸氏選入宮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璋棄家訪母舟中患病甚殆昏憤中呼母不置及抵韶而母又從改封江西矣陸行趨饒州兩足俱腫卧野寺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為蛇啗足倒地道人復至以藥塗之痛稍止曉行大雪忽見焦道人來曰為母忘軀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饑寒至饒母在王府不得見乃就府中賃一室書思親二大字久之得請入見母於養瞻所母已病篤昏不知璋呼天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生子洪孫山俱官至刑部尚書子孫科第不絕

楊乙武進圩橋人行乞養父母得食雖極飢必先以奉親得酒則跪進歌舞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吾親病何可一日離也父母亡乞得棺脫已衣斂之時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其旁哀號拜獻無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孝子楊乙乙仰天拜謝曰吾本乞兒父母貧病不能生養今已矣何敢自私悉以贈所識之孤老無告者月餘死有徐道之者病劇夢攝至陰司見紫袍官人報曰楊孝子到冥王迎入吏持公服請更衣尊之上座冥王曰久仰孝行玉帝有旨召君非地府敢驚瀆也徐識楊乙祈之為查陽壽當活一年甦而述之人之以貧賤而不盡

養及富貴而不盡誠者又何以爲心

歐陽氏廖宗臣之妻也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歐陽與已女同乳哺之數月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加厚焉女或有言歐陽泣諭之曰汝我女小姑祖父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女感悟歐陽年三十餘未有子一夕夢其姑曰汝本無子我請於帝賜汝貴子矣果得子後宗臣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已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卒以富貴家先字閨娘奩甚厚已女不及也歐陽病篤將絕閨娘禱於神曰嫂吾母也乞以身代遂甦所生子亦顯達婦且如此子當何如

敬兄

或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此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潘仲謀曰自父母看來兄弟原是一體故見我兄弟如見父母自有肫然流通處意氣自不忍加財利自看得輕至於兄弟乖和火抵起於婦人然我與兄弟一本且為丈夫稍知義

理猶未能無彼此况婦人異姓牽合又未必通知義理全要我自主張以我化彼勿反化於彼而已

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少少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少寒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周文燦性敦孝友其兄嗜酒依燦為生兄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袞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毗病得痊袞亦無恙

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每被楚撻朱所生子覽輒涕泣抱持
朱又置酒酖祥覽知徑取飲之朱驚覆酒覽婦亦與祥婦服
勞如一朱氏感豫為慈母祥後位太保覽後九代公卿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
鄭不謫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舅姑
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為已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
如之不問孰為已子子亦不知孰為已母家有猫為人竊去
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太宗時表其門曰二難

信友

親師取友所以成德輔仁也故與五倫並重非泛愛之衆可

比也欲全其信於終必慎其交於始

侯無可少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君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矣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嚙衣葬之顏有先世數喪未葬比死以為恨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無可官至殿中丞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贍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

登高第

或奉真朝斗

按救劫經六章其六即天下通行釋道也故此下二句為道釋言之

常熟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存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烟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巾者七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或拜佛念經

于玉陞問心念紛飛如何克治蓮地曰雜念是病念佛是藥

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即用心加工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雜雜念自息矣

佛經拔度幽明之事紀載不一此非彼一家言也實有至理蓋經典中千言萬偈不過教一切衆生去惡向善如呼寐者而使之覺彼冤鬼孽魂聽之而自反則心平而結解矣至於即心是佛又何梅子之不熟耶

報答四恩

天地君親有覆載生成之德雖欲報而罔極然不知所報則忘本矣人能提此良心時時顧本隨分自盡不徒飲食婚宦於熙攘之中其庶幾乎

福建林承美幼孤母撫之成立後每對客感觸思親輒泣遇一老人曰痛哭無益惟篤行陰德纔可報親作善親有孟作惡親有憂承美敬守其言常舉以勸人然能思親者乃能作善者也故孝為行仁之本

廣行三教

註者或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然亦不必如此解蓋上文明言釋道之事矣此三教自指儒釋道也况帝君世為通儒而親受老子釋迦接引解厄之恩其於三教實有身體而貫通者不徒為出入門戶之說也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雲笈七籤云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壽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

真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急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如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宋黃汝楫越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

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楫生五子開闔閱聞閭相繼登第

宋符彥卿久鎮大名有蜚語上聞太祖遣知制誥王祐使魏州廉其動靜以便宜付之瀕行帝謂之曰此卿故鄉所謂書錦者也使還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為決配而已還朝奏曰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戒之帝怒其語直移彥卿鳳翔罷節制貶祐華州安置祐赴貶親友送於郭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謂旦也手植

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

王氏

矜孤恤寡

孤寡者窮民之尤無告者也而寡婦為甚空牀獨守常人所難苦節艱貞鬼神所敬此之不恤可謂仁乎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病劇霖問之尉以老母少女為託鑄卒霖割俸送其母函骨歸河東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得請於帝為公子矣是月霖妻孕明年告歸每遇灘險若見尉在岸指呼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饋及生府守送米貯以合因呼之曰

合名曰頴及長官至大理寺丞

敬老憐貧

元周司敬老人如其父兄一日過江遇風舟幾覆忽定得抵岸一漁翁曰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二十人以有周不同在其人敬老不可壞也遍詢舟中無其人解者曰司字缺左直非不同乎乃知同舟盡受周司敬老之益也

華亭李登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子償租李惻然曰爾實疾非爾過也我雖貧尚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乎亟取原銀贖爾子歸其佃曰兒已賣豈許贖耶李曰我貧儒尚讓爾租買主富家當知積德我為爾言之遂偕往

買主感其義許之父子感泣日為李禱科名果於康熙甲子
乙丑聯捷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馮琦號瑒菴父為庠生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卧雪中半僵
矣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先以無子禱於東嶽是夕夢神曰汝
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為汝子及生瑒菴名之曰琦
官至尚書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羅循官副使無子偶見一寺有七棺暴露捐俸命僧瘞之後
生子洪先狀元及第為理學名儒

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順治辛卯夢數吏執柬邀之
升堂與朱衣者行禮見堂下跪數百入同聲曰我等俱受其
祖恩德者壬辰昌祚成進士官至大理卿
家富提攜親戚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為義莊族之貧乏者每人日
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曰我宗族甚
衆於我雖有親疎自我祖視之皆子孫也且自祖宗來積德
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
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
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歸義莊公父子名相累世昌熾

歲饑賑濟鄰朋

嘉靖甲辰楚大飢漢陽蕭達出粟且盡復捐千金易粟賑之時未有子妻戴氏夢數百人羅拜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以是為君嗣所以報也庚戌生良有丙辰生良譽萬厯庚辰良有會試第一延對及第良譽亦高第達壽七十五置義莊名曰景范二子出俸增田楚有漢陽雙鳳之謠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唐李珣廣陵人賑糴為業斗秤公平人來糴者珣即授以升斗使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其名改曰寬李相

夢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珣大喜忽二仙童自石壁出李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然此姓名非相公乃公江陽部民也珣驚寤遍訪得之延至府中問有何功行寬謙辭李拜問之具以賑糴對李公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富貴之人賤奴僕如犬馬陰悍之婦嫉婢妾如寇讐傷德損福總由於不恕也使以其身與其子女易地思之當不寒而慄矣況焉能保身與子女之必不易地乎凡此皆當自幼謹之而婦人之善惡則丈夫尤不能辭其責也

程大中公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侯夫人治家有法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是生明道伊川兩先生為大儒

印造經文

經文千言萬語皆教人為善去惡雖閱者疑信參半而有一二信者即善勸而惡懲所益多矣然則印造邪說淫詞以誘人為惡者其罪又當何如可不痛絕之哉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為善每遇嘉言善行輒刊刻施人夜夢帝君語曰汝諸刻已錄報天庭矣上帝許昌汝後自是

典籍不學而曉子孫俱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汪靜虛欲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廣施力未果其子源遵先志捐貲刻成募衆印施萬部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吾志且勸善共施我已獲福冥中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俱名注善籍矣

創修寺院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窖急瘞之及公為西帥僧使其徒謁公募修寺公無所贈但致書一封歸啟之云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修此寺餘

餘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四萬二千有餘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許叔微嘗以登科為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
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
不受其值夜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
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五上乃陳
祖言下乃樓村也

施茶水以解渴煩

雒陽楊伯雍壯不能娶作義漿飲行者三年忽遇異人與石
子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伯雍求之要以白璧一

雙雍至玉田得五雙遂納徐氏雍拜大夫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於暑月施茶冬月施薑湯又日作粉團施人一道人食之三年知其誠謂之曰吾無以為報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數約一升蔴子其子依所指葬之初世即九人登第累代簪纓至今閩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謗

或買物而放生

居官者嚴禁宰牛不誇鬪厨膳居家者無大故不殺生嚴禁小兒戲戕蟲雀皆不費之惠也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或曰放生則着相不殺不放付之無

心為妙敏仲生疑以問法華禪師師厲聲曰公大錯豈可落
空見耶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箇
苦衆生否敏仲駭悟發心再放百萬命因遇蛤蜊數十斛買
放之忽轉念恐彼感恩求為眷屬豈不癡鈍夜夢文殊現金
身慰諭曰我憶往昔劫亦曾生蛤蜊中但堅汝心救衆生苦
因著文勸世

長洲韓太史世能祖永椿居陸墓甚貧每早起持帚掃兩岸
螺螄入中流有時枵腹掃至數里遇攬網所遺螺蛤等物必
拾投水中丁卯太史赴鄉試夢神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
汝入翰林官至一品後官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過長安橋見賣犬
肉者縛一犬至客買放之犬即隨客不去數日後客催船往
江陰發賣棉花有銀三百兩為主家一僕竊見即與船戶同
謀醉客用蒲包札緊投水中而去此犬即跳上岸跑入村中
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去銜起蒲
包村人解視客尚未死救醒之客仍往祝家僕與船戶歸獲
送官伏辜

或持齋而戒殺

宜興陳信世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者數人以物
分散鄰家怪問之答曰此瘟疫也信曰何我家不及曰汝家

三代不殺生故免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語畢忽不見其年
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

婺州陳嶠有送一羊一猪者嶠欲元旦殺之其弟峴再三勸
不從十三日夢人引至一署堂上設三簿一放生一殺生一
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峴某日救一羊一猪峴曰雖勸卒殺不
敢冒功下有一黑衣一白衣者跪曰當時荷蒙援救言雖不
從恩不可忘峴醒因一門戒殺數世富貴

北平吳兆興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
日停船京口碼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曰家常飯兆興
力勸不從夜夢三眼多手神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

矣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明日午刻彼當以喉
疾死若從汝言尚可免惜哉兆興驚覺天明即去生理忘其
夢晚歸船聞岸上哭聲詢之殺雞者死矣問其病曰喉疾也
兆興大駭判其事勸人

舉步常看蟲蟻

胡僖省試謀寓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
子構火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之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亟
還故居迨入試構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
湧蟻遂不見及榜發主司謂子文殆有神助僖知蟻報也

禁火莫燒山林

唐屈突仲任好焚林恣獵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謂之曰汝殺業無比不可救矣仲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對曰必得受殺者肯方可乃勸衆生曰仲任殺命無算今鬻割其肉無益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衆生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漉其血一盆遍灑之諸類憤吮其血乃姑許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業如是數年而卒

點夜燈以照人行

語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家以其普照行旅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蝦可免網罟則功兼澤物矣

陳覺闔門病目盡瞽醫禱無效一日遇異僧語之曰汝居心
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誓改過自新僧曰永
燃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即奉
行不倦普勸里中共施燈照三年如一日闔門俱不藥而愈
後瘟疫盛行獨其里中帖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楊少師榮祖父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順
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為事他物
一無所取人嗤其愚後生少師

方世隆好造渡船生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為賊兵所迫至

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怪問安得此
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及抵岸忽俱不見乃悟其父造船渡
人之報也

勿登山而網禽鳥

漢楊寶宏農人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梟鳥搏擊墮
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為蟲鼠所齧移之巾箱中來
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鳴繞寶室數日而去
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乃王母使也往蓬萊
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令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
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

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清白無比
勿臨水而毒魚蝦

李景文好生凡魚蝦活者盡活之池後景文服丹砂煩燥幾
死投浸池中魚蝦繞體如吮噲然須臾平復池水為熱
楊序夢神告以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曰大
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
活盍圖之序醒急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
見魚子即投水中月餘復夢神曰爾壽可延矣
放魚子於春夏月將碎泥拌子擇長流水草間置之

勿宰耕牛

程子與客語為政歎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用其力老則屠之客曰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復稱貸以買壯者否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先生曰爾之言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真武垂訓曰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其形上應天星其力下興地利有功於世無害於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愆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太乙牢山俱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攝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牛食百草與人何害人食

百物牛犬可戒

金陵朱之蕃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奈何父夢亦然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蕃果狀元及第

嘉靖二年林侍郎俊忽於公宴昏睡久之覺語衆曰適童子召我至一府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囚此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忽家尚書公聽出殿呼某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為其屬以爾昔為縣不禁殺牛故減壽一紀俊曰曾出榜禁之尚書曰得無失檢乎急檢卷得之代申還其壽遂醒

勿棄字紙

練川許自俊癸酉科鄉試闈中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篋一隻
竹箝一柄篋內字紙光焰燦然旁有人指示之曰予前生天
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中式復魁會榜

康熙壬寅五月金陵馬回子之妾被雷震死有手製新履碎
裂於前其中字紙片斷蓋此妾平日常以字紙直履也

惜字於紙尤當惜字於筆周霖公惜字正詮十二則下筆闕
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下筆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誤人
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下筆屬人
閨閻陰事及離拆人婚姻者此字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

活計者此字當惜下筆凌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下筆挾
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唆人搆怨代
人架詞者此字當惜下筆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譏訕人者此字當惜下筆刺人忌
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楊某業商淮揚有陝客寄存千金三年不返楊埋金花盆中
訪其人死矣招其子至以金還之其子不敢取楊曰此汝父
物何必辭乃叩謝而去楊有子溥官太師

丁清惠公有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

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嘉靖朝鄧繼曾授徽州知府其親某御史告之曰昔某巡按雲南夜宿一所秉燭獨坐有一人前曰我非人乃為君守財者某問財何在神指座下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某曰能為我送歸乎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後某復命適同年某主事囑為保舉一官饋金二百及歸家後即祭神神復至出金八百兩某問何故少二百神曰某主事前已饋矣某悚然慚謝未敢告人與君至戚仕途方始當知定分有數不可妄謀也

淮上陸文侵其鄰鄭氏之產以為園惟存樹一株陸晚得一

子而啞數歲戲於庭忽指樹曰樹猶在耶家人大驚復啞如故及長盡破其家人以此子為鄭氏後身

勿妬人之技能

人各有能有不能我之技能有限人之技能無窮故莫大乎取人為善也若媚嫉以惡之則是自絕於善而害天下之善不仁甚矣

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一生忌同經生才高密取其筆嚙之明日入試筆盡壞大驚慟哭欲出忽假寐若神附其背曰起起第書之驚悟視筆俱完好及卷終則仍秃筆也生出遇彼生迎問曰試卷必佳對曰僅完篇耳其人面赤明日彼生

貼出禿筆者中魁

勿淫人之妻女

萬惡淫為首人欲之易動而難制者也然遏之須於起念之時見人之妻女常作人見已之妻女想其曠居者必自譬曰寧渴死不飲酖酒寧飢死不食砒毒倘或惡緣纏擾即作刀劍死傷刑獄各種變態想則心自定矣避嫌遠疑早一着更妙萬勿如溺水者沉淪而不可救也人能一生不犯淫惡則諸孽皆輕能全一人妻女之名節則冥冥中以為不磨之大功然則人禽禍福之關此而不慎可惜也可畏也可憫也唐舉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窻紙搗破公補訖題句曰搗破

紙窓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
匾左右懸二燈書前二語怪而告之後果大魁

羅文正公倫計偕過姑蘇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
子矣羅遜謝范公曰某樓之事誠動太清耳羅憶昔年曾具
奔女於此樓果廷對第一

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
奔之公辭以疾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
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登鄉
薦二十四歲成進士官至參政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省試病劇忽魂自頂出見大士指引

令謁孔聖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舉舟有
少女美姿意欲就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且告
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勸善今時人心險薄
鬼神伺察更嚴往古功名富貴生來即定今之善惡冊籍一
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湯驚而甦登辛丑進士
餘姚王華館於富家某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出奔公不納妾
出一柬主人親筆云欲借人間種公批其後云恐驚天上神
明日辭去後有道士設醮伏地久之起曰適至天門見放來
年狀元榜馬前旗上一聯云云華果中狀元位至大宗伯生
子陽明先生為大儒封新建伯或曰狀元周旋之父事

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中有婦奔之曹趨出行之中途見燈火喝道入古廟中竊聽之乃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此人短行已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曹某不淫寓婦可嘉當補之及揭曉果中第六

宣德中曹鼐為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公公曰處子其可犯乎取片箋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終宵不寢天明召其家領回後殿試對策忽風飄一紙於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發狀元及第

明末張文敏與周某避寇山中有少女先在見二人倉皇欲避張曰去必遇寇吾等皆誠實人決不相犯中夜周欲私之

張力阻得免及旦張送之出山速訪其家迎之張後為黃姓之壻奩具甚厚及相見乃前山中女也生三子皆登第

萬厯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襲蔭指揮繫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請以女奉箕箒趙揺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連曰使不得後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翁翁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甚靈汝試往禱之是夜陸夢與師俱為城隍所逮大加訶責命吏查祿籍陸仲錫下注甲午狀

元邱某下無所有神曰陸某奏削其祿邱某抽其腸驚醒館
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仲錫終身貧賤
此條最重未犯者誓死勉之不幸有犯者痛心悔罪誓行萬
善以贖之否則其禍報有不忍言者勿以予言為迂也
勿唆人之爭訟

訟終凶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况唆
人者不干已事而因以為利明有王章幽有天譴此其人當
痛自懊悔而人亦不可甘受其愚陷於罪戾也

唐雷孚自始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
孚登進士官至太子太師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旬日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營刀筆中流檣折敷墮江而死勿壞人之名利

三山蘇大璋治易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輒以告人有同經生訴於郡守謂蘇某自許甚確必與試官有私及定榜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啟主司曰物議如此設如所言何以為解主司乃對衆以副卷易之既拆號則自副改正者蘇大璋由正降副者訢璋之同經生也人謂天道公而巧

勿破人之婚姻

徽州程孝廉家臨溪有女子失足溪中救之令妻伴宿明日
送歸母家其舅姑聞之曰女宿於外名不佳令媒退婚孝廉
親往力辯乃成婚已而寡遺腹生一子母授之書輒流涕曰
汝能成名無忘程孝廉之恩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會試與
程同號七稿皆得意忽燈煤焚卷痛哭不已程曰若肯與吾
書之乎少年即以付之程中進士少年謁程曰公生平有何
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力全一溺水女子差
無恨耳少年大驚伏拜曰此即吾母也宜矣
四明葛鼎鼐為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廟祝夢
神曰為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廟祝方

鳩工復夢神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浼葛代筆也葛聞而驚悔力為完之後止中一榜官副使

順治丙申浙江舉人鄭某有友謀某妻鄭為畫策飛語入其夫耳謂有私也其夫疑欲出妻商於鄭鄭即為作離書書稿誤塞筆管中戊戌會試攜筆入場搜者得之荷校杖責革去舉人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宋呂陶令銅梁有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不得直貪至傭工又懇於陶陶一鞠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

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弟拜從姊弟感泣而去陶仕至中丞

浙西米信夫為人奸狡里中兄弟爭財米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以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者牽連逮至縣見吏如其弟抑令招承訴於府見府吏如其兄復抑之使承闔家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八不肯售乃誘父子賭蕩傾其家屋竟歸於池徐八父子憤恨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殆夢其祖曰此徐八為祟也池懼禳於城隍廟見一丐者曰夜來

宿殿角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池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陶士行貧時母子冬日嘗著敝葛及貴母恒縫敝葛一塊反士行袖中曰汝當盡心為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著敝葛時也

太傅金文通公誡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則吾休官日汝輩便省得一件失意事

馮瑒菴曰凡吾輩十分如意則旁人決有十分不如意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嘉興屠應坡康僖公子也有鄰人負其子孟元銀以屋基及小塋立賣券為償孟元酬其直及坡宦歸鄰人來謝公子厚德坡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坡取旁還之且為築其墳塋後子孫富貴不絕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富鄭公中年居洛為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嘗云某不遇邵先生不過一村漢耳

劉安世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歷官臺諫遇事敢言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為名臣謚忠宣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明陳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官者王振柄國備禮幣求公書欲以致公公為書程子四箴而却其饋竟不往振亦不能害也公為祭酒十八年名壽俱高

親君子遠小人達於上下者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聖人之大而嚴也

常須隱惡揚善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以動人為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者欣慕而效法

馬援戒兄子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韓忠獻為相見有攻人隱惡文字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人有一小善必斂手歎服曰琦所不及

明萬厯間有廩生與修江陰縣志見舊志二節婦無事實削之城隍廟祝夢見二燈導二婦一自正門入一自東角門入神降階迎之二婦訴曰我等一生苦節某生不訪而表章之反削去名氏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之矣蓋二氏一受子封一則民間婦也

不可口是心非

口蜜腹劍陰賊者也面從背違庸懦者也華言無實夸誕者也習而不知恥則惡日滋當每事自訟而漸克之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神判曰道季生平心口不同善功無一佞神其能免乎竟卒

剪礙道之荆榛除當途之瓦石

何慶病聾啞見道路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人行復於夏秋日必持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忽夢黃衣人語曰汝前生好聞人非談人短故有此報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及醒聾啞俱痊

新安盧世澤立心仁厚見道上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

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何堪年六十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盡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當增壽二紀命還遂甦益加勸勉壽至九十有一無疾而終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張曰吾豈圖利已者乃盡發所積催傭除道修官塘百八十里築堤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後享年九十子孫登科不絕

歙縣余永寧之祖販木為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資本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乃往急賣忽木價

騰踴獲利兩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

雲間蔣性中給諫初第進士有司為立表於門時罍湖病涉
公曰榮吾家盍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為石梁於湖上
垂訓以格人非

鮑曼殊曰勸化一人為善則世界多一善人若勸化一惡人
為善則世界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又轉相勸化以至
百千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百千世善根流傳永無窮盡
柳元祥患瘵病百藥罔效力疾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
朱衣者同一老人語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
感格者衆特命天醫治汝惡疾汝壽止四十今延二紀矣於

是頓瘳壽六十四

捐資以成人美

范文公在淮陽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問何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補子為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徵至則前索遊者也公歎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幾汨沒况其下乎

范純仁奉父命往江東收租麥五百石道遇父友石曼卿言三喪未葬純仁悉以麥舟付之及反面文正公問所見以曼

卿留滯丹陽對公曰何不以麥舟助之對曰已付之矣文正公欣然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券成張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官湖南部使者挾勢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饑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即遣張持錢歸語守義如有枉可訴之朝事白乃來郭既辯雪復官張來如約公使人語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前錢想用盡取婚券包二百金助郭之任張泣拜而去

作事須循天理

夫即理也循理則知天而安命矣許魯齋曰不聽父母命為

不孝不聽君命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曰我日有所為
夜必焚香告天用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
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出言要順人心

言者心之聲也不順人心則其存心可知矣易曰君子居其
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
邇者乎今人每易其言深刻矯誣以為不過飄風之過耳不
知所損實多也嚴君平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悌其庶乎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見先哲於羹牆

後漢書李固傳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簡編若神明後舉進士第一為名臣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游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

慎獨知於衾影

君子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此慎獨而毋自欺之學也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豆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初時黑多白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及至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量何難之有○此宋儒真實工夫質諸鬼神而無疑者後儒不求諸獨雖讀書窮理皆成玩物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孟子所謂集

義也君子行百善有一惡亦足以累之故去惡務盡小人行
百惡有一善亦足以湔之故遷善貴勇凡前所注行某事獲
某福者非銖稱而寸量也觀其一行之善則其居心行事全
體為善可知矣且此特人之所知耳其不知而陰行者又不
可勝計也故天之報之者如響今朝樹木而夕求蔭少不如
意則曰為善無益豈真無益哉更勉其所未至而可矣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晉陵顧成娶錢氏女為媳順治八年春疫大作病者親戚不
敢過門成邁是疾親丁八人俱伏枕時媳歸寧聞信欲趨視
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為翁姑大事今翁姑病甚忍心

不往與禽獸何異隻身就道成在牀見鬼物相語曰諸善神
衛孝婦來矣吾等不速避譴不小八人皆愈

元自實恨繆某負德雞鳴厲刃往殺之道過小巷巷主軒轅
翁見有凶鬼數十執刀從之少頃復回則見從之者皆金冠
玉佩持幡之神天明往問之元言初欲殺之及至門思彼老
母妻子何尤遂隱忍歸耳翁合掌曰神明已知當有後祿元
後享富壽

近報則在自己

裴度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則餓死一日遊
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人

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屨帶二欲求津渡不幸
祈禳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亟還之後相者復見公
大驚曰公陰騭文起前程萬里矣後出入將相封晉國公
遠報則在兒孫

歐陽文忠公父觀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鄭夫人問
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
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
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
也指子修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
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及文忠公參政事父贈崇

國公修表其阡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朱鑒堂曰世言善惡有時不報不知為善不昌祖父有餘殃殃盡必昌為惡不滅祖父有餘德德盡必滅而當殃德未盡時則以為不報也為善得禍其命本薄也使竟不為善其禍當不止是為惡得福其命本厚也使竟不為惡其福當不止是而不原其始又以為不報也善惡不報時辰未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譬如立表取影愈遠愈大貸貲取息愈久愈多而未要其終又以為不報也人事不齊天公最巧猝至之禍禍兮福所伏或天假以主汝成非分之福福兮禍所倚或天借以厚其毒而無遠識者又以為不報也名之榮辱亦禍

福之一端小善享大德之譽福已折除小惡得大奸之名禍
遂稍減而信浮名者又以為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
誅鬼誅同是一痛而現住世者又以為不報也凡情未滌正
眼未開認善為惡指惡為善往往有之不憾已之是非顛倒
反怨天之彰瘡有差則又以為不報也外作幾樁善事其他
隱惡尚多陽有數種過端暗地陰功或懋冥司覈之世人不
解則又以為不報也噫嘻人間善惡絲粟有還天道循環毫
釐不爽士君子立身行己倘曾失足及早回頭苟未踰閑亟
成全璧無定者數有定者理以有定之理格無定之數豈非
自作元命者哉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或問無為而善與有為而善孰佳曰無為者尚矣然恐借言
無為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何取焉且引人
為善不妨示以所獲夫所惡於覬報者為其不獲而怠也若
時時刻刻主善為師勉強不已乃成君子不亦善乎一起信
心迪吉逆凶聖有明訓而世乃不信謂為善未必獲福為惡
未必蒙災斷我善種滅人善緣是何心哉故宜起大信心一
念信便是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一囑勤修吉人
為善惟日不足以一杯水救一車薪而曰作善無益是與於
不仁之甚也正當及時精進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質我不然

悠悠忽忽一暴十寒積惡甚易積善甚難時不再來悔何及
矣一重養心管子云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慘於兵
戈南華云兵莫慘於志夫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及而食和
飲淳自然感召人能涵養本原中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
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忿便能懲有情無情有事
無事都是一腔生意盎滿虛空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也一貴
堅永夫善之報有近遠蒲柳之質朝種夕發松柏則不然十
年樹之百年成蔭風霜之下勁節挺然一發則蟠天際地矣
是造物之久要也一重流傳書記所在十人勸之必有一勸
以善書傳一人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富貴大力量

人而勸成其善者當千善流窮無窮者當萬善時時稱說人
人提撕下及庸夫閨婦無不咸化善緣無量福緣亦無量矣
昔孫思邈刻千金方書成仙去周篋為人說感應篇脫饑饉
籍公善之善豈有涯哉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全

星集七

三界伏魔闕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

誦經要訣

凡欲誦經必先與漱清淨焚香嚴肅衣冠平身端坐
慮絕念忘機正氣調聲思真如對然後持念

淨口神咒

丹朱口神

吐穢除氛

舌神正倫

通命養神

羅千齒神

却邪衛真

喉神虎賁

氣神引津

心神丹元

令我通真

思神鍊液

正氣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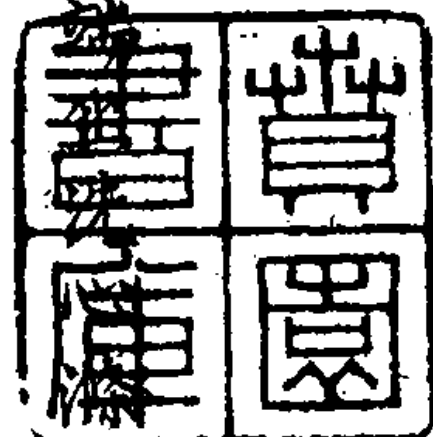
淨心神咒

太上台星

應變無停

驅邪縛魅

保命護身



智慧明靜

心神安寧

三魂永久

魄無喪傾

淨身神咒

靈寶天尊

安慰身形

弟子魂魄

五臟玄冥

青龍白虎

隊伏紛紜

朱雀玄武

侍衛我真

安土地神咒

元始安鎮

普告萬靈

嶽瀆真官

土地祇靈

左社右稷

不得妄驚

回向正道

內外澄清

各安方位

備守家庭

太上有命

搜捕邪精

護法神王

保衛誦經

皈依大道

元亨利貞

淨壇神咒

法水淨壇

壇滿香雲

心氣合誠

持御步虛

酒成法雨

功懸青史

神出紫霄

雕琢青龍

時時若吼

行空赤馬

萬里騰雲

三界瞬息

六合匪遙

治世經文

揭帝神咒

持誦一遍

神鬼肅欽

五嶽潛行

四海澄清

散花朝禮

道氣常存

祝香文

玉花散景

九炁凝烟

香雲密羅

逕冲九天

令臣長生

世為神仙

所啟所願

咸賜如言

長跪禮奉

仰啟三清境

無上三境尊

仰啟大羅天

無上玄穹主

仰啟三清界

侍宸諸聖衆

妙道難思議

造入資玄門

妙經挾玄蘊

導引塵迷趣

臣今淨三業

口誦及心持

唯願大慈悲

開受臣所請

慈光燭卑賤

聰聰聆音聲

願臣諷誦時

響徹十方界

成就一切願

如經所稱述

從此漸進修

成道事諸聖

長跪朝

真志心懺悔

臣等自從無始劫

無明煩惱覆真心

常行殺盜與邪淫

兩舌妄言并綺語

誹謗大乘真正教

鬪亂親朋離間人

貪嗔痴愛縱三心 喜怒愛惡增七慢 厯劫罪愆難記憶
多生業垢莫能量 皈依上聖大慈悲 發露真心伸懺悔
萬劫千生諸罪垢 從今懺悔悉消除 將此身心奉上聖
惟願罪根悉原宥 多劫多生罪消滅
懺悔已後罪滅福生稽首禮謝
無上虛皇至真三寶

志心發願

願眼常覩玉毫相 願耳常聞說法聲 願鼻常嗅衆妙香
願舌常讚無上道 願身不染邪淫穢 願意常存敬信心
發願上報四重恩 發願下濟三途苦 廣運慈悲憐一切

廣行方便度衆生 仰惟上聖大慈悲 加護願心悉成就

發願已後罪滅福生稽首禮謝

無上虛皇正真三寶

關聖帝君誥

太上神威英文雄武精忠大義高節清廉協運皇圖德崇演正
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雲漢
下轄七十二地土壘幽艷秉注生功德延壽丹書執定死罪過
奪命黑籍考察諸佛諸神監制羣仙羣職高證妙果無量度人
至靈至聖至上至尊伏魔大帝關聖帝君大悲大願大聖大仁
貞元顯應光昭翊漢靈佑天尊

三界伏魔闕帝忠孝護國翊運真經

爾等

帝尊與諸大天尊及天龍鬼王暨諸大將軍同時集會觀見衆生億劫漂淪生死輪迴悲苦萬狀轉乖人道深為可憫帝尊言原始人生未有端倪幻兮冥兮寂無朕兮自得二炁受精於父受胎於母拊循畜育教養獲成策命於君析圭擔爵乃為成人汝等衆生若無二親何以成形若無君王何以貴顯如彼草木不灌不培何以生長如彼築室不增不壘何以成室如彼璞玉不彫不琢何以成玉如彼道德不顯不露孰為文章今等衆生或賤或貧或夭或亡或遭水火或斃雷擊或廢於疾病或死於

兵革或殍於飢荒或陷於罪罟或戕於猛獸或墮於地獄皆緣
夙世悖倫亂紀大逆不道或罵父母或欺君長以是義故種種
煩惱種種蜎襍曾為逆報汝等衆生當鑑世苦敦修倫紀一者
念罔極親恩等之无垠二者念浩蕩君恩等之覆載三者念劬
勞之苦撫字萬端四者念寵錫之隆喜逾百朋五者念式穀之
訓期望惓惓六者念推轂之任戒衿殷殷七者念身體髮膚血
脈流貫八者念股肱心膂誼同一體九者念身因親有捐體難
報十者念顯因君來舍身莫酬不問貴賤不問賢愚咸有君親
咸當忠孝汝等衆生或用色養或用物養或慷慨赴義或見危
受命或靖共爾位或調和鼎鉉或侃侃盡瘁或停停物表或心

如金石或精忠貫日或塞外植節或抗志虜庭或鼎鑊不避或
裹屍馬糞是等是人揚芳萬年生而不死死而不亡炳炳忠孝
亘天不磨或命終時當為天大元師天大將軍天大神王永無
輪迴永無百劫爾等衆生齋心靜慮焚香捧讀或口誦心維或
作躬行是人若在貧賤當於貧賤為之保護若在天亡當於天
亡為之保護若在水火當於水火為之保護若在雷擊當於雷
擊為之保護若在疾病當於疾病為之保護若在兵革當於兵
革為之保護若在飢荒當於飢荒為之保護若在罪咎當於罪
咎為之保護若在猛獸當於猛獸為之保護若在地獄當於地
獄為之保護所獲福聚無量無邊能於若海千百億劫中拔濟

衆生真實不虛說是經義名曰忠孝而說偈云

忠孝立身本

即此是修義

完全是行果

不實如禽獸

無量諸法門

悉惟一念起

遠離諸罪垢

從斯得解脫

爾時飛天神王及諸大將軍一切大衆聞說是經皆大歡喜稽

一首

帝尊奉辭而退

正一冲玄孚感靈章

伏魔闕聖翻倒乾坤掌大之權真君之威呼吸雷霆撼動山川
吾誓到處斷絕邪源刀持在手呼聖集仙敢有不至寸斬無原

雷霆速奔黃鉞鑠天汝負重誓律準 太玄

關帝伏魔護道彰感誓章

吾是天上靈掣風捉鬼神大刀兵百萬佐道輔天行正心行吾
法吾必合汝心持心終始一吾必親現形由汝役使我變化如
沙塵分身千百萬隨處救天民勤心奉吾者永結為弟兄遣吾
幹霖雨掣電轟雷霆遣吾誅妖孽斬頭滴血呈遣吾攝魂魄昇
天入地尋遣吾捉邪祟速縛來現形遣吾散禍難風火無暫停
遣吾救疾病親為五臟神三台調正氣萬病自安寧盡心皈我
教衛法永隆興亥日是吾降香火宜精勤汝若負吾者風刀斬
爾形我若負汝者永滅精氣神功成行滿日同步朝

上清急急如律令

心有天遊

室無空虛

心有畏敬

吉祥自生

作善修德

猶谷傳聲

忠義經序

關壽亭侯忠義經十九章皆侯自製也晉陳壽演俗通義似近鄙褻茲宋學士孫奭編述南渡中丞張守訂梓相傳五百餘年漫無可稽世人亦不知有是經也維侯忠義昭寓宙功烈垂史冊祠祀遍天下黃髮稚齒極海窮邊靡不崇重而侯之隨在著靈威英顯赫千載一日博幸生同侯鄉藉侯庇久嘉靖丙辰巡撫荆楚荆故侯保障區迄今家至左聯頂禮如在比還省辭

楚王殿下 王詢侯故里事復出忠義經示博拜賜踴躍若侯
陟降也歸舟檢閱後先系敘簡篇遺逸字畫錯亂差訛遂為校
定重錄首揭 侯像并述侯辭曹之書後人仰侯之贊彙成一
帙攜之京師繼役關中未遑鋟梓適都督劉顯移兵守川廣因
以貽之俾刻荒鎮以作士氣以風忠義且播之天下瞻奉者有
所持誦則倣云

兵部尚書蒲州楊博叙事

關聖帝君濟世消災集福忠義經

述志章第一

關聖帝曰吾本東漢解良居民黃巾作亂天下招兵觀勝涿郡

偶遇劉張桃園結義生死不忘吾習春秋吾知武藝始除黃巾
三戰呂布許田射鹿技衆忌器土基被困失散兄弟曹操奸雄
奏對壽亭吾奉二嫂吾思兄弟誅良斬醜挂印辭曹霸陵橋上
挑起錦袍吾宿義司明燭達旦獨行千里五關斬將吾斬蔡陽
古城會叙後遇子龍周倉歸義冒雪隆中三顧卧龍義釋曹操
怒斬黃忠領收荊州勸農講學單刀赴會談笑自若赤壁鏖戰
水滄七軍生擒龐德華夏威名初封前軍繼加五虎定鼎西川
盪寇神武吾無所畏惟持忠義扶漢誅奸死無畏避吾年近六
有命在天視我赤心聽我微言為子盡孝為臣盡忠父慈母愛
兄友弟恭夫婦倡隨朋友信義鄉鄰婢僕真誠和氣吾言淺近

切用身心為士為官為將為兵持誦吾言扶助功名為農為工
為商為賈持誦吾言利盈十五出海入山行軍滅寇持誦吾言
凱歌捷奏惟爾兵將尤我所矜至誠持誦精神照臨民有貴賤
患病犯刑家庭道路交易婚姻盜賊水火構訟鬭爭至誠持誦
諸事咸寧平生立心惟此忠義世人欺險吾所鄙棄况復天君
鄴都諸神日巡夜察赫赫威靈

洪濛章第二

洪濛元始天地未分大化一體布氣十分成就萬象負抱陰陽
陽餘為男陰餘為女化化生生迺有倫理宿命因緣有善有惡
長短貴賤富貧厚薄所作之報如影逐形種蘭得香種粟得糧

皆係所業降福降殃頂天履地五行正氣妙道在人不可輕棄
保之甚難失之甚易若迷正道必入邪源貪嗔淫殺地獄永淹
皆由衆生自作自受諦聽吾言免淪凶咎孝順父母和同六親
盡忠秉節不犯天刑五體具足十相端成世間萬物最貴為人
一 氣數章第三

人稟氣數乃得生身風土不同稟受自異故謂之氣智愚不同
清濁殊度故謂之數數係于禽氣係于天務須學道以全其元
愚可以智濁可以清諦聽吾言勿虛爾生

世道章第四

吾嗟世道不忠不孝不敬師長不睦兄弟夫婦不諧朋友不義

天地不尊神明不懼五穀不重三光不避小秤大斗殺生害命
奸淫詐逆積微成著如此等人神明厭棄先奪其魂後殺其體
舉世昏迷自謂得計一旦無常委之天地諦聽吾言玩此真味
居處章第五

人生居處平安為福勿佔害人勿施暗毒不循理法蛇虫嫁孽
烏鼠送妖拋磚打石驚雞弄狗影脇夢逼更加姦盜踰牆穴隙
庭戶不寧小大惶惑夜嘯其梁晝瞰其室牛馬六畜亦遭瘟疫
吊客頻仍禍連骨肉喪車疊出悲號泣哭諦聽吾言轉禍為福
配育章第六

世人配育宜重合婚三刑六害隔角交侵咸池天狗寡宿孤辰

艱於嗣息遂至絕倫不知生時太乙在門聖母衛房司命在庭
或有冤愆鬼魅禁忌致於難產母子俱廢諦聽若言平日心田
光明正太凶禍不纏多生賢子以賦螽斯臨盆有慶坐草無虞
修建章第七

世人修建不識陰陽九壘七煞犯之必傷太歲將軍鶴神太白
金神劍鋒九良七煞黃幡豹尾飛廉刀砧土家眷屬一切鬼神
若值興工有一不戒病患喪亡官符橫害諦聽吾言修德作善
天地無嗔陰陽無得百神呵護永世昌大

功名章第八

士人功名質賦於天落落數奇弗顯弗達得意者忻失意者戚

寒窓苦讀黎火久被塵戰枉攻主司不契吾蒞文場升沉盤利
三峽詞源如流瀉水諦聽吾言昌期世際入彀英雄出類拔萃
游行章第九

軍民游行尤所當備下寨安營出師對壘須識風雲堅持忠義
矢心報効鬼神呵衛盜賊騁奸風波係累深山窮谷虎狼魍魎
大海長江蛟龍可畏幽枉有魂刳數有會捉生代死鬼妖為祟
游行遭遇何以處之中心正直平生所持諦聽吾言謹慎行之
符訟章第十

人有符訟亦命所值天地年月日主時刻赤口白舌皆有神司
出入動舉避忌須知朝有擊聒夜有剪燭面是背非雀角鼠憂

怨詈咒咀獄訟繁興謗讟詆詬刑憲具存諦聽吾言自反其心
作好作惡皆由已生

疾病章第十一

人有疾病積久弗瘳沈疴枕席其故何由一心不明五神無主
三生有劫四大不舉平日觸犯古聖先賢三光七曜廟社靈壇
城隍香火并灶第宅起居不淨供奉不職冥魂冤枉牽纏咀盟
前生結讐怨債交征諦聽吾言將心比心他時執對及今分明
命運章第十二

人稟命運萬有不齊富貴貧賤各安其軀五行奇蹇九曜更變
年逢刑冲運或剋戰孤辰寡宿羊刃劍鋒祿逢于敗馬落于空

動用凶危行歲坎壈何以禳禦自反自省三官解災五方解厄
諦聽吾言順守不忒

攝生章第十三

人之攝生須明道要能屏衆緣永除諸害外想不入內想不出
五臟清涼六腑調泰引炁太和注潤身田仍節飲食法藥保延
驅遣三尸安寂六根靜照八識澄妙三元諦聽吾言以永無愆

瘟療章第十四

天地瘟疫二十有五天地蠱毒二十有四癘療之疾三十有六
遭此大患厥有其故其故伊何伏屍故炁感召深染塚訟墓注
諦聽吾言清心告天上通三界下徹九泉追薦魂爽超度祖玄

非藥可療治在心田

太朴章第十五

太朴既散仁義乃興禮樂既作奸邪斯行六義既失四民有爭
上不寬恕下不忠貞全家疾病死亡橫生消耗財物累歲官刑
性命枉逝災害相仍穢雜交染骨肉伶仃如此人世那能安平
諦聽吾言敦敘五倫從謙從厚必信必誠守法安分勿貪勿爭
災消禍滅百福咸臻

慾界章第十六

吾觀慾界衆生無情不忠不孝不義不仁作多惡業全無悔心
綱維圯裂大數自傾兵火肆起玉石俱焚凶荒洪水苛政煩刑

備諸苦惱生意滅絕人道將窮何由解脫諦聽吾言勿肆以貪
忠孝仁義永寶勿愆一切善惡皆由心造為善福生為惡禍到
雨暘章第十七

天有雨暘時有豐荒雨澤愆期亢旱為殃祝融扇禍赤鼠遊城
海若失經魚鰲妄行天災流行世所常有諦聽吾言修德以候
順天知時聽其自來勤儉畏敬自免凶災

生人章第十八

世之生人賦受上蒼東斗主算西斗紀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
中斗大魁總監衆靈青帝護魄白帝持魂赤帝養氣黑帝通血
黃帝中主萬神無越眇眇億劫混沌之中幽冥形影廓寥無窮

玉帝攝氣靈風聚烟千和萬合自然成真真中有神長生大君
諦聽吾言珍愛爾生

業報章第十九

世之業報何事而成刻薄一心雜亂三情更生疑惑所為昏昧
恃惡邪行背真就偽不仁不義違天逆地欺君伐主不忠不智
無愛無慈奸妄侵肆殘虐百姓殺戮衆生嗜戕物命結諸罪冤
如此作業冤對無邊動見患難不可縷數橫禍傷生備受哀苦
萃諸惡業來豈無因人之行事鬼神監臨乘汝罪釁加爾陰刑
衆生不知猶是妄行諦聽吾言安分保生無欺無險無盜無淫
存心守已香火咸寧念念弗失福爾終身

關聖帝君濟世消災集福忠義經終

關聖寶誥

關聖大天尊

伏魔真上帝

靈著玉泉山

英風常震世

至大與至剛

浩然成正氣

砥柱立綱常

日月揭心事

頭帶九旒冠

衣穿龍袞袍

足攝紫雲履

腰懸白玉鐐

人間察善惡

雷部與天曹

生殺惟所令

青龍偃月刀

一念自靈通

不從修證入

非玄亦非北

太極本無極

元始肇天尊

救苦同太乙

真君古來傳

崇寧推至德

關帝寶懺

臣聞帝闕巍哉玉殿玲瓏仙花燦爛鸞鶴飛鳴粧嚴寶座聖化

道藏輯要

關帝忠孝忠義經

卷九

星集七

流行文衡武備監察分明統成三教克盡五常大災能捍大患
能禦大義不屈大節不移語大則布盡法界語小則歛入微塵
精誠貫格赫奕威靈邪精鬼賊盡自消滅毒龍猛獸各得藏形
獄生芝草海吐蜃樓治世清平景星卿雲懺悔無極無極大道

志心朝禮

上詣三清天尊

中檢圖籙大帝

下策地祇大帝

三界伏魔大帝

南極協天大帝

赤心衛國大帝

鄴都朗靈大帝

護法伽藍大帝

合司文武大帝

錫福延生大帝

乾坤正氣天尊

忠貞貫日天尊

紫薇協運天尊

神威遠震天尊

扶持社稷天尊

道藏輯要

關帝忠孝義經

一百

星集七

澄清海甸天尊

蠻夷畏服天尊

令人忠義天尊

令人孝敬天尊

在在昭明天尊

處處感應天尊

消災釋罪天尊

消除業識天尊

寶華圓滿天尊

伏以

關帝忠孝義經

天道昭彰六天道行貞固不散神妙體物困而能守漸得光明
賤而不苟漸得營生富者莫驕貴者莫淫懷刑者枷鎖不聞奉
佛者妖孽不侵正值者懲善可稱布施者錫福延生善哉善哉
懺悔虔誠酌水獻花誕登上清上至帝王下及庶民皆大歡喜
信受奉行

關聖帝君寶懺終

履歷事實

帝名羽字長生改字雲長蒲州解良人生於

漢桓帝景熹三年庚子五月十三日午時 靈帝中平元年甲

子二月桃園結義 獻帝初平二年辛未拜別部司馬加五

虎將軍後加前將軍 建安二十年乙未封盪寇將軍領荆

州牧二十四年己亥十二月卒於麥城年六十歲葬於湖廣

承天府當陽縣西漳鄉

唐高宗儀鳳元年王泉山顯聖六祖惠能建寺立為伽藍

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崇寧真君 英宗治平五年加封義勇武

安王

明隆慶元年三月封義勇武安英濟王崇寧至道真君南極協

天顯威大帝當今

聖明天子欽念忠義醮聞 玉帝詔行天下於萬歷四十二年

甲寅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辭曹操書

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
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羽昔有言主存則歸主亡
則輔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主舊
義恩有所報義無可斷今主之音羽幸已知望形立相覓跡
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醜於南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
留所賜之資盡在府庫緘封伏望

台慈俯垂照鑑

附鍰贊歌

漢壽亭義且武冠三軍振華夏斬讐將報知者身不可留臣有

主老瞞不追猶有度誰其讐者吳陸呂歲十二月侯出走吳人
縛侯生縛虎生縛虎死猶怒髯如虬眼如炬吁嗟漢乎天不祚
有馬不踐中原土侯身雖亡神萬古

華蓋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撰

王之廟兮何所枕崇岡兮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王廟兮儼
然主中處兮神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邦之人兮聚止歲春秋
兮奉王祀牲牷肥兮酒醴旨王自天兮來下青龍刀兮赤兔馬
長髯飄兮顏渥赭王至今兮入廟鐃鼓喧兮管噉噪飲且食兮不
嘖以笑於嗟兮明神下為河岳兮上為星辰伊降福兮獨此邦
之人扶天常兮植人紀億萬年兮相我天子秩廟祀兮自今為

始

建極殿大學士華亭徐階撰

昂然之容皎日英風浩然之氣際天薄地輶畧出於春秋武
勇本諸仁義提兵肆伐威靈膽落羣奸秉燭一宵清烈名流
率土噫帝神在天一日千古萬世綱常八方尊俎忠義有
經昭茲文武公如日月何今何古

東閣大學士昭武吳道南撰

一釵方二寸上有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係印上
共重一斤

